
武俠世界
第36年
13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魯班故事完結篇「挪移乾坤」。魯班被妖妃蘇妲己狡計所陷，結果父子二人均被困，幸得偃雲彩釀製了「神仙酒」獻上楚王……十年後，魯班兄妹重逢，不料魯英因妬忌雲彩搶走了哥哥的心，因妬成恨，便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要支走雲彩……故事圍繞魯英智計百出爲難魯班與雲彩，遂引出了雲彩爺爺偃八手與魯班比賽造橋技藝，內容詼諧風趣，情節高潮迭起，人物描寫栩栩如生，令人閱來會心而笑，獻給你欣賞。

* * *

本期續刊銀劍金匕傳奇之二「冷面金匕」，以饗讀友渴望，尚有「綠林宴」短篇，一併獻給讀友欣賞。

好消息：臥龍生之貴體已康復，「一代天嬌」將於下期繼續刊出，以饗讀友的殷殷期盼。

* * *

下期將刊登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反戈一擊」，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3期
(總號18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挪移乾坤

天機聖手魯班故事

蕭玉寒・文
可飛・圖

為救義兄 釀酒獻王

夕陽，七彩斑斕，正斜掛於楚都郢城西面城廓。五光十色的霞光，把半個天空染成一幅赤紅錦緞。漸而斜斜西沉，在片片雲霧中晃盪，化為金紅的光彩，閃爍不定罩於城廓上空，如把偌大的楚都燃燒著了，變得一片火焰似的金紅。

偃雲彩此時仍留在城中那間飯館內，她瞥一眼店外的夕陽奇景，不由微歎口氣，心道：今晚的夕陽紅如火焰，如此怪異，未知主甚異兆？可惜魯班哥哥闖楚王府未回，若他在此，便必有一番奇妙評說啦……未知魯班哥哥此時如何呢？是否已救出他的父親魯牛？至今未回，莫非有甚兇險麼？

想起魯班哥哥的處境，偃雲彩便連欣賞夕陽奇景的興趣也失去了，只在心中東一搭西一搭的胡亂猜測。

「小姐，妳在此一呆便是一整天，敝店已供應了你早、午、晚一日三餐，你進門時說的『神仙水』炮製妙法，是否該奉獻出來呢？」此時飯館的老掌櫃走了過來，臉上雖然堆著笑容，但笑臉後的神色卻緊張極了，顯然，他已被那「神仙水」的妙處引得神魂顛倒了。

原來偃雲彩跟隨魯班，進了郢城，魯班為救父闖楚王府，留下偃雲彩一人，她為尋個地方落腳等候魯班，便走進飯館。到此時她才猛地醒悟，自己身無分文，若吃了人家的東西，拿甚麼去付賬？偃雲彩雖無江湖閱歷，但她聰明絕頂，略一思忖，便以她學自「四臉怪人」造父「炮製神仙水」妙法，誘得老掌櫃動心，一日三餐殷勤侍候……不料正當偃雲彩為魯班焦急之際，老掌櫃眼見天時已晚，按捺不住，走過來追索了。

偃雲彩心中不由微怒，她狠狠的瞪了老掌櫃一眼，咬牙恨道：「哼哼！甚麼神仙水炮製之法？若我的魯班哥哥有甚不測，你等楚地之人，便是我的大仇家，我怎會授你如此美妙之物！哼，不但不授，我還要把你楚地鬧個天翻地覆呢！」

老掌櫃被偃雲彩沒頭沒腦的一輪尖吼，不由弄懵了，他哭笑難分的陪著笑臉道：「我的小姐姑娘，老朽可沒半分開罪妳啊！妳為甚向老朽怒氣衝衝的？」

偃雲彩回過神來，見老掌櫃古怪的神態，不由也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老掌櫃一直小心翼翼、殷勤侍候自己，雖然是為了得到那「炮製神仙水」的妙法，卻果然並沒得罪自己半分，自己剛才向他發洩，倒顯得自己無理取鬧了。

偃雲彩雖然任性刁蠻，但也絕非橫蠻無理的少女，她回心一想，便頓感歉意，正欲向老掌櫃解釋幾句。不料此時飯館外面，又走進兩名身穿武士服裝的人客。兩名武士走進來時，仍一路竊竊低語，偃雲彩內力已甚見根基，兩名武士的低語，逃不過她的耳力，因此欲向老掌櫃的解釋，便猛地頓住了。

只聽武士甲剛坐下，飯菜尚未及上檯，便壓低聲音，緊張的對另一名武士道：「快吃快回……府中守衛加强，人手不足，原來輪三更的，要輪二更呢！」

又聽武士乙道：「楚王府歷來均是三更輪換守衛，為甚要改為輪二更？如此下來，我等每日要守足六個時辰啦！就連吃飯的時光也沒有了！」

武士甲道：「小心說話！你知道麼？輪三更改作輪二更，是楚王妃旋波美人的令旨，如今楚王爺對旋波妃言聽計從，她說一不二，這等抱怨之言，被她知悉，你還有命麼？」

武士乙吐吐舌，又低聲道：「我曉得，但未知為甚旋波妃如此緊張加强守衛呢？」

武士甲向四下瞧瞧，見店中人客均沒留意，這才悄聲道：「聽百夫長說，現今王府內，囚禁了一位大能人的父親，這是逼這位大能人為楚國效勞的活寶貝，萬萬不容有失呢！」

武士乙道：「那位大能人真的如此厲害嗎？但為甚於王府比試，他卻不敵旋波妃呢？如今他已身受重創，落在楚國熊氏四勇士手上，還怕被他逃走麼？」

武士甲不以為然的微哼一聲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之所以敗於旋波妃手上，並非武功之失，而是他因其父在旋波妃手上，有所忌憚，更猝不及防，誤中旋波妃的法術，才身受重創罷了！他於武功上又與熊氏四勇士鬥成平手，又怎會不敵旋波妃？他的武功神通，聽說連楚王爺亦十分佩服，甚至不惜以『楚國統兵大元帥』，欲留他在楚國，可惜卻被他一口拒絕！哎，這大能人落得階下囚的地步，也算是他咎由自取吧！」

兩名武士的低語，一字不漏，鑽入偃雲彩的耳中，聽到此處，她再也按捺不住，一步搶過去，劈頭便問道：「喂！你快說！這位大能人是否姓魯？」

兩名武士猛地抬起頭來，吃驚道：「妳……妳怎會聽到我等之語？」

偃雲彩尖聲道：「你不要管！先回答我的話啊！」

武士甲驚疑的盯了偃雲彩一眼，但見她俏麗如仙，說甚麼也不象奸惡之人，這才暗鬆口氣，但仍狐疑未消道：「妳……妳問來幹麼？莫非妳是那大能人的朋友



麼?」

偃雲彩沒好氣道:「是又怎樣?不是又如何?」

武士甲道:「我等好生佩服那大能人的神通,就連吾楚國的熊氏四勇士,亦十分感佩他的仁勇呢……他不肯為楚國效力,才不幸成了階下囚,但我等皆不希望世上失了這位曠世奇材。因此若姑娘妳是他的朋友,我等倒願向楚王爺引介,讓妳勸勸他回心轉意,免白白送了生命。」

偃雲彩心中不由一動,但又不動聲色,笑笑道:「若不是呢?」

武士乙忍不住插口道:「若然不是,妳問這幹甚麼!知否楚王府虎穴龍潭,哪容妳好奇亂闖?」

偃雲彩微微一笑,忽地點點頭道:「若這位大能人姓魯,那我便是他的朋友呢!」

武士甲一聽,大喜道:「很好的朋友嗎?」

偃雲彩心思被觸,不由猛地衝口而出的嚷道:「當然啦!不但很好,更生死不離、此生不渝……但這又如何?與你等有何干連?」偃雲彩情急之下,失口嚷了一句私語,醒悟時不由俏臉一紅,連忙嗔怒的掩飾。

兩武士並不知這等女兒家心思,見偃雲彩說得好好的忽然作怒,不由均吃了一驚,暗道:這姑娘既然是那大能人的好朋友,她的神通也必定非同小可,就拿她隔了數丈,竟可聽聞我等的低語,便足證她的本事了,因此萬萬開罪不得,不然她待會在楚王爺面前告我等一狀,豈非自討沒趣麼?

因此武士甲連忙道:「姑娘不必多疑,我等實出於一番好意,只要妳能勸服姓魯的大能人,為吾楚國效勞,我等敢保證,楚王爺不但不傷妳和姓魯的大能人一根汗毛,反而讓妳等榮華富貴享之不盡呢!」

偃雲彩笑道:「甚麼叫榮華富貴?」

武士甲怔了怔,道:「榮華富貴?榮華富貴我也是聽人說的,我也不知到底是甚麼?反正是做大官、住大屋、吃好東西的意思吧!姑娘,說到底妳是否願意勸勸那位姓魯的大能人呢?」

偃雲彩俏眼一轉,忽地點點頭,道:「好吧,我便隨你等走一趟楚王府吧!」

武士甲一聽,大喜道:「好啊!姑娘肯去勸服姓魯的大能人,不但姑娘可享榮華富貴,連我等也為楚王爺立一大功,叨光獲賜一點好處呢!姑娘,事不宜遲,這便請隨我等去吧!」

武士甲說時,已一躍而起,連晚飯也忘記吃了。偃雲彩見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就連普通的一位武士,對魯班哥哥亦如此看重,足證他在楚王爺眼中是大有份量了!既然如此,魯班哥哥的生命,暫時當可保無礙,但如何於龍潭虎穴中救他父子脫險呢?須知連魯班哥哥亦被那「旋波妃」敗了,顯然那「旋波妃」必厲害之極,我孤身一人,若然力敵,必敗無疑,屆時便無人可救魯班哥哥父子了!

偃雲彩聰明絕頂,她心思乍轉,忽然便有了主意。只見她忽地格格一笑,對兩名武士道:「兩位大哥,請稍待一會。」

說罷,偃雲彩走到老掌櫃身前,很認眞的道:「老掌櫃,你是否極欲得那『神仙水』的炮製之法呢?」

老掌櫃剛才聽偃雲彩和武士的對話,知偃雲彩大有來頭,連楚王府的武士亦對她十分客氣,心道:這女娃兒原來本事驚人,又怎會瞧得起老夫這區區飯店呢?那「神仙水」的炮製妙法,看來必定無望矣!不料偃雲彩卻不忘承諾,反而主動向他提起,不由大喜過望,連忙猛地點頭道:「當然!當然!若姑娘肯教授一二,老夫日後必生意興隆,均乃叨姑娘之洪福啊!」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老掌櫃不必客氣,你只要依我吩咐而行,便可兩相互利了!」接而,偃雲彩對老掌櫃悄語了幾句,末了道:「就這樣吧!你明白了麼?」

老掌櫃連連點頭答應道:「姑娘放心!但有姓姬的人吩咐下來,老夫保證辦得妥妥當當便了!」

偃雲彩也不再多言,向兩名武士道:「走啊!這便隨你等走一遭楚王府吧!」

兩名武士見大功在即,大喜,連忙在前引路,把偃雲彩一路引入楚王府中來。有他二人引領,進入楚王府便方便多了。楚王熊繹,聞說有女子自稱是魯班的好朋友,願意勸服魯班為楚國效勞,不由大喜。

熊繹也毫不懷疑,立刻便傳旨,在偏殿接見偃雲彩。武士引領偃雲彩走進偏殿,熊繹見她俏麗如仙,心中先就一陣喜悅,他對兩名武士道:「好啊!寡人正為魯班固執不從煩惱,若這位姑娘眞的能勸服魯班回心轉意,你二人便算替楚國立一大功,寡人必重重有賞!」

兩名武士一聽,連忙拜謝楚王恩典,然後便退出偏殿去了。

此時偏殿中,除了守衛的八名勇士,便只有楚王熊繹和偃雲彩了。殿上一片肅穆,八名勇士形如泥塑木雕,執劍挺槍,動也不動。

偃雲彩自小便跟隨偃八手過活,野漫慣了,幾時見過這等古怪肅穆的王家場面?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

失聲向楚王熊繹嚷道:「大王啊!你殿上執劍挺槍者,到底是否活人呢?」

熊繹見偃雲彩在他面前,不但不跪拜,反而無禮的胡叫亂嚷,不由大感有趣,他也不生氣,反而呵呵笑道:「彼等自然是人,不然,怎會執刀挺槍守衛呢?」

偃雲彩笑道:「也不一定,例如我見過有等人造的機人,便比彼等活潑有趣多了!它們不但會叫會跳,還會唱歌哩!」

熊繹一聽,大感興趣道:「噢?姑娘從何處得見這等活寶貝?」

偃雲彩格格笑道:「這有甚稀奇?我還坐過會飛的大機鳥呢!」

熊繹忙道:「姑娘所坐的會飛機鳥,乃由誰製造?」

偃雲彩聰明絕頂,一聽便知她故意撒野,已誘引楚王熊繹進入她預伏的機關。於是便毫不猶豫,格格笑道:「這會飛的大機鳥,可了不得呢!據我所知,當世會製造的,亦僅兩人而已。」

熊繹果然大急道:「是哪兩人?姑娘快告知寡人!」

偃雲彩道:「其中一人,大王想必已知,便是被大王囚禁於王府內的魯班呢!」

熊繹微吃一驚道:「姑娘妳怎會知悉?」

偃雲彩笑道:「這魯班小子是我的好朋友,那大機鳥我親眼目睹他製造,我怎會不知道?」

熊繹一聽,這才露出笑容,又道:「噢?原來如此。那另外一人又是誰?」

偃雲彩笑道:「我爺爺啊!實話說吧,我爺爺會製造大機鳥時,那魯班小子還是尚未成年的娃娃兒呢!」

熊繹一聽,不由越發感興趣了,他目灼灼的盯著偃雲彩,緊張的道:「噢?姑娘的爺爺是誰?」

偃雲彩坦然道:「我爺爺便是機聖後人偃八手啊!」

熊繹聳然動容道:「偃八手的名頭,寡人早就聽說過了,他又是與『四臉聖手造父』齊名的大能人啊!姑娘原來是偃八手的孫女,有幸降臨於楚地,此乃寡人之大福緣也!」

偃雲彩眼見已挑起熊繹强烈興趣,卻適時的一鬆,故作不明道:「為甚麼?大王。」

熊繹道:「實不相瞞,姑娘的好友魯班的本事,寡人已親眼見識過了,他果然是當世一等一的大能人啊!寡人對他佩服之至,欲留他在楚國,富貴榮華任他索取,可惜卻被他拒絕!寡人無奈,才把他暫時羈留府中,但寡人亦絕不許傷他一根汗毛,由吾楚國四大勇士親自保護,魯班的生命安全極了!只要姑娘勸服魯班,同為吾楚國效力,吾楚國必可大振國威,令中原諸侯刮目相看!」

偃雲彩一聽,便明白魯班為甚不肯答應為楚國效力了,她在心中暗笑道:「楚王爺呀楚王爺,你可知魯班的師訓三大要旨,其中一條便是『濟世救人,為天下蒼生福祉效力』?你欲振楚國聲威,必有攻伐別國之心,攻伐便必引發蒼生死難,我那魯班哥哥又怎會答應相助呢?看來還是你愛材之心令他感動,不然他只怕早已出手對付制止你的大野心了!」這是偃雲彩心中忖念,但她深知,此時此刻是決不可說出來的。

只見偃雲彩微微一笑,故作迷惑的道:「大王啊,若我勸服魯班為楚國效力,未知有甚好處呢?」

楚王熊繹連忙道:「若姑娘果然有此能耐,勸服魯班回心轉意,寡人答應,但凡楚國境內所有的,任姑娘隨心所欲便了!至於魯班,只要他願意,寡人立刻下旨,拜他為楚國的兵馬大元帥!」

偃雲彩見熊繹意態眞誠,不由微歎口氣,心道:你果然愛材若渴,眞心誠意,令人感動,可惜我那魯班哥哥心堅如鋼,師命難違,又怎能勸他為你的「攻伐大計」效力呢?看來你是白費心機啦!

偃雲彩心中轉念,正欲答應勸魯班,以便尋機救他脫險。不料偃雲彩尚未及開口,偏殿外已掠進一位華服女郎,人未到,聲音已疾射而至:「王爺!千萬別上這小女娃兒的惡當啊!」聲未落,人已到,向熊繹盈盈道:「臣妾千月,拜見王爺。」

熊繹正滿懷希望偃雲彩能勸服魯班,為楚國效力,被千月玉姬如此一嚷,不禁一怔道:「噢?千月美人,此話怎說?」

偃雲彩與千月玉姬初一睹面,心中便不由突突一跳,暗道:這女子的美艷,與「造父所塑太祖母形貌」竟不相伯仲,由此可見此女的艷麗。不過卻流於妖媚,而且深藏不露,憑她的外表,竟難窺測她的年歲。同時她的武功也非同小可,目力亦驚人之極,她竟一口便揭破了我偃雲彩的暗中計算。

偃雲彩尚在思忖如何應對,千月玉姬已微微冷笑道:「王爺,魯班當日與旋波姐姐比試,不敵受創之際,他寧肯自盡,也不願為王爺的大計效勞,由此足見魯班心性固執堅硬如頑石也,試問他又怎會因這女娃兒一席話而改變心意?這女娃兒來歷不明,甚有可能藉機救魯班脫險,王爺若讓他二人見面,便必中其奸計矣!」

熊繹猶豫不決道:「雖然,但

魯班的父親在吾等手中，魯班乃至孝之人，他怎會置生父的安危不顧，獨自逃生？千月美人是否多慮了呢？」

千月玉姬冷笑道：「世事多變，大難臨頭，夫妻亦如林中鳥各自飛，父子之情又怎及得自家生命重要？尚望王爺三思……」

千月玉姬話音未落，楚王熊繹也尚未及有所表示，殿外又匆匆掠進一位美人，原來竟是旋波妲己親臨偏殿，只見旋波妲己掠近熊繹身邊，附耳低言了幾句，熊繹臉色虎地一變，尖聲道：「這……姓魯的老漢竟如此壯烈？卻如何是好？」

旋波妲己話聲極輕微，她也並不以偃雲彩在場為意，大概以為這等小女娃兒，成得甚麼氣候了？不料偃雲彩的功力，自跟隨「四臉怪人造父」三年，已脫胎換骨，不可同日而言了，旋波妲己的悄語，竟被她聽得一清二楚，她分明是向熊繹報道：「王爺！不好了，魯班的父親魯牛，不但拒絕勸降魯班，更為了免被吾等拿他要脅魯班，竟悄悄咬舌自盡而亡了！若魯班知悉乃父死訊，必對吾楚國恨之入骨，只怕不但不降順，反而與吾楚國為敵矣！」

熊繹果然大吃一驚，失口嚷了一句，及後醒悟偃雲彩在場，才猛地頓住，接而又忍不住驚急道：「怎會弄到如此可怕之局？旋波美人，為今之計，當如何是好？」

旋波妲己不答，卻目注偃雲彩一眼，沉聲道：「王爺，這女娃兒是誰？」

熊繹正為魯班父親魯牛之死驚怒，他一聽便生氣的道：「這位姑娘，乃偃八手的孫女，又是魯班的伙伴兒，她本來已答應勸服魯班為吾楚國效勞，不料卻被汝等弄糟了！哼哼，寡人留魯班為已用的大計，豈非落空了嗎？」熊繹說時，恨恨不已。

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雖然得寵，但亦料魯班在熊繹心中的份量如此重，不但捨不得殺他，甚至千方百計亦要留為己用。此刻他正惱怒之際，二人再也不敢再觸怒他了。

偃雲彩察言觀色，已知那旋波美人所言不虛，她心中不由一陣悲痛，暗道：義父尋女心切，才弄出這番災劫，雖然魯莽，但亦情有可原；不料他竟如此壯烈，為了兒子不受人要脅，竟咬舌自盡，以補償自己的錯失！義父之死，雖然是他自己決定，但楚國這兩位妖妃，必定另有所圖，說不定義父是被她二人逼得自斷呢！哼哼，義父既死，你楚國與魯班哥哥便有殺父之仇，他又怎會為你楚國效勞！

偃雲彩轉念又暗道：魯班哥哥既然決不肯降順楚國，楚王熊繹雖然極看重魯班哥哥，但愛之深亦恨之切，楚國又怎會容魯班哥哥存於世上？就如一塊美玉，假如自己得不到，也必定把它毀滅，以免美玉落到別人手上，如此一來，魯班的處境便兇險極了！嘿嘿，幸虧被我聽到這可怕訊息，不然魯班哥哥便死了也蒙在鼓裡呢！

偃雲彩心念電轉，很快便打定主意了。只見她詐作毫不知情，向楚王熊繹笑道：「大王啊，你眞的想那魯班小子為楚國效勞麼？」

熊繹一聽，不由怔了怔，心道：若魯班的父親未死，他或許尚有可能為吾效力，但如今他與吾楚國有殺父之仇，還怎會答應？這簡直是痴心妄想也！熊繹心中煩躁，不由狠狠的瞪了偃雲彩一眼，沉聲道：「不錯！但寡人費盡心思，尚難達到，小姑娘妳又有甚麼法子？」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大王，假如有一種東西，喝了可令人興奮、熱血沸騰，更可令人雄心萬丈，欲享天下榮華富貴，那是否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心意呢？」

熊繹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若有如此妙用，當然可令人化怯弱為強悍也！但普天下哪來這等神妙的東西？」

偃雲彩笑道：「大王若想得到，為甚不求求我這小女娃？只要大王求我，且全力配合，欲得此神妙之水也並不太難。」

熊繹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霍地挺起身來，目灼灼的盯著偃雲彩，急道：「偃姑娘！妳是否有辦法弄到？若有辦法，寡人必視之為吾楚國的國寶，求妳又何妨！」

偃雲彩道：「當然啦，大王忘了我是偃八手的孫女兒了嗎？」

熊繹一聽，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妳爺爺是偃八手，妳是他的孫女，自然也曉得些神妙法寶也！好，寡人這便求妳弄來，且答應全力助妳成事便了！」熊繹心癢難煞的道。

此時不但楚王熊繹心癢難煞，連曾為商紂王寵妃的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不由亦大感驚奇。原來在「四臉怪人──造父」所創的「製酒法」面世之前，世間貴如王者宮室，所飲用的「酒」，亦僅是一種略為發酵的帶甜酸的水而已，哪有偃雲彩所鼓吹的妙處？因此也就引得楚王熊繹心思大動，急欲一嚐為快了。

當下只見偃雲彩格格一笑，毫不猶豫，便對楚王熊繹道：「大王，欲得此神妙之物，須依我三大條件。」

熊繹想也不想，便立刻道：「是甚條件？妳快說！」

偃雲彩笑道：「此物乃天上有

地下無，一出必令世間哄動，甚或引起紛爭動亂，因此須秘密製作，授權我一切有關調遣之便；其二須撥一密室我應用，派兵把守，無干之人，一律不得內進偷窺；其三製出之物，只可留在大王宮中，供大王最看重的人飲用，絕不可外洩出去。就這三個條件，大王是否答應？」

熊繹一聽，心道：第一、第二兩個條件不難，但第三個條件卻有吊人胃口之難處，因為若製出之物果然美妙，數量太少，豈非不能盡興？更不能長久享用？轉念又暗道：這也難不倒寡人，屆時只要把妳和魯班一道羈留於楚國，還怕妳不乖乖就範麼？熊繹這般轉念，便呵呵一笑道：「好吧！偃姑娘，寡人答應妳這三大條件罷了！」熊繹說罷，果然傳召宮中監事官進來，向他下旨道：「但凡偃姑娘所需一切人力、物力，皆須全力協助，不得有誤！」

楚王令旨既下，宮中監事官連忙道：「是！謹遵王爺令旨，一切聽從偃姑娘吩咐。」

此事就連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亦沒作任何異議，因為她二人也極欲一嚐這等「天上有、地下無」的神妙之物。

很快，宮中的監事官，便替偃雲彩安排了一間密室，又遵照偃雲彩的指示，派兵嚴密把守，任何人未經傳召，一律不許內進，就連楚王熊繹本人，欲進密室，亦非先行求請偃雲彩答允不可。

偃雲彩又把在飯館中結識的武士甲、乙調來，供她差遣。這兩名武士眼見大功將成，屆時楚王必有重賞，倒也十分樂意，更不辭勞苦奔波，恨不得偃雲彩早日製出這等神妙之物。

當天晚上，偃雲彩便把武士甲召進密室，把一封密函交到他手上，令他速把密函送去那飯館的老掌櫃處，不許多問，亦不許多說。

武士甲不敢怠慢，接了密函，立刻便趕到飯館中來了。他把密函交給老掌櫃，果然一言不發便告辭走了。老掌櫃心中大為驚疑，他把密函拆開，迅速閱了一遍，臉上不由驚喜交集。

原來偃雲彩在密函中寫道：「老掌櫃！欲得『神仙水』製法，便依本姑娘吩咐行事可也！」接著，又吩咐老掌櫃如何、如何，末了道：「此物不日將成，切記只可飲用前半部份，後半部份乃楚王宮中專用，切勿偷嚐，否則後果自負也！」

老掌櫃閱罷，不由驚喜參半，心道：那女娃兒果然甚有本事，竟連楚王亦對她言聽計從，王府的武士亦供她差遣，顯然她所述「神仙水製法」不虛也！

於是，老掌櫃也毫不猶豫，連日常的生意也不做了，在門口貼了「東主有喜，停業數日」的告示。然後召集店中的伙記，按偃雲彩的吩咐，行事起來。

老掌櫃先是親自買回一隻大甕，又親自買備上等的高粱、稻子等穀物，齊集飯館的廚房，依法炮製起來，他指揮伙記，把高粱和稻子等穀物浸泡、蒸煮，他用的是潔淨的井水，蒸煮的鍋也選用最乾淨的，更親自掌握火候，一絲不苟，依法炮製。老掌櫃深知，只要炮製出「神仙水」，那他這間飯館，立刻便是楚國的「神仙館」了，獨一無二，顧客必定盈門，生意必定興隆之極！因此他又豈會怠慢大意？

楚王宮中，偃雲彩一連三日，留在密室中毫無動靜。楚王熊繹派人來查詢，不得要領；熊繹自已親臨求見，也被偃雲彩拒絕。熊繹心中不由又驚又疑。

到第四天的早上，監事官忽然來報，說偃雲彩欲離宮出城上山，是否放行，請楚王示下。熊繹想了想，便斷然道：「任她行事，不必阻攔！她的友伴魯班在吾手中，還怕她一去不返麼。」

偃雲彩果然離宮出城而去，途中毫無阻攔，誰也不知她欲上何處。

偃雲彩出了城外，周遭一望，便認準十里外的一處地方奔去。那兒隱隱傳來羊兒的叫聲，雖隔了十里，但偃雲彩耳力驚人，羊兒的叫聲清晰鑽入耳中。

偃雲彩展開輕身功夫，不消片刻，便掠行了十里路，只見一座平坦碧綠的大山，聳立在眼前，山上的羊兒叫聲更響亮了。

偃雲彩毫不猶豫，縱身便向山上掠去。上了山頂，放眼一看，原來是一座寬闊龐大的草原。草原中閃躍團團白影，原來是一羣羊兒在吃草嬉戲。在一塊巨石上，端坐著一位白鬍子老人，他手執一條長鞭，每有羊兒不聽話跑遠，他的長鞭便甩動一下，聲如脆雷，頑皮的羊兒立刻便乖乖的跑回來了。

偃雲彩一見，不由大感有趣，她格格的笑著，人已騰空而起，輕靈如燕，向那巨石上掠去。偃雲彩掠上巨石時，那白鬍子老人渾似不覺，甚至連眼皮也眨動一下。

「喂，白鬍子伯伯，你這條鞭子很好玩啊！」偃雲彩見白鬍子老人不理睬她，也不生氣，掠到他身邊格格笑道。

白鬍子老人回頭瞪了偃雲彩一眼，道：「老夫這條鞭子是用來幹活，有甚好玩不好玩的？女娃兒，看妳一身美服，哪知道人間的百般苦處？此地除了羊便是草，妳上此

大草原作甚？」

偃雲彩被老人沒好氣的說了一頓，卻沒半點氣惱，反而格格的笑道：「不錯！不錯！我正是知道此地有羊兒和草原，才特地上來一轉。」

白鬍子老人道：「女娃兒不是牧羊人家，卻衝著羊兒和草原作甚？」

偃雲彩笑道：「我的義兄曾有訓言，說道欲製神仙酒，須從羊兒百草尋。因此我便不得不上此一趟啦！」

白鬍子老人一聽，眼神一亮，盯著偃雲彩道：「老夫聽說魯國近日有種飲料叫『神仙水』，又稱爲『酒』，美妙之極，喝了可抵禦高原苦寒呢，姑娘所說，是否此物？」

偃雲彩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魯鐵匠夫婦在魯國，必定大吹大擂，把我在烏龜山製造的東西，弄得天下哄動了！不料造大哥所傳的妙法，不但可供人飲用，今時今日，還要靠它來救人呢！偃雲彩心念急轉，不由失聲道：「當然啦！但那『神仙水』算甚麼？我今日欲製的，比它還美妙十倍呢！」

白鬍子老人道：「便是那『神仙酒』嗎？」

偃雲彩道：「當然啦！」

白鬍子老人道：「神仙酒如何美妙？」

偃雲彩笑道：「我那造大哥說，此酒可治男子絕陽無子嗣，婦人絕陰無兒女，但凡老人體虛，中年健忘，陰虛疲乏，筋肉痙攣，四肢無力，腰膝酸痛，飲之皆有奇效……總之奇妙之極！」

白鬍子老人一聽，不由古怪的一笑，道：「女娃兒小小年紀，怎知『男子絕陽、女子絕陰』這等人間幽秘之症呢？」

偃雲彩一聽，俏臉不由泛紅，心道：當日我亦曾感迷惑，向造大哥求教，造大哥卻只道此乃人間男女之秘，日後自會明白。當時我又問他，只此法所製之「神仙酒」，到底如何美妙？造大哥說可令人神魂顛倒，渾忘人間何世。我今日爲救魯班哥哥，無奈才設法炮製，但於這等男女的秘事上，我亦難明其奧呢！偃雲彩無奈笑道：「你不必管這許多，總之欲製此酒，便從羊兒百草尋罷了！」

白鬍子老人見偃雲彩的窘態，心中大樂，又知她仍純如白雪，根本不懂人世的滄桑。他不由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此物須從羊兒百草尋，但如何尋法？姑娘妳可知曉呢？」

偃雲彩一怔道：「是啊！如何尋呢？我那造大哥可並沒詳細說明啊！」

白鬍子老人心中登時明白，這小女娃兒口中的「造大哥」，當日偶爾興至，傳她這等「製神仙酒」之法，但其中卻涉及男女私秘，當時她年紀尚小，做大哥的又怎好意思向她解說？只好一言帶過。不料這女娃兒入耳不忘，今日竟要如法炮製。

白鬍子老人沉吟間，偃雲彩見他問得古怪，忽然醒悟，連忙又加了一句道：「白鬍子伯伯，你想必知曉？若如此，快告訴我啊！」

白鬍子老人道：「妳爲甚欲製此酒？」他古怪的一笑，又神秘的道：「依老夫之見，此酒決非妳自己所用，因爲妳連其中的奧秘也不知道。」

偃雲彩想了想，便坦然道：「不錯，並非我自己所需，而是拿去救人。」

白鬍子老人笑道：「姑娘打算救甚麼人？」

偃雲彩有點不耐煩了，她狠狠的瞪了老人一眼，沒好氣的道：「你管這許多幹麼？總之所救的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好人，他爲了天下蒼生得享太平，連楚國大元帥亦不屑一顧，以免百姓受戰禍之苦，因此才被逼作階下囚，我若不救他，他便必死無疑啦！」

白鬍子老人一聽，眼神又不由一亮，他盯著偃雲彩道：「姑娘所說之人，是否姓魯名班，一位來自魯國的大能人？」

偃雲彩俏臉虎地一變，亦盯著他說：「你！你是甚麼人？怎知我那魯班哥哥的名號？你最好說清楚！不然，哼哼！」

白鬍子老人笑道：「不然如何？哼哼甚麼？」

偃雲彩咬牙道：「你若不存好意，壞我救人之事，日後雖然必被我那魯班哥哥嗔怪，也管不得，非先行殺你滅口不可！」

白鬍子老人呵呵笑道：「妳爲了救人，卻先來殺人，這豈非矛盾之極麼？倒是妳那魯班哥哥，知妳殺人爲了救他，他又怎會嗔怪妳也？」

偃雲彩微嘆了口氣，道：「你哪知道？我那魯班哥哥的心腸？他啊，就連一隻活爬的螞蟻也不想踩踏呢！他說天地生萬物，萬物皆有休養生息之權，他若知我爲了救他而殺人，說不定不但不領情，反而趕我走、不理我呢！哎，這如何是好？」

白鬍子老人大笑道：「那妳就不殺我便了！如此不但可以救人，還會被妳那魯班哥哥大大讚賞呢！」

偃雲彩奇道：「爲甚麼？」

白鬍子老人笑道：「因爲我不但不會壞妳救人之事，反而決助妳一臂之力也！女娃兒女娃兒，妳這

條救人之計，不殺人而可從容救人，大合老夫心意啊！」

偃雲彩大吃一驚道：「你……你還知道甚麼？」

白鬍子老人笑道：「老夫還知妳欲以『神仙酒』，迷醉楚宮八百人，然後從容救妳那魯班哥哥脫身！呵呵，不料造父這老怪物，竟有如此心思靈慧的義妹也！」

偃雲彩不由又呆了呆，心道：這白鬍子老伯伯，竟連造父——造大哥的事，亦如此清楚，他的來歷，顯然與造大哥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偃雲彩不由失聲道：「白鬍子伯伯！你……你到底是誰？」

白鬍子老人呵呵笑道：「老夫原姓姒，名少康，俗世人卻稱爲杜康。」

偃雲彩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連俏眼也瞪圓了！因爲她曾在爺爺偃八手的口中得知，杜康乃夏朝國君，據說極善釀酒，距今已數百年了！偃雲彩失聲叫道：「杜康！酒神杜康……天啊！從夏朝活到今日，你……你到底多少年歲了？」

白鬍子老人笑道：「杜康既被俗世人稱爲『酒神』，那『酒之神』自然終年終日終世陶然大醉，昏天黑地，天翻地覆也自得其樂，又怎會受年歲的限制呢？」

偃雲彩迷惑之極，不由亦格格笑道：「一切皆老伯你自稱而已，怎教人相信？」

白鬍子老人微微一笑道：「妳這女娃兒，心思靈慧之極，甚合老夫心意，雖明知妳此乃激將之法，欲得製神仙酒的妙法，但也一併成全妳吧！妳可仔細瞧著了！」白鬍子老人忽地戛然而止。

偃雲彩只見白鬍子老人忽地把手中的鞭子一甩，聲音古怪，猶波浪翻滾，偃雲彩的心兒，不知怎地，也不由一蕩，俏臉也忽然泛紅了。

在草原上頑皮嬉戲的白羊，在鞭聲響時，驟生異變，只見白羊羣中，忽地有十隻雄壯的羊兒躍了出來。偃雲彩知道，這是公羊，因爲彼等口下長了鬍鬚。更奇特的是，十隻公羊後面的白羊，隨白鬍子老人的鞭聲，迅即排成了十行，這些均是母羊，就如皇帝的妃嬪，接受皇帝的檢閱似的；每一行每一隻的母羊，向公羊昂起頭兒，伏下身子，一動不動。

偃雲彩心兒跳蕩，俏臉泛紅，喃喃的道：「這……這算是甚麼？」

白鬍子老人此際笑意盡斂，肅然的道：「此乃示法，不可稍存邪念！就如人世間分爲男女，羊羣亦有公母之分，爲了繁衍後代，人世男女有婚合，羊中公母亦有交配，天經地義，不必存疑。姑娘且仔細審察其中的變化了！」

白鬍子老人話音剛落，他手中的鞭響更爲急驟，就如戰鼓響，催人躍進。只見十隻雄壯的公羊，隨即向十行伏下的母羊一躍而上，輪番伏於母羊身上，無休無歇的聳動起來。偃雲彩驟睹此景，立刻便明白，這便是白鬍子老人口中所說的「羊之公母交配」事兒了！暗道：莫非「人之男女婚合」，亦須如此麼？偃雲彩尚是女兒家心性，此際不禁又驚又羞又喜，心神複雜之極。

一會後，便有一隻公羊氣喘吁吁、疲態盡露，從母羊背上滑了下來，跌跌撞撞的跑到一邊吃草去了。偃雲彩心道：這「羊之公母交配」，必定極耗力氣，那公羊支持不住，便先行退下，吃草補充體力去了。

不一會，餘下的九隻公羊，亦接而連三退了下來。雖有先後，但均支持不到半個時辰。

獨獨正中的一隻公羊，體形雖不十分雄壯，甚至比其餘公羊稍弱，卻仍在與母羊「交配」不息，牠的支持力顯然驚人之極。

偃雲彩此際又驚又羞，但也瞧出其中的奧秘來了。但她到底是初闖江湖的女孩兒家，對這等若朦若朧的羞怯之事，怎好宣之於口呢？

此時白鬍子老人卻忽然開口說話了：「女娃兒，妳可發現其中的奧秘了？」

偃雲彩被這一問，弄得俏臉紅似火燒，但白鬍子老人神色肅然，絕無半分嬉戲之意，又不好不回答，無奈狠狠的點了點頭，但那話兒卻無論如何說不出口。

白鬍子老人見狀，忽地微微一笑道：「女娃兒，妳既有心行走江湖，爲世人造福效力，便是江湖兒女，怎能如此畏怯？且此乃天地蔭生萬物，萬物得以延續的天然法則，上至人倫，下至草木，莫不如是，只要心存正念，不涉邪意，不難從其中窺探天地萬物之秘也。」

偃雲彩心中一動，暗道：是啊，我今日爲救魯班哥哥，實即爲天下保存一位奇材，日後必可造福世人，既然如此，又有何羞怯之處呢？偃雲彩心念一轉，不由格格大笑道：「是！是！白鬍子老伯，我偃雲彩所救的，是天地之奇材，又爲甚怕了這等天地之秘呢？不怕！不怕！說就說吧！」

偃雲彩心思聰慧，她既然不怕，神思便更靈更活了。只見她肅然正經的道：「依我之見，這公母羊交配之事，公羊的能力，顯然有強弱高下之分，弱者先敗下陣走，強者仍在堅持。但這與其體形強壯與否無關，卻與甚麼有干連呢？」

白鬍子老人微微一笑，並不直接回答，伸手一指仍在與母羊「交

配」的公羊，道：「稍安毋躁，妳且看這公羊的動靜便會明白了。」

偃雲彩微一點頭，神色肅然向那公羊望去，說也奇怪，那令人羞怯的景象，此刻仿佛變得十分平淡自然，偃雲彩的心境亦再無雜念，一派專注寧靜。再過了一會，只見那公羊終於退了下來，牠的腳步有點跟蹌，卻不肯就地吃草，反而跌跌撞撞地跑到老遠的地方，又四周搜尋嗅索，好一會，才猛地張嘴向地上的甚麼張開大口。

此時那白鬍子老人忽地一躍而起，向偃雲彩道：「女娃兒！跟我來！」偃雲彩跟著白鬍子老人，向那公羊吃東西的地方掠去，快如電閃，兩人趕到時，公羊尚剛開始嚼食而已，公羊原來正吃著一株野草。

白鬍子老人伸手向公羊輕輕一拍，公羊雖然不捨，但仍無奈的張嘴鬆開那株野草，跑了開去，重新尋覓起來。白鬍子老人微微一笑，伸手一指野草道：「看！這是甚麼了？」

偃雲彩向公羊吃了一小片的野草仔細一瞧，但見此草形態嬌小，由莖端分出三小枝，末端三片葉子，合計九片小葉。時值初夏，花朵初放，色呈紅紫、淡黃不一，合計卻是十朵，花的形狀亦很奇特，猶如漁船所用的鐵錨狀。

偃雲彩笑道：「白鬍子老伯，按其形狀，此草豈非我那造父大哥所說，『羊口下的三枝九葉十花』奇草麼？當眞活靈活現，奇妙極了！」

白鬍子老人微笑道：「不錯，此草果然又叫『三枝九葉十花草』，但妳可知其妙用、正名麼？」

偃雲彩道：「這大概便是造大哥所言，『須從羊兒百草尋』的製『神仙酒』之物吧；但未知其正名是甚麼？」

白鬍子老人肅然的道：「不錯，此草果然便是製神仙酒之物，神妙無窮！且此草乃交配力最强的公羊所食，因此命名為『淫羊霍』，名似不雅，實即乃製神仙酒之極品也。姑娘得此物，足可製成一缸酒，亦足迷醉楚宮八百人，然後妳便可從容救出妳那魯班哥哥矣！只是慎為處之，以免有乖人世道德倫常也！」話音未落，白鬍子老人身形一晃，已掠入白羊羣中。又聽一連串鞭響如浪滾，眨眼之間，便和羊羣消失於草原中了。

偃雲彩聽白鬍子老人道出奇草之奧秘，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這「白鬍子老伯」果然大有來歷，那他便是傳說中的「酒神——杜康」了。

偃雲彩怔怔的望著手上的「淫羊霍」出神，忽然白鬍子老人的聲音消失了，她抬頭一看，哪還有半點踪影？她不由大急道：「喂！白鬍子……不，杜康伯伯，這……淫羊霍製酒的份量如何調配方為妥當、不有乖這個人世道德倫常呢？杜康伯伯，假如你眞是酒神杜康，便快回答我啊！」

忽地，於草原曠野中，清風乍起，送來一陣聞之欲醉的甜香，其味有如偃雲彩在烏龜山腳釀製的「神仙水」，接而耳際便鑽入一縷尖音道：「……呵呵！女娃兒，妳姓偃名雲彩，乃『機聖偃師』的太孫女兒，當日造父那四臉怪人，與妳太祖爺爭妳的太祖母，爭得不亦樂乎，終被偃師奪得天下一等一的美人歸，也才誕生了一位嬌野的女娃兒雲彩孫女！呵呵，妳以為我老杜康不知道嗎？呵呵，有其太祖爺必有其太孫女，這姓偃的女娃兒啊，為了爭奪一位天下奇材魯班哥哥，又在死心塌地、百般鑽營也！呵呵，樂死人啦！」

偃雲彩的俏臉泛出一片紅霞，在陽光下嬌艷如山花，她羞得格格的笑了起來，卻無法反駁，心道：他既連這等隱秘男女情事也如此清楚，必定非仙即神，那他亦必定是酒神杜康無疑了！因為他於「酒」之道上，必比造大哥更勝十分，好歹也得向他求教一下製酒的妙法！偃雲彩心念忽轉，便顧不得反駁了。

只見偃雲彩昂起俏臉，四面迎去，格格笑道：「酒神伯伯，你笑也笑過了，偃雲彩並沒反擊，你便不作一點補償嗎？」

酒神——杜康呵呵笑道：「偃女娃兒，妳已得製神仙酒的寶貝草兒了，還想求甚麼補償也？」

偃雲彩忙道：「製神仙酒的材料雖得，但如何調配其份量呢？」

杜康道：「老杜康不是說了嗎？一株草製一缸酒，足可迷醉楚宮八百人，其中便隱含調配份量了啊！」

偃雲彩微一思忖，便即領悟，卻又不捨的再追問道：「是，是，酒神伯伯，雲彩知道了！但請示知天下美酒的釀製妙法，好麼？若酒神伯伯肯賜示，偃雲彩日後必教天下釀酒之士，皆拜頌你的神通本領，你的名字便可流傳萬世啦！」

杜康的聲音大笑道：「呵呵！好乖巧的女娃兒！欲得酒之釀製妙法，哄得酒神也神魂顛倒啦！老杜康已歷數百年人世滄桑，又豈會貪圖那甚麼留傳萬世？不過妳這女娃兒有趣極了，哄得酒神也陶陶欲醉，老杜康今日便破例傳妳釀製美酒的三十二字眞言吧！」

酒神——杜康的聲音一頓，偃雲彩連忙凝神聆聽，果然便有一串甜醉如酒的綿綿語音，鑽入偃雲彩的耳中了。

「粱稻齊呵，曲糵合時；浸蒸潔呵，水泉香兮；陶器精良，火候須當。日夜監察，無有差錯。秘法出兮，美酒現世，愼之重之，毋忘乃訓。」

這綿綿語音過後，一切聲息便全消逝了。

偃雲彩默默思索了一會，也沒再追尋酒神——杜康的踪跡。因為她已蒙酒神傳授釀製美酒之秘訣，她心思聰慧之極，略一沉吟，便即領悟了。假以時日，她便是酒神的嫡傳弟子，盡悉酒神釀酒之秘，既然如此，又何必再苦苦追索酒神的形跡？

偃雲彩出了一會神兒，忽地向四面盈盈一福，以拜謝酒神授法。然後她便把手中的「淫羊霍」草藏好，即飛掠下山。

偃雲彩入城後，任何地也不去，便逕直的返回楚王府。偃雲彩剛走入她那間禁衛森嚴的密室，監事官便親來傳訊，說楚王熊繹已急不可待，等著一嚐那引人欲滴的「神仙酒」。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神仙修練，亦須百年、千年道行；既然是神仙酒，自然亦要假以時日！請監事大人回去呈報楚王，說十日後必有神仙酒獻上吧！」

宮中監事官一聽，不敢多問，也不敢開罪偃雲彩，因為此時她是楚王熊繹眼中的大活寶，惹人欲滴的神仙酒便著落在她的身上，豈敢怠慢？監事官話也不敢多說，立刻便回去向楚王熊繹覆命去了。

監事官走後，偃雲彩便把飯館中相遇的武士甲叫出來。她把一封密函，連同一個密封的錦盒交給武士甲，肅然道：「你欲得楚王賞賜麼？」

武士甲連忙道：「托姑娘的洪福，小人自然渴盼。」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很好！那你便速去辦妥此事，把此函連同錦盒帶去飯館，交到老掌櫃手上，然後須聽從老掌櫃的吩咐，日後必有你一份好處。」

武士甲一聽，樂得眉開眼笑，小心翼翼的接了密函、錦盒，火速出宮而去。他抵達飯館，二話沒說，便把密函和錦盒交到老掌櫃手上了。

老掌櫃立刻走入廚房，隔了一會，又走了出來，神色似驚似疑又似喜，複雜之極。他對武士甲道：「偃姑娘吩咐，請大爺於敝店稍住數日，待第十日晚上，便即約同你那武士兄弟，有東西托你二人帶返宮中。你可願意聽從嗎？」老掌櫃末了口氣猶豫，因為他委實不敢想像，堂堂一位王府武士，竟會聽從一位小姑娘的吩咐。

不料武士甲想也不想，便立刻恭然道：「是，是，既然是偃姑娘示下，怎敢不從？便在貴店歇宿數日便了！只是有勞掌櫃了。」

老掌櫃不由又驚又奇，心道那姓偃的小姑娘，竟有如此魔力，令王府的武士亦對她伏伏貼貼！但口中卻道：「大爺不必客氣，老漢亦是聽從偃姑娘吩咐行事吧了！」

當下老掌櫃吩咐店小二，引領武士甲上客房歇息。他自己卻立刻走入廚房中來。廚房中擺滿了釀酒的傢什，哪像飯館的廚房，倒十足是一個酒坊。

老掌櫃把廚房內的伙記全部支使出去，這才小心翼翼地把錦盒打開，他一瞧便不由呆住了。只見盒內並非甚麼寶貝，而僅是一株「三枝九葉十花」的古怪草兒。老掌櫃心道：老天，如此一顆野草，偃姑娘怎把它視作驚天寶物？對老漢也不放心，派那武士甲前來坐鎮監視？但那武士甲似乎又毫不知情，當眞奇哉怪也。

老掌櫃又驚又疑，他走到一排水缸前面，依密函上的吩咐，揀好了一個已盛裝三十碗水的精巧缸兒，伸手掀起封著的缸蓋。立刻，老掌櫃的神色驟變，他的驚疑頓去，換了一臉狂喜了。原來他揭蓋之後，缸內竟湧出一股甜美的香氣，聞之令人垂涎欲滴，恨不得立刻便痛飲一頓了！

老掌櫃不由喃喃的道：「按偃姑娘所授的妙法，炮製出來，普通的白水，竟化作如此美妙的神仙水了！天啊，假若這等寶物張揚出去，光顧的人客，還不把店子也擠破了麼！偃姑娘果然神通無極，她的吩咐又怎可不從？」

老掌櫃至此已不敢稍為猶豫，他立刻便伸手拿起盒中的「三枝九葉十花」奇草，投入「神仙水缸」中，然後又立刻蓋上蓋子，再用蠟紙把缸蓋封牢。一經用蠟紙封牢，便任何人也不能擅自啟拆，否則便定被人發覺。

但這到底有何妙用？老掌櫃並不知道，因為偃雲彩在密函中只吩咐他如此、如此行事，至於原因來路，卻沒半分透露。

老掌櫃也不失望，因為此時他廚房中，已擺列了十缸「神仙水」，他深知就憑此十缸「神仙水」，已足令他的飯館名揚天下、財源廣進了！老掌櫃在心中發誓，就算拚了老命，也非要守住、保住十缸「神仙水」。

數日過去，一切平靜，就連城中的宵小，也不敢前來騷擾，因為店中有武士駐守，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至此，老掌櫃亦忽然明白偃雲彩要武士甲在店中歇宿的用意，就是他這飯店是「狐」，武士甲是「虎」，他這頭「狐」，借助他這隻「

虎」的威風，巧妙安排，好一著「狐假虎威」的妙用！

到第十天的晚上，武士甲果然帶同八名武士前來，說是奉偃雲彩姑娘的命令，把那可盛裝三十碗水的水缸運回楚王府。此時偃雲彩在老掌櫃的心中，已猶如女神一般，他怎敢怠慢，當下便如命把那投入「三枝九葉十花」奇草的水缸，完封不動，交到武士甲等人手上了。老掌櫃仍不放心，肅然的叮囑道：「偃姑娘吩咐，此缸的蠟紙須由楚王親手啟封，任何人不許妄動，萬望小心仔細。」

武士甲連忙道：「吾等奉偃雲彩姑娘令旨行事，加上事涉楚王爺宮中要旨，怎敢輕忽魯莽？老闆只管放心便了！」武士甲說罷，親手把那隻密封的水缸捧上馬車，然後九人護送，逕駛楚王府而去。

武士甲等九名武士，護送那一缸神秘物，運回楚王府，剛進王府大門，便突見王府氣氛異常緊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密佈防，如此嚴密守衛之下，只怕連一隻蒼蠅也休想偷飛而進了。

立刻又有一名武士疾奔而來，對武士甲道：「奉偃雲彩姑娘之命，著你等速把水缸運去靈霄殿，不得有誤！」

楚王府靈霄殿，是楚王熊繹與宮中妃嬪，以及衆王室公卿大臣聚會歡宴的地方，是一處充滿歡樂的場所。武士甲雖然不知水缸內盛載的是甚麼寶物，但眼見如此隆重，哪敢怠慢，當下便立刻遵命而行，把水缸護送到靈霄殿中來了。

武士甲進入靈霄殿中，但見殿內早已齊集了楚國一衆王后妃嬪、公卿大臣，四周佈滿聚會的將軍、武士，依次排座於楚王熊繹的下面。

楚王熊繹，偕同他最寵愛的旋波妲己、千月玉姬兩位美人，坐於上首，三人均目灼灼盯著下面客卿席上的偃雲彩，興奮中又帶驚疑，似直到此時，仍弄不清偃雲彩到底玩甚把戲。

武士甲親自把水缸捧到殿中，向偃雲彩躬身道：「偃姑娘，我等幸不辱命，終於把水缸運送回來，請偃姑娘檢視！」

偃雲彩走下殿中，向水缸仔細一瞧，只見水缸上面的蓋子，仍被老掌櫃的蠟紙封牢，半分也沒移動，便欣然一笑道：「很好，你等盡職盡責，便等著楚王爺的賜賞吧！」武士甲便退到一邊去了。

此時楚王熊繹忍不住發聲道：「偃姑娘！寡人已被妳弄得頭昏腦脹了！妳所說的仙神寶物，到底現在何處？」

偃雲彩微微一笑，伸手一指殿上的水缸，從容道：「楚王爺，這便是仙神寶物啊！」

偃雲彩此語一出，靈霄殿上，立刻騰起一陣哄笑道：「這等水缸，市集上隨處可見，更可任意買到，算甚仙神寶物也？這豈非爛缸瓦當寶物嗎？」

熊繹狐疑的道：「是啊！偃姑娘，區區一隻水缸，寡人宮中何止千百，怎算是仙神寶物？妳可莫胡弄楚國君臣啊！」

偃雲彩見老掌櫃的蠟封完好無缺，便知他必已照自己的安排行事妥當，心中一陣高興，便從容的格格笑道：「楚王爺，你可聽說世上有『禾稈藏珍珠』的奇事麼？假如說這水缸是『禾稈』，那水缸內藏的東西，便是價值萬金、可遇不可求的『珍珠』啊！」

熊繹見偃雲彩一派從容，不由信了一半，心道：當著楚國君臣，諒她小小女娃兒，也不敢稍存欺瞞之心吧？於是便呵呵一笑道：「好！好一個『禾稈藏珍珠』！但如何可以驗證呢？妳務必小心在意，若有差錯，寡人必殺妳以謝天下，妳知道麼？」

偃雲彩笑道：「放心，放心，若貨不對頭，雲彩決不會逃走，任楚國君臣處置便啦！但有一點，若貨眞價實，令楚國君臣滿意，王爺可有甚酬報呢？」

楚王熊繹一聽，不由大笑道：「假若妳眞爲寡人製出仙神之物，又肯留在楚國，那榮華富貴自然垂手可得，妳還去求甚酬報？」

偃雲彩微笑道：「不然，楚王，榮華富貴那是日後的事，目下雲彩唯一的心願，乃極力勸服魯班小子，爲楚國效力，免白白送了生命也！因此求楚王答應，讓我先見一見魯班，一切待以後再說好啦！」

逃出生天　兄妹重逢

楚王熊繹大喜道：「若偃姑娘能勸說魯班留在楚國效力，那便是功上加功、蓋世奇功也！如此美意，寡人又怎會不答應？好，寡人便允妳待會去見魯班吧！」

熊繹話音未落，他身邊的旋波妲己忽地搶先道：「不，王爺，此事不可魯莽，謹防有詐！」

千月玉姬亦接口道：「是啊，王爺，旋波姐姐所言甚是，萬一這女娃兒使計，那王爺豈非人財皆空嗎？」

偃雲彩眼見又受旋波、千月兩妃阻撓，不由大怒，恨得牙癢癢的，她微哼一聲道：「楚王爺啊，寶物便在殿上，將軍武士成千上百，我偃雲彩便有通天的本事，亦難弄走，怎會失『財』呢？再說我與魯班見面，乃爲保存他的生命著想，又怎會輕舉妄動？企圖在千軍萬馬，禁衛森嚴下逃跑？因此『人』又怎會失也？楚王爺若遇事如此狐疑難決，又怎可廣納天下人、財，以振楚國聲威呢？」

偃雲彩朗朗道來，恰恰切中了楚王熊繹的要害，因爲他平生好勝爭雄，最怕人懷疑他憂柔寡斷，因此一聽便怒道：「不錯！寡人於王府內已伏下千軍萬馬，這小姑娘又怎能弄出甚麼花樣來啦？汝等不必多疑，寡人令旨已下，決不更移！」

熊繹說罷，又向偃雲彩決然的道：「好！寡人已答應妳的要求，妳便立刻向寡人獻上妳的仙神之物吧！」

熊繹決然令下，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也再不敢相阻，因爲兩人深知熊繹心性高傲好勝，他斷然作出的決定，是決不能阻撓的了。而且兩人亦對偃雲彩欲獻的「仙神之物」大感好奇，暗道：這女娃兒小小年紀，能弄出甚麼驚天寶貝嗎？因此也就不再發聲了。

偃雲彩心中冷笑一聲，口中卻笑道：「是，楚王爺，這一個水缸，內藏仙神之物，是否如此，尚請楚王爺親自驗證。」

熊繹呵呵笑道：「好極了！偃姑娘，這仙神之物由寡人驗證，當可立知虛實！妳處事果然甚有分寸。」熊繹說罷，果然走下案座，來到殿中的水缸前面。他但見缸蓋用蠟紙緊封，依然完好無缺，心中先就一陣喜悅，微一點頭道：「很好，偃姑娘事前也並未拆封，足證妳信心十足！」

熊繹說時，已伸手把缸蓋的蠟紙猛地一掀，他功力甚高，一掀之下，蠟紙連同缸蓋應聲而起。缸內即湧噴出一股氣味，無形無影，但卻令熊繹立刻一陣發呆，隨即臉色陡紅，目光灼灼，有如火焰忽起。

原來缸蓋乍開之下，熊繹便聞到一股香氣，莫以名狀，古怪之極，入鼻之後，即一衝而下，直抵丹田，丹田之火反衝而上，令他的心房一陣狂跳！熊繹眼前，不由浮現出他與妃嬪、美人嬉玩的美景，恨不得立刻摟著旋波、千月兩位美人，縱情快樂嬉戲！熊繹不由失聲道：「妙！妙！妙之極了！寡人若得此神物，便短命十年也甘心極了！偃姑娘，這到底是甚仙神之物呢？」

偃雲彩微笑道：「既楚王爺亦斷定其爲仙神之物，又此物另有一名堂呼之爲『酒』，那便命名爲『神仙酒』吧！但楚王爺經已驗證，可不許反悔違諾啊！」

熊繹此際已心癢難煞，恨不得立刻便痛飲一頓，他哪還理會得許多？當即下令道：「來人啊！引領偃姑娘到熊氏四兄弟府邸，與魯班會面！」

立刻有武士應聲而出，但偃雲彩卻不肯就走，向熊繹笑道：「楚王爺啊，素聞你賞罰分明，又聽說楚國熊氏四勇士，爲楚國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如今既獲此神仙酒，怎可不賞賜一杯半杯呢？」

熊繹呵呵笑道：「不錯！不錯！寡人待會便派人送此神仙酒去熊府便了！你不必多心，快去勸服妳那魯班好伴兒啊！」熊繹不知怎地，語氣亦輕佻浮蕩起來。

偃雲彩心中不由暗讚一聲道：酒神杜康果然了不起，依他之法炮製的「神仙酒」，入鼻便有如此效應，平素端正威嚴的楚王熊繹，竟亦如那躍躍欲動的「公羊」，急不及待，欲向那「母羊」行交配了！若入口中，那還得了？但此際她已如箭在弦，無可收攝，只好暗歎口氣，隨引領的武士離開靈霄殿，一路向熊氏四兄弟的府邸走去。

走出靈霄殿外數十丈，尚未走離王宮，偃雲彩耳尖，便突聽靈霄殿中，傳出一陣嘻哈浪笑叫吵聲，這聲音竟有如那公母羊交配時所發的怪鳴。

四名武士一路引領，走出楚王府，終於抵達一座雄偉卻樸實無華的府邸。五人走進去，引路的武士向守府的兵丁低言數語，那兵丁即連忙應道：「是！是！既楚王有令，小的這便前去呈報熊氏四勇士，以便安排偃姑娘與魯班見面吧！」

兵丁把偃雲彩領到熊氏四兄弟面前，熊氏四兄弟熊神、熊勇、熊無、熊敵，因身負守護魯班的重任，奉楚王的令旨，既不能被魯班逃走，又不可被人傷害，因此任何地方也不敢去，連楚王在靈霄殿的歡宴也謝絕了。熊氏四兄弟對楚國果然忠心耿耿，這一點便連對熊氏四兄弟不懷好意的偃雲彩，也不得不承認了。

熊氏四兄弟的老大熊神，乍見偃雲彩，便神色坦然道：「偃姑娘的來意，吾已知悉，妳若能勸服魯班回心轉意，爲我楚國效力，則吾四兄弟甘心情願供魯班他差遣！」

偃雲彩奇道：「聽說你等與魯班比試，乃不勝不敗的和局，怎地如此看重他呢？」

熊神長歎一聲道：「不然，吾等深知，該場比試，若非魯班爲存吾等顏面，故意仁讓，則吾等不但已敗，甚至生命也不能保存！魯班的仁勇，吾等感佩極了！」

偃雲彩又試探道：「既然如此，你等又爲甚不放他離開呢？」

熊神道：「吾等既爲楚國子民，當以死報國；魯班已與楚國結下仇怨，若放他離去，必對楚國不

利，因此權衡輕重，忠義難全，唯有取忠捨義，留魯班在楚國了！但也請放心，吾等絕無半分難爲他，就算有人欲對他不利，吾四兄弟亦必誓死保護他的安全。」

偃雲彩心中不由暗讚，熊氏四兄弟處事果然甚有分寸，不愧爲楚國得以屹立於世的棟樑，比那兩位妖艷妃子，正派穩重多了！但這話也不便說出口，只微笑道：「很好，那是否可以引我見一見魯班他呢？」

熊神道：「當然可以！不必說此乃楚王親下的令旨，便妳私人作此請求，吾等感念魯班的仁勇，亦必答應！」

熊神說罷，果然毫不遲疑，派人引領偃雲彩，走入熊府的一間密室。偃雲彩但見密室地方甚大，裡面的擺設比熊府大廳毫不遜色。兵丁把偃雲彩領進密室，便立刻告退，說奉熊神的命令，不許打擾室內的魯班。

偃雲彩此時也無暇理會，她心情一陣激蕩，不知怎地，她與魯班雖然分開僅月餘，但卻比十年漫長。「魯班哥哥！你在哪兒？偃雲彩來見你啦！」

密室中原來靜悄悄的，也不知魯班藏到甚麼地方去了。但偃雲彩的叫聲剛響起，立刻便有一聲長歎響起來，「哎！雲彩妹妹，妳又何必自投羅網呢？」聲音未落，一位神采不凡的男子，已忽地在偃雲彩眼前出現，他便是偃雲彩牽腸掛肚的「魯班哥哥」。

偃雲彩此時才鬆了口氣，因爲她知道魯班剛施展的，便是他的師門絕技「八卦迷踪步法」，由此足證，他的武功並未喪失，熊氏四兄弟果然並無半分難爲於他。

偃雲彩此時卻甚麼也不說，她搶前幾步，一手執著魯班的耳朵，便在他耳邊悄聲道：「你……你的武功已復，爲甚不設法逃走？你知道人家如何惦掛著你嗎？」

偃雲彩情急之下，不由略微用力，魯班的耳朵便微微生痛，但也沒運功相抗，苦笑道：「誠然，但熊氏四兄弟用生命擔保，楚王才允他四人把我帶返府中保護，熊氏兄弟又以內力，替我療傷，我的武功才恢復了。熊氏四兄弟又日夜防範，楚國兩名奸妃派人行刺我，因此他四人待我，已算得是仁至義盡，我又怎可一走了之，連累四人生命難保？我正苦思對策，不料妳亦自投此羅網中了！這卻如何是好？」

偃雲彩見他身處如此險惡境地，卻依然處處先爲別人著想，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哎！你可知你的生命何等寶貴？天下有多少事等著你去實踐？又有多少人爲你而不顧一切赴險？你竟然爲了那甚麼仁義而不自惜嗎？」

魯班的心事被觸，不由亦微歎口氣道：「是啊！別的不說，單是師門訓示，爲天下蒼生效力之一大規條，魯班便無法去踐行了！何況尚有齊國內亂、百姓受苦之事呢？但雲彩妹妹妳並不知道，妳現下所處的密室雖然平靜，但密室外面，除熊氏四兄弟外，尚有楚國近百勇士，以及千軍萬馬嚴密監守，妳以爲可以輕易脫身嗎？就算魯班不惜大開殺戒，以一人之力，血肉之軀，又怎可抵擋千百鐵甲銳兵呢！何況……」魯班忽然一頓，神色一陣黯然。

偃雲彩忙道：「何況甚麼？魯班哥哥！」

魯班道：「何況爹爹尚落在楚國兩妃手上，兩奸妃的惑心妖術極之厲害，連我亦幾乎生命不保！如何救得爹爹離去？哎！吾妹魯英當日爲救我魯班而失落，爹爹爲尋女而遭險，我又怎可捨爹爹生命不顧呢？這當眞教人爲難之極！」

偃雲彩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悲愴，暗道：你爲了爹爹生命而甘心受困，可知你爹爹的命運已不幸之極了？你若知悉爹爹的事，必拚死查究，如此下來，你便當眞插翅難飛了！

偃雲彩心念電轉，便決不向魯班洩露魯牛的死訊，心道：先誘他離開楚國再算吧！於是她忽地格格一笑，道：「魯班哥哥，你放心吧，義父魯牛他已安全離開楚王府，現在楚都城外三十里等候你前去會合呢！」

魯班一聽，驚喜交集，急道：「雲彩妹妹！妳說甚麼？爹爹他竟已安全離開了麼？決無可能！憑妳一人之力，決非那兩名妖姬之敵，何況楚王府禁衛森嚴，妳豈能救他離開！」

偃雲彩不由微歎口氣道：「魯班哥哥，你哪兒知道？雲彩爲了救義父和你，已幹下有乖人倫道德的事矣。」

魯班一聽，不由更驚急道：「妳到底幹了甚事？」

偃雲彩道：「楚王和那兩名妖妃，均欲得那『仙神之物』，願意以義父安全離開作交換，我無奈便只好答應下來。經幾番辛苦，終遇上酒神杜康伯伯，授我製『神仙酒』的妙寶，終於讓那楚國君臣得償所願！嘿嘿，這也是我能見你的酬報呢！」

魯班一聽，不由不信，因爲他深知偃雲彩本已獲造父的「釀酒之法」，若再遇上酒神杜康，那她的「酒技」之精，當世已難出其右了，她若以此誘引楚國君臣，果然令彼等抗拒不了如此强烈誘惑，以至答

應她的交換條件。魯班微一沉吟，便無奈一笑道：「妳爲救義父，施此酒法，以免傷人生命，也是無法中的辦法也。既爹爹已安然離開，看來魯班也無必要再留在楚地了。不過楚都及熊府禁衛森嚴，吾等又不可大開殺戒、傷及無辜，更須保存熊氏四兄弟的顏面，如何可尋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呢？」

偃雲彩見魯班到此地步，依然不忘他那師門「仁義濟世」之旨，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幾乎忍不住把「魯牛的死訊」洩露出來。幸而她咬了咬牙，終於咽了回去。只見她不動聲色的笑道：「放心吧，魯班哥哥，我敢保證，不但楚國衆將軍、武士，此刻已無心守衛，那楚王熊繹，以及兩名妖妃，也早已快活去；就連熊氏四兄弟，此刻也早已如公羊追逐母羊一般，快樂得不可開交了！彼等哪還有暇理會我等呢？」

魯班不由大驚道：「雲彩妹妹！何爲『公羊追逐母羊』？妳到底向楚國君臣做了甚麼手腳？」

偃雲彩無奈，只好把酒神杜康，於山上演法，令公羊母羊交配，終獲製神仙酒的配料「淫羊藿」草的奇遇，對魯班簡略說了，末了道：「那杜康老酒神亦道，此乃爲救人，偶一爲之，無傷大雅，但切勿輕易洩漏出去。因此我特地僅製了一缸，其份量恰好迷醉楚宮八百人罷了！」

魯班無奈微歎口氣：「哎，依此看來，這神仙酒果然十分霸道，只怕楚國君臣無一可以逃其迷醉矣！如此雖有乖倫常，但可免卻一場慘酷殺戮，或許是唯一可行之法，也難爲雲彩妹妹妳啦。」

魯班說罷，也再無半點疑慮，伸手一拽偃雲彩，兩人即一縱而起，掠出密室。

密室外面，便是熊府的大廳，乃出府的必經之途。魯班和偃雲彩掠出來時，但見大廳內已亂作一團，熊氏四兄弟正哈哈狂笑，發瘋般向十數名侍婢追逐，但追逐住一位侍婢，便把侍婢的衣衫撕爛，然後把赤裸的侍婢壓於身下，其狀就有如酒神杜康鞭下的「公羊」，輪番向「母羊」飛撲「交配」，整個熊府大廳，已變作一個瘋狂的肉慾世界。守府的武士，受此刺激，也早就各自尋女人歡樂去了，哪還理會得密室中被軟禁的魯班？

魯班見狀，不由微歎口氣；偃雲彩的俏臉，早就羞得艷如紅霞，便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她只下意識的緊緊抓住魯班的手臂，就如怕他忽然不見似的，漸而氣息也急促起來了。

魯班一見，不由暗吃一驚，因爲他忽然醒起自己在旋波妖妃的惑心術下，亦如偃雲彩此時的情狀，只要自己亦支持不住，受其迷惑，立刻便是一幕「迷人迷己」的可悲結局，不但逃不了，事後更必被天下視爲淫邪男女，如何還有顏面見師傅他老人家？

此時此刻，也再不容魯班有片刻的猶豫。他微一咬牙，猛地伸手抱住偃雲彩的腰肢，身形已衝天而起，仿如大鵬展翅，快如電奔的飛出熊府的三丈高牆去了。至於楚王府中的「淫亂圖景」，魯班此時已無暇理會了。

魯班挾著偃雲彩，風馳電掣掠出楚都郢城，沿路但見一片歡樂太平，連守城的兵丁，似乎亦被楚王宮中的「歡樂」感染了，人人均手持盛水之物，往口中猛灌下去，直到面紅耳熱，身子搖晃，依然狂飲不息，魯班不由暗歎口氣，心道：雲彩妹妹不知在楚都城中埋伏了甚麼妙法，竟把偌大的楚都城變作一座空營似的！

在驚疑之中，魯班已挾著偃雲彩，掠出楚都郢城門去了。一陣郊野的清風吹來，魯班挾抱著的偃雲彩忽地格格一笑。原來她甫離楚都城，在熊府中所受的「迷惑」便立刻消退了。偃雲彩笑道：「放我下來啊！魯班哥哥。」

魯班心中正感疑惑，聞聲知偃雲彩已清醒過來，便依言把她放下。偃雲彩的輕功已甚佳，與魯班可以併駕齊驅了。魯班忍不住問道：「雲彩妹妹，妳說在楚王宮中以『神仙酒』迷醉八百人，果然如此；但爲甚連楚都城中，人人皆狂飲不息、如痴如醉呢？」

偃雲彩想了想，便豁然而悟，暗道：這必然是飯館的老掌櫃，急不及待，向楚人大肆宣揚他那新製的「神仙水」，楚人乍嚐之下，自然驚爲「天品」，人人爭飲，個個如痴如醉了！偃雲彩得意的格格笑道：「魯班哥哥，你知道麼？楚都城中有一位老掌櫃，爲了救你，也出了一份力哩！他既有付出，便必有收穫，他於是拿我傳授的釀酒之法，拚命向楚人推銷，楚人嚐了，自然人人趨之若鶩，個個如痴如醉啦！這老掌櫃啊，必定大大發了一筆橫財也！」

魯班一聽，這才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歎道：「雲彩妹妹爲救魯班父子脫險，便甚麼古怪法子也想出來了！也虧妳這法子甚妙，不然，吾等出城，便必有一番殺戮了！」

魯班一頓，抬頭一看，見前面一山聳立，形似木人，心中忽然一動，問偃雲彩道：「雲彩妹妹，此地距楚都已三十里，爹爹莫非便在前面的山上等候麼？」

偃雲彩一聽，卻不由一呆，也

不知如何答話，好一會，她才喃喃的道：「魯班哥哥，假若義父他老人家仍留在楚都，你……你會捨他而去嗎？」

魯班道：「爹爹被囚楚地，乃因我而起，爲人兒女者，又怎可捨父危而不顧呢？決無此可能也！」魯班說時，神色決然，顯然父親在他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了。

偃雲彩立刻便明白了這一點，她因此不由又微歎口氣道：「這便是了，那假若你當時已知眞相，你還會離開楚都城麼？」

魯班一聽，登時若有所悟，不由大驚道：「是甚眞相？雲彩妹妹，妳快說出來！」

偃雲彩深知事到如今，再不能瞞住魯班了，不然自己待會如何向魯班交代？想到此，偃雲彩想起義父待她的諸般好處，眼圈不由紅了，她咬牙道：「魯班哥哥，這眞相呵……便是義父他老人家，爲了不讓你受楚人要脅，已自盡壯烈死去了！」

魯班一聽，身形霍地一頓，眼珠瞪得滾圓，急如火灼的道：「甚麼？妳說甚麼？爹爹他已自盡而死了麼？妳聽誰說的？快說清楚啊！」

偃雲彩喃喃的道：「當時是那位叫旋波的妃子，向楚王密報，我碰巧聽到的！這還有差錯麼？其實這消息我已知道整月了，因此才決然以『神仙酒』迷醉楚宮八百人啊！我也不敢立刻告知你，你若知道了，又怎肯罷休？怎會隻身逃離楚都？」

魯班忽地連聲冷笑，神色怪異，偃雲彩從未見過魯班這種模樣，嚇了一跳，連話也頓住了，連忙叫道：「魯班哥哥！你……你怎的了？」

只見魯班連連冷笑了一會，才忽地目中精光暴熾，咬牙切齒的道：「吾費盡心血，欲助爹爹逃此厄運，不料竟難如願！爹爹之死，雖乃他運命所註定，但亦是被楚國兩奸妃逼害所致！嘿嘿，當日若非爹爹在彼等手上，投鼠忌器，我魯班早就向此妖孽出手了！不料魯班一念之仁，竟誤送了爹爹的生命！爹爹呵爹爹，爲兒若不向楚國示以顏色，怎慰你九泉之下亡靈啊！」

偃雲彩又驚又奇，連忙道：「魯班哥哥，你先冷靜一下，你打算如何向楚國復仇呢？楚國軍力雄厚，千軍萬馬，又豈是你單人匹馬所能抵敵？一切但望三思而行啊！」

魯班乃大孝之人，他此刻已被父親魯牛的死訊弄瘋狂，哪還鎭靜得了？只見他嘿嘿冷笑道：「楚國不仁，莫怪我魯班不義！哼哼，就算你楚國勢大如天，亦須爲你的暴行付出慘重代價！不然何能以公理服天下！」

話音未落，魯班身形一縱，向左面的一條大路躍去，那是一條通向楚都城郊大鎭的必經之路。偃雲彩也不知魯班打甚主意，見他急怒攻心，此行不知弄出甚麼禍來，只好連忙跟隨。

魯班進入鎭中，任何熱鬧的地方也不去，逕直便走進一間木器店中。店中的老木匠一見，連忙迎候，問魯班可有甚光顧？

魯班劈頭一句便道：「我想借用你的造木房半日。」

老木匠不由大奇道：「後生哥！你懂造木麼？既然懂，又爲甚進老漢這木器店中？造木房是我的生財命脈，怎可讓人輕易借用？」

偃雲彩見狀，連忙在身上摸出一片金葉，塞到老木匠的手中悄聲道：「老木匠，這足夠你聽這位後生哥的吩咐了吧？」老木匠把手心緊緊一捏，眉開眼笑道：「夠！足夠了！後生哥不必客氣，這兒直入便是造木房，你只管借用便了！」

魯班一言不發，便走入造木房，好半天不見出來。偃雲彩爲防萬一，也不敢大意，留在外面，無話找話，與老木匠閒聊，實際卻是嚴密監視他的行蹤，以免他口疏洩露出去。如此過了半日，偃雲彩也不知魯班在裡面弄甚花樣，不由焦急起來。她正欲借故走進去看看，此時魯班卻已從造木房疾步走出來了。

只見他扛著一件長形的東西，用黑布蒙住，也不知那是甚麼。他也不向老木匠詢問可否，一言不發的便走了出去。偃雲彩心中又驚又奇，心道：魯班哥哥必定因父親之死，急成失心瘋了！話雖如此，但爲了減輕老木匠的疑心，只好向他解釋道：「老木匠啊，我這哥哥因缺一件傢具，心急如焚，行動怪異，請勿見怪。」

老木匠笑道：「哪裡，哪裡，姑娘付出的價錢，足可買下老漢這店子了，無論他拿去甚麼，也不敢見怪，只是姑娘請明白，這叫貨銀兩訖啊！」

偃雲彩道：「這個自然啦！」心中暗道：這老木匠怎的如積年的生意老怪似的？但也無暇理會，連忙跟隨魯班走出去。

魯班扛著那件用黑布蒙著的長形東西，一路疾奔，很快又奔出鎭外。只見他身形一縱，轉向西面，竟向西面那座形如木人的山峯飛掠而去。

很快，魯班便掠上形如木人挺立的山峯，然後又呼地轉到山巓的東面，扛著那黑布包蓋長形之物，

凝立不動，向山下注視。

偃雲彩亦隨後而至，她悄悄的

站在魯班身邊，循魯班的視線向山下望去，心中不禁一陣驚奇。原來山下便是楚都郢城北面，亦即楚王府、王宮所在地，紅牆綠瓦，巍峨宮闕，清晰入目。偃雲彩心思靈慧，微一思忖，便知魯班欲向楚國君臣痛施報復了，但他以何妙法向楚國報復呢？此地距楚都郢城少說也達三十里，就算神功蓋世，也決不可能撼動楚都分毫啊！偃雲彩心中驚奇，但又不敢打擾，更不想制止，因爲偃雲彩恨楚國害死魯牛，若有辦法，她也必定狠狠向楚國報復，以泄心中的惡氣，她又怎會阻止魯班的施爲呢？

只見魯班凝視了一會，又四面一轉，仔細審視，忽地嘿嘿冷笑道：「大楚國不是狂妄好勝，欲向天下挑戰麼？哼哼，我魯班便先教你吃點苦頭，汝才知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魯班突地把扛著的黑布包裹長形東西，從手上一滑，霍的插在山巓之上，再伸手猛地把黑布一撕，一幅怪異的圖景，便突現在偃雲彩眼前了！

原來黑布包裹的長形東西是一個木人，有頭有身有手有腳，活靈活現，猶如眞人一般無異，只是不會說話而已。此時這個木人，雙腳挺立於木人形的山峯上，右手平伸，中指突出，指向山下的楚都王府。其狀怪異之極，也不知是甚意思。

偃雲彩瞧了好一會，依然難明究竟，她忍不住發聲道：「魯班哥哥，木人山上豎木人，木人中指射楚王府，奇異之極，到底是甚妙法呢？」

魯班嘿嘿道：「吾初臨楚地，便察覺楚都郢城，甚見風水大格，已得龍脈蔭庇，入城之後，果然甚有氣象，不失爲立國穩固之都。可惜楚王熊繹殺戮之氣太重，更兼楚王身邊的旋波、千月兩妖妃作祟，楚國日後必爲天下諸國之強敵也！再者楚王熊繹的野心勃發，欲挑戰天下諸侯，殺伐之禍，必因楚國而起，吾不得不有所懲戒！況且爹爹之死，楚國亦難逃其咎，爲公爲私，吾之大法亦不得不決然施展！」

偃雲彩又忙道：「此法如何奇妙？」

魯班微哼一聲道：「木人山上豎木人，木人之指射乾坤，楚都風水必受其剋制，必令楚國君臣領教吾之慘痛教訓！」

魯班話音未落，山下楚都郢城上空，便突生異變，時值春種時節，本來雨雲四合，一場春雨行將降落渴雨土地，此時卻忽地刮起一陣烈風，把四合的雨雲吹散，一變而爲烈日當空，晴天萬里，如烈焰之下，便見楚地田土上面，騰起陣陣蒸氣，大地上僅存的水份，似乎亦被烈日吸扯去了。

偃雲彩見狀，登時悟道：「魯班哥哥，難道你要楚國受大旱之苦麼？」

魯班嘿嘿道：「不如此不足以懲戒楚國的狂妄好戰之心也！」

偃雲彩吃驚道：「乾旱乃國之彌天大禍，你懲戒楚國好戰狂妄，報復楚國君臣害死義父，原無可厚非，天經地義，但百姓必先受大旱之苦，如此是否殃及無辜呢？」

魯班一聽，默默不語，心中似甚感矛盾難決。但他猛然想起殺父之恨，痛切入骨，不由咬牙恨道：「吾之仁讓，累死了爹爹，更助長了楚國君臣的好戰狂妄之心，吾如此施爲，雖然難免波及無辜百姓，但亦無可奈何，彼等要怪的，便怪楚王的好戰狂妄，宮中的兩大奸妃野心歹毒吧了！」

偃雲彩見魯班神色決然，知已無可更變，無奈微歎口氣道：「那這大旱氣候，將維持多久呢？」

魯班冷然道：「或短或長！且看楚國好戰狂妄之人，到底何時悔悟吧！」

魯班說罷，忽地伸指入口，咬破中指，然後將滴着鮮血的中指猛地向木人的雙眼一點。木人的眼珠沾血，忽地滴溜溜的一轉，迸射出兩道光芒，直向山下的楚都郢城射去……其狀既奇妙又恐怖之極。

然後魯班便一言不發的下山去了。偃雲彩無奈跟上前去，她不敢說話，也不知說什麼，因爲她忽然發覺，被殺父之仇蒙罩着的魯班，已與入楚地前判若兩人似的了。

＊ ＊ ＊

三個月後，楚都郢城的北門，有一位嬌俏可人的少女施施然走近。她的步幅不大，甚至不見她邁動雙腳，身子卻絕不慢，飄飄然的便移到城門內了。少女的步法太美妙了，以至守的兵丁，瞧得目瞪口呆，連查詢身份的話也忘記問了。

少女見守門的兵丁呆呆的，也不查問，卻格格一笑道：「喂！兵大哥，我叫魯英，是否歡迎我進城去呢？」兵丁怔怔的連連擺手讓進，口中還喃喃的道：「仙姬？妖女？天啊，若楚國的女子有此美妙步法，身作楚國男子的，更少活十年也甘心啊！」

少女原來便是魯班的胞妹魯英，這數年來，她自從在驪山巧遇驪山老母，獲授驪山老母的獨門秘學——「黃帝天機陰符經」，經多番歷練研悟，已然脫胎換骨，再非昔日渴盼研學「八卦玄機」、與哥哥鬥氣的嬌野女娃兒，因爲她已領悟「黃帝仙家的所謂『心血來潮』」，才一路步入楚地。

魯英進了城內，立刻便大感驚疑，但見楚人大多仰首望天，好一會，又低頭歎一聲，就如祈求上蒼賜降什麼，卻終究失望了。

魯英一連走了幾條街道，均是如此，她心中不由越發驚奇了。再走了一會，她忽感口渴，恰好附近有一間飯館，門口雖然大開，但光顧的人客少之又少。她也不管許多，便走進去了。魯英心道：大概這飯館的手藝甚差，味道奇劣，因此招徠不到人客臨門吧？但她只欲求一碗開水，根本不必講究什麼菜色滋味。

走進飯館，只見裏面果然空無一人，飯館的老掌櫃獨自坐在櫃枱後面，抬頭望一眼虛空，低頭又歎了口氣。店小二卻呆在一角，呼呼的大睡去了。

魯英見了，不禁又好笑又好氣，忍不住尖聲叫道：「如此做生意啊，怪不得光顧人客絕跡啦！喂，老掌櫃，光顧的客人來了！」

魯英一聲尖叫，大概才把失魂落魄的老掌櫃驚醒了，但依然沒精打彩的喃喃道：「哎……人客來了又如何？這年頭天降兇禍，人人只怕都活不成了，還有誰來光顧飯館呢？啊，姑娘要什麼呢？但須聲明，要吃的勉强可供應一二，要喝的那就千難萬難，恕不奉陪了！」

魯英一聽，不由更奇，笑道：「老掌櫃胡說八道什麼？什麼天降兇禍？什麼人人都活不成了？你開的是飯館，怎的沒有喝的供應？老掌櫃啊，你想必老糊塗了！」

這老掌櫃剛好正是偃雲彩傳授「釀製神仙水」的飯館老闆，憑這「神仙水」，他的飯館曾哄動一時，顧客如雲，百里外四鄉之人，亦風聞前來，他的生意因而大旺，着實高興了好一陣。不料樂極生悲，但僅僅高興了半個月，很快又跌入痛苦絕望的深淵中了。

此時老掌櫃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姑娘呵，你想必是初來的遠方人客了，但進城之際，難道沒見到城中的悽慘景況麼？」

魯英心中一動，點點頭道：「是啊！我正想打探，爲甚楚國之人，個個均仰天而望，低頭長歎呢？而且人人唇焦舌乾，形神枯槁，到底因爲什麼？」

老掌櫃歎氣道：「這或許是楚人不敬天地，上天降下奇禍吧！姑娘你可知道？這數月來，楚都郢城百里內，均無半滴雨水降下來？連王爺宮中的用水，亦要派人到百里外運回，城中的百姓可就更慘了，時值春耕下種，但數月乾旱，地土已裂，如何下種？不但如此，城中連食水也幾乎乾了，水乃生命之源，若無水，豈非人人不保麼？哎，聽說城中已有人，因苦渴難忍，放自家血水來餵幼兒活命！」

魯英越聽越寒心，聽說城中竟有人放血餵兒，不由想起自己饑渴時的痛楚，禁不住失聲道：「什麼楚人不敬天地？便做錯了什麼，也不該讓萬千蒼生受此折磨啊！老掌櫃，你且仔細說清楚，此事到底如何發生的？」

老掌櫃見魯英萬分同情楚人的苦況，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今日遇上的，又是一位美如仙女的人兒，數月前遇上偃姑娘，着實帶給老夫好運氣，莫非這姑娘家又隱伏什麼驚人本事？倒萬萬不可錯過了！

老掌櫃於是把近數月來，楚都郢城發生的種種異事，一一說了。他從楚地半年前忽天降「神鳥」開始，說到有一男一女的年輕人，雙雙來到城中，後來那男的在楚王宮中，與楚國人比試受傷被囚，那女的施展妙法，一夜「迷醉楚宮八百人」，終於救走那男伴兒……將這種種神奇之事，說了一遍。

老掌櫃並沒留意魯英的神色，她越聽俏臉便漲得越紅，當老掌櫃說到那姓偃的姑娘，終於救走她的男伴兒時，魯英已忍不住，立刻緊張的追問道：「老掌櫃！那男的叫甚名字呢？」

老掌櫃搖頭道：「這個老漢便不清楚了！不過自這對年輕男女離開後，一連數月的大旱災劫，便降臨下來了！天啊，若這般苦旱下去，再無雨下，城中的百姓，無分男女老幼，只怕都活不成了！」

魯英心中不由一陣驚疑，暗道：目下乃春天時節，按理應該春雨綿綿，以利農夫春種，怎的卻一連數月，滴雨未下呢？莫非有人作法，令楚都郢城的百姓受難嗎？但如此驚天大法，當世誰會施展？我那哥哥魯班，和他的師傅姜子牙，自然有此神通，但他師門宗旨乃「濟世救人」，怎會施此狠辣大法呢？那施法之人似乎又絕非彼等也！哼哼，到底是誰如此心狠手辣？

魯英心念電轉，便決定非查究清楚不可了。她想了想，忽地對老掌櫃道：「請問老掌櫃，你是否欲救滿城中人呢？」

老掌櫃一聽，不由苦笑道：「城中百姓，乃老漢的衣食父母，豈不欲救？但老漢區區之力，怎能與老天抗拒拚鬥？姑娘只怕是說笑了！」

魯英微微一笑道：「不然，自古有道欲求人救必先自救，若老掌櫃有救人自救之心，上天不負有心人，只怕便有解救的法子呢。」

老掌櫃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老夫當眞天賜好運，今日又遇上一位大救星了？老掌櫃這般轉念，

便不敢疏忽大意，以免錯失了這個救人自救的千載良機，他忙道：「姑娘貴姓？有何賜教？但能救得滿城百姓，老夫寧願向你叩頭也。」

魯英不欲多露根底，笑了笑道：「我姓魯，隨口一句，魯姑娘足也。掌櫃能否獻出一盆清水，供我應用？」

老掌櫃一聽，神色立刻便變得痛苦之極，就如要了他的老命似的，只見他喃喃的道：「天啊！一盆清水！若在平日，這算不得什麼，立刻便替魯姑娘辦妥，但可知今時今日一盆清水的寶貴？只怕你拿一間大屋去換，也決不行，須知一盆清水可活命十人啊！魯姑娘要一盆清水作甚？」

魯英微笑道：「一盆清水雖然可活十人，但吾以一盆清水，查究出眼下災劫因由，便可以妙法破之，卻可活千人萬人啊！」

老掌櫃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又奇，他沉吟了好一會，才咬咬牙，狠狠心道：「魯姑娘呵魯姑娘，老漢獻出這一盆清水，連老漢的家小、店中的伙記，十條生命便交在你的手上也！千萬小心在意啊！」

魯英見老掌櫃痛苦難決的模樣，知決非作假，心中不禁一陣惻然，暗道：是誰如此折磨無辜百姓？十條生命竟繫於一盆清水上也！我魯英碰上這等慘事，若不施援手，豈非有負恩師的一番教導嗎？按「天機陰符經」的五行論說，土能生金，金能生水，大地猶在，豈會無水？嘿嘿，我魯英今日便以此「天機陰符大法」，與這「大旱之天」鬥上一鬥吧！

魯英心意已決，便毫不猶豫，斷然的道：「放心！老掌櫃，一切吾自有主意。」

老掌櫃此時也不再遲疑，奔入廚房，好一會，果然捧着一盆清水出來，他捧得如此小心，就如他捧着絕非一盆清水，而是活生生的十條人命似的！

魯英見狀，不由也緊張起來，她深知這一盆清水在此時此刻的珍貴，老掌櫃肯作出如此大的犧牲，也委實難能可貴，又決不能辜負了他一番深含血淚的心意啊！此時是魯英離開恩師驪山老母後，第一次施展她所研學的「天機陰符大法」，而又牽涉千萬人的生命，因此魯英告誡自己，千萬小心在意，絕對不可出半分錯漏！

只見魯英向店中四周審察，先行確定走向方位東、南、西、北、中，再按「土中、金西、木東、火南、水北」五行與方位對應，把一盆清水置於北面桌上，取其北生水，水向北之意。

然後魯英又神色肅然，向四面一揖，默運她的師門絕學「凌波眞氣」，貫於中指，猛地向盤中的清水一點，口中輕喝道：「郢城苦旱，百姓厄危，五土眞龍，五方眞神，祈視肇因！速速示現！」

魯英的「凌波眞氣」，源於齊侯姜子牙夫人洛妃，海闊河寬尚可凌波，何況是小小一盆清水？魯英貫注「凌波眞氣」的中指猛地一點，盆中清水陡現漣漪，水波如圖景，變幻不定。再加上魯英獲授自驪山老母「黃帝天機陰符經」的「五行分解」妙法，小小一盆清水，便如獲神力，四方搜索，八面追溯。水波、漣漪、圖景交相變幻不定，終於，清水中一座城廓，隱約是楚都郢城的模樣，山峯之巔，東面邊沿，忽爾閃出一個木人，木人的眼珠血紅、滴溜溜旋轉，十分恐怖，木人的中指平伸，竟直直的指向山下的楚都郢城！

這一切均有如電光乍掠，一閃即逝。若非功力深厚，更精於此道，便站在旁邊亦如睜眼瞎子，根本無法瞧察。

老掌櫃在魯英身旁，眼珠瞪得滾圓，連眼皮也不敢眨上一眨，目灼灼的盯着盆中清水，卻只能見到一波一波的水紋漣漪。他不禁失望的喃喃道：「魯姑娘呵魯姑娘！這算是什麼妙法？不過是一指點破水面，泛起波波水紋漣漪罷了！有甚稀奇？未知這盆水經此運功，是否尚可飲用呢？」老掌櫃畢竟捨不得這一盆清水，因爲這關乎他一家大小、店中伙記十條生命。

魯英微微一笑道：「老掌櫃，當然可以再飲用。但老掌櫃稍安毋躁，這一盆清水，不必多久，其價值便必定大跌也！」

老掌櫃大奇道：「魯姑娘！爲什麼？」

魯英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吾已查察楚地大旱的肇因也，既明原因，便必有辦法破解也！」魯英一頓，不欲多言，驀地把話題一轉道：「吾以法破解，須老掌櫃全力配合，你可願意？」

老掌櫃驚喜交集，忙道：「這還須問嗎？只要魯姑娘眞有妙法破解楚地災劫，老夫相信，只要姑娘發一聲，郢城百姓，甚至楚王君臣，無不踴躍爭效！魯姑娘快請說破解妙法吧！」

魯英微一沉吟，道：「老掌櫃，此事請勿驚動官府，只須城中百姓齊心合力足矣。」

老掌櫃奇道：「爲什麼不可驚動官府呢？」

魯英道：「老掌櫃不是說，楚王宮中派出人馬，到百里外運水回來應用嗎？由此可見，大旱苦的是城中百姓，絕非皇宮貴人，吾之大法，亦是爲了城中百姓着想，而決非擔心皇宮貴人的安危！吾之法首

重情眞意誠，原意如此，只須百姓蒼生配合足矣。」

老掌櫃一聽，不由又添驚喜，心道：數月內接連有兩位奇女子降臨楚地，不料兩人皆與一個「水」字結下不解之緣，當眞天降「水救星」也！老掌櫃連忙點頭道：「是，是，一切但依姑娘吩咐吧了！魯姑娘打算如何行事？」

魯英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目下有兩大要事，須老掌櫃奔走。其一乃速找城中木匠，製一木公鷄，大小須與人體齊肩，務必於傍晚前造妥，吾自有妙用！其二乃曉喩城中百姓，均留在家中叩拜天地，並預備盆缸等物，以迎天降甘霖！就此兩事，老掌櫃辦得到麼？」

老掌櫃不假思索，便慨然道：「老夫這便出去速辦！魯姑娘放心，城中百姓必一呼百諾也！」

魯英欣然道：「很好，老掌櫃這便速去吧！記住，那木公鷄務必要在傍晚之前造妥啊！」魯英話音未落，嬌俏的身形一晃，飯館中便失去她的影踪了。

老掌櫃一見，更添驚喜，一面連忙疾奔而出，促請城中鄉親父老辦事，一面喃喃的歎道：「天神？仙女？不然爲甚如此去無跡，來無踪？」

* * *

魯英自然並非什麼「天神、仙女」，她剛才施展的是師門絕學「凌波玄步」，神妙無極，快如電閃，那老掌櫃自然瞧不清了。

魯英掠出飯館，也不停留，一路疾奔，眨眼便出了城外。她向四周一望，心中便微微一跳，只見西面三十里外，果然有一座山峯，形似木人，挺立於天地。魯英暗道：這豈非「五行水影」所現的「木人山」嗎？

這一發現，魯英更證實了自己的推斷，她毫不猶豫，展開「凌波玄步」，便向西面掠去。不消半個時辰，魯英便掠上西面的木人峯了。她向四周仔細搜索，當轉到木人峯的東面時，她的俏眼驀地一亮，原來她的目力超卓，雖隔了二、三里路，東面山巓邊沿的異象，依然落入她的視線內了。

魯英身子如靈燕飛掠，呼地便在東面山巓邊沿凌空而降。只見在山巓東面邊沿處，挺立了一尊木人，木人的雙眼血紅，目灼灼的盯着山下的楚都郢城，木人的右手平伸，中指亦恰好指向楚都郢城方向……一切果然如「五行水影」所示現。

魯英見狀，猛吃一驚，暗道：此乃「木人制煞」的驚天大法，神妙無極，但又狠辣無比，施此法之人，爲甚對楚國人如此深仇大恨，竟以此大法，令其苦旱不息，城中百姓危在旦夕？

魯英心中驚疑，若換了數年前，她未上驪山，未悉「黃帝陰符經」的無尙奧秘，憑她的性子，必定立刻出手，把這尊可怕的木人一掌劈爲兩截。

但此時魯英卻動也不動，因爲她立刻醒悟，施此「木人制煞」大法之人，其神通本事絕不在她之下，例如施法之人，取「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的陰陽五行學說，融滙於此法，此山之土衍生木，木與木人融爲一體，山體即木人，木人即山體，兩者已密不可分，就算把木人毀了，其「煞氣」依然與山體同在，且永遠保存，更爲可怕！同時又取「木生火」的五行妙術，以木人「生火」，烤乾楚都郢城的「風水」，楚都的護城「風水」既失，自然便災劫連綿、大旱不息了！

魯英心中亦不由讚歎一聲道：「厲害！厲害！施此木人制煞大法之人，其用心之精密，學識之神妙，簡直已不在吾師驪山老母之下也！可惜此人似乎鬼迷心竅，恨意塡胸，連苦難難不到皇宮，災劫劫不及貴人這道理也忘記了，目下引發的可怕災難，不正由萬千百姓小市民承受嗎？剛好被我魯英遇上，我又怎可坐視不救！」

魯英心念急轉，她的視線移過山下的楚都郢城，向郢城的東面望去，心中忽然一動，但見東面三十里外，聳起一座山峯，恰好與脚踏的西木人峯東面相峙。更奇妙的是東面山峯山形恰似一頭巨大的雄鷄，山頂高聳數塊巨石，猶如雄鷄頂上鮮紅的鷄冠。

魯英微一沉吟，即毫不猶豫，疾速掠下木人山，又返回楚都郢城。一來一回，天色已近傍晚了。

魯英走進老掌櫃的飯館，只見店中早已聚集了十數人，正與老掌櫃悄言議論着什麼，而店中的桌上，已放着一包用紅布包着東西，十分巨大，猶如人身。魯英一見，不由欣然笑了。因爲她已知老掌櫃果然不負所托，已把她吩咐的事辦妥了。

果然老掌櫃抬頭見魯英走進，立刻便低聲叫道：「魯姑娘！城中最有名的木匠均齊集於此，你所需的東西亦已辦妥了！」他一頓，才向身邊的人介紹道：「喏，便是這位仙女一般的姑娘啊！」

衆人一聽，目光均聚到魯英的身上，卻不由均低叫「咦」一聲，雖然沒說什麼，但魯英絕頂聰慧，從彼等眼神便知其心聲了。她不由微一笑，暗道：你等必定以爲我魯英小小年紀，如何有這等破災劫、救蒼生的神通本領了！

魯班兄妹重逢，一道搭船過河險陷漩渦……

魯英卻又不去說破衆人的疑惑，她向老掌櫃道：「老掌櫃辦事很迅速，剛趕上傍晚時分，很好！我正等着應用。」魯英一頓，又問老掌櫃道：「老掌櫃是否已按吾之吩咐，請城中百姓留在家中密切準備？」

老掌櫃連忙道：「是！是！魯姑娘放心，老夫把姑娘的吩咐傳出，城中鄉親父老均喜得望空叩拜呢！那接水的缸盆等物，也早就預備妥當了！」

魯英一聽，欣然道：「很好！衆志成城，感動上天，請城中百姓不可鬆懈，密切留意！吾這便辦事去也！」話音未落，衆人眼前一花，再細看時，店中已失了魯英的踪影，就連桌上那紅布包着的巨大東西也不見了。衆人這才又驚「咦」一聲，均暗道：這嬌俏小姑娘果然不可輕覷，城中萬千蒼生生命，如今便着落在她的身上了！

魯英似乎亦知自身所負的責任重大，這半日中，來回奔波，竟連一口水也沒喝，雖然她已口渴得舌乾唇焦，但決難令她退縮，相反助城中百姓解苦旱的心志更堅定了。魯英暗道：自己口渴半日便如此辛苦難挨，那城中百姓苦旱數月，其痛苦又如何呢？嘿嘿，我魯英今日勢必破此災劫，屆時天降甘霖，不但城中百姓得益，我魯英不也可以喝個飽了？

魯英這般思忖，登時便把口渴的辛苦，化作行事的動力，她扛着那紅布包裹的物體，展開師門絕學「凌波玄步」，一路向城東掠去。

不一會，魯英便掠到郢城東面的一座山峯前。她抬眼仰觀，但見山形果如一頭龐大的雄鷄，盤踞於天地，便毫不猶豫，展開輕功，向雄鷄山上飛掠。

魯英抵達雄鷄山頂，只見夕陽已沉到楚都郢城西面的木人山後，僅尙存緩緩餘暉，從山脚射出而已。魯英欣然一笑，因爲她終於趕及在黃昏與黑夜交界的一霎，施展她的「五行大法」，以破解木人山上的「木人制煞」。

魯英見時辰剛恰到好處，立刻便把扛着的物體放了下來，解開已包裹的紅布。她的眼前，立刻便現出一頭活靈活現的雄鷄，雖然是木製，但與眞的一般無異，只差會動會叫而已。老掌櫃邀集的城中著名木匠，精心製作，果然不同凡響。

魯英伸手拎起雄鷄，走到雄鷄山的西面，又猛地縱躍而起，掠上雄鷄山的「鷄冠」巨石上面，放眼一望，恰好與三十里外的木人對峙。魯英功力深厚，目力可及百里，因此就連木人山上的「制煞木人」也發現了，但見那木人的手平伸中指，恰好與此「鷄冠巨石」成一直線。

魯英又按五行學說，判斷方位，她驀地發覺，她腳踏的「雞冠巨石」恰處「玄武」，「玄武」屬「水」，正好尅制「木人制煞」的「木生火」。當眞天造地設，玄妙之極。

魯英確判方位五行無誤，便毫不遲疑，把「木公鷄」向巨石上一放，雄鷄的鷄嘴，恰好啄向木人山上「制煞木人」平伸而出的中指！

此時夕陽的餘暉已斂，夜色漸濃，眨眼便暗黑下來。

魯英見時辰已到，默運「凌波眞氣」，貫於右手中指，腳踏五行中的「水」位，身心合一，元神會聚，疾地向雄鷄的雙目點去！但聽一聲脆響，木雄鷄的雙目忽地迸射出兩道「波光水氣」，飛越三十里的虛空，向對面木人山的「制煞木人」射去……

就在此時，一道強光劃破夜空，隨即一聲悶雷響起，隨而烏雲四合，聚於楚都郢城上空，眼看一場救命甘露，便要降臨了。

不料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對面木人山上的「制煞木人」，雙目中紅光暴熾，立刻射出兩道紅光，威猛如烈日，橫貫於楚都郢城上空，把已聚合的烏雲射得四散流逸。「制煞木人」似乎不甘被「木公鷄」所尅，猛烈反擊，其威力強大之極。

魯英見狀，不由大吃一驚，她亦估料不到，對方的「木人制煞大法」竟有如斯強大威力！她此時深知，若她的「五行水法」，亦不能尅制對方的「木人制煞木生火大法」，那當世便再沒人可以破解，楚都郢城萬千百姓，必然無一倖免了，因此她已退無可退！

魯英心念電轉，猛一咬牙，突伸雙掌，按落木公鷄的頭上，她的「凌波眞氣」，登時與木公鷄的「五行水法」滙聚。這就猶如魯英與木公鷄合二爲一，木公鷄雙目射出的「波光水氣」，因而威力倍增，橫跨天際，猶如河川於虛空運行。木人威如烈日的兩道紅光，被「波光水氣」罩淹，終於光華大斂了……

就在此時，夜空中突響一聲悶雷似的炸響，強烈的電光把三十里內外照得雪亮，但見對面木人山上的木人，平伸的中指已被震斷，而魯英這面的木公鷄，亦四散紛飛，被一股無形的威力震碎了！

這突如其來的驚變，把魯英弄得一陣目瞪口呆，好一會，她才失聲叫道：「乖乖！不得了！這可怕制煞木人，到底是誰的驚天法寶？」

魯英呼聲未落，風雲乍起，大雨終於嘩嘩地灑下，片刻間，雨水便罩住了楚都郢城百里範圍，閃着電光，挾着清風，一個水的世界。

魯英此時也管不得許多，她本已焦渴難忍，見了清涼的雨水，哪能按捺，當下張大嘴巴，仰頭喝了個夠。清涼的雨水，勝似甘露，沁人心脾，魯英不由格格大笑道：「痛快！舒服！舒服！痛快！想必郢城百姓，家中的缸盤也早已盈盈而滿了吧？萬千人的生命，不也因此穩穩的保住了嗎？好！好極了！」

焦渴之下，清涼的雨水入口，魯英但感舒服極了，想起郢城百姓，家家戶戶的缸盆盈滿甘露，男女老幼笑逐顏開，魯英感到痛快極了。她不禁喃喃的道：「好啊！原來濟世救人可以令人心境如此暢快！怪道魯班哥哥的師傅姜子牙，以此作其八卦門大要旨啦……」

魯英喃喃自語，任得雨水把她渾身淋濕，她但覺得，自見雨水以來，這一場大雨是最美妙的了。但在嘩嘩的雨水聲中，她的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奇怪的響音：「……嘿！是誰破我的『木人制煞大法』？有膽的便現身出來，讓我見識一下！」

魯英在暢快中不由一怔，因爲她忽然聽到這一聲音響，也不知發聲之人位於何處？更令她驚奇的是，這說話之人，語音竟隱隱與她的哥哥魯班相似，只是比以前的魯班更粗更沉，完全是男子漢的聲調了。魯英猛地一怔，但她心思靈慧，又膽大之極，根本不怕發聲人的要脅，她怒哼一聲，尖叫道：「是何方野小子？佈此邪法，坑害萬千百姓，又竟敢模仿那八卦魯班的音調，想必拿他來嚇唬人嗎？哼哼，我不怕你，夠膽的便跳出來，看看你到底有甚了得的神通法寶！」魯英此時已知對方以「眞氣傳音」，便也毫不示弱，叫聲貫注「凌波眞氣」，可達三、五十里。

魯英這一尖叫，對方竟一陣沉默，似乎大感驚奇。魯英不禁得意的格格大笑，心道：你會「眞氣傳音」，我魯英便不會嗎？只怕比你用得更好更妙，哼哼，你該知道我魯英的厲害了吧？

不料魯英心念未了，那粗沉的男子音調又響起來了。「原來是一位姑娘女娃！你的『雄鷄破煞』之法雖然不錯，但也不見得便能尅制吾之『木人制煞』大法！你到底師承何處！爲甚懂得破解之法？又爲甚知道『八卦魯班』的名號？姑娘最好快坦白相告！」

魯英一聽，對方竟有威脅相輕之意，不由大怒，尖叫道：「我偏不坦白相告，你又如何？你莫自負太高，你的『木人制煞』大法，雖然令楚都郢城大旱數月，但已被我破解，你不見甘雨正從天降嗎？你尚還有甚話好說也！」

粗沉的男子音調道：「呵呵！不錯大雨正降，但你可知？若非你提及『八卦魯班』四字，吾又豈會任你如意得償？你斷吾木人一指，尚

有九指，你的雄鷄已然粉碎，你又拿甚來破解吾之『九指』啊！」

魯英一聽，不由暗吃一驚，心道：不錯，剛才借着電光，見那「木人」果然僅斷了一指，但尚有九指，但對方的反擊力已把我唯一的「木公鷄」震碎了！他只須把「木人」方位稍調，尚有九成威力，但我又將以甚法寶去迎擊呢？看來對手的功力比我魯英強了一截！不過他既然如此厲害，當無所畏，爲甚乍聞我那哥哥魯班的名號，便不敢再反擊呢？好不奇怪！

＊　＊　＊

魯英心中又驚又疑，更感奇怪，忍不住又尖叫道：「哼，你爲甚聽到『八卦魯班』四字，便不再施展這見鬼的『制旱大法』？你是怕了『八卦魯班』的名頭，還是自知妄施此法大大不該，因此中途退縮也？」

粗沉的男子聲音道：「嘿嘿！吾施此法有甚不該？豈會中途退縮？吾不過欲探究明白，破解吾法之人，到底是誰？與那『八卦魯班』又有何關係？以免誤傷了無辜之人吧了！」

魯英正氣怒之際，她也不去細思對方的話意，便怒道：「你還敢說『誤傷無辜』嗎？我問你，楚人與你有甚深仇大恨？你竟施此制旱大法，幾乎奪去萬千無辜百姓的生命？你敢說你此舉應該合理嗎！」

粗沉的男子聲音沉默了，似乎魯英的話令他勾起了什麼切骨的痛恨，竟連話也不想說了。好一會，才又聽他長歎一聲，發話道：「吾亦知此制旱大法，或會傷及無辜，但楚國之人，爭雄好戰之心太熾烈，正好給彼等一番沉痛教訓！再者殺父之仇刻骨銘心，若不痛加懲戒，如何對得住死於九泉之下的亡父也！」

魯英一聽，不由驀地想起家中的老父親魯牛，在她兒時，爬在地上，讓她當馬兒騎，父女之情不由十分強烈，因而對對方的「殺父之仇」，也便十分理解了。魯英微歎口氣道：「你到底是誰？楚人中誰把你爹爹殺了？」

粗沉的男子聲音道：「你莫管我是誰！而逼死我爹爹的，正是楚王宮中兩名奸妃，就連楚王熊繹也難辭其咎呢！這楚王極之好勝，以征戰爲立國之旨，欲逼吾爲其效力，見吾不從，便轉而逼吾父，終於把吾父逼死了！此仇此恨難消，難道不該向楚國施懲戒麼！」

魯英一聽，心中更添驚奇，因爲她亦知楚王熊繹野心極大，又眼高於頂，等閑之輩他如何瞧得上眼？她不由笑道：「既楚王熊繹看得起你，留你爲楚國效力，榮華富貴立可享受，更可免了你爹爹的生命危險，如此美事，你又爲甚不答允呢？」

粗沉的男子聲音道：「嘿嘿！吾又豈是那等貪圖富貴，而置天下蒼生安危不顧之士？楚王留吾效力之意，目的便是派我統率三軍，向天下諸侯發動征戰攻伐，奪人城池、擄人妻女，滅人國土，戰禍一起，則天下百姓蒼生慘受塗炭矣！莫說區區榮華富貴，便讓我稱王爲侯，吾亦決不爲之！」

魯英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聽你此時的口氣，竟與那『八卦魯班』一般無二，說什麼濟世救人乃師門要旨！但你爲報一己私仇，竟向萬千百姓下毒手，且殺你父親的是楚國君臣，與楚國平民百姓無涉，你此法禍及百姓，蒼生無辜慘受大旱之苦，這又豈是濟世救人的大旨呢？你豈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相矛盾嗎？」

魯英這一聲朗朗而言，對面木人山粗沉的男子聲音又沉寂了，似乎魯英的話，把他的痛處挑中，又似乎觸着了他的隱衷。但僅一會，那聲音便又響起了，而且變得急促：「噢？聽姑娘的口氣，似乎十分熟悉那『八卦魯班』，那請姑娘快說，你到底是誰？請務必坦告，吾尚有話說知！」

魯英見對方懇求她，不由轉嗔爲喜，格格大笑道：「那『八卦魯班』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妹妹，他的事，我自然一清二楚！」

那聲音又立刻道：「你還知道些什麼？」

魯英大笑道：「我還知道，那八卦魯班，小時在師伯處學到一點八卦神功，便立刻偷偷跑來找我，在沙灘上以竹枝劃那八卦符號逗我喜歡！可惜我當時誤解了哥哥的一番心意，以爲他故意來氣我，賭氣立誓日後要與他比個高低！」

那聲音又急道：「後來呢？」

魯英此時已憶起她與哥哥魯班的兄妹深情，種種趣事，不禁心神俱往，那人便不催她，她也忍不住滔滔的說下去了。「後來啊……後來忽然一場大禍，令我一家人失散了，哥哥他遇險，聽說被困迷踪絕谷出不來了！我爲了救他，到處流蕩，終於上了驪山，拜了一位師傅，學得玄門神功，便欲下山解救哥哥被困迷踪谷之厄，但到了此地，剛好碰上楚人大旱災劫，千百人生命垂危，我又怎可一走了之？無奈只好以師門奇學，破解你這制旱大法再去解救哥哥之厄啦！喂，就這麼多了，你還欲知什麼？」

此時那粗沉的男子聲音忽然歎道：「不必再說了！因爲……我已知你是誰了！」

魯英奇道：「我不說出來你怎知道？你會未卜先知？那我到底是

誰？」

魯英忽然頓住，因為她說話時，突見對面木人山上，已掠起兩條人影，一黑一白，凌空飛激，竟如仙家的騰雲駕霧，橫越三十里的山地田野，向雄鷄山這面飄掠出來。兩人身法的飄幻神妙，與魯英的「凌波玄步」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

魯英已今非昔比了，她仔細瞧了一會，忽地便低「咦」一聲道：「這不是哥哥魯班的師門絕學——『八卦迷踪步』麼？不得了！當今世上，除了哥哥他，誰會此絕妙步法呢？莫非……莫非……」魯英心中接連掠過兩種意念，這兩種意念相互牽連，假如第一種確立，那第二種便必然如此了！

在魯英心潮起伏之際，雄鷄山之巔，魯英所在的巨石上面，已忽地掠上兩條人影，而且是一男一女，身法均飄幻神妙之極。

魯英一怔間，那男的已搶先發話了：「你……你……你果然是妹妹魯英！」

魯英亦不由失聲道：「你……你是哥哥……魯班啊！」魯英對哥哥魯班的印象太深了，雖然相隔近十年，哥哥已變作粗壯的男子漢，她亦長成嬌俏的姑娘，但她憑哥哥仍稍存的兒時神態，便確證無疑了。證實了對方果然是哥哥魯班，魯英的喜悅卻一閃即逝，也不待魯班說話，她已尖聲道：「天啊！那爹爹豈非不存人世了嗎？哥哥啊，怎會如此！」

魯班未及開口說話，他身邊的少女已忍不住插口道：「好極了！原來你便是魯英妹妹！英妹妹啊，你可知你爹爹魯牛，十年來苦苦尋你？他的死，亦與尋你有甚大關連呢！」

魯英的俏眼不由瞪圓了，她盯着說話的少女，尖聲道：「你是誰？怎知我魯英的事？哥哥！你快說啊！」

魯班微歎口氣，道：「妹妹，她叫偃雲彩，曾拜爹爹為義父，她比你大一歲，你便稱一聲雲彩姐姐吧！她所說的確如此，爹爹千里尋你，誤入楚國，才惹出一場殺身之禍！」

「等一等！哥哥。」魯英忽然叫道：「你先把詳細情形說清楚嘛！」

魯班苦笑不語，偃雲彩卻忍不住，便把魯牛偷乘魯班製造的「活機鳥」，飛越千里，降落楚地，落在楚國兩名奸妃手上，以引誘魯班自投羅網，魯班追踪入楚，於楚皇宮與楚國君臣鬥法，誤中奸妃暗算，受傷被囚，魯牛被楚王脅逼，為免連累兒子，壯烈自殺而死……種種曲折經過，一一說了。她如何施展妙法，救出魯班的事，卻隱去不題，末了，偃雲彩微歎口氣道：「義父雖然是自殺而死，但楚國君臣對他百般脅逼，才是義父的死因，因此你哥哥才出手懲戒楚國之人啊！」

魯英好一會悶聲不語，似在思忖什麼，忽然歎了口氣，道：「是，楚國亦有不是之處，哥哥今番出手懲戒，情有可諒，於理卻不公啊！」

偃雲彩道：「為甚於理不公？」

魯英道：「作孽的是楚國君臣，特別是那兩名奸妃，爹爹之死，可說乃她二人一手造成，殺父之仇不能不報，魯英日後必取那二奸妃的人頭拜祭亡父！但罪不在楚國百姓，制旱大法，令楚國平民受盡苦楚，千百人幾乎被活活焦渴而死，豈非無辜之極？再說哥哥的師門規條要旨乃濟世救人，若向蒼生百姓下手，豈非連師門訓旨也違背了麼？哥哥，你以為是也不是？」

魯英朗朗而論，神態雖然悲憤，卻仍保持一派從容鎮靜。此時大雨仍嘩嘩而落，三人的衣衫也濕透了。魯班被清涼的雨水冲刷，數月來的積屈悶氣不由被冲去大半。他與魯英兄妹乍遇，見魯英神采不凡，且甚有本事，與昔日的嬌野妹妹，簡直已判若兩人，魯班心中又不由一陣喜悅。因此魯班漸漸已從喪父之痛冷靜下來。

只見魯班沉吟片刻，忽地點點頭，決然的道：「不錯！楚國君臣的罪孽，不幸已由楚國百姓承受，那吾魯家與楚國的過節，從此便一筆勾銷吧！不但如此，今晚我魯班發誓，從此亦決不再涉足這等諸侯爭霸、逐鹿中原的可怕之事上了！」

魯英、偃雲彩兩女一聽，均又喜又奇。偃雲彩先就忍不住笑問道：「這很好啊！但你為甚忽然如此堅決隱退呢？」

魯班感慨道：「吾此番以『木人制煞』大法，用意乃向楚皇熊繹及其奸妃施以懲戒，教彼等知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收斂征伐稱霸天下的野心，吾之出心原意乃為天下百姓蒼生安危着想也。不料實施之下，受苦的卻依然是蒼生百姓，難損君皇、奸妃分毫，郢城百姓苦況吾其實已盡知，欲前來收法之際，喜遇妹妹搶先以『五行水法』破木人一指，其中種種深意巧合，已令吾徹悟矣！」

偃雲彩俏目一轉，格格笑道：「魯班哥哥，你徹悟了什麼？」

魯班道：「楚皇有罪，罪不在楚國百姓，吾若助天下任何一國對付另一國，受苦的亦必然是無辜的蒼生百姓！既然如此，吾怎肯再捲入如此可怕漩渦？吾決跳出國家大

事之外，而為天下蒼生幹一點實實在在的事兒吧！」

偃雲彩大喜，格格笑道：「好啊！那我偃雲彩便永遠在你身邊，去幹那遊俠江湖的妙事去吧！」

魯英與哥哥乍然相逢，她尚未來得及與他敘說兄妹之情，便因楚國之事與他糾纏起來。此時眼見魯班已忽然醒悟，發誓不問國家朝政大事，那雲彩姐姐自得的樣子，她忽然有一種被冷落的感覺，心道：今日雖然與哥哥重逢，但兒時與哥哥嬉玩的快樂日子，卻已一去不復了！哼哼，哥哥他身邊有這位迷人極了的雲彩姐姐，還顧得理會我這同胞妹妹麼？魯英少女的心思複雜之極，不知怎的，她竟對偃雲彩有點忌妒了。

這心思的作怪，魯英便不因魯班的醒悟而喜悅，相反心中酸酸苦苦的很不是味道。只見她忽然微哼一聲，沒好氣的道：「哼！哥哥與雲彩姐姐結伴遊俠江湖！好，好極了！但哥哥難道忘了師伯齊侯姜子牙的訓示，要扶持齊國，令齊國屹立天下不倒麼？嘿嘿，這師命啊，哥哥敢不遵從麼？」

偃雲彩一聽，不由吃了一驚，連忙問魯班道：「魯班哥哥，眞有此事麼？」

魯班點點頭道：「不錯，吾師當日掛印出走，的確留有訓示，着我日後相機扶持齊國，令齊國成天下之東方樂土，百姓蒼生永享太平！」

魯英哼哼道：「既然如此，哥哥能不理齊國之事，而去什麼遊俠江湖麼！假若如此，日後你如何向師伯、師傅他老人家交代？哼！」

偃雲彩曾聽魯班提及齊國之事，忍不住插口道：「英妹妹，你又可知齊國的朝政，目下已落在田姓大夫的手上嗎？你哥哥因為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不容於田家，被田家視他為心腹大患，只要他在齊國露面，便必被追殺，如此困境，你哥哥又怎去扶助齊國？那簡直是自尋死路啊！」

魯英原意不過是為難一下哥哥，誰教他只顧與他的「雲彩妹妹」遊俠江湖？但見偃雲彩插口，心中不由更添嗔怒，便決堅持不放鬆了！魯英冷哼一聲道：「哼！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難道因為自身安危，便可以置師命不顧麼！哥哥為甚不說話？是否瞧不起我這妹妹？不屑理會？哼！」

魯班見魯英忽然嗔怒起來，瞧她的神氣，似乎又回返兒時的嬌野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又如何理解女孩子這等微妙的心事？魯班無奈笑道：「放心吧，妹妹，哥哥怎會遺忘師命，置齊國百姓蒼生不理？吾早有暗中助齊國姜氏後裔振興打算呢！再說你是我魯班的胞妹，哥哥豈會不理會妹妹的說話？但此地不宜久留，一切且待日後再說罷！」

魯英一聽，才知魯班還是昔日的哥哥，雖然多了一位「雲彩姐姐」，但也決沒有撇開她這妹妹不理的意思。魯英明白這點，便轉嗔為喜，不再與魯班和偃雲彩嘔氣了。三人稍待一會，便一齊掠下雄鷄山，離開楚地，向北面奔去。此行的目的地是何處？偃雲彩但在魯班身邊便心滿意足，她也懶得去理會。魯英見魯班心中還有她這個妹妹，心中喜悅，也不再追問什麼。至於魯班自己是否知道？也就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遵師遺訓　體察民情

天高雲淡，魯班、偃雲彩、魯英三人，一路往北行，眨眼過了數月，春去夏來，夏去秋至，轉眼已是「望斷南飛雁」的天時了。

魯班一路上沉默不語，似乎滿腹心事，他到底思忖什麼？此行又有甚打算？不但魯英不知道，就連自忖已摸透魯班心聲的偃雲彩也感迷惑了。

終於，魯英忍不住了，搶前一步，一手扯住魯班的手臂，就像兒時一般的半嗔半嬌半野的向哥哥糾纏道：「哥哥！你好！竟把你的諾言也違背了！」

魯班一怔道：「妹妹，我違背了什麼諾言？」

魯英道：「昨日剛好經過齊國邊境，你卻過門而不進，是麼？」

魯班微笑道：「不錯，但這又如何？」

魯英咬咬唇道：「齊國是你師傅的疆土，目下被田家霸佔了，你曾答應扶助齊國振興，卻過門而不入，這豈非已把你的承諾忘記了麼？」

魯班一聽，不由微笑一下，伸手拍了拍魯英的腰肢，鼓勵似的欣然道：「很好，妹妹，有諾必踐，無負於天地人間，你果然已成材了！但你既然是驪山前輩的弟子，身負『黃帝天機陰符經』的絕世奇學，如何扶助齊國振興？目下又是否扶助的時機？你難道不可以由你自己下結論麼？須知學以致用，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啊！」

魯英一聽，悶聲不語，心道：目下並非扶助齊國的時機，你以為我魯英不知道麼？但你可知你自多了一位「雲彩姐姐」，便只管和她甜言蜜語，不大理會這妹妹了？哼哼，雲彩姐姐你別太高興，你欲與哥哥他去什麼「遊俠江湖」，但教我魯英在此，必令你難以如願！

魯英的少女心懷，複雜之極，

她不知怎的，但見魯班與偃雲彩多說幾句，心中便老大不高興，恨不得立刻返回兒時的歲月，與哥哥青梅竹馬，快樂嬉玩。但又知只要那「雲彩姐姐」呆在魯班身邊，自己的夢想是決不能實現的了，因此無論魯班和偃雲彩待她如何親切，她的小性子總忍不住時時發作。

魯英暗道：走着瞧吧，總有機會趕走你那「雲彩妹妹」！只見她忽然格格笑道：「是，哥哥，魯英已可判斷，目下天狼星運行正罩齊國，天狼屬火，齊地屬水，乃正交『水火不容』的境地也，因此暫時尚不宜出手相助，倒是哥哥你的八卦玄機厲害！」

魯班淡然一笑道：「既然妹妹亦有此判，可知助齊國振興的時機未到。但我亦決沒有忘記師訓，正密切留意，只要機緣一到，吾便會決然出手矣！」

魯英但見她與哥哥論證這等「天機大事」，偃雲彩竟難以插嘴，顯然她決不精於此道，這便大有機會令她離開了！魯英心中轉念，忽然就高興起來，不再與哥哥糾纏下去。

三人又一路向北疾進，三日後，魯班忽地向西面一轉，疾掠而去，漸漸距齊國便越來越遠。魯英心思靈慧，她也不問魯班，悄悄向路人打探，才知這兒已是趙國的地域了。

再走半日，忽見一道寬闊的大河，橫在三人眼前，河寬水急，河水清白，捲起的浪如雪花。

幸而河邊有擺渡之人，三人上了渡船，一路向對岸駛去。魯班、偃雲彩、魯英三人均不通水性，乍然處身於此寬闊河上，心中不由惴惴不安。魯班心道：若只有我一人，尚可勉强飛渡而過，妹妹身負「凌波玄步」絕世輕功，倒也可保無碍，但雲彩妹妹可就危之極了，因爲她的輕功內力與妹妹相較，亦稍遜一籌，如何可以空身飛渡此寬急河流？

魯班轉念間，渡船已駛入中流，忽地一排巨浪如山洶湧撲來，打上渡船，渡船竟向下面一沉！再浮起時，卻急促的原地旋轉起來了！

魯班一見，不由大吃一驚，對老梢公道：「船老大，這是怎的了？」

船老大神色惶然道：「此乃船陷漩渦之象，兇險極了！你等務必小心在意，萬一掉進水裏，必被捲入漩渦，扯吸到河底去了！」

魯英大驚道：「捲入河底又如何呢？」

船老大苦笑道：「若捲入漩渦呵，精通水性的尚有一線生機，或可掙扎而出，若不通水性，便必定去餵王八魚了！」

魯英忽然笑道：「船老大，嚇唬人嗎？實不相瞞，我雖然不精水性，但於危急關頭，卻可以於水面行走，凌波飛渡、穩如平地也！」

船老大微歎口氣道：「姑娘千萬莫如此自負托大！老夫趙某，於此河擺渡已大半生，曾親眼瞧見成千上百人葬身此河也！就在半年前，有一家五口過渡返鄉，不幸陷入漩渦，船翻沉，連人帶船被扯入水底，一家五口，二老一大二小，全家無一倖免！而那位帶着家室的男子，便是對岸趙州府的武尉，武功甚好，卻依然難以抗拒全家慘死的厄運！更何況是普通的百姓平民？哎，這可是一道殺人不眨眼的『閻王河』啊！」

魯英一聽，俏臉不由一變，因爲她忽然發覺，她此時已感一陣噁心欲嘔吐，內力竟已無法凝聚，又如何施展神妙的「凌波玄步」呢？她因此一陣驚惶，連話也不敢說下去了。

渡船旋轉得越來越快，漸而已如陀螺陷進無底深淵，於虛空飛轉。四面已可見到如山壁似的水浪，顯然渡船已被漩渦的威力扯吸，陷進河面以下，只要再下陷更深一點，四面浪壁乍合，船上之人，連帶渡船，便必被打翻壓沉到水底……

魯班瞥一眼魯英，見她俏臉已陣紅陣白，知乃內力漸失之象，再見偃雲彩臉白如紙，已忍不住哇哇的嘔吐起來了。魯班自己也心跳加速，似欲離腔而去，他知此乃失力的先兆，不由大吃一驚，心道：假如在此際船翻沉，不但雲彩妹妹生命不保，魯英亦生命垂危，只怕連自己亦無法逃出生天呢！魯班心念電轉，便不敢大意了。

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八卦神功」的功力提升到八重境界，施展「地風升」一式絕學，雙掌連番向船周下面的水流拍去。魯班的「八卦神功」功力已達通玄境界，再加上於此千鈞一髮全力施爲，當眞非同小可、驚天動地！但聽轟轟隆隆的，如悶雷於河中炸響，激起丈高的巨浪！

這反撞力强大之極，丈高的巨浪，竟平平的托起渡船，呼呼的升起，其狀有如「地風狂升」，連威力强大的漩渦扯吸力，亦難抗拒，終於連船帶人，升出水面！

船老大亦非常知機，在魯班施展神功時，已雙手緊握船舵，隨時準備配合脫險。當渡船乍然升出水面，船老大猛地把船舵一扳，渡船借力向斜側一滑，終於脫出漩渦的的威力範圍……此時，除魯班和船老大外，渡船上的三數乘客，以及魯英、偃雲彩二女，均已跌出於船

艙板上，半晌掙扎不起來。

船老大伸手抹了一額冷汗，一面把舵，一面忍不住抽空向魯班豎起大拇指頭，嚷道：「兄弟好功夫啊！這等擊水托船，脫出漩渦的手段，天啊，簡直與仙神之力不遑多讓哩！好功夫，好兄弟，老夫趙某於水上從不服人，今日是唯一的例外也！若非兄弟你在此，不但船上衆人，只怕連老夫亦得送去水底餵王八了！」

渡船脫出大漩渦，續向對面西岸駛去，船身穩穩的，大概已再無大兇險了。

魯班此時才微吁口氣，暗地運氣調息，剛才的全力施展，極耗內力眞氣。魯班不由暗暗驚心此河果然殺人如痲，剛才若非我身負師門絕頂神通，怎可脫險？而且假如再遇上如此可怕漩渦，便連我亦無力反抗了！哎，此河給兩岸百姓，帶來多少生離死別、辛酸苦難啊！魯班感慨的暗歎，他心中忽地一動，已萌生一個運用「大禹谷」中學到的「九鼎神通」，爲當地百姓消災去禍的强烈意念了。

魯班心念電轉，忽然問船老大道：「船老大，此地屬趙國的什麼地方？」

船老大道：「趙國的趙州嘛！一河兩岸，本來地方好，可惜此河太兇，以至鄉人多遠逃他方，日漸荒涼。」

魯班微笑道：「此河之名，似非『閻王河』吧？」

船老大苦笑道：「果然不是，這名堂是老夫感觸而喚。雖然如此，它的正名也不見得有甚福雅，因爲它的正名便叫『豬龍河』，豬龍即『王八』之意，指的是千百無辜的生命，餵飽了河中的大王八——豬龍吧！」

魯班尚未答話，船艙中的偃雲彩，此時已恢復過來，聽船老大與魯班答對，忍不住大聲道：「船老大！此河雖然可怕，但也是當地人咎由自取也！」

船老大一怔道：「爲什麼？姑娘之意不太刻薄麼？」

偃雲彩笑道：「不是麼？既然此河如此兇惡，當地人若齊心合力，抗拒厄運，爲甚不在此河之上，建一道大橋來往？如此豈非可以化險爲夷麼？爲甚竟一味只知畏縮退避，一走了之，豈非咎由自取麼？」

魯英一聽，不由暗吃一驚，心道：不得了！這雲彩姐姐心思靈慧，不在我魯英之下，她分明是欲以此好主意，挑起哥哥的興趣，只要哥哥他動心，必更注重她，而一旦成事，豈非更與她片刻不離麼？哼哼，有我魯英在此，豈會讓你詭計心願得償！

魯英心念轉電，船老大卻已苦笑連連道：「這位姑娘只怕信口開河了！你可知此河寬達五十丈？且每到夏秋時節，暴雨山洪激流而下，形如脫韁野馬，咆哮奔騰，船擋船毀，人阻人亡？更何況河中的漩渦厲害之極，殺人無數，誰能於此河上建橋？十年前曾有一位橋工，來到趙州，欲助建橋於此河分流清水河上，但於勘察河床時，便喪身於大漩渦中了！此後就算當地人願出多少酬報，亦絕無人敢接這死亡勾當矣！」

魯英一聽，不由格格笑道：「如何？哥哥呵，這等死人勾當，並非哥哥你的專長，你大概絕不會動心的！雲彩姐姐不過是一時口快，胡說八道罷了！」

魯班卻微微一笑，也不置可否，只是向船老大含笑道：「趙老大亦是當地趙州人麼？吾欲知多一點此河之事，打算上你家中一聚，你可願意？」

趙老大一聽，想也沒想，便一口答應道：「兄弟神功蓋世，老夫的生命亦是兄弟你救回的，來老夫家作客，老夫正求之不得呢！」

說話間，渡船已靠西岸。船老大盛意拳拳，堅決邀魯班三人到他家中作客，又說他的家便在西岸河畔的大石鎮，不必小半刻便到了。魯班也沒推卻，欣然跟隨船老大而去。偃雲彩已隱隱猜悉魯班此行的用意，料想必有熱鬧，心中高興，也不打話，拉着不大情願的魯英就跟隨船老大和魯班一路走去。

在路上，魯班才知船老大姓趙名平，幹擺渡船伕生涯已數十年，是趙州的世代子民，趙州的一草一木，只怕也逃不過趙平的眼睛。魯班又向趙平略作介紹，自己和二女的姓氏，來自東面的魯國。從趙平的口中，魯班又知趙州多半人均姓趙，因此趙氏是趙州說一不二的大族，甚至趙州的父母官——趙州府，也是趙姓，雖然他並非世居趙州，但窮根溯源，乃是出自趙州的一脈。魯班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既趙姓是趙州的大族，那只要趙姓人齊心合力，那一切便好辦事了。魯班欲辦什麼大事？他沒說，因此誰也難於推斷。

三人來到趙平的家，果然便座落在河畔五里處，依山傍水，倒別有風雅之味。地方雖然不大，也並不華麗，但均用石砌而成，非常堅固。趙平家中尚有妻兒三人，一家四口，依河爲生，日子倒還算過得去。魯班等到來時，趙平向他的妻子趙大嬸介紹說，魯班是救了一船的恩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生命的大救星，趙大嬸十分感激，特地殺了一隻母鷄，招呼款待魯班等三人。趙大嬸的廚藝竟然十分出色，

她親手炮製的一味「五香雞」，連精通釀酒法的「半個酒神」偃雲彩，以及故意諸多挑剔的魯英，亦禁不住大讚，一面也不客氣，大吃起來。

魯英瞥了偃雲彩一眼，見她正好把一塊鷄腿偷偷挾上魯班的飯碗，心中便不由一陣酸溜溜，忍不住以傳音入密的功夫，狠狠的刺了偃雲彩一句：「哼！高興、得意麼？這一頓好菜，不就是吾魯家帶挈你的麼？豈用你向我哥哥大獻殷勤啊！」偃雲彩的內力不及，尚未能以眞氣傳話，雖然聽出魯英話中帶刺，苦於無法傳密音回答，俏臉一紅，並沒說話。

魯英與偃雲彩的「明爭暗鬥」，魯班並沒理會，他也無暇去思索如何應付，他的心思，此刻已牢牢的盯在「殺人如麻」的「豬龍河」上面了。

晚飯後，魯班又向趙老大仔細的打探「豬龍河」的詳細情形，甚至河流的水源、水力，沿岸的地形地物也一一追溯不息。有些就連趙平亦須仔細思索，才能回答。趙平不由歎道：「魯兄弟問得如此精細，十年前那位自負不凡的橋工，尚不及你的十分之一，河流的秘密，有些他直至葬身河中也不明白呢！魯兄弟，你莫非眞的動了在豬龍河上建橋的主意吧？」

魯班微笑道：「此事尚待思慮，未能遽下結論，且待實地探索，再從長計議吧！」

魯班說罷，轉而與偃雲彩悄語起來，趙平和趙大嬸一家人，慣於早睡早起，說了一會，也就告辭返臥室安歇去了。魯英眼見哥哥只顧和偃雲彩說那河流之事，她並不精於此道，因此連話也插不上去，心中不由一陣惱怒，重重的哼了一聲，也不告辭，便獨自返趙家安排的客房睡覺去了。

魯英悶悶不樂，走進客房，只見床鋪被蓆安排妥當，床也甚大，足夠她和偃雲彩作伴兒睡了，魯英並不因趙家的盛情款待而喜悅，她的心中似有一股悶氣，也不知向何處發洩才感痛快。說是睡覺，但哪兒靜得下心來？魯英和衣躺在床上，俏眼卻滴溜溜的飛轉，更默運「凌波眞氣」，把耳力化作綿綿不絕的水流，直向臥室外面的客廳漂去，客廳中魯班和偃雲彩依然在悄然密語，兩人的聲音雖然輕微，但在魯英的「凌波眞氣」收攝下，更細微的聲響只怕也不能逃逸。

魯英拚命捕捉哥哥和偃雲彩的片言隻語，她但聽兩人說的是那「豬龍河」的地形地物等事，並無半句男女的私言蜜語。魯英心中不由一寬，但立刻又狐疑起來，暗道：此刻外面客廳，就只有他二人，孤男寡女，怎的沒一句甜言蜜語啦？哼，莫非他二人知我魯英內力高深，聽覺超人，有些話藏在心中、秘而不宣嗎？

魯英忽地浮出這念頭，便更拚命側耳細聽外面的聲響動靜。果然不久外面便突然沉寂了，接而又聽到屋外有極輕微掠行破空聲。魯英的心兒不禁突突一跳，心道哥哥必定與雲彩姐姐溜出屋外「甜言蜜語」去了！哼，他們但求自己快樂，哪還理會我這同胞妹妹？魯英越想越不是味道，也越來越嗔怒了。終於，她一躍而起，悄悄的走出臥室，掠出屋外。

但見外面月色如銀，夜風陣陣，獵獵作響，在數十丈外的河畔柳樹下，果然有一對男女在併肩而坐，更在悄悄私語。魯英忍不住悄然跟踪上去，接近到十丈距離，便隱身一棵大樹後面，不再上前，且聽那兩人說什麼。魯英凝運內力傾聽之下，十丈距離，只怕蒼蠅的微響也瞞不過她的耳力了。

只聽那女的忽然幽幽的歎了口氣，道：「魯班哥哥，不知怎地，自魯英妹妹到來後，我總覺得，她不大高興你和我在一起呢！你知道爲什麼嗎？」

又聽那男的不以爲然的笑笑道：「雲彩妹妹別多心，我這妹妹自小失落江湖，又拜了驪山老母爲師，驪山老母聽說是一個脾氣古怪之極的高人，英妹自小跟隨着她，性兒少不了有點古怪，日後只要好好勸慰引導，她怎會不接受你……俏姐姐呢……哎喲，你幹什麼？」大概那男的被女的狠狠擰了一下吧，因此男的忽然低叫一聲，卻並無半點惱怒，相反欣喜流露。

只聽那女的含羞帶笑的道：「好呵！魯班哥哥也學得油嘴滑舌了！哼，假如你這話讓英妹妹聽到，她肯饒過你麼？」

魯英聽着見着，不由嗔怒交集，她按捺不住，一掠而上，尖叫一聲我早就聽到、見到啦！哼，哥哥你偏心，只顧和她甜言蜜語，哪還知道有我這妹妹！」

那對男女果然是魯班和偃雲彩。偃雲彩一聽魯英尖叫，俏臉驟紅，心道：被這刁蠻妹妹捉住痛脚，只怕須花一番唇舌解釋了！

魯班卻坦然一笑道：「是你麼？英妹，今晚風清氣爽，難以早睡，你也來欣賞一下豬龍河的夜景啊！」

魯英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哼！我的哥哥已被別人霸佔了，哪還容得下我這妹妹！哥哥想我陪你欣賞夜景，除非你先把這人趕開啦！」

魯班一聽，臉色微變，不悅道：「爲什麼？她是你的義姐，又是我的義妹，彼此一家人，有甚霸佔

不霸佔的？爲甚你要排斥她？」

魯英心中氣怒，不顧一切的反駁道：「孤男寡女，依依偎偎，甜言蜜語，這算是義兄義妹的來往麼？哼哼，只怕在你義妹的心中，你早已是她的情哥哥啦！虧你還替她這等有乖人倫道德的妖女辯護啊！」

魯班微想了，他瞪了魯英一眼，道：「就算如此，也並不爲過，憑甚說你義姐是妖女？」

魯英恨恨的道：「你忘了田家公子田諸兒，與他的妹妹田文姜私通，把好好的齊國，弄得亂七八糟麼？這不是有乖人倫道德是什麼？」

魯班不由怒道：「妹妹！住口，我與雲彩妹妹，又怎可與田家兄妹亂倫相提併論！須知我與雲彩於大禹谷中相遇，彼此乃天南地北的陌路人，後來爹爹和娘親，才收她爲義女，絕無半點人倫血統關係，怎算有乖人倫道德？田家兄妹乃同胞血脈，才是眞正的亂倫，兩者豈能混爲一談？你簡直是無理取鬧，胡說八道！」魯班見偃雲彩羞怒得身子打顫，心中不由一痛，說話便重甸甸的了，他並沒想到，他自小便極之愛惜魯英這位妹妹，幾曾用這惡狠狠的重話訓斥她？這一下子，教魯英如何接受呢？

果然魯英俏臉忽地發白，眼圈一紅，幾乎滴出淚來。她卻在心裏拚命的道：我決不哭！決不在他二人面前哭！「好！你好！哥哥，你竟然爲了她狠狠罵我！我！我走，免得人家碍眼討厭！」魯英尖叫道，話音未落，她的嬌俏身影已呼地掠起，踏着「凌波玄步」，形如小靈精似的飛走了。

偃雲彩一見，大驚道：「魯班哥哥，快追！英妹這一下含怒而去，不知會闖出什麼禍事呢！」

魯班見魯英突然而去，不由一怔，當他明白魯英必是受不住他的訓斥，恨恨而去時，他欲阻止也來不及了，因爲魯英的師門絕學「凌波玄步」，乃集師母洛妃和師傅的二大絕學而創，就連魯班的師門絕學「八卦迷踪步」亦稍有不及，加上魯英先一步發動，當世中能追得上的，只怕已算得上是仙家的騰雲駕霧了。

好一會，魯班才跌足歎道：「哎！都只怪我自小遷就慣了她，重一點的話她也受不了啦！她此刻早怕遠在十里之外了，卻如何追得及？而且也讓她獨自冷靜一下好啦！」

偃雲彩皺眉道：「英妹年僅十七，並無江湖閱歷，萬一有甚兇險，卻如何是好？」

魯班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按吾所察，英妹根骨絕佳，有仙家之緣，否則她也難以拜驪山老母爲師也，因此她絕非夭折短命之相格，遇險也可逢兇化吉。況且她身負師母洛妃的絕世神功，更獲授『黃帝天機陰符經』，憑她的能耐，敢欺負她的，當世只怕已不多也！英妹的事，日後待她冷靜下來再向她解釋吧。」

因魯英這麼一鬧，二人也失了欣賞秋深夜景的興趣，略一逗留，便先行返回船老大趙平家去了。

魯英氣怒攻心，全力展開她的師門絕學「凌波玄步」，於山林野地穿行飛掠。她也沒甚目的地，只是下意識的盯着她自己在前面的影子，把自己的影子當作那「雲彩姐姐」，非要追上她，狠狠地抽她一把，以洩心中的一口悶氣。如此這般，她便是追自己的身影，她快，身影自然也快，她爲了追上，自然便更全力施展她的騰雲駕霧了。

忽然，魯英但聽頭上撲騰騰的一陣驟響，隨即只見一團巨鳥的身影在她頭頂上面掠過去了，魯英登時有了新的追逐目標，心道：你這見鬼的巨鳥，也欲來欺負我魯英嗎？哼哼，怕了你麼？就不信我魯英追不上你！魯英心念乍起，便不再追自己的影子，改而追頭上的巨鳥了。

在她的全力施展之下，「凌波玄步」的威力，已發揮到極高的境界了。但見一輪明月之下，半空是一頭騰飛的巨鳥，快如閃電，下面是一條嬌俏的身影，飄幻如仙，漸而嬌俏的身影竟與明月、巨鳥成一直線，也就是說，嬌俏身影的掠速，已足可與騰飛巨鳥併駕齊驅了！

忽然，半空的巨鳥又加快了點，把嬌俏身影拉後了幾丈，但嬌俏身影嬌叱一聲，身法倍增掠速，眨眼又追上巨鳥，更呼地搶先而行……半空的巨鳥欲再加快，卻忽地搖晃起來，似欲墜下，無奈只好照原來飛行，任由嬌俏身影搶先飛掠。

嬌俏身影自然便是嗔怒之極的魯英，她眼見終於搶先而行，這才轉嗔爲喜，格格大笑道：「巨鳥呵巨鳥，你知道我魯英姑娘的厲害了吧！」

魯英話音未落，她的頭上半空，忽地便有一把蒼勁的男子口音飛降下來：「呵呵！原來你這女娃娃叫魯英姑娘！喂，魯英女娃娃姑娘，老夫可沒惹你，爲甚視老夫如仇敵，非要搶在老夫前頭？你倒是存心考究老夫的活機大鳥的本領嗎？」

魯英一聽，連忙循聲一望，原來那蒼勁的聲音，竟是從半空騰飛的巨鳥上傳下來的！魯英不由一陣驚喜，就連心中的嗔怒也忘記了，

她仰頭尖叫道：「好啊！老伯伯，原來你也懂得御鳥之術，你可否下來教我一教？待我學會了，回去着實氣我哥哥一下！」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急道：「女娃娃！你先說清楚，回答我的三個疑問，老夫再考慮是否教你一教！」

魯英道：「好！你問吧！但我老實回答了，你又莫反悔，不然，哼哼，便追到天涯海角，我也非纏死你不可！」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道：「老夫平生最怕你這等女娃娃的糾纏，你只要坦白回答了，老夫高興了，說不定連我的活機大鳥也送給你呢！」

魯英大喜道：「好啊！那你快問吧！」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道：「很好，第一，你說原來二字，是否已見過有人如老夫一般善御巨鳥？」

魯英道：「不錯！的確有人與老伯你一般善御此巨鳥啊！這是第一個回答啦。」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道：「第二，你知道善御此巨鳥之人是誰嗎？」

魯英格格笑道：「我當然知道是誰，不但如此，我還知道這人善御更善造呢！」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急道：「那此人到底是誰？你快說清楚啊！」

魯英笑道：「你這問算是第二還是第三？」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忙道：「第二如何？第三又如何？」

魯英大笑道：「若是第三個疑問，我自然坦白作答，但若是第二個，因我已老實答了知道是誰，因此就決不再回答啦！」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無奈道：「好刁鑽古怪的女娃娃！老夫今晚碰上大對頭啦！好，就算是第三個疑問吧，你快說，那善御善造巨鳥之人是誰？」

魯英格格一笑，得意的道：「好！這是最後的一個疑問啦！我也就老實回答吧！這善御善造巨鳥的人呵，便是我那神通廣大、本領高强的哥哥魯班也！」魯英說了這一句，便戛然而止，決不肯多說半句了。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不由大急道：「喂！女娃娃！你哥哥魯班現在何處？他身邊是否有一位嬌滴滴的女娃兒伴着呢？你快說清楚！」

魯英一聽，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這老伯神通本領，似不在哥哥魯班之下，他更猜破雲彩姐姐在哥哥身邊，顯然此人與雲彩姐姐有極深的淵源呢！莫非此人便是雲彩姐姐的爺爺偃八手老前輩嗎？若然如此，他這是駕機鳥千里尋孫女兒來了！哼哼，果眞如此，雲彩姐姐呵雲彩姐姐，我看你還可以留在哥哥身邊，把我哥哥霸佔住麼？呵呵！天機巧合，妙之極也！

魯英心思靈慧絕頂，微一思忖，便萌生一個絕妙主意，好從偃雲彩手中把哥哥魯班搶回來！她打定主意，忽地格格一笑道：「好，我破例回答不難，但我先來猜猜老伯的來歷，假如我猜中了，你便須降落下來，我再回你的問話，好麼？」

巨鳥上蒼勁的聲音無奈道：「好吧！便依你的條件吧！再說你若眞有本事猜中老夫的來歷，老夫自然驚奇之極，必定立刻降落，向女娃兒你問個明白也！」

魯英大笑道：「很好，那就一言爲定啊！」

* * *

此時月色之下，半空巨鳥，地上嬌娃，併頭齊飛，其狀怪異奇特之極。

只見魯英微一思忖，便仰頭大聲道：「老伯此際駕機鳥，向西飛行，機鳥屬金，西方按五行亦屬金，因此老伯的來歷，必與『金』之屬物有莫大淵源，此其一也。其二老伯西行，西屬四靈中之白虎，又屬五星中的太白，更屬五色中的白色，三者皆與一白字結緣，又『白』即『八』也，因此可以推斷，老伯的名號，其中必有一『八』字也！合二論之，老伯必乃當世一大高人『偃八手』啊！未知是也不是？」

魯英話音未落，只聽蓬的一聲，半空的巨鳥已降了下來，有人從巨鳥背上一躍而起，呼的跳到魯英的身前。魯英定睛一瞧，原來是一位鬚眉皆白的老人，但身手之敏捷，比年輕小子卻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他的雙手奇長，垂下時幾乎可以自摸脚底，如此一位老者，當眞怪異、奇詭之極。

白鬍老者虎地盯着魯英，沉聲道：「喂！女娃兒，你好本事，竟可一口叫出老夫早已深隱的名號！你到底是誰家門徒，竟有此未卜先知神算本事？」

魯英一聽，便知此人必是傳聞中的「偃八手」無疑，因此她心中不由又突突一跳，暗道他既然是「偃八手」，那偃雲彩豈非是他的嫡孫女？他是偃雲彩唯一的親人老爺爺呀！嘻嘻，這下子雲彩姐姐呵，就算你心思再巧再妙，只怕也得離開我哥哥了！

魯英心念電轉，主意決定，她也不管什麼後果，便忽地詭秘的笑道：「原來眞的是偃前輩老伯伯！不過老實說吧，這並非我女娃兒的本事，而是另有大本事之人，預先已判斷偃前輩必定駕臨此地尋孫女來也！」

白鬍老者——偃八手急道：「嘿！還知道老夫千里尋孫女！他到底是誰？女娃兒，你若想學駕御巨鳥，便老實坦白說出來呵！」

魯英笑道：「偃老前輩千里尋孫女，親情令人感動，我女娃兒雖感爲難，但也只好坦白道出來啦！他呵，他便是我的哥哥魯班也！嘻，我哥哥的本事可了不得！他不但精於玄機八卦、神機莫測，還是一位巧手聖匠，擧凡世上萬物，皆可擧一反三，妙製秘創，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魯英故意大吹大擂。

偃八手微哼一聲道：「哼，例如呢？」

魯英道：「例如偃老前輩所駕的機鳥，哥哥他早在數年前便已製造出來啦！又如發明鐵鋸、木尺、鐵鉋等木匠木具，簡直不在話下！他甚至可以一具木人，一指乾坤動，令楚地大旱數月也！這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嗎？因此啊……」

偃八手的臉色越來越陰沉，大概越聽便越不對胃了，他盯着魯英，沉聲道：「因此什麼？」

魯英笑道：「因此就連偃老前輩的嫡親孫女，也對我哥哥傾佩之極，她說就算她爺爺的本事，也萬萬及不上她的魯班哥哥呢！」

偃八手怒道：「怪道這丫頭偸偸捨爺爺而逃，原來是給一位臭小子自負不凡的迷住了！咦？女娃兒，你怎知我孫女的事？」

魯英笑道：「我自然知道，前輩的孫女叫偃雲彩，是也不是？」

偃八手急道：「不錯！她果然叫偃雲彩！她的名字，還是老夫親自命名的呢！你怎會知道？」

魯英格格大笑道：「我當然知道！因爲她便在我哥哥魯班身邊呢！」魯英一頓，又忽然加了一句道：「不過前輩你尋到孫女也無用，因爲她絕對不會跟你回家去，除非前輩的本事勝過我哥哥，或者會令你的孫女改變心意。但是啊……」

偃八手怒道：「女娃兒，又但是什麼？」

魯英道：「但是若有人想勝過我哥哥，那當眞是難、難、難，難於上青天也！因此我勸偃前輩還是打消尋你孫女回去的主意吧！」

偃八手一聽，大怒道：「嘿！你那哥哥小子，敢把我孫女迷得如此瘋癲嗎？老夫倒要看看，你那哥哥魯班小子到底有甚神通本事！快，女娃兒，快帶老夫去見見你那哥哥也！」

魯英一聽，卻沒立刻答應，反而眼珠一轉道：「偃老前輩見我哥哥有甚打算？」

偃八手決然道：「與他比拚本領！以決定我那小孫女是否值得留在他身邊！」

魯英不由又喜又驚，喜的是有機會趕走雲彩姐姐了，驚的是在偃八手面前，哥哥是否有甚兇險？魯英眼珠一轉，連忙又問道：「偃老前輩與我哥哥如何比拚？是軟拚還是硬拚？」

偃八手道：「軟拚如何？硬拚又如何？」

魯英道：「若是硬拚，必有死傷，我女娃兒最怕見到，因此決不會帶你去見我哥哥！若是軟拚，彼此鬥智鬥本領，以定高下，以及你孫女的去留，這非常有趣，也很合理，我女娃兒決無異議，便引領前輩去了！」

偃八手一聽，不由傲然大笑道：「老夫又怎會害怕與人鬥智鬥本領？好！老夫答應你，便與你哥哥來個公平軟拚罷了！」

魯英一聽，這才欣然道：「好啊！一言爲定！偃老前輩，走啊！」

偃八手道：「此地到你哥哥那兒有多遠？」

魯英一聽，不由怔了怔，她也不知自己剛才亂奔亂飛，到底跑離那豬龍河畔多少里路了！她不由無奈的笑道：「實不相瞞，偃老前輩，回去的路呵，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我只知哪兒有一道大河……」

偃八手卻毫不着急，反而呵呵一笑道：「很好，這便足矣！你跟我上巨鳥，你只要見到那道河流指點出來，老夫立刻便可抵達了！」

魯英聽說可乘巨鳥而返，甚喜，當下毫不猶豫，隨偃八手坐上那頭巨大的機鳥，很快便騰空而飛，居高臨下，魯英很快便認出那道豬龍河，以及位於豬龍河畔的石屋。經魯英指點，偃八手伸手撥了一下鳥背下的機鈕，巨鳥撲騰騰的，便向那豬龍河畔的石屋上空飛去了。

魯英坐在巨大的機鳥上，月色之下，但見山野河川一片銀白，美麗極了。她不由格格笑道：「好啊！偃老前輩，你好本事，造出的機鳥，比眞鳥更好玩啊！」

偃八手微哼一聲道：「這算得什麼，老夫擧凡天地萬物，但有需要時，有什麼不能造出來的！只是我那刁野孫女瞎了眼，竟不把爺爺的本事瞧在眼內吧了！」

魯英一聽，心中不由一動，笑道：「那什麼都可以造，建屋造橋也可以麼？我是說很險很兇惡的河流上建橋！偃老前輩有把握麼？」

偃八手傲然道：「當然啦！咦？女娃兒又想出什麼鬼主意？莫非你想老夫與你哥哥比拚建橋之術嗎？」

魯英笑道：「正是，但並非鬼主意，而是兩全其美的妙主意。」

偃八手道：「有何妙處？」

魯英道：「偃老前輩，你可知道？下面是趙國的趙州地域？那兒有一條河叫豬龍河，殺人不眨眼，兇惡得緊呢！你的孫女偃雲彩，便首先有於此河上建橋之念。偃老前輩若能於建橋事上，與哥哥比拚，不但可以大顯前輩的神通本領，讓你孫女乖乖跟你回去，更可造福當地百姓，你亦可萬世留名哩，這豈非兩全其美麼？」

偃八手一聽，似乎觸到他的興頭上了，只見他眼神一亮，忽然道：「若然如此，老夫便暫不能到你哥哥那兒了！」

魯英奇道：「爲什麼？」

偃八手道：「女娃兒可知？吾輩中人，但凡精於機匠者，均知實地勘探，弄清地形、地物的首要條件。你哥哥想必已率先一步勘探好了，老夫此時才到，比試之下，老夫豈非大大吃虧了？因此非先行到豬龍河查勘一番，有了決斷，才去與你哥哥比試！」

魯英一聽，大喜道：「好極了！偃老前輩此意甚妙！如此一來，可以搶佔先機，必可穩勝我哥哥了！」

偃八手卻狐疑的瞪了魯英一眼，道：「女娃兒！你似乎有甚麼鬼心思瞞着老夫！」

魯英笑道：「我女娃兒有甚瞞得老前輩的神眼呢？」

偃八手道：「自古道兄妹情深，哪像你這女娃兒，手臂往外彎，不幫你哥哥，反而滿心希望別人取勝！這豈非大違常理，不懷好意？」

魯英一聽，幽幽的歎了口氣，道：「老前輩啊，你哪兒知道？哥哥以前對我好極了，絕不會斥我罵我，好吃的給我，好玩的讓我，那時的哥哥多好啊！但自從你那孫女出現後，哥哥便不理我了，你知我有多難受麼？因此啊，我自然希望前輩你比贏我哥哥，好讓你那孫女乖乖離開！不也兩全其美麼？」

偃八手一聽，也不知他忽然想起什麼，大笑道：「是，是，這的確是兩全其美的好法子，也難怪你不助你哥哥，反而幫老夫的大忙也！好，很好，這便降落下去，先到那豬龍河查探去吧！」

偃八手說罷，果然把機鈕一按，座下的巨機鳥，便向下面白浪滾滾的豬龍河降下去了。

與偃八手的巨機鳥降落地點，隔了二、三十里的豬龍河畔，船老大趙平的石屋裏面，雖然只是早上的絕早時分，但也不見了魯班和偃雲彩，以及船老大趙平的踪跡。原來天尚未亮，魯班便要趙平引領，上豬龍河查勘地形、地物去了。

直到此時，船老大趙平仍不大相信，魯班眞的有於豬龍河上建橋的決心和本事，心道：你雖然神功蓋世，但建橋之事，講求的卻是眞材實學，特別是這兇險可怕的豬龍河，連數十年經驗的老橋工亦葬身河中，你魯班年紀輕輕，竟有此包天膽量？有此驚天本事麼？但眼見魯班意態眞誠，絕非弄虛作假之人，他既有此一番造福民衆的好意，趙平也不好拒絕，於是便答應先帶魯班到豬龍河畔看看。但僅此而已，趙平也決不敢有太大的奢望。

趙平不愧是慣走水上的老江湖，此地方圓數百里的物事，幾乎均藏在他的腦袋中了。魯班有他引領，行事便方便快捷多了。

三人沿河畔走了一段路，天色漸而大明，霞光也從東面雲際射出來了。

當第一道霞光從東面射出時，快如閃電，但魯班的身法比它更快，他身子一旋，立刻便把這第一道從東面射過西面的霞光捕捉住了。

但見東面一座山峯之巔，射出一道金紅的光線，劃過山野河川，恰好射到豬龍河西岸的另一座山峯的山腰，灼灼赤紅金線，橫跨天際，飛越豬龍河水面，其狀瑰麗而又充滿神秘。但卻一閃即逝，只有功力高深、目力超卓之人，才能攝入眼際。

因此魯班忽然頓住，佇立不動，目視豬龍河東面兩岸，而偃雲彩卻感一陣愕然，不明白魯班的用意，船老大趙平就更一片茫然，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

偃雲彩先就忍不住，她雖然不明底細，但心思聰慧，已隱隱料到什麼，連忙悄聲道：「魯班哥哥，有什麼發現啦？」

只見魯班微一沉吟，即欣然道：「不錯！我已可下判斷矣！」

船老大趙平一聽，不由大奇道：「魯兄弟有甚判斷？豬龍河長達數百里，目下僅走了一小段，如何便可下判斷呢？想當年那老橋工，於此河旁奔走了數十日，尚難明地形、地物、河之深淺，因此葬身漩渦中了，魯兄弟竟敢於片刻間下決斷嗎？」

偃雲彩一聽，見船老大似有懷疑魯班本事之意，便感不悅，立刻接話道：「趙老大啊，那老橋工怎可與魯班哥哥相比較？你可知魯班哥哥他一言九鼎，他既然說可下判斷，便決不會差錯的啦，魯班哥哥，是嗎？」

此時魯班卻凝目遠眺豬龍河東西兩岸，沉思不語，也不知他已判斷了什麼，又忽然萌生什麼疑難未決。

好一會，才聽魯班目注猪龍河滾滾白浪，斷然的道：「不錯，就按地形、地物，以及河之氣運水流，此地乃建橋上上之選也！」

船老大一聽，先是一陣驚愕，接而又頓足歎道：「魯兄弟千不選、萬不選，竟選中此段水流猛急，漩渦兇險萬分的河道建橋？而且此段河道河面最寬，選址於此，豈非捨易求難嗎？」

偃雲彩向河上瞧了一眼，但見白浪翻滾，水流洶湧急猛，河心漩渦飛轉，任何草木雜物皆蕩然無存，大概均被漩渦捲入水底去了，她不由亦吐了吐舌，道：「是啊！魯班哥哥，這一段河流似乎十分兇惡，爲甚偏選中此段呢？」

魯班微笑一下，道：「你等剛才可見霞光從東岸山際射過西岸山腰嗎？」

魯班這一問，不但船老大趙平一臉茫然，連偃雲彩亦迷惑的搖頭道：「咦？莫非你猛地旋身，捕捉的便是這等天象嗎？這與建橋又有甚關連啦？」

魯班欣然道：「建橋之術，自然須先察河床、地形、地物、水流，但亦得按河流之氣運走勢，假若橋之走向，與河流之氣運走勢相符，則所建之橋，必可與河流萬世長存也，此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三者滙合，即達『天人合一』的境界，所出之物必保萬世長久，此其一也！」

偃雲彩又道：「莫非你所見的天象，即展示其天時之兆嗎？」

魯班見偃雲彩心思果然靈慧，稍一啓導，便能舉一反三，心中欣然，不厭其煩的解釋道：「不錯啊！霞光從東岸山巔射出，山形如龍，山體青綠，又恰恰起自東方，按地脈五行之判，此河段東岸，已得地脈風水中的『青龍』之勢。又霞光射入西岸山腰，此山形如虎踞，山體呈白，又處西位，當可判斷，此河段西岸，已佔地脈風水的『白虎』之運也！」

魯班一頓，又興奮的續道：「因此若在此段河上建橋，橫跨東西兩岸，東面可佔青龍之勢，西面可得白虎之運；青龍、白虎，相輔相承；天時、地利合二爲一，所建之橋，必可保萬世永固也！不過尚差一大關節……」魯班忽然一頓，似在思忖。

船老大趙平聽魯班朗朗道來，心中十分高興，因爲他半生從未聞說如此精闢妙論，由此推斷魯班必有過人之處，有他相助，猪龍河建橋的百年夢想，似有實現的可能了，但又聽說尚差一大關節，不由大急道：「魯兄弟，尚差了什麼呢？」

魯班道：「天時、地利、人和，乃建橋之三大要素，目下天時、地利已得，尚差人和，只要人和尚缺，則依然無法行事也。」

趙平急道：「何爲人和呢？」

魯班未答，偃雲彩已忍不住格格笑道：「這人和啊，便是須當地人萬衆一心，齊心合力也，建橋之事，工程浩大，所費人力、物力極多，若缺人和，豈非空口說夢話麼？因此魯班哥哥他爲此擔心也。」

趙平一聽，卻長長的吁了口氣，毫不猶豫道：「原來魯兄弟擔心此也，放心，放心，在猪龍河上建橋，乃趙州兩岸民衆積年願望，只要有人帶頭，登高振臂一呼，必一呼百諾，無不響應啊！」

魯班一聽，欣然笑了。他忽地展開身形，在猪龍河的此段河岸游走一遍，又用石塊作了記號，然後與船老大趙平一道，入趙州府衙，先行與趙州尉商量建橋之事。原來趙州尉亦是趙氏家族中人，因此船老大趙平，在趙州尉面前，倒十分方便說話。

趙州尉聽趙平介紹，與他同來的青年人魯班，竟有建橋的本事和決心，不由大喜。但也不敢便下決斷，當下派人召集趙州府的鄉親父老及代表，入府衙商議於猪龍河上建橋之事。

趙州府衙議事廳中，聚集了趙州府的鄉親父老、頭面富商，數十人濟濟一堂，當衆人聽說有人肯答允督工建橋，均極爲興奮，有人先就忍不住振臂高呼道：「各位！吾之妻子兒女，均葬身於猪龍河漩渦之中，吾與此河有深仇大恨，誓報不可！若於此河建橋，吾先行捐出全部家財，僱聘民工，建橋鎮住此兇河。」

這人話音甫落，曾身受猪龍河荼毒的民衆，紛紛呼喏以應，羣情十分高昂。魯班見狀，與偃雲彩相視欣然一笑，心道：「吾擔心人和之事，只怕是多此一舉矣！如今萬衆一心，天時、地利、人和兼備，吾尚有什麼猶豫啊！」

就在此時，趙州府衙議事廳外面，卻有老少男女二人，昂昂然的不請自進。衆人但見少女俏麗如仙，老者鬚白如雪，雙手奇長，形貌奇特，老少兩人，均悶聲不語，似隱藏什麼天大秘密。

船老大趙平一見，暗道：這少女不就是去而復返的魯兄弟的妹妹嗎？但那奇特老者是誰？爲甚偏在這節骨眼上闖進來呢？千萬莫讓他把建橋大計破壞了啊！

船老大趙平惴惴不安之際，那白鬚長手老者，已快如閃電，呼地搶到偃雲彩身前，一手執住，動作猶如電光乍閃，偃雲彩簡直就連叫

的機會也沒有，老者已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哼！你這雲雀兒，果然飛落到此地來了，走，快跟我回去，再與你算偷走機鳥的舊賬。」

白髯老者話音未落，被他執住手兒的偃雲彩，卻毫不驚慌，反而扮了個鬼臉，格格笑道：「好極了，你來得正好，有一宗有趣事兒，正等着你來見識、見識哩！我的好爺爺啊！」

眾人一聽，才知白髯老者，原來是魯班的女伴偃雲彩的爺爺，瞧他爺孫兩人沒大沒小，均不由哈哈一笑。

魯班見妹妹魯英，竟引着一位白髯長手老者進來，初是一怔，未知其中有甚玄妙，此時才知老者原來是偃雲彩的爺爺，心中一動，暗道：他豈非便是傳說中的偃八手前輩麼？

魯班正欲上前拜見，白髯長手老者——偃八手，已把如電的目光投在魯班身上了，隨即又微哼一聲道：「哼！便是你這小子，把我的雲雀孫女兒迷得暈頭轉向，連爺爺亦不放在眼內了，哼哼哼！」

魯班見偃八手滿臉怒容，一連幾下哼哼，也不知自己什麼地方惹怒了他，不由怔住。忽然又見妹妹魯英似笑非笑的瞟着偃雲彩和自己，神色怪異，魯班便更不知內中的因由了。

偃雲彩卻詐作不見，依然嬌嗔的笑道：「爺爺，幹麼滿肚子悶氣？誰得罪你啦？是啊，爺爺怎會來？又為什麼來此地呢？」

偃八手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莫管爺爺怎會來，爺爺來此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立刻捉你回家去，哼，看你還敢滿空亂飛麼？」

偃雲彩見爺爺不似開玩笑，而且是極認眞的了，不由慌了手脚，忙道：「爺爺，雲彩有緊要事呢，就算回去，也等我助魯班哥哥辦完了事再說啊！」

偃雲彩不說後一句猶可，一說「魯班哥哥」四字，偃八手的臉色便更沉如黑墨，他狠狠的盯了魯班一眼，恨恨的道：「雲彩，你還敢提這臭小子的名字麼？你提起他，便更非走不可也！」

偃雲彩氣道：「爺爺，你莫如此不講道理好不好？你若再如此，雲彩便死了也不再跟你回家去，魯班哥哥並無半點冒犯你，為甚如此討厭他啊！」

偃雲彩說不走，便決不走，只見她忽然使出魯班授她的一式「千斤鼎」功夫，佇立不動。偃八手雖然功力通玄，但一來並沒出全力，二來偃雲彩的功力忽然如此大增，出乎偃八手的意外，因此竟拉她不動。

偃八手心中不由大奇，他天生好勝之極，不禁又加多二成功力，向偃雲彩猛地一拽，他此時已用上四成功力了，江湖上的高手，也未必可以抵禦他此時力度。不料他一拽之下，卻突感偃雲彩的身子重如「千斤鼎」，竟難令她移動半分，偃八手不由大怒，他斷定必是魯班在偃雲彩身上做了什麼手脚，至令他當眾出醜受挫，他氣惱之下，竟拚着傷了偃雲彩，亦要爭回自己的面子。

只見他忽然沉吼一聲，長手突變粗壯，一手化二，二手化四，四手化八，分向四面八方，向偃雲彩拍去，欲以此破解偃雲彩的「千斤鼎」功夫，他驟然施此絕世神功，當然可以立破偃雲彩的「千斤鼎」，但如此一來，偃雲彩因不懂收控「千斤鼎」的內力，便勢必被傷了。

「八手神通，不好，前輩稍安毋躁！」在場中人，誰也不知偃八手這一出手的厲害，只知快速神妙罷了，但魯班卻立刻便瞧出危機來了，不由大叫一聲，話音未落，他的身子已一旋而至，運起「八卦神功」中「火風鼎」一式，身化灼熱火爐鐵鼎，竟硬生生的替偃雲彩挨了這一記威力無比的「八手神通」！

偃八手出手之際，便感後悔，因為如此一來，他雖然必可爭回面子，但卻必定把寶貝孫女傷了，這豈非令雲彩更恨自己，大大的上了魯班臭小子的惡當嗎？但欲收攝已不及，他的「八手神通」，終於如狂風暴雨般傾瀉而出，全數拍到對方的身上。

只聽連續數十下的悶响，然後接手的雙方乍分，但見魯班已跌坐於地，臉如金紙，顯然已受創了。

但偃八手卻蹬蹬蹬的連退八步，每退一步，才能收攝「一手」，退了八步，剛好收攝了「八手神通」。這情形誰也瞧得出，是魯班不敵偃八手的神通了。不過說也奇怪，偃八手雖然已大大爭回面子，卻並無半分喜悅，反而怔怔的呆住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喂！你這小子，用的是甚挨打不還手的功夫？」

魯英此時卻呼地掠到偃八手面前，怒道：「喂！偃老爺子，為甚不守諾言，打傷了我哥哥，我非要替哥哥報仇不可！」魯英說時，竟眞欲施展師門絕學「凌波玄步」，向偃八手出手了。

魯班一見，連忙叫道：「妹妹不得無禮。」

魯英無奈一頓，依然恨恨的道：「他打傷了哥哥你，我替你報仇不好麼？」

魯班道：「偃老前輩不過是一時情急，無心之失，我也沒甚大礙，你莫胡鬧了。」

魯英氣得猛一跺脚，尖叫道：「好！又是我無禮胡鬧，我不管啦，任人打死你好啦！」

此時卻只見偃八手微歎口氣，道：「女娃兒，你少擔心，普天之下，誰能傷得了你哥哥，他剛才若非收攝內力，不向老夫反擊，只怕受挫的並非他而是老夫了。」偃八手說時，身子一晃，已掠到魯班身前。

偃雲彩一見，嚇得連忙用身子擋住，道：「爺爺！你莫再傷他，我，我答應跟你返回好了。」

偃八手也沒答話，他被偃雲彩擋住，長手卻驀地一伸，竟繞了一圈，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搭上魯班的背部，閃電般的一按，這才一閃而回，微鬆口氣道：「萬幸！萬幸！你這小子果然僅受震蕩，並無大礙，否則我那寶貝孫女必定恨死我了，喂，魯班小子，你的心腸果然仁義得很啊！」

偃雲彩一聽，見事情已有轉機，連忙趁機道：「好啊！爺爺，既然你也知魯班哥哥的好處，就讓我跟着他，去闖蕩江湖，好麼？」

偃八手一聽，雖然並沒一口拒絕，但口氣依然十分嚴厲，「雲彩，妳可知道妳自己的身份？怎可胡亂跟隨人家奔走？立身處世，心腸好、武功高有甚大用？不過是婦人之仁，莽夫之勇罷了，他若無眞本事，你跟了他，豈非有損吾偃八手的名頭嗎？哼！」

偃八手這一句說得十分响亮，因此在場中人均清晰入耳，均不由失聲道：「原來是久已傳聞的絕世高人偃八手，好了，偃前輩降臨趙州，吾等有福矣！」眾人七嘴八舌，傾佩之聲竟如悶雷滾滾。

偃八手得意的瞪了偃雲彩一眼，傲然道：「雲彩，妳聽到了麼？人活於世，便須留此萬世之名，你爺爺之名，經多少艱辛磨折？妳以為是浪得虛名嗎？」

偃雲彩心中甚感為難，她決不願意跟爺爺回家去，但又深知爺爺的脾氣，若不能令他信服，他是決不會改變主意的了，她做孫女的，又如何說服她這位頑固之極的爺爺呢？偃雲彩左右為難，任她聰明絕頂，在這等事上，竟也被困得牢牢的了。

就在此時，刁鑽古怪的魯班妹妹魯英，卻忽然尖笑一聲，道：「哥哥、雲彩姐姐，你等不必為難，魯英已有化解的辦法了。」

首創虹橋　萬世不朽

魯英這般一叫，不但偃雲彩心中乍喜，就連船老大趙平等趙州鄉親父老，亦轉憂為喜，因為眾人眼見今日降臨趙州的男女老少，均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甚至傳聞中的「偃八手」也現身了。若有彼等全力相助，則趙州必獲益不淺，自然更盼望彼等齊心合力，勿再爭執糾纏不清。

船老大趙平先就忍不住就發話道：「好啊！魯英姑娘聰明絕頂，未知可有甚妙法，教偃前輩和魯兄弟、雲彩姑娘和解呢？」

魯英瞟了偃雲彩一眼，見她神色欣然暗喜，心就不悅，暗道：哥哥的禍劫均是你一手引起的，你莫高興得太早，待會便知我魯英的厲害了。魯英人本聰明，又身負「黃帝天機陰符經」奇學，論心計謀略，以至揣測估算之術，偃雲彩自然非她的對手。

只見魯英格格一笑，便毫不猶豫的朗聲道：「各位！目下趙州人不是正商議建橋之事嗎？而偃前輩和我哥哥魯班，均是此中的高手、聖手，但彼此卻不知對方的底細，因而不知對方的本事深淺，以至產生種種誤會，是也不是？」

船老大趙平等趙州鄉親父老道：「正是，吾等正為此不安也！」

魯英笑道：「既然如此，魯英以為，雙方何不來個公平比試？但並非武力爭鬥，而是鬥本事、鬥技藝，在猪龍河上建橋作賽，誰建得快，誰建得好，誰建得牢固，便即誰的本事高强，勝出來啦，至於敗的一方，自然就只能乖乖的服從勝方的主意也，便是此計，未知是否化解彼此糾纏不清的妙法呢？」

船老大趙平等趙州鄉親父老一聽，均大聲喝采道：「好啊！若然如此，則不但可以化解彼此不和誤解，更可為吾等趙州人造福，必可勇留青史，永存萬世的佳話也！」

但此時主持議事的地方官趙州尉，卻忽然發話道：「魯英姑娘此法雖然可行，但進行之時，只怕難於分出高下，因為彼此合建一橋，又如何分出誰優誰劣呢？而且勉强而行，督建之人若不齊心，各施各法，只怕於建橋事上，並無好處啊！」

眾人一聽，均作聲不得，暗道：趙州尉所慮甚是，建橋首重萬眾齊心，若督建之人各懷鬼胎，豈能造出上好佳品呢？

眾人驚疑間，魯英卻又哈哈笑道：「各位擔心此點，這又有何難，魯英以為，只要在同一時間建兩橋，各人負責督建，豈非兩全其美嗎？只是所耗人力、物力巨大，未知各位是否肯付出罷了。」

眾人一聽，均大聲道：「趙州人被惡水坑害，已慘不堪言，如今既有高人解救，便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啊！」

趙州尉亦大喜道：「魯姑娘此議甚佳，剛好趙州人早已有於兩河

上分建一橋之願也，一條是建於猪龍河上，一條乃建於清水河上，未知偃前輩和魯兄弟如何選擇呢？」

魯英一聽，不待偃八手和魯班有所表示，已搶先道：「依我之見，兩河建橋，均一般艱難，無分上下，正好比試眞功夫、眞本事也，但吾輩中人，尊師重老乃美德也，因此爲免偏私之嫌，魯英代哥哥決定，讓偃前輩先揀罷了，偃前輩伯伯，請先揀啊！」魯英末了，又連忙向偃八手叫道。

偃八手被魯英如此一鬧，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狠狠的瞪了魯英一眼，道：「你這鬼女娃兒，刁鑽古怪，存心拿老夫過橋，以遂你的鬼心思，哼，你以爲老夫不知道嗎？」

魯英一聽，見偃八手尙欲說下去，不由大急，連忙道：「老前輩莫忘了，此乃關係你的大名，揚威世上，永留人間的千載良機啊！你甘願放過嗎？」

偃八手的癢處不由被魯英搔着了，他呵呵一笑，道：「好吧！你這鬼女娃兒，便依你的主意吧！」

魯英一聽，大喜道：「好啊！那魯英便替偃老前輩作主，揀那清水河建橋吧！那猪龍河上之橋啊，自然便由我哥哥魯班督建啦，哥哥，偃老前輩已答應了，你可有異議嗎？」

魯班一直微笑不語，無可無不可，此時見魯英竟可以把公私的糾纏滙到一起化解，不由亦欣然一笑道：「很好，妹妹之意不錯，魯班便與偃老前輩各建一橋，爲趙州百姓造福吧！」

當下建橋之事便確定下來了，而且確定由偃八手負責督建清水河橋，魯班負責猪龍河橋，雙方並定下三月之期，兩橋落成之日，由趙州的鄉親父老判斷，到底誰優誰劣？誰勝誰負？而建橋的一切人力、物力，無分彼此，均由趙州官民全力以赴。

三個月內，建一道大橋，工程浩大，時間是非常緊逼的了。而且絕不能超越三月之期，因爲三個月後，便是漲潮及洪水期，屆時根本無法動工了。

時間如此急逼，但奇怪的是，負責督建的偃八手和魯班，兩方面均依然毫無動靜，眨眼便過去三日三夜了。

這三日三夜中，魯班呆在船老大趙平的家中，連半步也沒邁出屋門，也不知他弄甚玄虛。爲公平比試，魯英和偃雲彩不准相助任何一方，因此兩人均被安排到趙州尉府衙作客，把她二人與偃八手和魯班分隔開來。

過去的三日三夜中，魯英倒也規規矩矩，依照約法，留在趙州尉府衙中，寸步不出。但到第四天早上，天還未亮，魯英便趁偃雲彩不留意，偷偷的溜出來了。她一路向船老大趙平家的猪龍河這面掠來。她的「凌波玄步」獨步天下，身法之快，又有誰可以發現她的行踪？

眨眼間，魯英便已掠到船老大趙平的屋後，屋內卻毫無動靜，也不知哥哥魯班是否尙在夢中，但魯英卻不敢大意，躲在樹後，盯着屋子，捕捉裏面的任何微响，因爲魯英深知哥哥魯班的脾性，他但凡決斷要幹的事，便必定全力以赴，以求盡善盡美，他又怎會於此關鍵時刻躲在屋中睡懶覺呢？

果然僅一會後，趙家那大門便依呀一聲蕩開了，哥哥魯班隨即閃身而出，魯英見魯班目中紅絲密佈，便知他已三日三夜沒睡了。哥哥的後面，又悄然走出一位老者，原來卻是船老大趙平，只見兩人悄然而出，立刻便向猪龍河沿岸走去了。

魯英想了想，便悄然跟踪而上，但她不敢走近，因爲她深知哥哥魯班的功力高深，稍有响動，自己的行踪便必定暴露，魯英的目的是窺探哥哥到底有甚打算，然後再進行自己的詭秘行動。

魯班果然苦思了三日三夜，因此直到此時，仍然心事重重，也不知他正思忖什麼。

船老大趙平跟在魯班身後，忽然走前兩步，微歎口氣道：「魯兄弟，你答應於猪龍河上建橋，與偃前輩的清水河建橋比試，只怕是吃了大虧啦！」

魯班微笑道：「爲什麼？」

趙平道：「吾當地人均心知肚明，猪龍河建橋，比清水河建橋，艱難何止數倍。不說別的，單是最兇險的漩渦，清水河便比猪龍河平靜多了，而且猪龍河水急河寬，清水河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啊！身處如此不利境地，魯兄弟簡直連一分的勝算也失去了。」

趙平一頓，見魯班淡然一笑，若無其事的，忍不住又續道：「哎！你那妹妹魯英，也不知爲什麼，竟好像存心相助偃前輩，代他揀了清水河，這豈非胳膊向外，不向內反向外麼？」

此時只見魯班卻微一搖頭，胸有成竹的一笑道：「趙老大不必擔心，於猪龍河建橋，其實是我一大心願，若由我先揀，亦必揀猪龍河建橋啊。」

趙老大奇道：「爲什麼？魯兄弟不是正爲猪龍河的兇猛漩渦擔心，無法於河床中動土建橋墩麼？若無法建築橋墩，又如何於猪龍河上建橋面呢？這豈非明擺着必輸給偃前輩的清水河建橋麼？」

魯班一聽，並沒答話，似在思

忖。隔了一會，他忽地斷然道：「不！雖然艱難，但也絕非已成敗局，趙老大不是已知猪龍河曾現異象麼？那是已得天時、地脈之兆，如今更得人和，萬衆齊心，全力以赴，必可成功，猪龍河雖然比清水河建橋艱難，但百煉成鋼，於此河上所建之橋，必比清水河橋更牢更固，萬世留存！」

船老大趙平，見魯班於此艱難關節，依然信心毅力十足，毫不氣餒，不由歎道：「魯兄弟，果然如此，則趙州百姓，必對魯兄弟的恩德永誌不忘，咦，那是什麼？」趙老大忽然一頓，隨而驚咦一聲道。

原來兩人此時已走到猪龍河西岸，魯班曾作「東青龍、西白虎，霞光橫跨兩岸」標記的地方，只見猪龍河上空數十丈高處，一道七彩長虹，正頭東尾西，橫架於猪龍河兩岸，光華閃灼，瑰麗萬狀。

魯班此時也沒理會趙老大的驚奇，他默運「八卦眞氣」，聚於目中，閃電般沿天際的彩虹審視。他但見彩虹之頭，恰恰起自猪龍河東岸的青龍山上，向西岸這面拋射而出，成半圓形飛越猪龍河百尺水面，再落在西岸的白虎山脚，猶如天降七彩長橋，灼灼光華，輝煌萬丈。

魯班目睹之下，心中不由突突一跳，一道前無古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大橋圖樣，已呼地一下，從他的腦海深處躍出來了，他不由失聲的歎道：「了不得，果然是一處龍虎交滙的千古寶地啊！」

魯班的話忽地戛然而止，他向船老大趙平道：「可矣，吾之建橋大計已定也，事不宜遲，請趙老大立刻前去趙州府衙，召集民工，帶備工具，速到此地聚集，吾決定今日午時，便即動土建橋也！」

船老大趙平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也不知魯班爲甚忽然神來一筆，立刻便想出建橋的方案，而且立刻便要開工動土了。但也不便追問，連忙答應一聲，立刻趕去趙州府衙，召集民工趕赴此地。

魯英此時藏在河岸的一個山丘後面，一直目灼灼的盯着魯班這面的動靜，又側耳運功細聽，決不放過任何的點滴訊息。直到船老大趙平匆匆離去，剩下魯班時，魯英才猛地醒悟，暗道：哥哥的本事果然驚人，他竟從天架彩虹，悟出建橋的妙法來了。

魯英轉念又暗道：不得了，哥哥既有如斯神通本領，那他所建之橋，必定勝於偃八手這老怪物了，如此一來，偃八手豈非要服從哥哥的主意，讓他的寶貝孫女偃雲彩留在哥哥身邊，哥哥從此永給雲彩姐姐霸佔住了。魯英心念電轉，決不能坐等下去，她窺準魯班走遠了點，便身子疾退，竄入草叢裏面，蛇行一段，再一掠而出，如閃電般向清水河偃八手這面射去。

* * *

趙州清水河這面，在河岸上已紮了營帳，民工亦已進場，卻沒事可幹，躺在營帳中喝酒猜枚。魯英趕到時，見狀便不由又怒又氣，她一頭闖入偃八手的營帳，也不管偃八手正呼呼大睡，沒頭沒腦的便尖叫道：「好啊！偃老爺子，你的寶貝孫女眼見便落在別人手上了，你這老頭兒被拋棄了，虧你倒還只管呼呼大睡哩！」

「嘿！鬼女娃兒，你咋呼呼什麼？趕跑了老夫的好夢，你快賠老夫呢！」那偃八手身子沒動，頭也沒轉，忽然便嘿嘿的笑罵道，顯然他早就知道魯英闖進來了。

魯英沒好氣道：「哼，我若賠你好夢兒，你的寶貝孫女便失去了。」

偃八手笑道：「爲什麼我的寶貝孫女會失去？」

魯英氣道：「你與我哥哥比試建橋，你若輸了，你的孫女是否得讓她留在我哥哥身邊？你又是否失去你那寶貝孫女了，哼，你倒還有心思睡大覺哩！」

偃八手毫不以爲意，又笑道：「呵呵，誰說我偃老頭兒會輸？你這鬼女娃兒，不是口口聲聲說希望偃老頭兒勝出嗎？怎地又說我輸了？呵呵，你這女娃，沒安好心，偏幫外人，替老夫揀了大便宜，這清水河橋，比猪龍河好建多了，又豈在我偃八手的眼內了，老夫便讓你哥哥先動工三十日，你哥哥亦必輸無疑。」

魯英見偃八手如此高傲，不由暗恨道：哼哼，若非你的身上牽連那雲彩姐姐的去留，我魯英還懶得理你這糟老頭兒呢！但此時魯英卻又決不希望他當眞輸了，她的心眼兒當眞矛盾爲難極了。

「喂，女娃兒，怎不說話？爲甚瞪着我糟老頭兒發狠？哼哼，你以爲我瞧不見你的俏臉兒麼？」忽地，偃八手又笑哼道。

魯英一聽，不由暗讚道：這死老頭，果然不愧爲「高手」的名號，單是這等「眼觀八面、耳聽四方」的本事，世人便少有能及啦！或者他眞有把握比勝哥哥也，這般轉念，魯英不由又轉嗔爲喜，哈哈笑道：「偃老爺子果然甚有眼力啊！但魯英問你，建清水橋你可擬好方案了麼？」

偃八手不以爲然的笑道：「小小橋兒，有甚了不得了？何須費神苦思？只要老夫一聲令下，着民工於河心砌幾個橋墩，上面以長石橫架，不必一月，吾之清水橋便必定搶先建好了，但你哥哥的猪龍河

啊，水急如奔馬，河心漩渦兇猛，欲砌橋墩難於上青天，老夫也替他發愁，他如何於那兇河上建橋啊！」

魯英一聽，不由嘿嘿冷笑，道：「哼哼，偃老爺子若以爲我哥哥乃無能平庸，那你便必定瞎了眼矣。哼，你可知道，猪龍河的兇猛漩渦，我哥哥早有破解之妙法了。」

偃八手忽地騰地一躍而起，目灼灼的盯着魯英道：「女娃兒，是甚妙法？連我偃八手亦苦無良策，你那魯班小子竟可破解嗎？」

魯英冷哼道：「哼哼，偃老爺子見過天際彩虹橫架猪龍河兩岸嗎？那七彩長虹，中間又是否有橋墩支撐？你可明白其中的奧妙嗎？」

偃八手到底是「機聖」的後人，他一聽「七彩長虹」四字，眼際便立刻浮出一幅「長虹飛架河面」的宏偉圖案，他不由目現光華，喃喃的道：「七彩長虹，飛架南北，橫跨東西，中空成拱，漩渦低頭……好一個破解兇猛漩渦的絕妙奇法，嘿，不得了，女娃兒快說清楚，不然老夫眞的倒栽觔斗也。」

魯英此時心兒突突亂跳，她也不知是喜是恨，她的哥哥魯班果然神通廣大，連一代機聖的後人也爲之驚心，她不能不喜；但如此一來偃八手或許會輸，哥哥或會被別人霸佔，她又不得不恨。這女娃兒的心思啊，當眞玄妙極了。

終於，魯英到底是「恨」意佔了上風，她因而決定，爲趕走偃雲彩，她非要助偃八手戰勝哥哥不可！於是，這老少二人，便悄言密語起來，也不知定下什麼妙計，以保證偃八手一戰而勝出。

第二天一早，猪龍河上的建橋工程，便正式展開了。魯班亦離開船老大趙平的家，在猪龍河西岸紮起營帳，與民工一道，同食同住，趙州鎮中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也全部行動起來，投入建橋工程中去了。

魯班似乎渾忘了他此刻正與偃八手作賽，根本不理會清水河那面的動靜，只是一心一意，全力投入督建猪龍河建橋工程上去了。

這樣一連過了二十日，猪龍河上的橋底基礎已砌好了，清水河那面的建橋工程才開始動工。而且清水河的橋底基礎，竟與猪龍河這面一模一樣，不但如此，因清水河跨度少於猪龍河，水勢又比猪龍河平緩，因此雖然遲了二十多日才動工，但進度卻比猪龍河這面快多了。眼看如此下去，清水河的建橋工程，必定先於猪龍河了，但魯班卻渾不以爲意，相反更小心仔細督建，力求盡善盡美。

船老大趙平聽說清水河那面進度神速，心中很不服氣，又替魯班抱不平，便偷偷跑去清水河這面，瞧了一遍，然後火急溜星的趕回來找魯班報訊。

此時魯班正在營帳中，凝注着一幅造橋工程圖，默默的沉思，他似乎又遇上什麼難題，非要完美解決不可了。

船老大趙平見狀，不由微歎口氣，忍不住對魯班道：「魯兄弟啊魯兄弟，你爲建橋費盡心血，力求盡善盡美，但可知別人卻不勞而獲，你的心血，盡數被別人偷竊了，如此下去，魯兄弟必輸無疑了。」

魯班一聽，卻毫不以爲意，他抬起頭來，笑笑道：「趙老大，假如有人仿照猪龍河的橋型建造，只要盡心盡力，這也很值得高興啊！」

趙老大奇道：「爲什麼值得高興？你的心血被人偷竊，彼等已佔了地利的大便宜，再仿照你的橋型建造，日後所建之橋，豈非比你更好更快，你必定輸了，這還值得高興嗎？」

魯班微笑道：「不然，清水河、猪龍河分建兩橋，但一般皆爲趙州百姓造福也，只要橋造得完美，則吾之心血便決無白費矣，既然如此，又爲甚不值得高興呢？」

魯班一頓，又續道：「再說偃前輩假如眞的仿照吾之橋型，吾因此觸動靈機，着實爲我解開一大難題呢！」

趙老大奇道：「是甚大難題？」

魯班欣然道：「吾剛才正苦思，如何減輕泛洪時，水流對橋兩面基墩的冲擊？兩面基墩是否牢固，直接決定橋之穩固與否。而偃前輩雖然仿照吾之拱形橋型，於兩面基墩卻另有獨特構思，他在基墩的上面，再造空拱，遇上洪泛季節，基墩上的小穴拱，便可輔助渲洩洪流，因而大大緩和橋墩所受的巨大水流衝擊的壓力也，清水河可以如此，則吾之猪龍河橋當無例外矣！」

魯班說罷，即一躍而起，毫不猶豫，疾奔建橋工地，指揮民工，於兩側的橋墩上再砌一個小空拱，這便成了拱上有拱、虹上跨虹的奇特格局了。

自猪龍河橋動工之日始，到第八十九日，魯班督建的猪龍河橋，偃八手督建的清水河橋，竟於同日同時竣工落成。唯一不同的是，清水河橋的「永通橋」三個金漆字橋名，已刻於橋前正中的青石上面，但猪龍河橋卻依然一片空白，無名無姓，也不知叫甚名堂。

但兩條均同樣奇特華美，天下絕無僅有。

此時兩橋之間的趙州鎮廣場，已雲集了萬千趙州百姓，兩橋落成之日，特別是猪龍河橋，從此趙州兩岸民衆，便不必再受兇猛漩渦的殺戮了，且兩岸頓變交通暢順，人馬來往，從此十分方便，趙州百姓哪能不欣喜若狂？因此鎮中但能走動的，幾乎都出來觀賞慶賀。而且據說今日是評判兩橋誰憂誰劣、誰勝誰負的決定性時刻，人人均欲知結果，哪有不出來湊熱鬧之理？

衆人沿清水河「永通橋」這面出發，一路欣賞，再抵猪龍河橋。欣賞的民衆，均對兩橋讚不絕口。

只見「永通橋」形如飛虹，橫跨東西兩岸，跨度達七十尺，長達百尺，橋面寬達二十尺，飛虹弧高十五尺，橋面卻異常畢直。橋上有欄柱二十二根，欄板數百尺，上雕飛馬、躍魚、河神等物，栩栩如生，優美之極。

衆人欣賞之際，當下便有文士即席吟歎道：「並架南橋具體微，石材工跡世傳稀，洞開夜月輪初轉，蟄啓春龍勢欲飛……好一座永通橋啊！」

文士這一詠讚，當下便成了永通橋的千古絕唱了。

永通橋令人讚歎，但衆人絕未滿足，因爲若論建橋的艱辛，猪龍河比清水河的永通橋何止多數倍。

當下衆人又湧到猪龍河這面來了，一道宏偉的河上長虹，驀地便展現在衆人眼前，雖然與永通橋一樣，亦是成拱形飛架南北兩岸，且橋上的欄柱，亦同樣華美，但若論宏偉壯觀，則永通橋便肯定略遜一籌了。

當下那文士已忍不住高聲吟讚道：「架石飛樑盡一虹，蒼龍驚蟄背磨空；坦平箭直千人過，驛馬馳驅萬國通；雲吐月輪高拱北，雨添春水去朝東，好橋！美橋！千古佳橋！」

文人詠讚聲剛落，在場中千百人已發一聲大呼道：「好詩！好橋！好詩！名副其實，千古絕唱，萬世留芳。」

「未必！未必！只怕虛有其名，未必符實啊！」衆人讚歎歡呼聲中，一聲尖厲的清音忽然嘯嘯叫道，在場中人，但感耳朵一震，心兒狂跳，連話也無法說了。

向發聲的人一望，原來竟是一位俏麗如仙卻刁鑽古怪的少女，有人忍不住便驚奇叫道：「那不是督建猪龍河橋的聖匠魯班妹妹麼？這女娃兒好不古怪，怎的不爲哥哥的成就高興，反而滿肚怨憤似的？」

發聲之人果然是魯英，她眼見哥哥魯班，果然神通廣大，雖然建猪龍河比永通橋艱難數倍，但竟可與永通橋同日同時竣工，單是此點，便已勝於永通橋了。魯英心兒因此複雜之極，她本來亦一陣欣喜，但一眼瞥見，在哥哥魯班身邊的偃雲彩，在衆人的讚美聲中笑得甚歡，心中便一陣惱恨，忍不住便尖叫出聲了。

此時，在猪龍河西岸的空闊地，早已聚集了千百民衆，就連趙州的地方官趙州尉，也趕來出席趙州兩大橋的落成大典。魯班和偃雲彩，站在趙州尉的右邊高台，偃八手和魯英，則站在高台的左面。因爲站於高處，魯英的尖叫又貫注內力眞氣，因此聲傳四野，在場的民衆，人人皆清晰入耳，令衆人的吵雜叫聲登時靜下來了。

觀禮台正中的地方官趙州尉，眼見趙州人百年夢想已一朝達至，殺人無數的猪龍河上，已長虹飛架，險阻天塹頓變通途，心中欣喜萬分，對督建猪龍河橋的魯班自然另眼相看，充滿敬佩。此時魯班的妹妹魯英出言令人吃驚，不由向魯英含笑道：「噢？魯姑娘，此話怎解？」

魯英又瞥一眼魯班身邊的偃雲彩，只見她正與魯班談笑甚歡，似乎對她的說話渾不爲意，心中不由更添惱恨；側目又見偃八手，正目灼灼的凝視眼前的「猪龍河橋」的雄姿，眼神露出欣然喜悅，對偃雲彩呆在魯班身邊似乎已不爲意，心中不由又一陣生氣，暗道：偃八手這糟老頭，虧我把哥哥的造橋心血秘密向他傳送，助他成功，如今卻洩了氣，不再爲寶貝孫女的去留着緊了。

魯英又惱又恨又氣，忍不住尖叫道：「不是麼？眼前此橋雖然雄偉，結構亦算別出匠心，但橋乃供世間之車、馬、人之用，兩橋未經實際考驗，又怎知是否牢固，怎知誰優誰劣？於此時啊，一切讚美之辭，豈非言過其實麼？我雖然是魯班之妹，但亦決不能偏私啊！」

衆人一聽，均不再驚疑，反而認爲魯英公正無私，絕不偏幫自己的哥哥。因此就連趙州尉亦點點頭道：「魯姑娘所言不錯，然則依你之見，這兩大橋樑，應如何考驗裁決呢？」

魯英一聽，心中轉念，暗道：偃八手這糟老頭極好爭勝鬥强，豈會服輸？我那哥哥魯班，卻心性謙和，決不會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他兩人的弱點，正好狠狠的利用也！魯英心念一轉，便忽然哈哈笑道：「這很簡單啦，便來個自判、人判、公判吧！」

趙州尉奇道：「何謂自判？何謂人判？何謂公判？」

魯英笑道：「所謂自判，即自我判斷；所謂人判，即別人之判；最後則以公判爲準，公判者，至公至正之判也，因此判斷之人，必須

是一位神通廣大的長者，其本領足以服衆。如此三判，當可定奪誰優誰劣，誰勝誰負。」

趙州尉想了想，便斷然的道：「如此甚好，便依魯英姑娘之三判吧！但前兩判易辦，第三判之人，卻何處尋覓這等了不得的人選？」

魯英詭秘的一笑道：「放心，待二判過後，第三判的高人，便必定降臨了。」原來魯英剛才已然運「黃帝天機陰符經」的神通，遙索上下左右百里內之隱秘事物，內中忽然觸動「水火相冲」之異象……她微一沉吟，便知有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已隱身於此地方圓百里之內了。魯英的「天機神索」功力，已可覆蓋百里內外了，當眞驚人之極。當下她也不去說破，只是詭秘的一笑而過。

趙州尉再無疑慮，便轉向兩面，對偃八手、魯班二人道：「魯英姑娘的三判定奪甚妙，這便請兩位高士先行自判吧了。」

魯班聞言，果然只淡然一笑，並沒作聲。偃八手卻忽然呵呵笑道：「好！自判便自判吧，老夫自忖，論時間，永通橋僅花了五十八天，猪龍河橋卻花了整九十日，乃永通橋勝，猪龍河橋負也！論精美，永通橋比之猪龍河橋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亦是永通橋勝出，合二爲一，老夫自然判定，乃永通橋勝啦！」

台下的趙州民衆一聽，倒有不少人點頭贊同，顯然偃八手所說的兩點，皆是永通橋優於猪龍河橋的長處。

魯班身邊的偃雲彩見狀有點焦急了，心道：我這魯班哥哥性子謙和，那肯與人口頭爭勝？如此一來，第一判便必定是爺爺勝出了，我豈非要隨爺爺回去麼？她忍不住了，悄聲向魯班道：「魯班哥哥，到你自判啦，切記謙謙亦非眞君子，自誇亦非眞小人，你可要老實道出眞相啊！」偃雲彩情急之下，也不知從何處搬出兩句似通非通的道理兒，看來她希望魯班勝出的心思溢於言表了。

* * *

不料魯班卻淡然一笑道：「吾建橋非爲爭勝鬥艷，一切皆以實用牢固爲旨，但能爲百姓除去猪龍河的災劫，畏途變通道，從此趙州兩岸百姓不再慘受兇猛漩渦的殺戮，則吾願足矣！至於誰優誰劣？誰勝誰負？魯班並沒思忖，又如何自判？因此只好放棄此權利作自判也。」

魯英一聽，不由一怔道：「趙州尉啊！既我哥哥放棄自判的權利，那便是偃前輩的永通橋勝了。」

趙州尉無奈的點頭笑道：「這也不錯，既然如此，第一判之自判，便確定偃前輩勝出吧！那第二判人判又如何呢？」

魯英眼見勝利在望，心中大喜，哈哈笑道：「如此啊，趙州尉便代表此地民衆，作一判決可也，但務須記住，我哥哥魯班絕不以勝負爲念，但偃老前輩乃一代高人，若有差錯，必定令他不悅，惹他性起，說不定暗中施法，破壞所建之橋，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魯英特別加了一句，意思是提醒趙州尉，萬萬不可判偃八手的永通橋輸了。

不料趙州尉想了想，卻斷然的道：「偃、魯兩位，皆不世高士，所建之橋，亦皆稀世奇珍，吾雖爲地方官，亦不敢妄下判斷也，宜由民衆選出代表，仔細考量，暗議表決，以表公允。」

當下趙州尉果然下令，請趙州的鄉親父老，推選代表，以作表決。選出的代表，其中便有船老大趙平，而表決的結果，亦令魯英啼笑皆非。因爲九名代表中，有四人判永通橋勝，有四人卻判猪龍河橋勝，其中一名代表，卻判兩橋皆勝，無一負者。

魯英喃喃的苦笑道：「四勝對四勝，一人模棱兩可，雙方取悅，這……這卻算什麼？」

趙州尉呵呵笑道：「這便即雙勝無負之和局也！」

魯英一聽，作聲不得，轉眼又見魯班身邊的偃雲彩，正欣然而笑，臉有得色，不由大恨，暗道：雲彩姐姐你少得意，尚有決定性的第三判，這一判啊，必定教你離開我哥哥身邊，返家去也！哼哼哼！」

「魯英姑娘，既第二判不分勝負，那第三判該開始了吧！」魯英恨恨間，趙州尉已向她含笑追問了。

魯英一聽，不由心中一慌，因爲她原來預料的「高人」，直到此刻尚未現身，那這第三判「公判」如何進行？況且偃八手和魯班的確皆本領高絕之士，等閒之輩豈敢對他二人妄下判斷？就算魯英自己也不敢，因爲她自知論神通本事，她決非哥哥魯班的對手，假如她從中作法，又豈能瞞得過哥哥的銳目呢？

魯英情急之下，不由猛運內力眞氣，仰頭長嘯，送出一股威力無比、無遠弗屆的「凌波眞氣」，眞氣中已貫注她的呼叫聲道：「師傅啊！我知你必隱身於百里之內，徒兒如今有難，師傅爲甚卻視而不見，知而不知，藏頭露尾，不肯現身啊！」

就在此時，猪龍河畔，高台之上，忽然有一團煙雲，似霧如煙，

飄飄而至，落於台上，煙雲散去，竟是一人一虎，人坐虎背，虎搖長尾，怪異之極。

魯英一見，先就樂得大叫道：「師傅！白額虎兒，今日又見面啦！師傅你老人家好嗎？」

虎背上的長眉婦人，樣貌奇特，誰也不知她的年歲到底有多少，只見她目注魯英一眼，似喜似笑、似嗔似怒，聲如天降甘泉道：「嘻！你這娃兒，大呼小叫什麼？有甚災難？誰敢欺負你了。」

魯英正欲說話，那一面偃八手已向長眉婦人拱手道：「啊啊！驪山老母今日亦來湊熱鬧啦！老母幾時收了這一位刁鑽之極的女徒兒也？」

衆人一聽，這才知道，白額虎背上的長眉婦人，竟是傳聞已久的絕世高人——驪山老母，均不由聳然動容道：「原來是手握『黃帝天機陰符』，不鳴則已，一鳴上可安邦定國，下可濟世救人、逢兇化吉的不世高人驪山老母。如今竟與數位高人一道，降臨趙州地域，吾等趙州民衆有莫大福緣矣！」

此時只見驪山老母，在白額虎背上端然而坐，向偃八手微一點頭，道：「偃八手降臨此地，這趙州想必有一番熱鬧矣，既然如此，老母又怎可漏缺也？你也認識我那女徒兒魯英嗎？」

偃八手大笑道：「老夫怎會不認識？實不相瞞，今日趙州之熱鬧，便是你那寶貝徒兒、刁鑽古怪之極的女娃兒一手挑動起來的，如今竟連驪山老母亦引來了，趙州人可着實叨你的寶貝徒弟之福氣不淺啊！啊啊，當眞有趣極了！」

魯英見偃八手夾七雜八，打亂了她與師傅的說話，瞪了偃八手一眼，嗔道：「師傅，別理偃老爺子，他這人說溜了嘴，便會胡說八道、亂七八糟了，英兒正等着師傅降臨，好爲英兒出頭爭一口氣哩！」

驪山老母意味深長的笑了笑，她似乎對一切均已瞭然，但卻沒點破，對魯英含笑道：「英兒，當今之世，誰敢欺負你？又誰能欺負你了？吾知上下古今八百年事，你可要老實道來，切勿使小性兒啊！」

看來驪山老母對魯英這位小女徒瞧在眼裏，喜在心頭，以至連徒兒的短處也令她喜歡，決定偏護的了。

魯英聰明絕頂，一聽便知師傅有偏護她的心意了，她不由膽氣一壯，咬牙道：「師傅啊，實不相瞞，欺負英兒的，不是別個，而是我的哥哥魯班他！還有是偃老爺子的孫女兒。」

驪山老母微笑道：「噢！妳曾說妳哥哥魯班，視妳如珠如寶，他又怎會欺負妳這妹妹，偃老孫女與妳並無瓜葛，她又怎樣欺負妳了？」

魯英氣道：「不！不！師傅所說，皆是昔日之事，那時偃老爺子的孫女尚未出現在哥哥的身邊，哼，自她出現後，哥哥便不理睬我，甚至罵我，趕我走了，這還不是他二人串通好了欺負我麼。」

驪山老母不待魯英說完，便已明白她的古怪心思了，她不由微笑道：「噢！既然如此，你想師傅如何助妳？是否狠狠打妳哥哥一頓，替妳出氣？」

魯英一聽，不由大急道：「不！不！師傅千萬別傷我哥哥，否則魯英永遠不原諒妳啦！說不定英兒會找師傅妳拚命的。」

驪山老母不由大笑道：「這又不成，那又不可，英兒卻又待如何？」

魯英俏眼兒一轉，道：「英兒只求師傅出面，替偃老爺子和哥哥所建之橋，作一次公正裁判，好麼？」

驪山老母不置可否，微笑道：「噢！如何裁判？如何公正？裁判了又如何呢？」

魯英無奈解釋道：「師傅，趙州永通橋，乃偃老爺子所建，猪龍河橋，乃哥哥魯班所建。他二人事前已約定，憑所建之橋定輸贏，誰勝了誰的本事高，敗了的便須聽從勝者主意，剛才已經二判，乃一勝一和之局，現在便要由第三判決定勝負啦，因此這第三判至關重要，非要一位公認的高人不可，這位裁判的人選，便非師傅你莫屬啦！」

驪山老母道：「唔，那英兒妳希望誰勝誰負？事先得說出來，以免別人以爲師傅偏私。」

魯英一聽，不由大感爲難，也不知如何回話。好一會，才無奈的咬牙道：「好！說就說吧！若偃老前輩勝出，他的主意便可達成，也就不會再有人欺負我魯英啦！」

驪山老母一聽，仰天大笑道：「原來如此，問世間，情是何物，但願天下有情之人，無分類別，無分天南地北，皆盡開顏吧！」

驪山老母說罷，這才轉向偃八手和魯班，含笑道：「小徒之見，未知兩位以爲如何呢？」

偃八手似乎也極尊崇驪山老母，只見他呵呵一笑道：「啊啊，當今世上，能爲偃某人作裁決的，亦唯有驪山老母一人而已！」

魯班亦淡然一笑道：「驪山老母乃吾妹師傅，魯班亦視之如師，怎會異議？一切但憑裁奪。」

驪山老母微微一笑，又向台下的趙州民衆大聲道：「吾今日勉爲其難，考究趙州兩大橋樑，以定勝

負，各位可有異議？」

趙州民衆早已聽聞「驪山老母」的神通本事，敬之如仙如神，又怎會有異議，當下均高聲道：「驪山老母裁決，乃趙州民衆莫大福緣，決無異議。」

驪山老母欣然道：「好，吾便實地作一考究。」說罷，伸手一叩白額虎的頭蓋，白額虎即從高台上一躍而下。驪山老母端坐虎背上，又大聲道：「世上之橋，但能通過吾與坐騎白虎，則吾可保其千年穩固也！」

驪山老母說罷，伸手輕輕一拍白額虎，白額虎即騰空而起，一躍已達十丈，再三幾個起落，便已在永通橋那面不見了。

衆人正屏息以待，不大一會，只見驪山老母已騎着白額虎，疾馳而回。她向偃八手拱拱手道：「你所造之永通橋，果然精美牢固，吾與坐騎已安然通過，當可保千年永固矣！」

在場的趙州民衆一聽，均大聲歡呼道：「偃前輩神通廣大，永通橋千年永固。」

魯英心中又喜又氣，喜的是偃八手已勝了一半，氣的是如此一來，便顯得她哥哥魯班的本事不濟了。她瞥一眼偃雲彩，見她默然的悶悶不樂，似乎擔心什麼，又見偃八手臉上竟毫無笑容，這極好勝的老頭兒，得知自己已勝了一截，竟然無動於衷。魯英心中不由又添了驚奇，心思複雜之極。

終於，魯英忍不住道：「嘿嘿！歡呼什麼？師傅她只走了一橋，尚差一橋未走，勝負尚未可預料哩！」

偃八手一聽，怪笑道：「啊啊，你這刁鑽女娃，怎的不替老夫高興？不替自己高興也？」

魯英瞪了偃八手一眼，嗔道：「偃老爺子，勝出的是你，我高興什麼？」

偃八手大笑道：「假若老夫眞的勝出啊，便必定帶走我的孫女雲雀兒，你的阻礙物除去，眼中刺肉中釘拔去，妳還不大大的高興麼。」

魯英的心事被偃八手當衆揭穿了一半，她的俏臉不由一紅，嗔道：「偃老爺子胡說什麼？哼，我哥哥的本事你知道多少？你敢自負你必定可以勝出麼？」魯英一頓，又連忙掩飾的叫道：「師傅，快考究這一座猪龍河之橋啊！」

驪山老母此時卻忽地把白額虎一按，白額虎便原地凝立不動，只見驪山老母目注不遠的猪龍河橋，沉思不語，也不知她正思忖什麼。

魯英心中驚疑，魯英的耳際，卻忽有一縷勁音鑽入，只聽勁音道：「魯班，此橋乃你一手設計的麼？」

魯班功力高深，他因數番奇遇，又自小便打穩一代玄機祖師姜子牙的「八卦玄功」，因此內力之高，已幾可與地仙一類的人物驪山老母並駕齊驅了。他一聽便知耳際的勁音出自驪山老母，因音中含數甲子功力，偃八手絕不會問此言語，因此發此音力者，唯有驪山老母一人而已。

魯班既知發密語的是驪山老母，她的輩份極高，又是妹妹魯英的師傅，於是便亦以密音回道：「是，驪山前輩，大體如此吧！」

驪山老母又道：「依老身之見，猪龍河橋比清水河建橋艱難數倍，你如何克服其中的險阻？」

魯班坦然回道：「猪龍河果然水急勢猛，漩渦兇險，若依世之建橋法，以柱墩支撐橋面，根本無法建築，更穩牢的橋墩亦被漩渦捲倒。因此吾唯有以長弧橫跨兩岸，如此則漩渦水流便無法肆其虐矣。」

驪山老母又道：「很好，果然匠心獨具，但你如何會想到以長弧跨兩岸之妙法？」

魯班淡然道：「天現七彩飛虹，吾偶爾觸動靈機，便化作建橋之虹弧，如此而已。」

驪山老母卻不放鬆，又追索道：「雖然，但依吾觀之，此橋已穩佔五行方位，陰陽相輔相承，亦即已得地脈之大吉利，甚合吾之『天機陰符』法度，你如何勘測而得此上佳地段？」

魯班微笑道：「吾偶見此河東西兩岸，霞光起自東岸之青龍山，落於西岸之白虎峯，當中恰好橫跨猪龍河，由此而判斷，此地方位，恰處左青龍右白虎之龍脈，必得龍脈蔭庇，可保千年永固也。」

驪山老母一聽，片刻沉默，忽地呵呵一笑道：「很好，魯班，你之學問，已足與乃師姜子牙並駕齊驅矣，但已知你之所學，是否能學以致用，吾將以大法力試之，你可小心了。」

驪山老母話音未落，即伸手一拍白額虎，白額虎即撒開四蹄向猪龍河上的長虹橋馳去。

* * *

片刻之間，驪山老母與白額虎，已奔上橋之西段。西岸空地上的趙州民衆，素聞驪山老母乃仙神一類的高人，如今由她親臨公判，自然心神俱往，目灼灼的注視，千百雙眼珠，均滙聚到橋上來了。

魯英深知師傅的厲害，未知她將施何法考究哥哥，心中不由惴惴不安，她既想偃八手的永通橋勝出，但又絕不希望令哥哥難過，更不願見到哥哥有任何損傷，這刁鑽古怪的女娃兒，此際的心情，當眞

矛盾複雜之極。

偃雲彩此時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不知怎地，自她的爺爺偃八手現身之後，又逼她返家，她與魯班相處時，便更顯得似水柔情，平素的嬌野，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哎，千萬莫教魯班哥哥敗給爺爺，不然我偃雲彩便永遠與魯班哥哥他分開了，偃雲彩心中喃喃的道，她雖然提心吊膽，但卻比魯英單純，一心一意只盼她的魯班哥哥勝出而已。

而偃八手此時卻一反常態，毫無興奮喜悅之意，反而凝目細注橋上驪山老母的動靜，也不知他是希望魯班通過考驗，還是敗給自己的永通橋。

各人有各人的心態，在驪山老母驅策白額虎，馳上猪龍河橋的一霎，當眞複雜之極。

魯班此時也不敢大意了，因爲他深知驪山老母的厲害，論玄功、法力，驪山老母均不在師傅姜子牙之下，如今由她來親自考究，魯班又怎敢輕忽怠慢，因爲就連他自己也未能猜透，驪山老母到底以什麼妙策考究？他督建的猪龍河橋，又是否經受得住如此嚴峻的考驗，魯班不得不默運元神，凝聚於猪龍河橋以隨時作迅速的應變。

片刻之際，驪山老母和座下的白額虎，已馳上猪龍河長弧拱的正中，亦即弧拱的最高點了。

魯班凝運「八卦神功」之下，功力已達眼觀八面、耳聽八方的境界，此時百里內外的任何風吹草動，亦決難逃脫他的耳目了。他但聽橋上的驪山老母發自丹田的一聲長嘯，其音似是「金……」聲不絕，她座下的白額虎，隨即通體金光灼灼，猶如一頭金色的巨虎，擧足正踏向橋拱的最高點，這一連串的變化，不過是電光石火霎間之事，非功力通玄之人不可察覺，因此在場中人，亦只有偃八手，以及魯班自己可以窺測。

就在此時，猪龍河上的長拱橋，忽地一聲悶響，橫跨河面一百三十尺的弧拱，竟發出一陣吱吱嘎嘎的尖響，整條橋面也抖顫搖晃起來。

這一下驚變，橋西岸的民衆，很清楚的見到了，衆人不由突發驚呼道：「不得了，猪龍河橋不支欲塌了，快快搶救，萬萬不能倒塌啊！」此橋的安危，關乎趙州百姓的生死，因此衆人也管不了此乃考驗，一心只希望能保住此橋的安全了。

魯班一見，目中精光乍現，他想也不想，即縱身疾掠而起，快如閃電，毫不猶豫，便呼地躍入河中，雙手高擧，托住弧拱，頂天立地，魯班的姿勢，此時威猛之極，以雙手托橋，當眞驚天動地。

魯班伸雙手一托之下，抖顫搖晃的橋面，竟然便紋絲不動了，魯班的神力，也令趙州民衆驚駭之極。但魯班施展的是何種「神功」，衆人根本不知，就連偃八手亦感迷惑。

「嘿！好妙的托橋招式，魯班，你以什麼招數，來迎接吾之『五行挪移金壓』大法？」此時魯班的耳際，忽地又鑽入一聲勁音。

魯班知此乃驪山老母所發，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驪山老母竟然施展「五行挪移」之「金壓大法」，集四野之「金力」，重壓橋面，顯然她是使出絕世神通，來考驗此橋了，當下他也不敢輕忽怠慢，傳音道：「回驪山前輩，魯班面對前輩的驚天大法，唯有以師門『八卦神功』中的『火風鼎』一式迎接，僥倖過關吧了！」

驪山老母的勁音道：「唔，你聰明絕頂，爲甚以『火風鼎』一式來應戰？」

魯班道：「五行相生相尅之術，晚輩亦不陌生，因『火能克金』，故以『火風鼎』來迎接，有冒犯衝撞之處，望前輩原諒。」

驪山老母在橋上一聽，不由欣然一笑，暗道：魯班此子，勝不驕、敗不餒，且虛懷若谷，日後必無可限量，她心中轉念，但卻厲聲道：「魯班不必謙讓，且全力接戰，吾之大法，將施降於橋上也。」

話音未落，驪山老母忽地又長嘯一聲，她座下白額虎，亦忽然化作通體青綠，猶如天降神木，撞擊橋面，橋受此重擊，竟傳出一陣隆隆的迴響，又似在內部正分崩離析，整座石橋似欲被震碎了。

魯班聞橋內迴響，吃了一驚，他也不敢大意，隨即脚踏「雷」、「天」兩八卦方位，右手捏「雷訣」，左手捏「天訣」，左右手交相一旋，「八卦神功」中的「雷天壯」一式，便驟發而出，只聽一陣天雷震動，竟把橋內的迴響震退了。

「八卦神功」中的「雷天壯」有一式，「雷」屬金，金可尅木，「天雷」乍響，恰恰尅制使驪山老母的「神木」撞擊之術。

驪山老母見「五行大法」中的「木撞」，又被魯班化解，她不由又驚又喜，亦鬥得性起，視魯班爲百年來未遇的勁敵對手，因此她的「五行大法」，竟接連而發。

驪山老母絕不讓魯班鬆一口氣，「木撞大法」剛罷，立刻又施「水淹大法」，被魯班以「地澤臨」一式化解，因「地」屬土，土能尅水，因而恰好剋制驪山老母的「水淹大法」。

驪山老母撤去「水淹大法」，卻

立刻又施「火燒大法」，白額虎口鼻噴出烈焰，欲以烈火焚橋，魯班毅然施展「水火濟」一式，水能尅火，因此不但把驪山老母的烈火尅滅，更順勢攝「火」爲固橋之用，火煉石拱，水火互濟，因此橋之石拱更堅固了。

驪山老母對魯班的「八卦神功」，又驚又暗讚，她的「五行大法」再施「土埋」，浩瀚沙石泥土，洶湧而至，欲淹埋石橋。但亦被魯班以「山水蒙」一式破解，因「山水」可以生木，木能尅土，驪山老母的「土埋大法」因此無功而退。

驪山老母以無尚「五行大法」，考驗魯班的猪龍河橋，卻五戰五敗，被魯班以「八卦神功」一一化解。驪山老母此時不但是驚讚，且隱隱有不服氣的意念萌生，暗道：吾驪山「五行大法」，難道眞的比不上你師門「八卦神功」嗎？哼，今日既有此奇緣，便且看看，到底是誰家大法優勝劣敗吧！

驪山老母心念電轉，起初尚存公正驗判之心，但此時已被魯班的神通激催傲氣，竟欲以她的成名絕藝「驪山五行大法」，一舉克勝魯班的「八卦神功」了，橋下的魯班，突聽驪山老母接連五聲尖厲長嘯，其音分別隱含「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物，心中不由猛吃一驚，暗道：莫非驪山老母鬥出火來，竟欲「五行大法」齊施，以「五行之物」盡擊橋面嗎？如此一來，則猪龍河橋危矣！

魯班轉念之際，他手托的橋面，已突來一陣强烈的震撼。「五行大法」之「金壓」、「木撞」、「水淹」、「火燒」、「土埋」五大陣法，竟一齊發動，重如泰山，猛如烈焰，浩如滄海，威如地塌，於同一時間，向橋上洶湧澎湃襲來，橋身不但猛烈搖晃，吱吱嘎嘎尖叫聲刺人心魄，整條橋身似將被震得支離破碎了。

此時岸上已傳來連番的驚呼聲。有的道：「天啊！不好，橋要傾塌了！」有的道：「驪山老母前輩，魯班哥哥尚在橋下，求妳莫傷了他啊！」有的道：「師傅！你千萬手下留情，莫來眞的，若傷了哥哥魯班，我……我找妳拚命啦！」最後是一聲蒼勁的喝聲道：「喂！驪山老母，妳怎的了？竟與後生小輩鬥起眞氣，竟齊施五行搬運大法，妳莫試了，魯班小子的確是一大奇才，爲保存他的生命，老夫認輸服敗便啦！」

岸上的聲音入耳，魯班立刻便分辨出了，首先驚呼的是趙州百姓，接而是偃雲彩、魯英，最後則是偃八手，他本來極爲好勝爭强，但爲保住魯班的生命，竟也自願認輸服敗，魯班心中不由一熱，激蕩之下，他的深藏不露的傲氣，不由也被催發出來了。

只見魯班突然長嘯不息，在長嘯聲中，魯班的身形突變，他身周騰起幾團煙雲，身法幻化，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六，六團煙雲，於橋下驟升而起，懸於橋面上空，形如六大鐵鼎，光華灼灼，駭人之極！

驪山老母尚未及有所反應，六大鐵鼎已驀地一沉，分向驪山老母的「五行大陣」，以及驪山老母和座下白額虎砸去，其勢如泰山壓頂，威猛之極，驪山老母不由大吃一驚，因爲連她也未能破解，這到底是甚驚天神通，竟連她的「五行陣法」亦不敢直攖其鋒。

驪山老母既不能破解，鐵鼎下壓之勢又已令她大感壓力，重如千鈞，雖然她尚可勉强支撑，但深知稍一不愼，便必被鐵鼎重壓成碎片了，驪山老母不敢托大自傲了，她連忙手揑「五行大法」之「收」字訣，向佈下的「五行之物」拍去。只聽一連五聲脆响，橋上威力無比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物，忽地全數隱去。那六大鐵鼎，因失去下面的承托之物，亦忽地一旋，向橋下沉去，再向魯班原來的位置滙聚，片刻消逝不見，於橋下頂天立地，高擎橋面的，依然是魯班一人而已。

岸上的趙州百姓，此時又發出一聲歡呼：「好了！大橋保住了！」但誰也瞧不出，到底是誰？又如何保住大橋於將傾而不倒？

橋上的驪山老母，此時呆立橋上凝然不動。但一會後，即伸手一拍白額虎，白額虎四蹄生雲，凌空向岸上的高台躍去，驪山老母身後落下一聲道：「魯少俠！請上高台，吾自有公判！」

魯班微微一笑，身形亦驟起，形如傲鷹，越過衆人，於高台上凌空降下，他身上的衣衫，竟滴水不沾。

驪山老母目注魯班一眼，但見他神色泰然，無喜無怒，無悲無歡，安詳之極，驪山老母心中不由又暗讚一聲。只見她忽地於白額虎背上，向台上的趙州百姓拱拱手，大聲道：「各位，吾於公判前，先問魯少俠一句話，此話當關乎兩橋之優劣勝敗，務請仔細分辨了。」

衆人一聽，見如此重大，均凝神傾聽，四下一片寂靜，肅然之極。

只見驪山老母目注魯班，含笑道：「魯少俠，剛才吾一時性起，以『五行大法』施諸於橋，其威力足可令大山巨石碎裂，但你卻可保其平安，請問以何神通應接呢？」

衆人一聽，均聳然動容，暗道：「五行大法」如此厲害，可令山裂

石碎，但魯班竟可以妙法保住，那他的神通，豈非勝於驪山老母麼？因他到底以甚神通戰勝驪山老母？因此衆均屛息以待，且聽魯班如何答話。

只見魯班淡然一笑，坦然的道：「實不相瞞，驪山前輩，魯班因運命之劫，墮入一千年絕谷，僥倖不死。細察之下，更得知此谷原來是先聖大禹修煉之地，谷中有大禹爲教化天下而鑄造的九鼎，鼎上更刻有包羅天地乾坤奧秘的『九鼎神通』。吾以師門的『八卦神通』研學，僥倖能盡悉其秘。剛才爲迎接驪山前輩的無尚大法，情急之下，唯有以師門『八卦神功』，融滙先聖大禹的『九鼎神通』，遂成『八卦九鼎』，僥倖把驪山前輩的無尚大法接下。魯班但有小成，皆天賜奇緣罷了！」

魯班輕輕道來，台下的趙州民衆，卻發一聲聳動高呼道：「好啊！古有大禹治水，今有魯班造橋，皆我炎黃子孫之莫大洪福啊！」

在趙州百姓的歡呼聲中，驪山老母向偃八手含笑道：「偃老兄，一切已盡在你眼內，優勝劣敗，你以爲如何？」

偃八手怪笑道：「老夫剛才爲保住魯班小子的生命，已自認服輸認敗了，還說什麼？」

驪山老母微笑道：「不然，若由偃老兄親口道出，必比吾更爲服衆也！」

偃八手怪笑道：「眞的要老夫說麼？」

驪山老母微一點頭道：「當然啦，偃老兄身爲當事人，你的一句，頂別人百句、千句呢！」此時魯英和偃雲彩，亦忍不住異口同聲道：「是啊！偃老前輩、爺爺，你非說不可，到底誰優誰劣？誰勝誰敗啊！」

* * *

只見偃八手忽地仰天長笑，其聲滾滾蕩蕩、連綿不絕，四下竟山鳴谷應，顯見其內力已達通玄境界了。好一會，又聽偃八手長歎一聲，道：「唉，老夫闖蕩江湖近百載，從未向任何人心服口服，今時今日，不料卻碰上唯一的一個例外了。」

偃八手一頓，又毫不掩飾的坦然道：「各位，實不相瞞，驪山老母剛才之考驗，其實大存偏私輕重，她加諸老夫所建的永通橋，不過是『五行大法』中的區區一法，但施諸魯班所建橋的，卻是五行大法五法齊施，其所受的考驗，所經的壓力，何止五倍於永通橋？單是此點，便足證猪龍河橋勝於永通橋矣！再者……」

偃八手忽地一頓，目注魯班一眼，但見他神色安詳，絕無半分得意自傲；又瞥一眼他的寶貝孫女偃雲彩，只見她目中充滿感激喜悅，正向他展開盈盈笑容，似感謝他讓魯班勝出；再見魯英這刁鑽女娃兒，此刻又驚又喜又氣，神態兒複雜之極；偃八手不由欣然而笑，暗道：魯英這女娃娃不安好心，佈下詭計，竟欲奪去吾之上佳孫女婿人選，幸虧老夫沒上這女娃兒的惡當也。

偃八手心念電轉，也不再猶豫，決然的大聲道：「再者老夫之永通橋，其結構設計，均源自魯班的虹橋；而永通橋的淸水河，無論水流、水勢、河寬，均難及猪龍河之一二，因此綜而論之，老夫眞誠以作判斷……」

台下的趙州百姓不由大呼道：「如何？偃老前輩！」

偃八手毫不猶豫斷然道：「偃八手督建的永通橋不及魯班督建的猪龍河橋，因此老夫心悅誠服，是魯班的創世虹橋勝出了，可惜……」偃八手一頓，忽然又話鋒一轉，令人驚奇。

此時不但台下的趙州百姓，台上的地方官趙州尉，驪山老母一陣驚愕，未知偃八手尚有甚怪心思，就連焦急萬分、心情複雜的魯英、偃雲彩亦忍不住尖叫道：「偃老爺子、爺爺，又可惜什麼？」

只見偃八手大笑道：「可惜猪龍河之名太恐怖，以此命名魯班督建的創世虹橋，未免有損其威風名氣也，因此啊，老夫便乾脆做評判做到底，替其另起了一個獨特名堂，以正其名也！」

趙州百姓一聽，不由歡呼道：「好啊！偃前輩虛懷若谷，不奪後輩之美，令人敬佩，卻不知有甚獨特命名？」

偃八手道：「猪龍河原來兇險萬分、殺人無數，如今虹橋飛架，天險變通途，普濟萬民、出入平安，各取一字，便稱『安濟橋』吧！」

偃八手話聲剛落，趙州百姓又騰起一陣歡呼道：「虹橋飛架，普濟萬民、出入平安，好啊！果然是名副其實的安濟橋啊！」

從此，形如飛虹，橫跨於猪龍河上的這道創世大橋，便正式定名爲安濟橋了。安濟橋圓拱跨度之長，設計之精妙靈巧，造型的奇特雄偉，在當時的世上，均屬首創，單憑此一橋，魯班的名字，便已萬世不朽了。

安濟橋位於今河北省趙縣城南不遠，橫跨今易名爲「洨河」之上，趙縣古名趙州，因此又名爲趙州橋。直到千多年後的今日，安濟橋（趙州橋）仍巍然屹立，牢固如昔，造橋的技藝固然精妙，但此橋

所處的龍脈地力蔭庇，只怕也淵源甚深吧！

當下趙州百姓，如船老大趙平等鄉親父老，深感魯班、偃八手等一代高人，爲趙州百姓施降如此宏大福蔭，均極力挽留，以便盛情款待。

但這等絕世高人，豈會留戀於一時一地？先是驪山老母伸手一拍座下白額虎，欲一飛而走，重返她的天地乾坤。魯英見狀，不由大急道：「師傅，英兒之事未了，你便不顧而去麼？」

驪山老母聞言略頓，目注魯英，忽地伸手一指那雄偉的安濟橋，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好橋！架石飛樑盡一虹，蒼龍驚蟄背磨空，坦平箭直千人過，驛馬馳驅萬國通……英兒，此詠橋絕句，便即你之運命揭示，你之所悟所學，已足雲遊四海，普濟衆生，天機俠女，萬世留名，旣如此海闊天空，你還受困於一時一事、兒女私情麼？呵呵！」

驪山老母長笑一聲，白額虎即衝天而起。魯英心念電轉，忽然亦大叫道：「是！師傅，天地乾坤如此廣闊，我魯英何處不可往？何處不可去？師傅等等我，英兒這便永遠跟師傅雲遊四海去！」話音未落，魯英施展師門絕學「凌波玄步」，輕如靈燕掠波，呼地躍上白額虎背，哈哈的笑着，與驪山老母一道遠去了。

魯班目注妹妹遠去的身影，若有所思，他忽然亦向偃八手含笑道：「偃老前輩，魯班雖勝而未勝，前輩雖敗而實不敗，因此魯班依然願聽從前輩的吩咐。」

偃八手一怔道：「你欲聽老夫什麼吩咐？」

魯班微笑不語。偃雲彩含羞帶笑的瞪了偃八手一眼，嗔道：「爺爺，你忘了昔日之約，一戰定輸贏，來決定雲彩的去留麼？魯班哥哥之意，乃請你決定，是否要强行帶走你孫女兒啊！」

偃八手一聽，不由仰天大笑，然後方向偃雲彩扮了個鬼臉，道：「呵呵，我偃八手的寶貝孫女，目光犀利，妙識佳侶，爲吾尋獲一位上佳孫女婿兒，日後前程無可限量，比老夫有過之而無不及，老夫高興之極，求之不得，又怎會放棄這等千載良緣啊！放心，放心，我的雲雀兒，任你跟隨妳的魯班哥哥，海闊天空、濟世救人去吧！老夫亦決告辭走了！」

話音未落，偃八手亦衝天而起，一聲勁音，卻又飛降而下：「魯班，吾之寶貝孫女，從此托附於你，你須珍而重之，若她少了一根汗毛，老夫可會找你再拚鬥一次也！呵呵，寶貝孫女、絕佳孫婿，老夫樂之極了！」偃八手的話聲戛然而止，身形亦消失不見了。

此時台下的趙州百姓，對偃八手的風趣，不但沒有半聲哄笑，反而大感欽羨，船老大趙平先就忍不住了，大聲道：「是啊！偃前輩今日喜獲魯班兄弟如此佳孫女婿，的確是天賜奇緣，便換了任何人也會樂昏頭了，雲彩姑娘，是麼？」船老大趙平忽地打趣的問了一句。

偃雲彩俏臉緋紅，哈哈的笑啐道：「趙老大爲老不尊，怎的問這些了？嘿，誰稀罕了？」

趙老大笑道：「呵呵！假若雲彩姑娘眞的不稀罕，那只要魯兄弟說一聲欲尋伴侶，只怕全趙國的美女，均趨之若鶩呢！」

偃雲彩狠狠的瞪了魯班一眼，咬着唇兒道：「他敢？他不怕我爺爺找他算賬嗎？魯班哥哥，你決不會如此吧？」

魯班不由微笑道：「我並沒說什麼啊！雲彩妹妹焦急什麼？」

偃雲彩一聽，不由心花怒放，她含羞帶笑的瞪了魯班一眼，輕聲道：「魯班哥哥如今已名震天下，各國諸侯必競相以榮華富貴向你招手，我怎能不焦急？」偃雲彩一頓，忽然尖叫一聲道：「魯班哥哥！走啊！」

魯班欣然點頭，也沒說話，忽地伸手一拖偃雲彩的手兒，一股渾厚之極的「八卦眞氣」，已輕輕托着偃雲彩，飄然而起，兩人在半空中一旋，踏着神妙的「八卦迷踪步」，片刻便在趙州橋上消逝不見了。

（全文完）

銀劍金七傳奇故事之二

冷面金七

文・龍飛　圖・石可

上文提要：趙家堡堡主趙中宇之二徒弟裘英偷了師傅的「掌劍秘笈」，背着襁褓中的兒子落荒而逃，被師弟們追殺至邊塞，幸得一維吾爾族老人相救，老者仰慕中原武學，乃將他的心血結晶「禪功極度」交換裘英的秘笈。裘英爲報妻仇，苦苦尋找七角井九年不獲。一日，十歲的裘極追捕雪獍不愼掉進一深洞，無意中發現了……

一劍穿心　了却恩仇

日月如梭，轉瞬間，裘英父子被羈留在閣君洞府已是十易寒暑，十年說短如白駒過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來說，眞是夠漫長的日子了。

不知裘英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抑或是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在江湖再亮相，八成凶多吉少。

一日黎明，一行八騎護着一輛鏢車，在趟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黃底金字三角鏢旗，隨風飄揚，好不威武！

鵝毛大雪不住的傾洒，一陣密似一陣。

鏢車傍着山脚疾馳，馳着馳着突然慢了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起的隘道，隘道險要非常，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突然一聲如梟的怪叫，起自隘道另端，聲落人影現，四個青衣幪面人一字排開立在隘道頂端。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大爺網開一面，放你們一條生路，如若不然，哼！哼！哈哈！」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崗位戒備，一騎趨前打話道：「在下長安四方鏢局孔少翔，有甚麼得罪朋友的地方，請講當面。」童音未除，是個小伙子。

「娃兒，扯甚麼野棉花，大爺吩咐你的，沒折扣，想活命就乖乖把鏢留下。」聽口氣，還是先前說話的一個。

孔小翔初生之犢不怕虎，惡言的道：「藏頭露尾，不識抬舉，別以爲少爺怕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瞎了眼？」

「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竟敢在大爺面前放肆，敢情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幪面人切齒的道。

孔小翔先發制人，不等幪面人把話說完，屬下打了一個眼色，暗示號令下，一陣兵刄出鞘聲及喊殺聲震徹雲霄，鏢師一湧而上，衝殺四個幪面人。

四個幪面人似乎不把鏢師放在眼中，同時發出一陣狂妄自大的長笑，笑聲中同時推出一掌，首當其衝的幾人被隔空震飛出一丈開外，口角溢血，重傷倒下。

誰個不怕死，每人躊躇不前，目注孔小翔，孔小翔心知不敵，但一口氣嚥不下去，加之他如不帶頭身先士卒，怎能服衆？想來想去，唯有一拚，決心已定，振劍而上，狗急跳牆，其鋒頭銳不可當的。

「娃兒交給我，你們三人去奪鏢！」一副命令口吻，無疑是帶頭老大。

餘人顧不了孔小翔，一齊回身護鏢，責任在肩上，也就不考慮不敵了。

三個幪面人武功雖然勝過護鏢者，但一時間也難得手，因他們都是以死相拚。

孔小翔家學淵源雖不一般，劍道亦還屬上乘，但臨敵經驗不足，內力修爲也淺，跟幪面人鬥了卅餘招，別說制服，連對方衣角都沒有碰到。

幪面人空手入白刃，輕靈巧妙穿梭在孔小翔的劍幕中，一直不施殺手，像耍猴一樣戲弄着孔小翔，又高聲招呼同伴：「得手了沒有？」回答的是：「快了，有點棘手！」

原來有一位靈巧的鏢師，乘對方不注意，探手鏢車，把鏢拿到，威脅幪面人，近身他就玉石俱焚，與鏢共存亡。

正在這時，一聲如洪鐘的「住手」之聲震住了打鬥的雙方，衆人循聲望去，是一個衣衫襤褸駝背的青年岳峙鏢車頂篷上。

跟孔小翔交手的幪面人，手指駝背青年人道：「我道是誰淌渾水，原來是個臭要飯的，哈哈哈哈……」

幪面人哈哈笑聲突然停住，孔小翔就近一瞥，見幪面人口角溢血，缺少了兩顆門牙。

在衆目之下，這種羞辱孰可忍！幪面人心知遇上了勁敵，也不能夾着尾巴，於是，硬着頭皮破口大罵：「那來的渾小子，敢暗算大爺，有種的過來……」他的大話還沒說完，青年已站在他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怎麼樣接近的，而且，變了另一個人，一點也不駝背，他探頭鏢車，篷頂上端坐着一個殘廢老人，這人才是眞駝背的。

孔小翔一瞥之下，見衣衫襤褸的青年身材魁梧，貌似潘安，又像是在那裡見過，面善得很。

正在心念電轉中，見幪面人錯愕地向後倒退，已忘却了身後千丈懸崖，如是摔了下去，定是粉身碎骨了。

衣衫襤褸的少年不暇思索，電急出手，虛空一抓一吸，將幪面人已旋轉向懸崖的身形穩住，免得了粉身碎骨。

幪面人順水推舟，化敵爲友的一抱拳，道：「感謝援手大恩，請教上下如何稱呼，容圖後報。」

「用不着和小爺攀交情，我救你是要留口問話。」衣衫襤褸少年命令的道：「取下你的假面具。」

幪面人不敢不從，如言揭下，襤褸青年吃驚的一楞之下似不願再看，把頭偏了過來。

原來幪面人面目可憎，臉如蜂巢，鼻孔朝天，一條刀疤由瞎了大眼通過鼻樑抵達右耳根，幾根山羊鬚，跟他臉很不配合。

孔小翔不禁驚叫道：「甘藏四殘！」

醜惡的事物是怕別人道破的。他不悅的道：「甘藏四殘也是你叫的麼？目無尊長！」

襤褸青年似乎童心未泯，接口道：「醜八戒，你叫甚麼名字？」

「人稱老朽大殘苟嘯！」他畢恭畢敬地答道。

「甚麼？你叫狗叫？」

苟嘯不以爲忤，恭敬如前的道：「少俠聽左了，苟是苟且的苟，嘯是龍吟虎嘯的嘯。」

襤褸青年不屑的一瞥，道：「你也配自比龍吟虎嘯，江湖敗類罷了。」

大殘苟嘯應聲道：「是，少俠指教的是。」

襤褸青年本想再挖苦他幾句，被叫喚聲打斷了。

「極兒，不要難爲大殘，問問跑鏢的人，他的鏢是何人所屬，送到何處？」難道是裘英父子十年沒有在江湖露面，怎可能……

襤褸青年正望向孔小翔，這一望等於問。

孔小翔支吾的答道：「這個，恕在下不便奉告，因爲鏢局有責任替囑托人保守秘密的。」

大殘苟嘯邀功的道：「少俠，別聽信娃兒的推託，事情經過，老朽全知道。」

襤褸青年假以辭色的說道：「你說說看。」

大殘苟嘯道：「在沒說明眞相前，老朽要奉告一事。」

「何事，別賣關子，快說。」

「是，就是關於我們四殘劫鏢車的事，敢說動機是在主持公道。」

「搶人家的東西，還說是主持公道，你在騙誰？」

「少俠不要性急，老朽還沒說到正題。」略頓又道：「四方鏢局保的根本不是客貨，而是送禮給西域武聖宮，每年都在這個時候晋貢，老朽最近才打聽到，晋貢是爲托武聖宮幫四方鏢局的忙，打探被逐出門牆的二師兄岳山掌裘英的下落，除掉姓裘的，他們才會高枕無憂。」

極兒接口道：「老大掌劍雙絕凌化一……」

盤坐車頭頂的老人揚聲道：「不必多問，大殘苟嘯講的是實話。」

「是……師父。」襤褸青年恭應道。

這時候，餘三殘已悄悄的走了過來，恩將仇報，吐氣開聲，三掌

併發，向襤褸青年後心偷襲而擊到，孔小翔示警驚叫：「少俠當心！」已是遲了一刹那。

襤褸青年就像身後長了一隻眼睛，先孔小翔示警旋身出掌，硬接之下，見出高下，三殘被震一丈開外，就像三個皮球，分三個方向滾了出去。襤褸青年岳峙如山，連脚根都沒移動過分毫。

襤褸青年不屑一顧，道：「我只是戲耍戲耍，無心傷害他們，看在主持公道的一點正氣，不究你們的冒犯，去吧！」

大殘苟嘯邊鞠躬邊連聲道：「謝少俠，謝少俠！」瞬即帶着三殘鼠竄而逃去。

這一切看在孔小翔眼中，幾疑是在做夢，甘藏四殘成名已久，算得上頂尖人物，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襤褸青年下走不過一招就被擺平了，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手，勁力就有如此之大之猛，他楞了。

「你發甚麼呆？」襤褸青年以親切的口吻問。

「啊，啊！我見過了少俠的神功，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你能虛懷若谷，是好的……」

「極兒，你們都過來。」一聲蒼老的召喚，打斷了他未完之言。

「是，師父。」這一聲師父聽來很生硬。

衆人恭立車前，篷頂老人目注孔小翔道：「你就是墨劍孔翔的兒子？」

孔小翔臉呈喜色的道：「晚輩正是，老前輩認識家父？」

老人衣着跟青年人一樣襤褸，灰白的長髮覆面，孔小翔難見他的眞面目，形像活像一隻殭屍，一動也不動。

「孔小翔，老夫跟你商量一件事。」

「老前輩儘管吩咐！」

「老夫言出必行，你不能反悔。」

孔小翔這類初出道的犢兒，那懂得江湖的險詐，一口應承道：「少俠援手才得保鏢，晚輩理應感恩圖報，老前輩吩咐的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决無反悔。」

「很好，第一，老夫要借你的鏢。」

「這……」孔小翔大爲震驚。

老人不容他申辯，像沒有孔小翔的存在，談第二件事：「第二，暫時不叫你等回四方鏢局。」

羣情一陣騷動，一一出聲道：「求求你，我們都是有妻兒的……」

老人無動於衷，目注孔小翔道：「衣食無虧，替老夫一位酋長朋友牧羊。」

孔小翔把心一橫，頂撞道：「你以爲我們會聽從你嗎？」

「會的。」轉向襤褸青年道：「極兒，不用我吩咐，你應該知道怎麼做的。」

「孩兒遵命。」他是說溜了嘴，忙更正道：「徒兒這就出手！」

羣情嘩然，無人留心「孩」與「徒」這二字之差，都爲自己的遭遇在震戰。

襤褸青年就像伸手捉鷄，鷄在鼓翅嘰咕逃，終於做了俎口肉，廚中菜，一一點了他們的痲穴。

老人手執一個小袋口，擲向襤褸青年道：「每人派一粒，沒有老夫的解藥，他們一輩子也別想恢復記憶。」

襤褸青年手法很快，瞬即辦好，老人高興的吩咐道：「上道！」手指去向。

鏢師如言跨馬待發，老人在襤褸青年人扶助之下，進到車廂，襤褸青年陪坐一側。

馬蹄得得，輪轉轆轆，馬上衆鏢個個眼神發直，不復有思想，有記憶，有愁苦，有喜樂，活像一羣行屍走肉。

安坐車廂的老人，見襤褸青年神情凝重，關心的問道：「極兒，你有心事？」

襤褸青年尷尬的大笑，道：「沒有，師父……」

「極兒，父子對坐，休想騙我。」

「是，爹！」

「別瞞着爹，說出你的心事，說錯了爹不會怪你，要叫你明白。」

「爹，你的仇人只是劍掌雙絕凌化一。」

原來這父子竟是十年前便不在江湖露面的裘英跟兒子裘極，裘英怎麼會變得鬚髮皆灰白的？口口聲聲老夫前老夫後，記得十年前，背着裘極逃回故里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是呀！」裘英直覺的想：「九年折磨，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化一討回血債呀！」

裘極吞吞吐吐的說道：「爹，幹嗎把孔師叔……」

裘英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翔爲師叔。」

裘極畏懼的低下頭。

裘英想到自己說過不怪的，怎的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身上？不由自疚佯裝笑臉道：「是爹不好，你不要難過，因爲你提到孔翔，爹才按捺不住久積心頭的氣憤，回想到在趙家堡學藝時，孔翔一直仇視我，還在你外公面前搬弄是非，爹跟你媽的婚事因他差點告吹，後來你媽慘遭不幸，兇手是凌化一無疑，孔翔一口咬定是爹幹

的，你外祖不容爹辯解，爹萬般無奈，爲了留着性命報仇，才在你四師叔武家齊的同情協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略頓繼道：「爹避官道走小路，冒險逃亡，在快抵星星峽，給孔翔他們追上了。幸好雪蓋足跡，他們沒有發現我的藏躲處，他們在爹的近身處停下，爹抹一把冷汗，疑是被發現，由於他們的說話，聽出騎上三人是三師弟子于九泉，四師弟武家齊，三師弟四師弟是藉詞星星峽禁例主張回堡覆命，唯有孔翔堅持非找到爹殺掉不可，極兒，江湖重的是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翔麼？」

「我會殺了孔翔替爹報仇，但，孔小翔……」他不敢說下去。

「孔小翔等已失記憶，不會感到痛苦，倒是孔翔失子之痛夠他受的。」

「爹如此做，就算解了恨麼？」

「不，這只算是略施小懲，損人的一小撮遭報應，凌化一是第一號仇人，第二號就輪到了孔翔，掌劍雙絕，墨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報仇，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爹待極兒太好了，一切都替極兒着想，我一定遵照爹爹的指示去做，不過……」

裘英截道：「不過甚麼？」

「怕的是有違『恕道』。」

「『恕道』！狗，都是些騙人被殺頭不還手的謊言，江湖講的是強者爲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兵，血流成河，死傷無數，戰敗的是屈服在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裘極，右掌擊左掌的道：「爹教訓得是，使極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裘英含笑不語，手裡不住撫摸着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鏢」，裘極瞥了一眼，道：「這石雕像有甚麼可貴，爹像是愛不忍釋！」

裘英抬起頭道：「問得好，你一定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於我們裘家的。」

「孩兒不明白，爹不是向孔小翔說只是借鏢的？借就是要還人的。」

裘英神情凝重的道：「這玉佛原是陝北趙家堡傳家之寶，在我跟你媽結婚時，你外祖把玉佛陪你媽過來，你媽是個獨生女無兄弟，才獲得這份厚賜，不知因何落到孔翔手中，派兒子護鏢，用來獻媚，作晉貢之物，照這看，你外公不在人世了。」

裘極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主，不算搶奪了。」

突然，迎面傳來馬蹄聲。

「聽！」裘英吩咐兒子道：「看看，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裘極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還有誰來？」

裘英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早跑得快，極兒，你去跟他打交道，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下一陣諷刺的哈哈笑。

裘極身形如箭離弦射出車外，幾個起落已抵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交換條件準備好了麼？」

來人一驚，滾鞍落馬，一抱拳道：「少俠別嚇唬我，銀兩衣着都準備好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在馬背上，我去取來便是。」

裘極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少爺自己會取，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油一身銅臭，少爺最看不慣你們這種吸血虫。」

牧場主哭喪着臉道：「是，是，你們應允的貨怎樣？」

裘極一指身後鏢車，道：「你瞎了眼睛沒看見麼？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一本萬利！」邊說邊自馬背取下大小兩個包袱，覺小的比較稱手，知是裝的銀兩，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提回馬背，道：「那匹駿馬少爺看中了。」

「那怎成？」牧場主人焦急的道：「敝場牧羊，全靠牠的，我是千金不賣的。」

裘極電目一掃他道：「財連，少爺用將近十匹馬換你一匹，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少爺，準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牧場主人抖戰的道：「就依少俠。」神情顯露失坐騎之痛。

言語間，鏢車漸近，裘極拉馬至車側，探頭車裡道：「師父，極兒要了場主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老人家代步，你看好嗎？」

「很好，你也要一匹。」裘英語帶讚許。

從沒踏過江湖一步的裘極，察言觀色，竟認爲強奪他人坐騎的行爲不算錯。一點都不帶愧色，回答道：「極兒腳程快健，也不慣乘騎。」

「你很機警，我竟忽略了，餘馬盡都是有四方鏢局的大印，那就一馬雙騎好了。」不待裘極的同意，裘英已飛身馬背上，盤坐在稍後，向牧場主人一招手道：「這是老夫要說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上賺回更好的一匹烏雲蓋雪，老夫送給你的貨色，都是很馴服很聽話的。你放心派用場，決不會反抗的，哈哈……」

接着吩咐裘極道：「催馬進關。」

裘極早已在他爹吩咐一馬雙跨

時上馬背持韁待發而行，見吩咐，於是一磕馬腹，勒轉馬頭，電疾向星星峽方向馳去。

牧場主人失神地呆望着一馬雙騎馳去的背影發楞。

鵝毛片的飛雪仍下着，一陣刺骨的寒風帶着飛雪擊打在牧場主人的臉上，也冷在他心裡，他不禁打了個寒戰，寒戰將他帶回了現實。

他試探地看向呆若木鷄的鏢師們吶喊道：「都呆着幹甚麼？動身趕路。」

大出他的所料，果然很馴服很聽話在催馬開動，他喜孜孜的走進車廂，在計算着怎麼加倍找回烏雲蓋雪的代價，跟拿走的銀兩及衣物的損失。

計算間突地一頭伸出車廂外，邊落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怎麼忘了帶路？」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來却比馬還快。

＊　＊　＊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劍雙絕凌化一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望，從沒失過鏢，眞正是生意興隆通四海，遠近都向它投保。

鏢局設在長安大街近盡頭，屋宇宏偉，佔地近頃。

一色高大樓房，青磚圍牆，高可一丈，門樓金嵌斗大四方鏢局四個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又高的朱紅大門，更增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形象雕刻得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鏢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這日適逢元宵午牌時份，四方鏢局門前來了腰佩短劍的青衫少年，瀟洒地掏出一張大紅拜帖，遞給門丁，門丁接過向少年上下一打量，冷冷的道：「不在。」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晉貢的鏢可有消息？」

門丁聞言一愕，前倨後恭的道：「公子請等等，四掌柜不在，跟邱總管說也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我在對面涼亭等孔翔。」青衣少年目無表情的淡淡道，說完向對面涼亭走去。

門丁脚步如飛的向大門裡飛奔，無疑是進去通稟了。不一刻，大門裡傳出急促的脚步聲，坐在距門三丈開外涼亭的黃衫少年已聽出，暗忖：一定是門丁口裡的邱總管，我要怎麼樣應付他，借個詞殺了他？不能，臨來時爹再三囑咐，要留精神辦正事，不可亂耗眞力，最要緊的是不可打草驚蛇，給元兇聞風而遁。動念至此，他已打定了主意。

大門裡現身四個人，向涼亭走來，走在先頭的無疑是所謂的邱總管，在他身後跟隨着兩名勁裝大漢，末尾就是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却裝不見。

四人已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起身來打個招呼，可他就像沒有四人的存在。

「在下邱簫，忝爲四方鏢局總管，人稱太極劍，請問少俠怎麼稱呼？」總管到底不同凡俗，照子亮，禮數周到。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的是孔翔，不是你邱總管。」語態冷寒。

太極劍邱簫無名火起三千丈，待發又忍了下來，暗忖：「在沒摸清小子底細前，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息沒有，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上，又指名要見我們四掌柜，想必是有來頭。」

動念至此，不以爲然道：「本座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駕臨的動機，大名都不願見告，眞叫本座爲難。」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你的責任。」青衫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

太極劍邱簫說話時盯視着青衫少年雙目，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太極劍邱簫的視線，冷冷的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簫以牙還牙，冷冷的道：「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柜。」

青衫少年第一次面露笑容，却是冷笑道：「不妨走着看看。」

太極劍邱簫的腦門都要炸開了，仍强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成心來找麻煩的，也不估量你有多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來撒野。」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清晰的笑容閃現在他的俊秀的臉上，他作了回答，但那是不屑的笑。

太極劍邱簫咬牙切齒道：「好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你竟敢跟我來這一套，不給你點厲害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

說罷，猛一回頭，向隨來站在身後一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教訓這狂妄小子。」

勁裝少年應了一聲：「是！」手腕一翻，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已握在手中，既輕靈又快捷，振劍欺身，劍尖指了指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亮劍吧！少爺魯尚武，今天要教訓教訓你，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青衫少年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安坐如故。

魯尚武不耐煩的補上一句：「少爺叫你拔劍。」

青衫少年不屑的一顧魯尚武，道：「好漢不打上門客，這就是你

們四方鏢局待客之禮數了！」語氣的冷漠，令聽者不寒而慄。

不知甚麼時候，涼亭四周圍滿了看熱鬧的觀衆。

青衫少年就像不會武功，輕抬手腕．出二指撥開了魯尚武的劍尖，緩緩地站直身子，目光一掃在場幾人，冷冰冰的道：「在下不屑和你們動手，除非我覺得你們該死時，我還不一定要用劍。」

邱簫等聽得毛骨聳然，莫測高深，但魯尚武，是有所感受。

青衫少年只是出二指輕輕撥開他的劍尖，他持劍的手就如承千斤的重壓，身不由己被逼退了兩步，知道青衫少年的狂傲是憑着眞材實學的，但是這個面子却丢不了。同時仗着自己人多，憑着一股血氣，一領劍訣，欺身向着青衫少年心胸刺到。

眼看劍尖已遞到了只距離青衫少年胸前寸許，圍觀三面的觀衆，也爲青衫少年揑把冷汗，「啊！」的驚叫了出來。

仗着人多逞兇的魯尚武也揑了一把冷汗，錯愕間沉腕撤劍，倒退五步倚靠在太極劍邱簫的身後。

原來他聚集了十二成勁力的當胸一劍，並沒損及青衫少年的毫毛，他驚魂甫定回憶當時的情形，但覺青衫少年週身存着一道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向一側，這是那門子的內功？既不像金鐘，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正狐疑間，一聲嬌叱，把他帶回現實。

「住手！」聲音是那麼嬌嫩，有如黃鶯出谷，人也更俏，款擺着腰向涼亭走來，來的是個白衣少女。

自此那落寞的青衫少年，不禁被這嬌美之聲而吸引，循聲望去，驚嘆之餘暗道：「不可爲美色所惑，壞了我復仇大計。」

心念雖是如此，忍不住還是再投以一眼，只見她蓮步輕移間，腰際飄插着一束粉紅色的劍繐，有緻地襯托出一股巾幗女英氣息。

她又嬌嗔道：「邱總管，你們又在仗人多欺人少，欺壓外鄉人？」

邱總管跨前一步，畢恭畢敬的道：「姑娘祇看到一面，妳如見他剛才的驕傲狂妄、目中無人的那副神氣，妳會更氣的。」

青衫少年一點也不感激她的好意，他還疑心她是四方鏢局的人，不理不睬坐在原位，敢情是以靜制動，成竹在胸。

她輕瞟了他一眼，道：「難怪別人說你驕傲狂妄，一副冰冷的面孔，給人看了像是掉進了冰窖一樣，你還不快走，一會兒墨劍孔翔叔叔回來，你要走也走不了。」聽口氣更證明她是四方鏢局的人，青衫少年原本想致謝她的關注之情，一聽反而更加冷淡了，道：「不勞姑娘費心，在下不會無緣無故呆在這裡，請便。」

一聲响脆耳光摑在青衫少年面頰上，他臉上頓時顯出一個五指尖葱的掌印，他不獨不怒，連看都沒看她一眼，仍然是冷漠得可怕。

「你這人眞怪，怎不還手？」她帶悔意的問道。

青衫少年道：「男不可與女鬥。」

她似沒有聽到青衫少年鄙薄自己的語句，失神地盯視着青衫少年的臉上，一瞬也不瞬。

青衫少年從沒被女子如此的盯視過，不禁忐忑於心，這種感受是他從沒有過的。

當兩條視綫碰在一起時，她才驚醒自己失態，臉也紅了，但只是一眨眼工夫，沒被邱簫等發現，驚醒之後想起青衫少年鄙薄之言，遂駁道：「我看你是少讀詩書，歷代巾幗英雄多的是，『不讓鬚眉』這句話你可懂？」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姑娘何必淌這渾水，還是避開的好。」

「我偏不走，要我走可以，除非你馬上還手。」這姑娘也古怪，只聽說不准你還手，沒聽說打了人要人還手。

「在下如不聽妳的吩咐呢？」

「姑娘有辦法要你聽。」嬌叱聲中卡察一聲佩劍出鞘，她一振劍道：「本姑娘寶劍之下不殺無名之輩，報上名來。」

觀衆在一旁交頭接耳一陣，相繼散去，這舉動是說明了好戲收場，她是在故作姿態。

「在下也有同感，姑娘的芳名？」

「告知你也好，讓你死得明白，銀劍玉女凌慧貞，你呢？」

「歉難奉告。」

這回可眞激怒了銀劍玉女凌慧貞，不再故作姿態，一領劍訣，舞起銀虹萬道，欺步嬌叱，攻向青衫少年的右肩，速度之快無與倫比。

太極劍邱簫在一旁暗自高興，只是沒有鼓掌叫好。

在這危在一頃的情況之下，青衫少年理應出劍還敵，誰也想不到，他仍穩坐原位不稍動，包括了銀劍玉女凌慧貞都大爲不解，但有一個人明白，那就是曾經吃過虧的魯尚武，他本想告知凌姑娘一聲，但又以爲自己的身份低微，不敢出言，暗自爲凌姑娘揑把冷汗。

在這種不還手的尷尬情形之下，銀劍玉女凌慧貞有些騎虎難下，刺他一劍，於心不忍，收招吧，當着太極劍邱簫等人面前，這人就丢大了，靈機一動，暗忖了

：「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傷他要害，給他帶點彩，不就兩全其美麼？」

她心意既已決定，急忙卸去五成功力，拿準部位，劍走偏鋒，一式「鳳點頭」絕招，指向穩坐如山的對手的左肩，猛狠刺到。

劍及處血如泉湧，她不禁駭呆了，她原以爲劍刺出，對方會本能向右一閃，最多不過傷及表皮，那曉得事與願違。

她一呆之下，不自覺地關切的問道：「你爲甚麼不閃避？」

「我如閃避，豈不叫姑娘失望？」聲音仍然是冷冰冰。

他的回話眞的刺痛了她的心，她不知她對他因何有這種感覺，一股莫名的委屈湧上心頭，半晌才從櫻唇邊擠出一字：「你……」

正在這時候有一高聲叫：「四掌柜回來了！」

銀劍玉女凌慧貞已聽到了馬蹄聲，忙還劍回鞘，關切的道：「你眞的不走？」

「我要是想走，早已走了。」

一行十數騎已抵鏢局門口，在紛紛落馬間，邱總管趕前向一位年在五十上下，身穿錦袍的人躬身一禮，然後走近他耳邊說了一陣。

見到錦袍人含怒的喝道：「有這等的事？」

一聲含怒的高叫，打斷了錦袍人沒完之言：「孔翔，少爺等你很久了，滾過來！」

聲音發自涼亭，無疑是那個青衫少年。

錦袍人劍眉一挑，向涼亭走去，追隨在他身後的不下二十之衆。

錦袍人駐足亭外，沉聲道：「你找我有甚麼事？」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盯視着青衫少年。

涼亭的周圍，這時被尾隨錦袍人而來的衆夥伴所包圍，氣氛沉重得令人窒息。

青衫少年人看也沒有看他們一眼，電目逼視着錦袍人問道：「你就是墨劍孔翔？」

錦袍人冷冷道：「多此一問，快說你找孔某有甚麼事？」

「索討二十年前一筆久債。」

「你是何人？」

「少爺裘極。」

「原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犢兒，小子，我孔翔相信你說的是眞話，身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之一句話，强存弱亡，亮你的劍。」

當着衆人面前，孔翔不願裘極攤底牌，是怕罪及自己，用心在隱惡，再說，他也根本沒有把裘極放在眼中，更想不到眼前的青衫少年就是撼岳掌裘英的兒子，他早把他父子忘了。

這正中裘極的下懷，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太多的事，他還有比這更深的血海深仇待報，他要讓仇人在明他在暗，攻其無備，一舉殲滅。

突地包圍圈中响起搖旗吶喊的聲音：「幹掉這小子！」

「將他碎屍萬段！」

「那裡來的野小子！」

「沒有眼睛的小王八羔子。」

* * *

一聲震耳欲聾的冷笑長聲發自涼亭裡，震懾住了衆人的鼓噪，瞬即鴉雀無聲，裘極震懾住衆人的鼓噪，續揚聲道：「怎麼？想仗人多？」聲音是既驕傲又冷漠。

墨劍孔翔不禁心裡也暗暗佩服裘極的膽識，却臉帶不屑的道：「小子，你也夠狂的，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場中任何一位都是武林江湖數一數二的人物，成名之日，你小子還沒投胎……」

「廢話！納命來！」

一聲龍吟，兩柄一長一短，一墨一黃的寶劍交叉在一起。

場中有識貨的人驚叫了道：「莫邪金匕！」

莫邪金匕，即是上古神兵，雖然較普通寶劍短了五寸，但吹毛立斷，削鐵如泥，且金光燦閃中，當之者耀眼如盲，墨劍孔翔，聞聲心中一寒，暗自提高警覺。

交叉的兩柄劍，滑及劍柄，久久無法分開，無疑是暗較內力，場中氣氛更是緊張。

初春的陽光，是令人喜悅溫暖的，忽的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的光輝，大地呈現一片陰暗，象徵着四方鏢局門前的涼亭生死之搏，即將濺血悲慘結局。

陡地卡察一聲脆响，兩劍驟分，身形暴退，旗鼓相當，各退五步。

裘極左肩頭原已結疤的劍傷被震裂開，鮮紅的血順看手臂往下流，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火所吞沒，仗劍而上，萬道金光，千朵劍花，一式師門絕學「開天闢地」，把墨劍孔翔困進禪功劍氣之中。

墨劍孔翔爆出一聲震人心弦的大喝，腳踏游踪七巧步，輕靈巧妙的閃避「莫邪金匕」銳不可當的鋒芒，一時尚找不出可乘之機。

「姓孔的，一味躲閃，不覺汗顏麼？」

「你小子別發狂，大爺自有制你之法，你等着瞧吧！」

墨劍孔翔苦在不能在正面攻敵，必得一曲三折避過裘極的莫邪金匕的鋒芒，始能攻出個一招半式，好在以長打短相抵回一半。

他的一味游走閃躲是心計，他要等待裘極失血過多不支，坐收漁

人之利。

但事與願違，裘極越攻越狂，攻得墨劍孔翔接應不暇，盡失主動。

瞬即三十招過去，在如許觀衆面前，墨劍這個人怎丟得了？心一橫，不避不閃，一式賴以成名看家本領「十二長虹」的首式「青龍擺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捲起黑黑的層層劍幕的光芒虎撲攻到。

墨劍孔翔四十餘年的精力全貫注在這一招上，這一招不知毀了多少高手，可是，今天他施展時似乎走了樣，功力不如往昔，無疑是失智在胡亂消耗內力，出招太晚，妄想坐收漁人之利。

趨炎附勢，人之常情，在墨劍孔翔一招「青龍擺尾」遞出時，場中響起了一陣哄堂叫好！

幾乎叫好聲的同時，一道血箭疾如流星殞石射向涼亭石柱，瞬即散成花朵形，石柱開花，慘不忍睹。

羣情嘩然，爆起一陣紛亂。

青龍躺下了，不再擺尾了，被扛走了，墨劍孔翔的英名，將會隨着歲月的輪迴，而消失殆盡！

得償復仇願望的裘極，失神的望了一眼手中血淋淋的「莫邪金匕」，一震腕，抖落金匕血汚，「卡」的一聲金匕還鞘，轉身就要離去。

突地一聲嬌叱：「姓裘的，站住，想走，沒有那麼容易！」

裘極止步循聲望去，由鏢局大門首併肩走出兩個人，走在右首的一位，方冠，着天青色綢衣衫，顎下蓄着了一束山羊鬍；左首一位，武士帽，着青布衫，行及距離裘極丈許停下了。

裘極這才冷哼的道：「寃有頭債有主，奉勸兩位還是少管閒事的好。」話音一落，轉身就走。

蓄山羊鬍者氣急，怒聲命令距離裘極較近的邱總管道：「邱總管截住他！三師弟，追！」

裘極不待邱總管攔截，已是自動停步，只是這停步的這一刹那，他已三面受敵，邱總管、蓄山羊鬍者跟他口中的三師弟，成了品字形把裘極困在核心。

邱總管示意的道：「二掌柜，三掌柜，小子是仗着腰間這柄『莫邪金匕』取勝，防他這一着。」

裘極原本手握劍柄，一聽邱簫稱他二掌柜，三掌柜，才明白是三師叔刁九泉，四師叔武家齊兩位尊長到來，敵意全消，握劍柄的手也放落了，一改驕傲冷漠之態，向兩人一抱拳道：「在下不願跟兩位掌柜結怨，也不想再造殺孽，孔翔跟在下有深仇大恨，動起手來必有一人傷亡，要是在下命喪在他手中，兩位掌柜又當如何？」

三掌柜武家齊接口道：「你跟孔翔有何深仇大恨？」

裘極淡笑道：「此刻恕難奉告，日後掌柜自然會明白的。」

「四師弟，別跟他多費口舌。」刁九泉山羊鬍一翹，道：「併肩上！」

「別忙！」武家齊出手攔阻，盯視着裘極道：「你說你姓裘，可是求救的求下面一個衣字的？」

「不，不，」他有點緊張，胡謅道：「君子好逑的逑。」

武家齊回答的是：「亮亮你的莫邪金匕！」

武家齊只是說還不動手，一旁的刁九泉、邱簫，悶聲不響，龍吟兩聲，向毫無準備的裘極夾攻而上。

不知裘極是不及拔兵刃，抑或是不改初衷不願回手，只是一味游鬥，身法輕靈巧妙至極。

武家齊爲人光明正大，不願以多爲勝，更不願向一個不亮兵刃還手的青年下手，只是站在一旁緊皺雙眉，作壁上觀。

夾攻的兩把劍，虎虎生風，以排山倒海般無一絲空隙向裘極猛狠毒辣的進逼。

就是天下無敵的絕技高手，在不還手挨打情形之下，也難持久，裘極被迫得不住閃退，加之左肩傷口又再度迸裂，血流不止，多一顧慮，爲了自保，他已生出還手的意念了。

正當他心意轉念中，耳際響起了吼喊殺聲，更瞥見數以百計的衆人，手執兵刃，包圍而至，逼得他不能不還手了。

他仍不願傷害自己父親同門師兄弟，「莫邪金匕」快捷無倫的拔在手中，面對刁九泉金光一閃虛晃而下，猛回身一式「風掃落葉」，邱簫的人頭搬了家，但搬家搬得很慢，邱簫的人頭被削眼睛還眨了一眨，才人頭落地，軀幹倒下。

這時，包圍圈已縮小到兵刃可以遞到，以裘極的武功，突圍易如反掌，但生就的傲骨，不願這樣做，一腔被夾攻不還手的怒火，全部加在圍攻衆夥身上，一時間，兵刃碰擊聲、慘叫聲不絕於耳，眞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裘極也滿身掛彩，筋疲力盡，但後繼而至有如潮湧，憑你裘極武功再高，也斬殺不盡不絕。

突然從天而降的一位黑衣幪面人，橫身擋住後繼人潮，喝道：「都給我滾回去，誰敢跨進一步，殺毋赦！」

果然起了阻嚇作用，無人敢跨一步。

黑衣幪面人邊阻住衆人，一邊揚聲道：「姓裘的，別以爲我是幫你的忙，我是不忍見他們白白丟掉

性命，你殺這麼多人，難道還嫌不夠？呆着幹甚麼？」其實他還沒有回頭，裘極早已在他現身之時，去得無影無踪了。

沒回音，他疑惑地猛一回頭，不見了裘極，扭轉身說道：「人已走了，你們呆着幹甚麼！我只可幫這一次，再見！」

聲落人起，身形似巧燕穿雲，美妙已極，幾個起落，身形已消失在一座紅樓屋脊之後。

人羣在鼓噪，也有人在發表高論。

「幪面人的輕功好高！」

「堪稱輕靈巧妙。」

「小手小脚，很像個女的。」

「老張，你在想入非非。」

「老張講得不錯，聽出聲音是故意壓低的。」

其實幪面人並沒去遠，只是伏在屋脊斜邊窺視着四方鏢局衆夥的動靜，邊卸下幪面黑衣，果然是個女子，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喬裝。

她居高臨下杏眼一掃四野，暗忖道：「怪！怎不見他的影子？他遍體鱗傷，內力耗盡，一時之下，不可能逃脫得如此快……」

敢情她是發現了甚麼，小蠻靴一點屋面，燕子三點水，瞬即消失不見。

「你們這些飯桶，還不快追，追呀！」刁九泉身先士卒，循着血漬追趕，追出里許抵達一處谷口，血漬頓失，游目四顧，別無通路，他跨步進谷，一揚手，道：「追！」

一行尾隨跟進，瞬即消失谷中。

正在這時，一個如花似玉的絕美人頭，頂着一頭草屑，由地面昇起，在脅下還夾着一樣重物，細看，原來脅下夾的是個男人，這一男一女，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青衫少年裘極。

原來她在屋頂發現裘極蹌踉倒在谷口，吃驚的叫了一聲：「糟！」她是爲救他而來。

當她俯身替他止血裹傷時，一陣人潮奔馳的聲音傳到她耳中，知道是四方鏢局的追兵，情急間她發現谷口右側有一僅可容身的凹地，忙就近抱了一堆枯草，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之嫌，一手抱人一手抱草，藏在僅可容身一人之凹地！覆蓋枯草，匿住身形，在這種情形下的男女之嫌，可想而知不僅是授受不親了。

她拂去附在秀髮的枯草，然後玉腕輕抬，將尖葱四指探向裘極鼻下，一探之下，她花容失色，邊將裘極改夾爲背負，邊喃喃道：「我不能見死不救，管不了那套老學究的甚麼男女授受不親的狗屁道理。」

聲落影飄，她已顧不得驚世駭俗，將輕功施展到她力之所能及。

太陽嬌羞地躲進山頭，田地裡的農人紛紛檢點農具，準備荷鋤歸家。

銀劍玉女凌慧貞不顧農人們的側目，背着裘極一個勁的飛掠。

翻過一處山丘，她突然停止不前，杏目投注在左前青山脚下一片竹籬內的幾間茅舍，有頃，喃喃自語道：「我能背個大男人回家？不行，爹爹會怪責的……有了，山後有座千佛洞，倒是個療傷的好地方，就把他安置在那裡。」

她心意既決，邁步奔向千佛洞方向去。

敢情那一片竹籬茅舍，就是她這位巾幗佳人的府居之處。

次日，天將晚，千佛洞前，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情意綿綿地攜手蜜語，男的貌如冠玉，身材魁梧，女的美似西施，窈窕美麗，生就一副高貴氣質。

「極哥，你要走，我也不勉强留你，只是你的傷……」

男的截口情深一瞥，截口道：「貞妹，我的傷在貞妹的妙手回春施救下，已經痊癒，我還沒有謝你！」

語意雙關，女的想起對口餵藥時的那一幕，含羞的低下了頭，微帶忸怩的道：「你壞！我不來了。」

聽口氣與稱呼不難猜出男的是青衫少年裘極，女的是銀劍玉女凌慧貞。

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倆這段情只是一夜工夫，那若要相看非刮目不可。

裘極長揖謝道：「小姐不要生氣，小生這廂有禮了。」

銀劍玉女凌慧貞嗤笑出了聲，道：「別認眞，我是跟你開玩笑。」

裘極故作抬臂拭額的道：「駭得我一頭冷汗。」

銀劍玉女凌慧貞臉色一正道：「我不喜歡這種銀樣蠟槍頭模樣，小妹之所以以身相許，是看中你昨晚的坐懷不亂，跟日間的倨傲冷漠敢作敢爲。」

裘極讚道：「貞妹的一番話，令我刻骨銘心……」他頓住，雖有千言萬語，難以傾訴，似不知從何說起，凌慧貞接口道：「極哥，小妹明白你的心意，我悔不該把話說得那麼重，讓你難過……」

裘極痴情的攔阻她說下去，截道：「不，一點也不是，我只是想到大仇沒報，暫時還不能……」

凌慧貞眉頭微顰的道：「極哥，不必說下去，相對無言勝有言，傷心事暫擱在一邊，你就要走了，讓我們靜靜的相對這一刻，除軀壳外，一切的一切，都合二爲一，淺斟慢嚐，你意如何？」

裘極道：「貞妹說得對。」

兩人默默相對，不再言語，進入情愛最高境界，忽地一聲響徹雲霄的連連高呼：「貞兒，貞兒……」將裘極、凌慧貞驚醒了過來。

「我爹在找我，你快走！」

「我不可以留下叩見令尊？」

「那怎成，我爹會誤會的，快走。」

「我退下，妳不怕……」

「我會應付的，不用擔心，快走。」

「再見貞妹！」說完，一頭鑽進道旁叢林，去得無影無踪。

一向倨傲冷漠的裘極，竟也被情字所困，正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眞是至理名言。

＊　＊　＊

裘極別了凌慧貞，一直不停的趕路，午牌時分，已抵達長安近郊的武家坡，四顧無人，矮身進了王寶釧受苦十八年的寒窰。

怪，他還有心情的去瞻仰古蹟名勝？不，的確不是瞻仰古蹟名勝，祇聽得他道：「爹，我回來了。」

原來他父子進關報仇，是落脚在寒窰，這地方離長安近，好辦事，寒窰進口像個狗洞，不會被人發現，遊客祇是進王娘娘廟，瞻仰瞻仰王寶釧的純金偶像，半崇拜半窺姿色，傳說王寶釧是天姿國色一代佳人，但紅顏薄命，她跟薛平貴並沒團圓，被塌窰活埋了的，甚麼平貴回窰、大登殿等，都是後人自作聰明胡謅的。

「極兒，恭喜你！」裘英含笑道。

「爹，你怎麼知道？」他以爲他跟凌慧貞私訂終身的事給爹知道。

「你在四方鏢局殲敵的事，爹全知道，當然恭喜你，要在江湖闖出個响噹噹萬兒眞不簡單，你甫出道，僅一日之間，就榮獲『冷面金匕』頭銜，這名兒好响亮，假以時日不難領袖武林，稱霸江湖，哈哈，哈哈！」

裘極一聽是這個，冷了半截，道：「爹，你怎麼會知道？」

裘英道：「一個賣燒餅的小哥，從窰口經過，跟一個買餅客人聊開了，我聽他們談到你的事，就借買燒餅爲由，把小哥兒叫進窰來，這才得悉全部經過，極兒，你怎麼不高興？有心事？」他見他神情冷漠。

裘極本想道出凌慧貞的事，轉念一想，大仇未報，元兇未除，怎好提及兒女之情，遂笑道：「沒有，爹，因爲這兩天冷漠慣了，一時改不過來，你不是教我倨傲冷漠，無毒不丈夫麼？初學時好難受，不過，現在已經習慣了。」

裘英再問道：「你是不是對這『冷面金匕』這頭銜不感興趣？」

裘極點頭道：「爹，我總覺得不大好聽，冷面不是無情麼？那跟禽獸……」

裘英截口道：「不要說下去，爹懂你的意思，你是從沒在江湖中打滾過，不知江湖的一套有異常人，多情軟弱菩薩心腸，就不配做江湖兒女，你以爲人比禽獸强，錯了，禽獸狠毒於面，人惡毒在心，笑裡藏刀，殺人不見血，拿凌化一作比較，表面還不是假仁假義，暗地裡男盜女娼，冷面就代表正直，嫉惡如仇，有幾個居顯位的不是對人冷面，差不多是鼻子說話，如說冷面心腸狠，誰也狠不過明君漢高祖：『汝欲烹吾翁，請分我一杯羹』，狠得連爹娘不認，你一舉成名天下揚，別辜負了那趨炎附勢的人捧你的好意。」

「是，爹，我現在明白了，弱肉强食，優勝劣敗，可悲！」

「你如要翻過來，你就得嫉惡如仇，血洗江湖，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這個道理。」

教導兒子殺人，眞反常，二十載的磨練，使他失掉了人性。

父母恩，海樣深，裘英的話，裘極一向視爲金科玉律，順從的說道：「孩兒一定遵從爹的教誨去做，再殺人就不會難過了。」

「這才是爹的孝順兒子。」裘英轉過話題：「四方鏢局的人，有沒有摸清極兒的底細？」

「沒有，這個要感謝孔翔的目中無人，他根本沒有問，還阻止我說出緣由，爹，孩兒將計就計，於是就甚麼都不講就把他殺了，爹不會怪我吧！」

「爹只想留他活口，要他親口招認同謀罪狀，遲早都是要把他處死，讓他早死便宜了他，爹怎麼會怪你？」

「孩兒沒有對敵經驗，招使到老了使不回來，也怪他不該狂傲自大，目中無人，又使出『青龍擺尾』毒招，激起了我的怒火，才施展禪功極度毒招中『回頭是岸』，超度了他，當他躺下時，孩兒頓時想到『我佛慈悲』一招，心裡好不難受。」

「哈哈，我兒眞夠諷刺的。」

「哈哈……」

後面的哈哈是出自裘極口中的，他眞的變了。

「聽說你掛彩，怎麼樣？」裘英關心的問。

裘極一攤手，道：「爹看看，我不是好好的，只是表皮擦傷，早就結了疤了。」他瞞了他的爹爹。

「別瞞爹了，爹眼中揉不進沙子，我聞到你身上的藥味，還不是普通的金創藥！」

裘極只好實說，只是沒有提到訂終身，訂終生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合周公之禮，他怕挨罵，也怪當口不對，不共戴天之仇還沒報。

「姑娘姓凌。」欲言又止。

「姓凌？」

「大概是凌雲壯志的凌。」

裘英臉色一整道：「甚麼叫大概，說清楚。」

「是，爹，」裘極很少見他爹對他這樣森嚴的，肯定的說道：「是凌雲壯志的凌，還是個黃毛丫頭……」

「她既懂療傷，一定會武功……我眞糊塗，她既對你施援手，武功一定不弱，是……賣燒餅小哥曾提過，一個叫銀劍甚麼的，可就是她？」

「就是她，銀劍玉女凌慧貞，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孩兒沒問她的身世，我更沒有告訴她我的身世。」他心裡暗自慚愧，他問她，她沒有說，推托後，也沒問自己的身世。

自許終身，竟是傾心到連身世都不問，有些不近人情，經裘英這一問，裘極才想到。

「爹是疑心，銀劍玉女凌慧貞可能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劍掌雙絕凌化一的女兒？」

「爹怎麼想到這方面，不可能。」一頓又說：「爹疑心是有理由，否則不會稱姓孔的叫叔叔，巧的她又是姓凌。」

裘極也覺得有理，暗忖：「如眞不幸被爹言中，將來這筆賬怎麼算……唉！殺母大仇不共戴天，即使凌慧貞是凌化一之女也動搖不了我復仇決心！」經這麼一決定，愁意頓消。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並沒有叫她施援手，是她自己多管閒事，她如是凌化一之女，那她的插手是別有用心，我把她也算進凌化一的賬裡，她也死定了！」

裘極眞夠狠，把昨晚的海誓山盟，拋之九霄雲外。

「好好養息一宿，明早爹跟你一道去找凌化一，了結這筆血債。」

「爹，你不要去，你行動不方便，孩兒一個人相信應付得了。」裘極說着，目注他爹走火入魔殘廢的雙腿。

「爹雖殘廢，掌上功夫並沒擱下，如果跟凌化一對一拚掌，死也甘休。」

父子對坐調息等天明，裘極心如鹿撞，無法做到物我兩忘境界，在那裡活受罪。

＊　＊　＊

無巧不成書，跟裘極私訂終身的銀劍玉女凌慧貞，正是裘極不共戴天仇人掌劍雙絕凌化一的獨生女兒。

那天裘極去四方鏢局尋仇，恰巧她在那裡做客，四方鏢局的鼎盛，全仗着掌劍雙絕凌化一的掛名撐腰，她去作客，是倍受歡迎的。

正因如此，她却視他們沒有骨氣，像「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負外鄉人。」這類鄙視的語句，如是稍有骨氣的人怎受得了？四方鏢局的人竟還低聲下氣，乞憐搖尾。

四掌柜被一名名不見經傳的青衫青年殺了，全鏢局的人馬傾巢出動，死傷無計，截不住一個遍體鱗傷的敵人，竟給追失了。

丟人現眼，四方鏢局難道就此關門？

二掌柜刁九泉靈機一動，想到要出這口氣，只有請出大師兄凌化一，他是鏢局掛名的大掌柜，同門的大師兄，在公在私，他都不能袖手。

他動念至此，喜上眉梢，喃喃自語道：「鏢局的人都公認黑衣幪面人是銀劍玉女凌慧貞的化身，更抓住了她的把柄，小妮子吃裡扒外，看大師兄怎麼交代。這趟子他不插手也得插了，我就走一趟『茅廬小築』，當面一講二激三脅制，不怕他不插手。」

趁熱打鐵地一拍身旁的武家齊：「老三，你招呼這邊，好好搜索，一寸也不可放過，我有要緊的事待辦，回頭見。」他不待武家齊回話，身形已箭射而出，單身轉道。

他緊趕到了半夜，突然止步在一處山脚下一間竹籬幾間茅舍的竹籬門前，抬手敲了幾下門環。

一會，籬門傳出問話聲：「半夜三更的，是那一位？」

刁九泉已聽出問話聲甚是熟悉，輕聲道：「是我，老管家，刁二爺。」

門開處，老管家恭迎道：「是刁二爺，請到客堂坐。」

刁九泉似識途老馬地走向正中茅屋，落座後，輕聲向老管家道：「有勞通報大爺一聲，說二爺有事求見。」

老管家邊奉上茶邊道：「二爺先坐一會，老奴這就去稟告。」說着轉身離去。

「是二師弟嗎？半夜光臨，必有要事。」劍掌雙絕凌化一警覺性好高，不待老管家通稟已先一步自隣室走出，藍衫一襲，美髯盈尺，年逾五旬，丰偉不減當年。

刁九泉連忙站起，畢恭畢敬的道：「大師兄，小弟沒說明來意前，先告個罪，三更半夜驚動你，是有極重要的事稟告。」

「自己兄弟，何用客氣！坐，坐下來慢慢的說。」掌劍雙絕拂理着垂胸的美髯，招呼着刁九泉坐下。

ㄉ九泉把裘極尋仇略述一遍，略頓又道：「若不是貞侄女暗中協助那小子，他插翅也難逃了。」

凌化一怔道：「有這等事？二師弟，有誰能夠證明是貞兒在暗中作怪？」ㄉ九泉升了一級，頂替老二裘英。

ㄉ九泉討好的說道：「小弟只是稟告大師兄一聲，事情已經過去了，是以也不必難為貞侄女，算了……」

凌化一截口道：「這大的事，怎能算了？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愚兄雖疼愛貞兒，但不是溺愛，眞是貞兒暗助兇手逃走，愚兄會大義滅親的。」

ㄉ九泉道：「慧貞在鏢局走動，上下對她印象很深，她雖幪面把聲音壓低，但也瞞不過衆人的眼睛，一致公認暗助兇手的幪面人，就是慧貞姑娘所扮，教小弟也不能不信。」

凌化一道：「你既然隨聲附和，為甚麼不揭穿她的眞面目？」

ㄉ九泉油滑的道：「小弟怎敢，如大師兄還不相信的話，小弟還能提出更明確的證據。」

凌化一一聽，心裡一寒，硬着頭皮道：「希望你能。」

ㄉ九泉湊近凌化一道：「這證據只有小弟一人留心到，說給大師兄知可以，但出門不算。」他在討好。

凌化一正色道：「對不起，愚兄不領你情。」

ㄉ九泉由懷中掏出一束劍繐，道：「粉紅劍繐為憑，大師兄，你不能不信吧。」

凌化一接過粉紅劍繐，認得確是女兒佩劍上劍繐，他緩緩慢慢的把它收藏在大袖之中，邊說道：「貞兒太大意，胡亂拋失東西，二師弟，你叫愚兄信，信甚麼？」

ㄉ九泉得理不饒人，表示不滿的道：「大師兄說得太輕鬆了，她幪面扮成男裝，自然不能佩戴女人用的粉紅色劍繐，才棄擲的，小弟總不致對晚輩侄女栽贓吧，話又說回來，只是你知我知。」

凌化一道：「愚兄不是那種護短之輩，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會給你個滿意的答覆的，如無別事……」

ㄉ九泉接口道：「如說踵府只是為了這點小事，小弟怎敢驚動大師兄，但為了四方鏢局，小弟斗膽，想恭請大師兄出山主持四方鏢局。」

凌化一正色道：「當年你們創四方鏢局，再三相邀，愚兄一再拒絕，竟不得我的同意擅自抬出愚兄的名號，將我蒙在鼓裡，也是我一心掛念同門之誼，不予苛責，現今給人栽了，又想拿我做擋箭牌。你又不是不知道，愚兄自息隱茅廬，已十年不問江湖是非，你們的事，恕愚兄不能盡力。」

ㄉ九泉道：「大師兄既不苛責在前，今後有人挑四方鏢局，不就是挑大師兄？請大師兄三思。」

凌化一沉思有頃：「你可有摸清尋仇者那少年的底細？莫叫人在暗你在明。」

ㄉ九泉道：「孔師弟死得糊塗，也怪他過份自大，動手之前，也不問問對手的師承名號，因何尋仇，自大得不把對手放在眼中，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凌化一聽不入耳，截道：「說這些幹甚麼，怎可以埋怨死人，二師弟你精明老到，摸清一切了麼？」

ㄉ九泉尷尬一笑，道：「小弟也糊塗一時，復仇怒火蒙了明智，只知那小子姓裘，單名一個極字。」

凌化一道：「姓裘的人不多，你有沒有想到撼岳掌裘英，他帶走的兒子，跟現在尋仇這青年剛好一般大。」

ㄉ九泉道：「不，不，武家奇師弟當面問過這小子，小子回答說他是姓君子好逑的逑。」

凌化一眸子裡一亮道：「那愚兄就放心了。」一頓轉過話題，道：「你說貞兒暗助姓逑的小子走脫了的事，愚兄要查個水落石出。」邊說邊站起身。

ㄉ九泉知是送客，不便再問，站起身釘問道：「大師兄是應許出主四方鏢局麼？」

凌化一思忖有頃，道：「容我考慮，見到了貞兒後，再作決定。」意思間在懷疑ㄉ九泉報導的眞實性。

ㄉ九泉冷冷一笑，邊辭邊道：「大師兄決定了請知會一聲，小弟好恭迎。」

凌化一目送ㄉ九泉的背影喃喃道：「貞兒聰慧過人，不可能做這種的事，ㄉ九泉片面之辭，不能盡信，先找到了貞兒再說。」

父母恩，海樣深，凌化一動念至此，頓關懷到女兒的安危，大袖一拂，身形頓起，一躍十丈，邊躍邊高呼：「貞兒……貞兒……」

當凌化一在千佛洞找到女兒慧貞之後，立即帶回茅廬小築時，已是氣極，口不擇言的道：「想不到我凌化一的女兒這樣下賤，妳給我去死吧！」

嬌生慣養的凌慧貞，從沒被父親說句重話，淚兒如斷線珍珠般洒落，拔劍就待自盡，凌化一一看着了慌，急步奪過，英雄氣短的說道：「貞兒，妳眞的要……」他已不忍說下去，把話停住。

凌慧貞哭泣的道：「爹，你不

是要女兒死麼？女兒怎敢不遵父命？」

凌化一無可奈何的道：「爹現在不叫妳死，要問妳話。」

凌慧貞流淚道：「原來爹要留活口，問吧！」

「好個倔强的丫頭，我問妳，ㄉ二師叔登門問罪，說妳……」

凌慧貞截口道：「爹問這個呀，不錯，是女兒助他脫困的。」

大出凌化一意料之外，切齒道：「妳瘋了嗎？」

凌慧貞搖頭道：「沒有！」

凌慧貞無頭無尾的又問：「你知這裘極是甚麼人？」

「甚麼人？」凌化一有如丈八金剛：「貞兒說他師承？江湖萬兒？」

凌慧貞道：「爹，你猜到那一邊去，女兒指他的身世。」

「難道貞兒知道？」

「女兒當然知道，所以助他脫困。」

「妳且說那小子的身世。」

「女兒肯定他是十九年前被逐出師門撼岳掌裘英裘師叔的兒子。」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掌劍雙絕凌化一的腦門，但一會兒他又笑道：「貞兒，妳在說夢話，這小子根本不姓裘，而是姓君子好逑的逑。」

凌慧貞笑出聲，道：「爹說他姓裘，又說他姓逑，又說他不姓裘。」

凌化一也被女兒引笑，道：「妳武叔叔當面問過那小子，小子自承是姓君子好逑的逑，妳是大錯鑄成，看妳怎麼辦？」末兩句一改笑臉為嚴肅。

凌慧貞自信的道：「兵不厭詐，武叔叔被愚弄了，他是裘世兄，決不會錯。」

凌化一一想到女兒跟小子厮守一夜，心裡好惱，怒叱道：「妳憑甚麼說得那麼肯定？」

凌慧貞知道父親話裡有話，緋紅於臉的道：「爹要答應不責備女兒，我才說。」

凌化一頓足道：「好厚的臉皮，妳要把我氣死了才安樂嗎？」

凌慧貞鼓着腮兒道：「爹怎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女兒，想到那裡啦？」

凌化一怒聲道：「想到那裡？妳說！」

凌慧貞頂撞道：「女兒指的是爹的私隱，供在神案初一十五燒香禮拜的木匣。」

話裡有因，凌化一自慚的道：「貞兒，妳偷看過木匣裡的畫像？」

凌慧貞畏縮地連連點頭道：「女兒當時就是好奇心，女兒知錯，願領責罰。」

凌化一不知怎的突然額上流汗，溫和的道：「爹不怪妳，妳說下去。」

凌慧貞見父親額上流汗，知已闖禍，因關係重大，只好硬着頭皮道：「女兒看得出畫像中人是撼岳掌裘叔叔的……」

凌化一抬袖邊拭額上汗，截口道：「不用說了，告訴爹，青衫少年裘極，跟那畫相有何牽連？」

「面貌一模一樣，一看就認出是母子。」凌慧貞道。

凌化一突然把手扣住女兒的左手脈腕，痛得凌慧貞花容失色。

「說！」凌化一怒道：「妳跟裘極在千佛洞可有做出不可告人的事？」

凌慧貞掙脫扣腕的手，冷冰冰的道：「爹，你小看女兒了，太不自愛。」說完一扭身，哭着回閨房門，頭也不回。

「是爹不好，把話說錯，妳……」

凌慧貞的房門「蓬」的一聲，報以閉門羹。

兒大避母，女大避父，凌化一只好硬受女兒的閉門羹，依然踱回草堂，沉思悶坐。

* * *

「爹，你在生女兒氣？」

一聲「爹」的叫喚，將凌化一自夢幻中驚醒，才理會到女兒站在面前，他答非所問的道：「貞兒，妳不是回房中休息了麼？」

「爹怎會生妳的氣，貞兒，妳眞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女兒，手腕還痛不痛？」

她輕抬玉手，晃了晃被扣之腕，緩緩的搖頭道：「現在不痛了。」說着，自行一旁坐下，又道：「爹，撼岳掌裘英叔叔，為甚麼要殺妻？」

「這個麼……」凌化一吃驚女兒的突然一問，道：「爹也不清楚，裘嬸嬸的死，爹一直在嘆惜着她的含寃不白，十載同門學藝，深知她的賢淑，不想慘局收場，這是爹替她描容供奉的原因，妳可曾聽說過，裘英無端端殺妻，還揚言嫁禍到爹身上？爹自問跟撼岳掌裘英無嫌無隙可言，眞不知他居心何在。」

「爹問心無愧，可是這仇結大了，裘極在昏迷中囈語說要向爹報仇。」

凌化一一點也不覺得出奇，淡淡的說道：「當獲悉裘極是裘英之子時，爹也意料得到。」

「爹不是常說，寃家宜解不宜結嗎？」

「裘極怎會聽爹解說，到這地步，爹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不知爹的意下如何，何不容

許女兒與爹分憂？」

「有這句話，爹已心滿意足了，貞兒，爹不喜歡妳過問這件事，別忘了爹是掌劍雙絕。」

「女兒不是擔心這個，冤冤相報，同室操戈，有損爹之英名。」

凌化一笑了笑，說道：「依貞兒該怎辦？」

凌慧貞黛眉緊皺，凝重的道：「當女兒聽到他囈語要向爹尋仇時，一時氣憤，就要拔劍結果他的性命，轉念一想，暗箭傷人，豈是我銀劍玉女凌慧貞所爲……」

凌化一插口截道：「光明正大，貞兒算得上是女丈夫，後來呢？」

凌慧貞道：「女兒只好等他醒來，一決高下，强存弱亡，繼而又一想，他在疲累帶傷之下，女兒豈不是乘人之危。」

凌化一聽口氣，知她軟化，在賣關子，不再插口，聽女兒自道。

「女兒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前因後果，結論是錯不在別的，錯在裘極，爹是被嫁禍的，裘極是聽他父親片面之辭，這仇是不當結的，究竟眞兇是誰，如說是撼岳掌裘英自已幹的，似乎不太近人情，爹說過，裘嬸嬸是賢淑的……」

凌化一再度截口道：「貞兒，爹希望妳長話短說，我想快點知道結果。」

凌慧貞將臉避過他爹的視綫，含羞道：「女兒獻身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未得爹同意，跟裘極私訂了終身。」

凌化一一點也不顯得震驚，冷冷的道：「貞兒，爹使妳失望，不能承認妳跟裘極的婚事。」聲落離座，向書房走去。

凌慧貞獻身解恩仇，滿以爲能得乃父的嘉許，一聽不予承認，芳心已碎，大發嬌嗔道：「女兒並非醜八怪嫁不出，獻身解恩仇還落到吃力不討好。」

凌化一破題兒第一次沒有理會女兒的撒嬌，逕自走進書房，凌慧貞更氣，追了上去，手按門框潑辣的道：「江湖兒女從來不重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言激怒了凌化一，氣極出手，隔空點了凌慧貞的啞痲穴。

老管家適時趕到，吃驚道：「老爺，你……」

凌化一截口道：「把這不孝女兒押進地窖裡去。」

「是，老爺。」

在分手的一瞬，父女相對一瞥之下，四行熱淚奪目而出，老管家觸景傷情，不禁一洒同情熱淚！

老管家功力不弱，只見他右掌輕附在凌慧貞腰際，凌慧貞就被推動向前移動身形，看是併肩而行，實是被老管家運力托住，她痲穴被制，自是無法動彈。

掌劍雙絕凌化一乘老管家女兒都不在身邊，取過書簡，揮筆疾書，當書簡已成，老管家正好來覆命，不待老管家開口，他便道：「這兒兩封書簡，一封給即將到來之少年，他姓裘名極，另一封是留交貞兒的，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你當明白我的意思，適時轉交，貞兒的痲啞二穴，是施普通手法，不難解開，你當知道，在甚麼情形下才要偏勞你出手解開貞兒被制穴道。」

老管家恭應道：「老奴理會得，只不過……」

他怕老管家再說下去，借故喚使道：「請沖壺新葉子。」

老管家只好把話頓住，遵從地自案上取過茶壺走出書房，老管家去後，他站起身摸摸這摸摸那，一種難以形容的惜別情緒，在他臉上顯露無遺。

他望了一下由窗隙透進書房中的陽光照射角度，有感的喃喃自語道：「我料得不錯，該是時候了。」

自語方歇，十丈開外頓傳來急促的脚步聲，由脚步聲的輕快推斷是武林健者，他在想：「茅廬小築附近一帶無鄰居，無疑是朝着我來的。」

聲音漸近，証實了他的想法，他朝老管家吩咐道：「咱們住在深山，難得有客人來一次，不可怠慢，快迎出門口，說我恭候草堂！快去！」

老管家應聲「是」，疾步急馳出去，恰到好處，他甫一拉開竹籬，見青衫少年背個灰髮掩面怪人，已走到竹籬門前來。

老管家遵照主人吩咐，恭身肅客道：「候駕多時，我家主人現正在草堂上恭候，請！」

青衫少年長驅直入，連正眼也沒朝老管家看一下，鼻子裡一哼，道：「凌化一擺甚麼架子，叫他到院中見我。」

老管家守禮數的道：「請教怎樣稱呼，老漢才好回報。」

青衫少年倨傲的道：「少爺的名號你不配問，叫你主人……」

聲未落，草堂門首有人接腔：「原來是『冷面金匕』裘少俠駕到，凌某不及遠迎，請面恕罪。」凌化一客套着，邊走心裡邊道：貞兒眼力不錯，面貌跟他娘眞的一模一樣。

「凌化一，你還是那麼目中無人，怎麼？老朋友見面，也不問一聲好？」灰髮掩面的怪人在諷刺着道。

「眞想不到裘賢弟駕到，愚兄老眼昏花，一時間竟然辨認不出，眞是抱歉得很。」凌化一在委屈求全。

裘英沒理會凌化一的自謙，吩咐兒子道：「告訴他。」

冷面金匕裘極應了一聲「是」，望向掌劍雙絕凌化一叫道：「姓凌的，少爺告訴你，此來要向你討回二十年前你殺害家母的血債，你是自絕還是要少爺超度你？你如自絕，少爺法外施恩，留你個全屍，如果要少爺超渡，就將你碎屍萬段，你任選其一吧。」

凌化一笑笑道：「魚與熊掌任由裘少俠施捨，不過若是藉詞討回二十年前殺害令堂血債，却是無中生有，老夫無法接受，原封退回。」

冷面金匕裘極戟指道：「姓凌的，怎麼這麼膽小，想抵賴不敢認賬？」

凌化一帶笑道：「裘少俠看走眼了，老夫不是那種人，少俠如不信不妨試試。」他早知不是善了之局，不願多費唇舌，早解決早好，是以主動提出。

裘極大出所料，一怔道：「少爺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劃下道來吧！」

「你是客，老夫怎可佔先，還是少俠吩咐。」

「慢着！」裘英插口道：「極兒，你先別劃道，你把他碎屍萬段，就沒有爲父的份了，那豈不是遺憾終身……凌化一你願跟老夫對幾掌麼？」

「愚兄奉陪……」凌化一不急不徐的淡應。

聲落影飄，自裘極背上飄落地上又道：「五步如何？」

凌化一淡應道：「太近。」

裘英道：「那就七步？」

凌化一道：「十步如何？」

裘英自問無此能耐，取巧道：「十步，你躲出二十步，豈不更爲安全，老夫不中你退避之計，改用兩掌接實，互較內力如何？」

凌化一一聲不响，走到裘英面前，面對面的席地盤膝坐定，然後出手如電，自點雙腿痲穴，笑對裘英道：「公平交易，不佔你腿殘廢了的便宜。」

裘英望了兒子一眼，吩咐他道：「找個居高臨下，首尾相顧的地方，替爲父掠陣。」

冷面金匕裘極選位置跑開時，裘英、凌化一雙掌接實，裘英傳音入密道：「自從我跟你併着站在一起，無論學藝爭奪女人等等，你是樣樣領先，老夫恨透了你，凌化一，這次你是栽定了，且是慘敗，痛苦在心裡，有口難言，哈哈……」

凌化一恍然，也用傳音入密的道：「想不到你一直在妒忌我，學武的資質與生俱來，這你也妒忌，你撼岳掌裘英的萬兒不弱，莫把追求小師妹說成爭奪，你榮獲中選，還不滿足麼？」

裘英傳音道：「我雖是僥倖成了她的丈夫，却只是佔有軀壳，她的心一直是屬於你凌化一的。」

「你堅持這麼偏見，我是受寵若驚。」

「我裘英已夠創痛的，你好狠的心腸，連一個美麗的軀壳也不讓我佔有。」

「我已表明心迹在先，你存心嫁禍，一口咬定，我不願多費唇舌。」

「凌化一，我深知你掌劍雙絕名號不是倖致的，我也沒把握，但極兒一定能擊敗你的，我有把握讓你不會傷害到極兒一根毫毛，只有挨揍的份兒，信麼？」

「裘英，你也太狠毒了，但是你會失望的。」

「我鄭重的告訴你，極兒恨你入骨，他是矢志要向你討回血債的，你也別妄想存下溜走之心，天涯海角，除了你血債血還，極兒是永遠追殺沒完的。」

「我勸你別枉費心機，別忘了你是在與我較量內功，心無二用。」

裘英重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站在較遠處的冷面金匕裘極，間歇地聽到爹哈哈哼哼，使他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突然一聲悶哼聲傳入裘極的耳中，循聲見到裘英的身形像皮球般滾出一丈開外。

裘極迅速無偏的閃身而出，穩住了他爹爹翻滾之勢，說了聲：「爹且調息，待孩兒去收拾他。」

「慢着！」裘英攔阻住兒子的去勢道：「凌化一在耍花招，當心點。」一頓，轉注凌化一道：「姓凌的，怎不施重手毀掉老夫？」跟較年長的掌劍雙絕凌化一打話，自稱老夫，實是笑話。

「難道凌某手下留情，也算是錯了？」凌化一不屑的道。

「你那是手下留情，分明是羞辱我。」裘英想到這裡，忍不住氣血上衝，喉間一甜，湧出一口血箭，大叫道：「氣死老夫也，極兒，快快將凌化一碎屍萬段，爹大概是不行了，不見仇人濺血，我死不瞑目！」

冷面金匕裘極突然見他爹眼睛已失光彩，大吃一驚，搖晃着他爹的雙肩，驚叫道：「爹，你怎麼了？孩兒這就去手殲仇人，爲爹娘報仇，你千萬等我。」

裘英有氣無力的說道：「爹一定等你，快去吧！」

「孩兒遵命！」話聲中莫邪金匕已龍吟出鞘，身形電閃，手中莫邪金匕已施展禪功極度，一招「黎庭掃穴」向凌化一胸門猛遞進去。

掌劍雙絕凌化一向左一飄，避了開去，同時抬手喝止道：「且慢，青年人，怎的全不知過招禮法，一聲不响，拔劍就刺，一點也不像出身名門正派。」

冷面金匕裘極叱道：「你是甚麼東西，敢來教訓少爺，老古董，墨守成規，食古不化，生死之搏，兵不厭詐，這個你懂麼？」

說罷，舞起金光萬道，又是一式師門絕學「橫掃千軍」削向掌劍雙絕腰際。

凌化一深知莫邪金匕的鋒利，不敢硬接，脚踏七星巧步，向右一閃，歸回初時原位。

只聽凌化一邊踩七星巧步閃讓邊道：「竟敢罵老夫是甚麼東西，眞該打，可知老夫在讓你，一直都沒有拔劍回敬？」

「少爺等你老東西拔劍就是了。」說着，沉腕卸勁，嚴陣以待。

掌劍雙絕凌化一徐徐的道：「要老夫拔劍不難，得依老夫一個條件。」

「少爺如不允呢？」

「一輩子也休想老夫拔劍。」

「敢情你這老東西貪生怕死，要少爺手下留情，放過你這隻老狗。」

「眞該打！」似乎凌化一只會說該打這句老話。

「老東西，你敢再說句該打？」裘極說話的神情隱含殺機。

凌化一似乎軟化了，捋鬚道：「有道是：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何況老夫已鬚髯盈尺，在武林江湖也稍具頭臉，不敢希望你少俠尊我一聲老前輩，但總不致被罵成甚麼東西。」

裘極自有生以來，從沒聽過這道理，很覺稀奇，楞了楞道：「你講的雖然有道理，但是對你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應作別論，你既然改口稱我爲少俠，禮尚往來，我也尊你一聲老俠，你看如何？」

凌化一臉上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道：「太好了，就此一言敲定，少俠，老夫的請求，你可曾考慮？」

「是說拔劍的條件？」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改口應說是請求。」

「請求不敢，在下洗耳恭聽。」

「小女凌慧貞，妄想高攀……」

冷面金匕裘極截口道：「凌慧貞果然是老俠的千金？」

「正是小女，這門親事，老夫認爲門不當戶不對，不想高攀。」

「在下也有同感，就此一言爲定，取消！」

凌化一打蛇隨棍上道：「少俠明智，就此一言爲定，取消。」

盤坐丈二外草地上的裘英，聽一老一少越說越親近，氣得又吐了一口鮮血，心說：「完了！」但仍不死心，强撐着剩餘的一口氣息，邊沙啞着喉嚨低叫：「極兒，極兒！」邊爬向二人交談處。

練武的人眼觀八方，警覺性高，裘極轉身奔了過去，英雄淚奪目而出，扶坐起裘英，哭叫道：「爹，你……」情急之間，他不知說甚麼好。

「你……把……爹……忘……了……」裘英上氣不接下氣的道。

「爹，不，孩兒怎麼會忘了血海深仇呢？」

「口……說……無……憑……」

「孩兒這就以行動證實。」莫邪金匕再度龍吟出鞘，瞳孔大赤，向掌劍雙絕凌化一虎撲而至。

掌劍雙絕凌化一知裘極已動殺機，不敢怠慢，手握劍訣，還擊而上，他深知莫邪金匕是千古神兵，削鐵如泥，不敢硬架，以柔制剛，吸字訣卸去對方五成勁力，「嘶」一聲，劍貼匕，膠着一團，互拚內力。

凌化一想不到，自己數十年以上的內功修爲，提聚了十成功勁，互較之下，竟是平分秋色，他那知裘極從小至大，全是在冰天雪地裡生活，嚴寒、艱苦的自然環境，無形中磨練成銅筋鐵骨，內功已有過人的基礎，再加上在死谷閻君洞府苦修十年，造詣之深，進步之速，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

血洗四方鏢局，威風八面，冷面金匕頭銜絕非倖致，掌劍雙絕凌化一把他低估了。

裘極此刻的功力雖不亞於頂尖高手，但金錢買不到的修爲以及江湖經驗，應敵時的機變，他却是望塵莫及掌劍雙絕凌化一了。

三十招過後，凌化一大致摸清了裘極的路數。

裘極心急復仇，恨不得一招就將凌化一制服處死，一招緊接一招的猛攻極耗內力，相反，凌化一憑藉他成名的七星巧步，游刃有餘的穿梭在裘極的莫邪金匕威力圈裡，輕靈巧躍，保存內力。

裘極也吃虧在四方鏢局牛刀小試，養成他目空一切，自以爲不可一世，把凌化一也看成了孔翔，凌化一在以逸待勞之下，轉守爲攻，一目了然，凌化一已盡佔上風，不時還拿話指點裘極的漏洞，糾正招法，裘極一聲不响，乘凌化一說話疏神之際，一式鷂子翻身，大吼一聲：「躺下！」

眞個是狠辣無比，凌化一險中又險的一式「鐵橋板」倒縱，撿回老命，即使僥倖逃過，藍衫大袖也被削去了一小片，凌化一站穩樁，一回身，說道：「少俠身手果然不凡，預想一定前程似錦。」

在這種九死一生節骨眼上，他還有心情誇讚對手，眞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老夫認輸了，從此退出江湖，少俠可願意放過老夫？」

冷面金匕裘極無動於衷，回道：「老傢伙，怎沒有一點骨氣，搖尾乞憐沒有用，今天的樑子是死結，老天爺也解不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亮出你的傢伙，再決一死戰。」

話雖硬，却沒先前的狂，他已知遇上了勁敵！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凌化一喃喃的把裘極的話背了一遍，才問道：「少俠，請你回答了老夫的問話，再決一死戰如何？」

「少爺可沒有工夫跟你磨菇，僅限一問。」

「好，好，一問夠了。」凌化一緩和的道：「如是老夫不敵，任何發落都可，如你失手呢？」

「外甥打燈籠——照舅。」

「依你之見呢？」

「老夫不同意。」

「你如落敗，不得自作主張，更不准自絕，等候老夫想好處決的辦法再行將你發落，想辦法至少也要盞茶時間，多則頓飯也不一定，到時少俠能等麼？」

「老東西，你不覺是枉費心機麼？」

「也許是，也許是未雨綢繆，少俠應許麼？」

「應許就應許。」

「大丈夫應一言既出。」凌化一釘問一句。

「駟馬難追。」裘極一揚莫邪金匕，道：「少爺有僭了！」

聲落的同時，匕舞金芒，立即搶攻而上。

只見無數道的光芒銀虹滾做一團，難辨人影，盞茶時間過去，突然金芒銀虹頓斂，掌劍雙絕凌化一手中三尺金芒，頂在冷面金匕裘極的後心，凌化一還劍入鞘，吟沉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裘極接道：「駟馬難追。」

凌化一神情凝重，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對面的牆根，席地而坐。

裘極眞是信人，木立原地，一動也不動。

凌化一盯視着裘極木立背影，長嘆一聲，回身面壁，閉目沉思，一幕一幕的往事頓湧出心頭！

* * *

清楚記得，這是個端午節的正午，他因多喝了幾杯雄黃酒，頭有點昏，離席步出廳堂，信步而行，到了花園，一陣花香撲鼻，他不自禁的突興惜花愛花之感，這是他平素所沒有的。

突然一雙纖纖玉手搭在了他的肩頭，回頭一看，是小師妹玉琴，其實不用回頭，他已知是她，師兄妹間，玉琴小師妹跟他最談得來。

一種微妙的感覺，他領悟到他跟玉琴師妹的感情漸超友誼，沒她在身邊，他就有寂寞感，他有意無意的向她表示，她也有同樣的感覺。

幾分酒意使他大膽地緊握小師妹那白嫩似藕的一雙玉手，她是欲拒還迎，他不知那裡來的勇氣，拉她到了蓮塘邊假山石後。

他當時似變成了另一個人，大膽的將她摟在懷中，她欲拒無力，任由他擺佈，只是囈語中反覆地道：「大師哥，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這時刻，情愛已吞噬了他的靈魂，他强吻着她的櫻唇和她每一個地方。

是那麼的瘋狂、激情。

春風一度過後，他似已瘓癱一樣，而後，他甦醒過來，大錯已成，追悔莫及，玉琴師妹無限嬌羞地咬耳道：「爹流露過同意我們的婚事，剛才我才不忍推拒你，化一哥，你不會沒良心的始亂終棄吧？」

一個半月後的一天，玉琴偷偷告訴他：「化一哥，這個月……過了日子還沒有來，覺得嘔心想嘔。」

他偷親了她一下粉頸，告訴她：「準是有了，我想向師父提親，提早完婚，不就遮蓋了嗎？」

晴天霹靂，不等他向師父提親，就在那天晚上，師父把他叫進書房，吩咐道：「化一，你不能留在趙家堡，師父認許你學成離堡，插足江湖歷練，晚飯爲你餞行，明早離去。」

「師父，我……」

「不用多說了，師父說一不二，你去吧！」

出了書房，瞥見師弟們向他投以冷眼，他疾步而行，躲避他們的冷眼。

師父爲甚麼突然趕他走？他疑心是他與玉琴師妹的事東窗事發，他必須把這事告訴師妹，但堡裏堡外，他幾乎行遍每一個角落，都見不到師妹的影子，一直到他離去，都沒跟她見過面。

回到家，才知道是因爲父親跟師父已割袍斷交，殃及池魚。

他費了三個月工夫，才說服父親向師父認錯，當他持父親親筆認錯求和書簡，黑夜回到趙家堡時，玉琴師妹已經是名花有主，下嫁給二師弟裘英了。

冷面金匕裘極，名義上是裘英的兒子，實則是凌化一的親骨肉。

他能公開這秘密麼？叫死在九泉的趙玉琴師妹蒙上不貞之名麼？

他能讓裘極這親骨肉被同道笑罵是野種，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麼？

他如存在一天，這恩恩怨怨就永無了結之日。

人生不過如此，有生必有死，自求解脫吧！

三尺青鋒自掌劍雙絕凌化一的前胸對穿而過，他搖晃了幾下，倒在血泊之中，劍柄仍握在他手之中，老管家老淚縱橫，戰抖抖地把主人的遺書遞交到仍然木立的裘極手上。

裘極拆開一看，筆紙上寫的是：

「濺血了恩仇，毀屍該雷打。」繼凌化一倒下的是撼岳掌裘英。

「爹……」冷面金匕裘極，凄冷哭叫着彌留的爹。

裘英看見了兒子最後一眼，目注長眠的凌化一嘴皮牽動了一下，擠出三個字：「他……才……是……」頭一偏，嚥下最後一口氣。

「他……才……是……」裘英指的是甚麼？冷面金匕裘極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晴天霹靂，一記重擊，擊在裘極的頂門，擊碎了他的心，是喜悅？是痛苦？是憤怒？他爆起了一聲撼人心魄的響徹雲霄的長嘯。

思潮澎湃，縈迴腦際不去，他自問道：「我將如何面對現實？自恩恩怨怨細綁中脫困而出……」

「哥哥！」突然一聲嬌柔的低呼，把他自幻夢中帶回現實，他沒有應聲，也沒有瞥她一眼，但早已

由那嬌柔熟悉的聲音中聽出她是銀劍玉女凌慧貞，一個急念，頓湧心頭，裘極面冷如冰的說道：「姑娘認錯人了！」

說完，頭也不回，大踏步向着籬笆門走了出去！

銀劍玉女凌慧貞，凝視着他遠去的背影，一頓小蠻靴，銀牙咬碎，望着那滿懷恨意，帶着此恨綿綿無絕期的親兄長悵然而泣……

（完）

短篇武林爭霸故事／秦風・文　可飛・圖

綠林宴

勝者爲王　爭奪副座

好豐盛的一桌酒席！

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平時難得嚐到的山珍海味，酒是陳年的女兒紅，再加上嶄新的象牙筷子，嶄新的杯盤，以及重新佈置的房間。

幾乎每一樣的東西都是新的，名貴的……

早在三天前，名滿開封的「鹿鳴宴」酒樓就開始爲今天的這一桌酒席而忙個不停，因爲在此準備宴客的主人來頭很大，而他所邀請的客人來頭更大，賓主雙方都得罪不得，怠慢不得，若是一不小心出個小差池，他們「鹿鳴宴」就只好關門大吉了。

晌午時分，宴客的主人已先到達。

他們一共五個人，有的乘車而至，有的騎馬而來，個個穿得齊整光鮮，態度恭謹，好像他們請的是一位王爺，極之鄭重其事。

「鹿鳴宴」酒樓的老闆親迎他們上樓進入宴客的房間。看他的態度恭謹小心，就連店夥計們看了也暗暗納悶，不解其故。

只有老店東和「鹿鳴宴」酒樓的兩個大廚師知道他們五個人的來歷，知道他們是目前綠林道上最著名的五位兇神惡煞——北五省五個佔山爲寨的大寨主。

他們是：天龍寨主「三爪奪命」孫老九。

地虎寨主「鐵掌開山」樊計榮。

狠山寨主「青背狠」應彪。

雲海寨主「金翅鵬」馬上飛。

黑嶺寨寨主「矮脚虎」胡二郎。

這五位綠林巨寇公然在開封城宴客，自是不能讓太多的人知道，因爲只有老店東和兩個大廚師知悉他們的來歷，但這已經夠了——由老店東親自指揮安排酒席，誰敢等閒視之？

現在，五位寨主已在房間坐下，爲首的天龍寨主「三爪奪命」孫老九，看過桌上的酒菜，表示滿意的點點頭，道：「張老板，辛苦你了。」

老店東得到讚許，高興得好像發了財，眉開眼笑，不住的拱手謙遜道：「那裡，應該的，應該的！」

孫老九道：「我們的客人等一會才會到達，你且下去吧！」

「是。」

老店東如奉綸音，一會兒都不敢停留，輕手輕脚的倒退了出去。

然後，孫老九望了望窗外的天色，自言自語道：「大概還要一刻時……」

座中的黑嶺寨寨主「矮腳虎」胡二郎立刻開口道：「孫大哥，你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看樣子，他竟然也不知道今天所要宴請的「貴客」是誰，才有如此一問。

孫老九以權威的姿態微微一笑道：「小胡，咱們今天要請的客人，只怕你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他是咱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

矮腳虎胡二郎聽得不由一怔道：「二十年前？」

孫老九道：「不錯，咱們與他已有二十年沒見面了。」

那地虎寨主「鐵掌開山」樊計榮、狠山寨主「青背狼」應彪、雲海寨主「金翅鵰」馬上飛三人聽了這話，臉上也流露出驚詫之色，敢情今天他們五人雖然都是東道主人，却只有孫老九一人知道要請的客人是誰。

矮腳虎胡二郎啞然笑道：「好了，孫九哥，不要賣關子了，好不好？」

孫老九笑着道：「其實，我這樣一說，你們應該立刻猜到他是誰才對。二十年前，對咱們五人十分的照顧，咱們五人能有今天這個小小的成就，全是他直接間接……」

狠山寨主「青背狼」應彪突然神色一振，霍地站起，驚喜的問道：「你說的是咱們北五省的總瓢把子魏大哥？」

孫老九點點頭，道：「正是他。」

「鐵掌開山」樊計榮、「金翅鵰」馬上飛，也驚喜的站起，齊聲問道：「魏大哥不是死了麼？」

孫老九表情轉爲嚴肅，沉聲道：「沒有，他等一會就可來到此處。」

樊、應、馬、胡四人聽了非常激動，就好像聽到了失踪已久的親人消息，興奮得面孔都漲紅了起來。

矮腳虎胡二郎不覺手舞足蹈，笑不攏嘴道：「太好了，太好了，原來總瓢把子還活在世上。小弟一直以爲他……哈哈，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想當年，咱們總瓢把子統治北五省三十六寨的時候，他皺一皺眉頭風雲就變色了，頓一頓足，就地動山搖，那是何等的風光，何等不可一世，唉！想不到後來陰溝裡翻船，竟被官兵逮個正着，判了個終身監禁，屈指算來，竟已過了二十個年頭，孫大哥，總瓢把子是幾時出來的？」

孫老九道：「就在今天！」

青背狼應彪急問道：「他怎麼能夠出來呢？」

孫老九道：「上個月，當今皇上登基大典，大赦天下，我們魏大哥已坐了二十年的牢，符合特赦的例。我在前些日子派人下山打聽，得知魏大哥將在今天中午釋放出獄，因此，才邀請你們四人到此，準備爲他慶祝一下，要是沒有意外，這時候可能已放出來了。」

金翅鵰馬上飛大喜道：「好極了，咱們這就去接他過來。」

說着便要出房下樓去。

三爪奪命孫老九搖手道：「不，咱們五人不宜現身，我已派了兩個小頭目去接魏大哥出獄，少時便可到達。」

語聲一頓，又換上了嚴肅的表情道：「乘着魏大哥未到來之前，我想跟你們商量一下，當年魏大哥對咱們五人十分的照顧，大丈夫有恩報恩，因此我想，魏大哥這次出獄，咱們應該助他東山再起，還叫他坐上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交椅，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馬上飛聽了，一拍手道：「對，正該如此。」

應彪道：「魏大哥被捕下獄那年是五十七歲，如今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不知他身子骨是否還硬朗？」

孫老九道：「這個你放心，二十年鐵窗生涯雖然漫長，能將一個人活活折磨至死，但我們的魏大哥絕對不會有問題，他的功力深厚無匹，他的意志和定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我敢保證他的身體不但健壯如故，而且內功修爲必然更爲精進。」

矮腳虎胡二郎道：「對，我胡二郎願意獻出我的黑嶺山寨，做爲我們魏大哥東山再起的根據地。」

鐵掌開山樊計榮嘿嘿一笑道：「若說要協助魏大哥重掌北五省三十六寨，我的地虎寨地點最爲理想，我手下的兄弟也最多。」

青背狼應彪笑道：「眞正理想的地點是我的狠山，狠山地勢險惡，過去數十年官兵屢攻不破，最是安全可靠。」

孫老九聽了哈哈大笑道：「慢着，慢着，這件事我孫老九自有定案，並且已經付諸行動。改天你們到我天龍寨一看便知，我的天龍寨已在改建之中，我相信魏大哥看了一定很滿意。」

應彪有些不悅，乾笑了一聲道：「孫大哥，魏大哥是咱們五人的大哥，他不是你的禁臠，也不是我的禁臠，因此我認爲魏大哥在何處重建基業，應該由大家來商量做決定才是。」

孫老九冷笑道：「你看看，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次要不是我孫老九通知你們，我把魏大哥接到我的天龍寨，你們還都蒙在鼓裡，如今居然跟我爭奪起來，這算是什麼？」

應彪聳聳肩道：「話不是這麼

說，魏大哥這次出獄，以他當年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威名，要想東山再起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嘿嘿……他當然需要一個得力的副手來輔助，而這個副手的人選是非常的重要，絕不能是個不得人心……」

「砰！」

孫老九用力一拍桌子，怒叱道：「姓應的，你說我孫老九不得人心？」

應彪毫不示弱，悍然與他四目相對，冷冷一笑道：「孫兄用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你若想當魏大哥的副手，還得拿出一些本事叫人心服才是。」

孫老九突然哈哈連聲大笑道：「這個還不簡單，誰不服氣，眼下我孫老九人就在此。」

矮腳虎胡二郎一看他們雙方越說越僵，眼看就要反目成仇，連忙站起，雙手連搖道：「別急，別急！咱們魏大哥還沒到，你們就先吵翻了臉，這若是傳到江湖上去，不被人笑掉了牙才怪了。」

孫老九滿臉憤怒道：「你們聽着，給我仔仔細細的聽着，我決定將魏大哥接回天龍寨，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

應彪悍笑道：「我還是剛才那句話，你想利用魏大哥坐定北五省三十六寨副總瓢把子的交椅，得拿出一些本事來給大家看看。」

孫老九大怒，雙目一瞪，挽起袖子道：「好，你不服氣，我這裡等着你，你來啊！」

應彪站起道：「孫兄既然這麼說，那我應彪不自量力了。」

才說到這裡，樓梯响動，有人上樓來了。

馬上飛忙道：「不要吵架，魏大哥到了。」

說着快步迎了出去。

孫、樊、應、胡四人立刻爭先恐後的衝出房間，趕向樓梯口，却見上樓而來的是老店東和孫老九手下的一個小頭目，並不見魏大哥到達，孫老九不禁一呆，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小頭目上了二樓，向他施禮稟告道：「啓稟大當家，那位魏老前輩尚未出來，小的多方打聽，據說還有一些事情沒有辦好，最快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出獄，小的怕大當家久等，故先來報告。」

孫老九聞言甚是失望，快快道：「什麼事情還沒有辦好？」

那小頭目答道：「小的不知，他們只說今天一定會釋放，只是要遲些時候。」

孫老九問道：「小丁呢？」

那小頭目答道：「還在那裡守着。」

孫老九沉思有頃，道：「好，你們回那邊去，看見他老人家出來，立刻接他到此，不得有誤！」

「是。」

那小頭目掉頭跑下樓去了。

孫老九接着向老店東問道：「張老闆，桌上那一些菜，下午再熱一熱會不會變味？」

張老店東道：「不會，不會，老漢再叫厨師細心弄一弄，保證味道不變。」

孫老九道：「那好，我們要出去一下，個把時辰便回來，你吩咐厨師好好的把酒菜熱一熱，自有重賞。」

老店東連聲稱是。

孫老九吩咐完畢，便轉對應彪四人冷笑道：「咱們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去城外談談，走吧！」

＊　＊　＊

雙方一南一北相對而立，準備訴諸武力了。

這是綠林好漢的作風，雙方若是不合，便以武力解決，誰的拳頭有力，誰就有理。

「三爪奪命」孫老九雙掌交叉豎於胸前，十指猶如鷹爪，滿面猙笑道：「姓應的，你進招吧！」

應彪笑笑道：「孫兄想當北五省的副總瓢把子，兄弟我當然要領教領教，只是話先說在前頭，咱們不論誰勝誰敗，打完了還是朋友，咱們魏大哥也還是咱們五人的魏大哥，這一點你孫兄做得到做不到？」

孫老九喝道：「就這麼辦，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若勝了，你們需得同意我爲副總瓢把子。」

應彪道：「要是我勝了呢？」

孫老九道：「那我也同意你當上副總瓢把子。」

應彪道：「一言爲定，接招！」

招字一出口，左手食中二指已如槍刺一樣，倏忽點至孫老九的雙目。一開始便是辣着，好像孫老九是他殺父奪妻的不共戴天的大仇人一般。

孫老九見他出手無情，全然不顧相交二十多年的情誼，登時心中大怒，激起了滿腔殺氣，當下聲如春雷大喝一聲，一個轉身錯步避開點到的二指，隨之雙掌猛出，十指如爪，猛可裡便是二招厲害無比的鷹爪拳，同時攻向應彪的面門和胸前二處大穴。

他號稱「三爪奪命」，其在指爪上自有驚人造詣，這時發出的二掌，十指堅如鋼爪，力度之强，足可以破敵之胸，掏敵之心。

應彪知道厲害，不敢去硬接，趕緊倒退一步，繼之身形向下一伏，來個橫腿環掃。

他們五人今天入城宴客，爲避免引起官府注意，故未携帶兵刃，但這時雖是空拳赤手對搏，打來仍是激烈，令得一旁觀戰的鐵掌開山

樊計榮、金翅鵰馬上飛及矮脚虎胡二郎三人也不禁為之心驚膽跳。

胡二郎搖頭嘆氣道：「荒唐，荒唐，魏大哥人還不知在何處，就為了一個副總瓢把子的虛名而打得你死我活，太不值得了。」

樊計榮道：「小胡，你對副總瓢把子這個寶座有沒有興趣？」

胡二郎連連的搖了七八個頭說道：「我胡二郎有自知之明，小人無大志，是故不敢妄想。」

胡二郎轉對馬上飛問道：「馬寨主，你呢？」

馬上飛冷笑道：「我馬上飛一向都沒有想到『副總瓢把子』這個頭銜，但如果說孫老九和應彪有資格坐上『副總瓢把子』這個寶座的話，那我馬上飛就更有資格了。」

樊計榮乾笑一聲道：「正是，眞正配當『副總瓢把子』的，應該是不出你我二人。」

馬上飛一怔，道：「你也有意？」

樊計榮笑道：「是啊！我樊計榮出道最早，麾下兄弟最多，而且若論武功，我鐵掌開山……」

「去你的，你算老幾！」

馬上飛一拳打向他的面門。

樊計榮早有預防，左手一抬，架住他的拳頭，右掌出如砍刀，倏然切向他的脖子，大笑道：「好啊！咱倆也來鬥個明白，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於是，他們也動上了手。

四個人捉對兒拚鬥，掌來拳往，兔起鶻落，好像四條野狗搶吃一根骨頭，殺得天昏地黑。

胡二郎大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們想當『副總瓢把子』好了，我胡二郎只當小嘍囉。」

忽然，孫老九和應彪的拚鬥有了結果，應彪踢中了孫老九一脚，孫老九乘機抓住他的脚，猛力一掄，應彪登時成了紙鳶。

「服不服？」

「不服！」

孫老九大怒，抓着他的雙脚掄舞不休，一口氣舞了幾個圈，又喝問道：「服不服？」

應彪厲聲道：「服你個屁！」

孫老九氣炸了肺，吼叫道：「狗娘養的，老子摜死你了！」

正在猛力向地上摜的時候，突聞「蹦」的一聲，從應彪袖上射出了一支箭，射中他的左胸了。

他大叫一聲，鋼爪般的十指使勁一抓，應彪的雙脚登時鮮血飛迸，結果兩人都受了傷，同時摔倒地上。

馬上飛和樊計榮的惡鬥，也於此時分出勝負，樊計榮鼻樑上中了一拳，血流如注，但馬上飛胸口中了一掌，當場口噴鮮血，倒了下去。

胡二郎叫道：「好了，孫寨主和應寨主兩敗俱傷，你們都不配當『副總瓢把子』，至於馬寨主和樊寨主，獲勝的是樊寨主——我這個判決公平不公平？」

樊計榮掩着下陷的鼻樑，發出鼻塞的聲音道：「公平！」

胡二郎一拍手，大笑道：「那麼，只要你能打敗我胡二郎，你就是『副總瓢把子』啦！」

樊計榮大吃一驚道：「你……你不是宣佈退出競爭麼？」

胡二郎詭笑道：「誰說的，接招。」

身形一騰，就是一個凌空飛踢。

他叫矮脚虎，雙脚奇短，可是他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這雙短脚，曾經踢死過幾條牛，樊計榮的鼻子受了傷，正痛得難過，已無餘力再戰，一見他飛身踢來，不敢招架，連忙頓足退避。

胡二郎笑道：「那裡走？」

身形起落如燕，一連幾個凌空飛踢，最後終於「噗」的一聲踢中了樊計榮的胸部，將他踢得倒地直滾。

至此，五人之中，孫老九為袖箭所傷，應彪雙脚血肉模糊，馬上飛內傷吐血，樊計榮除了鼻樑下陷之外，內傷也是不輕，就只有胡二郎沒事。

他見孫、應、馬、樊四人東倒西歪的躺在地上，口中發出「嘿嘿嘿」一陣惡笑，忽然從腰上抽出一柄匕首，道：「現在誰是『副總瓢把子』？」

馬上飛呻吟道：「是你！」

胡二郎笑問道：「孫寨主，你說呢？」

孫老九嘆道：「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姓孫的沒話說啦。」

胡二郎道：「應寨主和樊寨主意下如何？」

應彪和樊計榮見他手上握着匕首，只好點頭表示服輸。

胡二郎笑道：「既然你們同意我做魏大哥的副手，那麼我便是『副總瓢把子』，你們四人先向我行個禮，然後咱一起去見魏大哥。」

孫、應、馬、樊勉強的起身行禮。

胡二郎哈哈大笑道：「等下見到了魏大哥，你們四人須在他面前公推我為『副總瓢把子』，否則別怪我胡二郎無情，現在咱們回城去吧。」

五人回到城中「鹿鳴宴」酒樓時，已是黃昏時分，老店東看見他們四人帶傷回來，大為驚異道：「你們四位怎麼啦？」

胡二郎含笑道：「張老板，我們魏大哥到了吧！」

老店東連連點頭，道：「到了，到了，此刻正在樓上房間。」

胡二郎大喜，飛步上樓。

孫、應、馬、樊四人雖然傷勢不輕，這時一聽到魏大哥已到，頓時精神一振，又爭先恐後的搶上樓，他們的希望雖已破滅，但昔日的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魏中天這個綠林巨人，仍然是他們敬如神明的人物。只要能在他身邊站一站，往後的日子就好過了。

樓上，孫老九麾下的四個小頭目，雁翅般在房門口分立兩旁，雄赳赳氣昂昂，好像四個守門官。

「魏大哥！」

「魏大哥！」

五人衝刺而入。

一看，那位昔年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魏中天正居中坐在酒席之上，臉上掛着一片笑容，他是個古稀老人，滿頭白髮，面孔消瘦，兩顆水泡眼流出眼水，擱在桌上的兩隻手，骨瘦如柴，雖然看出他在力持鎭靜，但雙手却在微微的發抖。

胡二郎呆了一呆，道：「你是誰？」

老人笑咪咪道：「我……嘻嘻，我就是魏中天，你們的魏大哥。」

胡二郎上前仔細的端詳了他一番，點頭道：「不錯，你是我們的魏大哥。」

魏中天笑道：「小胡，難得你還記得我魏中天這個人，我——我很高興，來來來，大家坐下好說話，孫老九、應彪、馬上飛、樊計榮，你們都坐下呀！」

五人才慢慢挨過去，慢慢的坐了下來。

魏中天道：「我……我決定東山再起，我……我自信有這個能力，我……對了，我的老婆，她在何處？」

胡二郎道：「聽說住在霧溪。」

魏中天「嗯」了一聲，轉對馬上飛笑問道：「應彪，你的兒子如今已長大成人了吧，記得我入牢的那一年，你妻子……」

馬上飛尷尬的道：「我是馬上飛。」

魏大哥一敲自己腦袋道：「對！對！你是馬上飛，那年我入牢的時候，你曾經叫你的妻子去探牢。」

孫老九冷冷的道：「你又錯了，去探牢的是我妻子紅狐。」

魏中天仰頭哈哈笑道：「不錯，是你妻子紅狐，我被關了二十年，那是唯一去看我的一個人，所以我很感動，我決定提拔你樊計榮為北五省三十六寨的副總瓢把子，誰要不服，我一掌把他劈了。」

孫老九嘆一口氣道：「我是孫老九。」

魏中天大為愕然，發呆了半晌，才打起了精神道：「二十年眞是太長了，不過我有信心恢復我的昔日雄風，只是，我想先回霧溪見見老妻一面，你們誰肯借我幾兩銀子，不要太多，只要有個十兩就夠，好不好？」

孫老九冷笑道：「十両銀子，沒問題。我們這位胡副總瓢把子會借給你的。」

他的手指向矮脚虎胡二郎。

胡二郎嚇了一跳，跳了起來道：「借錢？你開什麼玩笑？」

大袖一拂，掉頭出房而去。

孫、應、樊、馬四人哈哈大笑，在笑聲中一個一個起身離座而去。

（完）

白眉太監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方寶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大床上，桌子上還放了一個大銅錘，一個藍袍大漢進來，輕輕提起了那隻大銅錘，並自我介紹是九指棋癡白也黑的丈夫姓張三名李四，他告訴方寶玉，因白也黑沉迷於弈棋之道如痴如呆，要懲罰她一下，卻已被他綁起送入井底。張三李四又帶方寶玉穿過井水，來到水洞，卻發現白也黑已死，身中數刀……



復仇斃強敵　觀戰驚受制

冷春花冷冷一笑，道：「這二十年以來，你雖然行事不三不四，到處結下了不少仇家，但可知最憎恨你的人是誰？」

張三李四一呆，隨即大聲道：「天下間最憎恨洒家的人，就是洒家的老婆白也黑！」

冷春花喝道：「胡說！白大姊姊心裏對你怎樣，你不清不楚，我卻心中雪亮，她若眞的憎恨你，當年也就不會跟你成親，把海世榮拒諸千里之外。」

方寶玉聽到這裏，心中不禁恍然：「原來冷春花跟白也黑甚爲熟絡，幸好冷小姐不喜歡弈棋，否則也會跳入河中觀看棋戰。」

張三李四忽然又長長的嘆一口氣，說道：「正因爲她一時嘴快，答應跟洒家成親，這才會一輩子都憎恨我！」

冷春花搖頭跺足，大聲叫道：「放屁！放屁！」

張三李四卻道：「你罵得很對，洒家最愛放屁，跟洒家在一起，經常都會給臭屁熏得天旋地轉，南北不分，嫁給一個如此臭氣衝天的臭老公，她自然一輩子都憎恨我！」

冷春花氣得不住跺脚，團團亂轉。

胖太歲正想開口說一兩句，冷春花已眼明手快，閃電般伸出肥大手掌堵塞住他的嘴巴，沉聲道：「你少開口！」

她既下了如此鐵令，胖太歲只好噤若寒蟬，連悶哼也不敢發出。

過了很久，冷春花才勉強平心靜氣，對張三李四說道：「當年，你跟海世榮雙雙苦戀白大姊姊，是也不是？」

張三李四聞言，臉上不期然泛起一陣既是甜蜜，又是悲苦的笑容，半晌答道：「你這樣說，確是不錯的，那時候海老九還沒有成親，而且年少多金，人又風流倜儻……」

「倜儻個屁！」冷春花「哼」一聲，冷笑道：「海世榮自出娘胎，便是個賤肉橫生，貌不驚人的土包子，若論才貌，你比他勝得多了。」

張三李四滿臉迷惘之色，喃喃道：「洒家眞的比他還勝一籌嗎？」

只聽得冷春花又繼續說道：「當年，白大姊姊終於選擇了你作爲金龜婿，海老九大爲失望，但不到半年，他也成親了，但新娘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你可知道嗎？」

張三李四怔了一怔，才道：「好像……聽說是個小家碧玉。」

冷春花「呸」一聲，冷冷道：「什麼小家碧玉，也不怕笑掉天下英雄好漢的所有大小牙齒！海老九娶的這個女人，其實是個面首三千，

歷盡滄桑的青樓妓女，她本姓萬，名淑賢，但人在青樓，她又生性淫蕩，人盡可夫，這『淑賢』二字，怎麼說也和她大不相襯，於是乎只好改上一改，變成了萬人迷！」

聽見了「萬人迷」這三個字，方寶玉不禁暗暗好笑，心想：「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青樓妓寨成千上萬，幾乎處處都有被譽爲『賽玉環』、『萬人迷』等美名的妓女，若單說『萬人迷』，在揚州城內就最少有四五個！」

冷春花雖毫不客氣地把海世榮所娶妻子的底細抖露出來，但張三李四仍然不置貶詞，只是說道：「英雄莫問出處，佳人也是一樣，古往今來，青樓妓院，曾經出了不少奇女子，正是出污泥而不染也……」

冷春花雙目一瞪，陡地喝道：「別老是把自己鎖在大頭春夢裏！那個萬人迷，品格鄙下，淫賤而貪財，陰險更毒辣，她只是個賤女子，絕不是什麼奇女子！」說得厲言疾色，斬釘截鐵，再也不容許張三李四有爭辯的餘地。

張三李四楞住，半晌作聲不得。

冷春花接着又說道：「海老九娶萬人迷，根本就不是爲了成家立室，傳宗接代，他是因爲嘔氣、大發脾氣而娶妻，其時，海老九已富甲一方，他有的是金山銀海，貪財的萬人迷，自然什麼都會答允他！」

張三李四呻吟似地說道：「不管怎樣，總是一場夫妻……」

冷春花冷笑不迭：「不錯，夫妻總還是夫妻，但如此夫妻，自一開始便已同牀異夢，貌合神離……不！同牀是不錯的，但恐怕連貌也不合，這一筆買賣，萬人迷是打錯了如意算盤，結果難免賠上了一條賤命！」

張三李四聽了，不再說話。

冷春花得勢不饒人，緊接着說道：「其後，武林中展開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棋戰，海世榮連勝多局，最後遇上了尊夫人白也黑！」

張三李四還是沒有說話，但額上卻滲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冷春花冷冷一笑，道：「那一戰，尊夫人與海老九旗鼓相當，先後數次拉成均勢之局，眞是名副其實的『棋逢敵手』！」

張三李四道：「但最後還是洒家的婆娘贏了……」

冷春花道：「你可知道，白大姊姊爲什麼會贏？」

張三李四怔呆半晌，才道：「聽說……她……她的確棋藝略勝一籌……再加上海老九的妻子患了重病，以致海老九心神不定，最後終於以一着之差輸了……」

冷春花嘿嘿一笑，道：「海世榮的老婆，確是大大的不妥，但卻不是患了重病，而是身負重傷！」

張三李四吸一口氣：「是……是誰把她打傷的？」

冷春花道：「除了她的老公海世榮，還會是誰！」

張三李四道：「海老九何以要把老婆打得重傷？」

冷春花道：「在海老九心裏，根本就只有白大姊姊一個女人！除了她，誰都不會放在心上，當年棋戰，海老九確是心神不定，卻不是爲了掛念老婆的『病』，而是因爲盯住尊夫人的臉龐所致！」

張三李四聽得脖子脹紅，良久說不出話來！

冷春花卻毫不放鬆，繼續說道：「自古以來，因愛成恨，因妒成仇而釀成慘案的先例，比比皆是。海老九無法與白大姊姊共諧連理，說不定便來一記辣手摧花，一拍兩散。」

方寶玉心中大叫「媽啊」，忖道：「白也黑又算是什麼花了？照老子看，她這副長相，簡直比一堆禾稈草還更不如！」

但轉念一想，又自忖道：「老子自幼在脂粉叢中長大，正是南北佳麗，燕瘦環肥見識廣博，眼光自然大大不凡。但海老九、張三李四，以至胖太歲等江湖人物，卻個個都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白也黑也是『花』，冷小姐這一大塊『千斤墜』更足以令胖太歲癡癡呆呆，神魂顚倒，果然是他奶奶的『各花入各眼』！」

冷春花說來說去，還是一口咬定兇手便是海世榮，除他之外，決不會是另有其人，但張三李四卻一味不住的搖頭，並不相信。

冷春花忽然兩眼一瞪，直瞪着方寶玉：「小鬼，你的鬼主意比天上的星星還多，這一樁兇案，你瞧怎樣了？」

方寶玉道：「兇手不是海總瓢把子！」

冷春花一愕，道：「何以如此肯定？」

方寶玉道：「這十二年以來，海總瓢把子一直足不登岸，縱使他的船被擊沉了，他也會到另一艘巨帆上。」

冷春花怔住，似乎全然未曾注意到這一點。

張三李四聽了，立刻用力點點頭，轟聲說道：「這個小混蛋說得對，海老九雖然是洒家的情敵，但洒家信得過他的爲人！」

冷春花冷笑道：「你信得過他，那是信不過我了？」

一直噤若寒蟬的胖太歲突然乾咳兩下，欲言又止。

冷春花瞪了他一眼，喝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胖太歲舌頭一伸，他分明有話要說，但給冷春花一喝之下，立刻大搖其「肥頭」，道：「無話可說！無話可說！」

冷春花怒道：「什麼叫無話可說，是不是嫌我不夠溫柔，連說的話也吞回到肚子裏？」

胖太歲道：「俺的肚子裏只裝載飯菜物，可不是用來吞吃說話的……但……但照俺看，海世榮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這暗施辣手的所爲，並不像是他這種人幹的！」

語畢，訕訕一笑，把腦袋縮一縮，一張胖臉變成紫紅之色。

方寶玉看了，不禁心中大叫：「眞乃他媽的嘆爲觀止也！」

冷春花「哼」一聲，忽然又對方寶玉道：「你是見過海老九的，你認爲怎樣？」

方寶玉道：「我認爲還是放屁比說話好一些！」

冷春花立刻給氣得直跳脚！

驀地，水洞外忽然傳來一陣喧之聲！

冷春花喝道：「外面是什麼地方？那邊有什麼人？」

張三李四道：「那邊是一個很大的森林，但有什麼鳥漢，洒家可不清楚！」

方寶玉道：「說不定兇手就在外面。」

張三李四陡地發出一聲長嘯，振臂搥胸，叫道：「洒家要爲婆娘報仇雪恨，你們各自回去罷！」

冷春花怒道：「放屁，咱們相識二十年，你的事，也就是咱們的事！」

方寶玉忙道：「我才十幾歲，可未曾跟張三壯士相識二十年！」

胖太歲立刻抓住他的肩膊，沉聲說道：「有俺在你左右，你用不着慌張。」

方寶玉嘿嘿一笑：「我怎會慌張，就算是在大樹頂咱們一起給白眉閹賊逼得手忙脚亂的時候，老子還是他媽的鎮定如常！」

胖太歲給他搶白了幾句，登時作聲不得。

張三李四對這水洞內的地勢，原來不甚熟悉，初時甚至還以爲這水洞除了在井口間出出入入之外，再無其餘通道，直到不久之前，才聽人說起，外面原來是一個大森林。

但冷春花心思比較縝密，早就知道這水洞附近必然另有出口，否則，水洞中的火炬，等諸般事物，又從何而來？

張三李四抓起一根火炬，在水洞中到處摸索，過了片刻，果然發現在這水洞深處，另有出路。

這條通道初時甚爲狹窄，僅能容一人通過，但冷春花和胖太歲身形奇胖，要通過這狹道，卻是大爲困難。

方寶玉暗自失笑，忖道：「這兩大肥人若同時擠在一起，勢必擠得出也不得，入也不能，那可好看極了。」

衆人擾擾攘攘，最後終於走出了水洞之外。

只見在水洞外面，人頭湧湧，此時已是接近黃昏，斜陽並不能照入林內，但卻有十幾個大漢，人人手持燈籠，火光甚是明亮。

張三李四一看這十幾個大漢，便已瞧出，他們都是在山西附近，兇名久著的綠林大盜。

這些大盜的頭領，是個青衫秀士，此人外表看來文質彬彬，一把摺扇上更寫着一個斗大的「禮」字，若是不明底蘊的人，多半以爲他是個知書識禮的讀書人。

這青衫秀士大概三十五六年紀，長相看來也是眉清目秀，但他一開口，卻很嚇人。

只聽見他尖聲叫道：「張三雜種老兄，洒家操你祖奶奶十八代，你這個瘟神王八，今天咱們『士大夫幫』一定要把你的卵蛋割下來，然後派人送去給魏公公，讓他煮熟了來下酒！」

這秀士，正是山西大同府內內外外，人人聞名色變的「奪命秀士」包奪。

「奪命秀士」這種外號，在武林中十分常見，就像那些什麼「鬼見愁」、「一丈青」、「青面獸」等等綽號一樣，往往重疊使用，這裏有「鬼見愁」，那裏也有「鬼見愁」，普通之極。

但包奪卻是個狂徒。

自從他自稱爲「奪命秀士」那天開始，就公然宣佈，自此之後，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除了他包奪一人之外，誰也不能以「奪命秀士」作爲外號，否則，大刑伺候！

大刑伺候！

這種字眼，通常都只會出自衙門官老爺的口中，但包奪卻照說如儀，根本沒有把堂堂王法放在眼內。

其時，武林中號稱「奪命秀士」的人物，雖然不算太多，但最少也有二三十人。

而其中名氣最響亮的，首推湖北「奪命秀士」簡無命、塞外「奪命秀士」顧千竹及嵩山「奪命秀士」木絕。

對於包奪的警告，這三位「奪命秀士」自是毫不理會，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是嗤之以鼻，認爲包奪實在狂妄自大，將來一定要好好的把他教訓教訓。

豈料這三位「奪命秀士」尚未找上山西，包奪已分別先後闖湖北，

出塞外，登嵩山，把這三位「奪命秀士」一一處以嚴刑！

大刑伺候！

包奪並非危言聳聽，雖然他絕非什麼朝廷命官，但每次出動，都着令手下帶備各式各樣衙門常用的刑具，來對付他的敵人！

結果，湖北「奪命秀士」簡無命被打一千三百六十棍，棍停之後，簡無命固然早已變成一團肉醬，連他俯伏着的青磚也被震成粉末！

塞外「奪命秀士」顧千竹，在雁門關外給包奪所敗，隨即用刑，以烙刑折磨至死。

嵩山「奪命秀士」木絕，武功最高，但卻死得最慘，竟被包奪挖目、剜鼻、油炸雙手、釘穿足背、更用毒蟻噬咬全身，慘受酷刑三天始氣絕身亡。

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任何人膽敢以「奪命秀士」作爲綽號。

這一天，包奪又在武林中興波作浪，無數大刑已準備妥當。

張三李四到這一刻，方始恍然大悟。

白也黑之死，果然與海世榮無關，眞正的兇手，就是眼前這個「奪命秀士」包奪！

包奪已準備好種種刑具。

大刑伺候！

張三李四慘笑連聲，嘶聲說道：「咱們是同鄉，都是山西人，你竟能對我妻子痛下這等毒手，眞是……眞是好同鄉！好同鄉啊！」

包奪把寫着斗大「禮」字的紙扇揮撥兩下，道：「在山西大同府，誰不曉得張三李四你這個雜種王八的大名？嘿嘿！但包某偏偏對你瞧得大不順眼，早在五六年前，已誓言要把你在武林中除名，只是時機尚未成熟，才一直隱忍不發，如今，包某已奉了魏公公之命，非要把你剷滅不可，嘿嘿！張三老兄，你還是認命好了！」

張三李四厲叱道：「魏忠賢毒害蒼生，遲早必遭天譴，你竟助紂爲虐，簡直是自掘墳墓。」

包奪道：「墳墓已掘好，就只等你這個不倫不類不三不四的雜種躺下去！」

張三李四怒極反笑，笑聲震耳生痛：「哈哈！好一個『奪命秀才』，今天，洒家倒要看看，你如何能奪我性命！」怒火早已焚燒全身，踏步搶出，一拳便擊向包奪胸口，拳勢之猛烈，難以形容。

包奪退了半步，陰惻惻地說道：「你的雜種大銅鎚，擱在什麼地方了？」

張三李四怒道：「你這等鄙劣小人，還不配死在『霹靂震天鎚』之下！」怒罵聲中，拳招迭發，拳拳拚命猛攻，勢道越來越快。

包奪面對張三李四如瘋似癲的拳法，他自己卻是氣定神閒，手中一把大摺扇忽開忽收，以巧妙無比招數，把對方的快拳一一卸開。

張三李四報仇心切，攻勢越急越猛，但冷春花、胖太歲均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一見之下，已知不妙。

高手比拚，能搶佔先機，自是大佔便宜，張三李四盛怒中出招，固然是忍無可忍，另一方面，也有先發制人，冀圖一出手便搶佔先機的用意。

可是，出招急猛，並不一定就能搶佔先機。

縱使能夠搶佔先機，也並不一定就能擊敗敵人。

要是一開始便狂攻猛打，只能徒勞無功，敵人能夠一直招架下去，那麼時間一長，搶攻的一方難免力氣衰竭，最後反爲對方所擊敗。

張三李四此刻的境況，正是如此。

包奪要除去張三李四，主意早決，這一次謀定而後動，先殺白也黑，再把張三李四誘出森林，可說是有着極大的把握。

果然，張三李四在連續不斷猛攻之下，未奏膚功，到了一百招過後，拳勢已緩弱下來。

包奪嘿嘿一笑，道：「雜種畢竟是雜種，還撐不了一百招，便已不濟事！」士大夫幫幫衆聽了，發出了轟聲大笑。

包奪意氣風發，摺扇開始展開了反攻。

他把摺扇左右翻飛舞動，時而以右手握之，時而以左手揮扇急劃張三李四身上要害，當眞是藝高人膽大，再也不把張三李四放在眼內。

張三李四怒火中燒，不可抑制，倏地一道銀光閃動，又聽得冷春花喝叫道：「接住了！」張三李四急以右手一抄，已將一把銀光閃爍的短刀抄在手裏。

包奪桀桀怪笑道：「連人都已變成了強弩之末，就算把神兵利器交給他，也和廢銅爛鐵無異！」手中摺扇勁力增强，颯的一聲，已疾點了張三李四的「氣海穴」。

張三李四中了一招，倏地「哇」聲吐出了一大口鮮血，方寶玉瞧得眉頭大皺，忖道：「這莽漢的姓名不倫不類，武功也是不三不四，再打下去，多半要歸位去也。」

但他瞧瞧冷春花，又再瞧瞧胖太歲，卻只見這兩大肥人仍在袖手旁觀，毫無出手助拳之意。

不旋踵間，張三李四又中了一招。

包奪連連得手，但臉上神色卻越來越是沉重，似是遇上了不可思議的怪事。

只見張三李四雖然接二連三中招，但手中短刀的招數卻已越來越是嚴密，非但毫無「强弩之末」之象，反而一步一步把包奪逼入刀網之中。

包奪冷笑一聲，摺扇在空中虛晃一招，招式隨即急變，人如走馬燈般四下游走，霎時之間，只見扇影幢幢，每一招都攻向張三李四致命要害。

但張三李四也是出刀越來越快，不管包奪身形如何急變，他手中短刀始終如影隨形，不等包奪的攻勢逼近，已着着尅制反逼過來。

方寶玉瞧得嘖嘖稱奇，忖道：「這個不倫不類，不三不四的什麼張三壯士，居然他媽的有兩下子，本來早已死翹翹有如待宰羔羊，豈料他媽的一個鯉魚翻身，又把對手逼得手忙脚亂，由此可見，老子曾稱讚他是個英雄人物，乃是頗有眼光，頗有先見之明者也！」

想到這裏，忽然整個人如墮漿桶，給「濃濃的漿汁」漿得有如「濃漿中人」，再也無法動彈。

莫非方少爺「點運亭通」，又給什麼武林高手點住了身上的穴道不成？

但這一次，卻又非也！

非也非也！

因爲就算方少爺再給武林高手點了穴道，大不了頭不能動、脚不能移、手不能揮舞，甚至是嘴巴不能說話而已。

但這一次，他卻是連一顆心也給「漿」住。

不是「點」住，而是「漿」住！但何謂之「漿」住呢？是不是眞的有一桶甜漿，又或者是蜜糖之類的東西從天而降，把他整個人連帶一顆心也「漿」了起來？

不錯，那眞的是甜甜的「漿」，甜蜜得不能再甜蜜的「蜜糖兒」。

這一切一切的「甜味」，全來自一張怪樹下的一個少女的臉。

她在笑，本是淡淡的笑，但在方寶玉眼中看來，卻是濃濃的笑，甜甜的笑，比甜漿更甜千倍萬倍，比蜜糖更香更膩千千萬萬倍的笑。

那一棵怪樹，其實也不甚怪，只是兩棵大樹互相纏結在一起的連理樹，但此刻在方寶玉的眼中，卻是怪得難以形容，怪得無以復加。

這只因爲在連理樹下的女郎，實在甜美得令人魂魄不齊之故。

只見這女郎，年約十七八歲，穿一襲玫瑰紫兩色相襯裙子，手裏拈着一朵小紅花，清秀美麗的臉龐上露出盈盈笑意，林子內雖然人人劍拔弩張，殺氣騰騰，但她卻似是渾然不放在心上。

方寶玉乍然瞧見這拈花女郎，不禁心中大叫「救命」！

「這番有請佛祖菩薩，天上諸神玉皇大帝齊齊救命也！弟子方寶玉，行年不知若干，曾聽說過當年佛祖拈花微笑的故事……不意今天……弟子善信老子方少爺在此遇上一個拈花少女……她也在笑，笑得方老弟魂魄飄飄、脚底虛浮不定……常言常道：『一見鍾情』，但老子……弟子今番只怕連『一見』都用不着，大概只是『半見』、甚或『少少一見』已鍾情得如膠似漆，要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務請諸佛諸神保佑，一定要保佑方寶玉娶她，她也嫁給揚州方少爺，總之佳偶天成，良緣天註定，咱們倆最好以後天天相見，晚晚談天說地，纏纏綿綿纏纏個天翻地覆，是所願也……」

他心裏越想越癡，臉上的神態也是越變越更癲癲狂狂，那少女初時不以爲意，但漸漸地也察覺到了，不禁「嗤」一聲笑了起來。

她一笑再笑，而且這一笑更是對着方寶玉而笑，那可更乖乖不得了。

方寶玉本已瞧着這拈花少女瞧得如癲如狂，再給她如此這般投以「迷魂一笑」，登時雙足不穩，「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

直至此際，方寶玉始能深切體會胖太歲谷瘦影面對着冷春花那種失魂落魄的心情。

胖太歲也曾爲了冷春花而「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想不到事隔未幾，方寶玉也依樣葫蘆，同樣爲了一個女子而「咕咚」一聲栽倒，無法站穩在地上。

冷春花瞪着栽倒下去的方寶玉，不禁莫名其妙，道：「你幹什麼了？」

方寶玉全然沒聽見她的問話，只是兩眼一直望向那個拈花少女。

冷春花莫名其妙，胖太歲卻是一望而知，這小子顯然是給美色所迷。

胖太歲本想叱喝一兩句，好讓方寶玉的腦袋清醒清醒，但他轉念一想，暗忖自己又何嘗不爲了冷春花而傻傻癡癡？

想到了這一點，胖太歲只得長長嘆息一聲，再也不理會方寶玉。

正當方寶玉目不轉睛緊緊盯視着拈花少女之際，忽然有一件東西斜斜飛來。

方寶玉也來不及細想，隨手一伸，便把這東西抄在手裏，但覺此物軟綿綿的，又濕又腥臭，不禁大爲訝異。

他一看之下，不禁又再魂魄不齊，但卻不是爲了美色，而是差點沒給這東西嚇得撒出尿來。

原來這東西竟然是一隻鼻子！

一隻人的鼻子！

方寶玉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連忙揮手不迭，把這可怖之極的鼻子遠遠揮甩出去。

說來也是湊巧之極，他這一下「揮甩人鼻」，全然是「驚極而揮」，根本沒有打算將之揮甩到什麼地方去，但他如此一揮之下，那鼻子竟然不偏不倚，恰好飛射到拈花少女的俏臉上。

天下間佳人無數，既有佳人，也就難免會有「唐突佳人」之事發生，此乃先有「佳人」，然後才有「唐突佳人」之事，因爲倘若沒有「佳人」，那麼大概就只能發生「唐突母夜叉」、「唐突河東獅」或者是「唐突老太婆」之類的事件而已。

至於「唐突佳人」也有很多種類。

但最離奇莫測的，恐怕還是方寶玉少爺這一着——飛鼻唐突佳人！

那拈花女郎，豈止貌美如花，簡直是天仙化人，傾國尤物，如此絕色，倘若給一隻「新鮮人鼻」血淋淋地貼在臉龐上，那將會是怎樣的情景？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跟着這「飛鼻」即將射中女郎的臉龐，說時遲，那時快，在連理樹後面，突然射出一條快絕的人影。

那人身手極快，竟後發先至，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那「飛鼻」擋開。

那人是用一根細小的樹枝，把「飛鼻」擋格開去的。

拈花女郎根本還沒有看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只知道有一件物事向自己的臉直飛過來，但卻在最後關頭，給身邊的一個人把它擋住。

從連理樹後面突然出現的，是一個錦袍年輕公子，他大概二十來歲，長相頗爲俊俏，也算得上是個美男子。

「阿蓉，沒把你嚇着吧？」錦袍公子關懷體貼地說道：「都是我不好，來遲了一點點……」

拈花少女嫵媚地笑道：「原來是包師兄的鼻子給那人削掉了。」

方寶玉聽了，心中恍然：「老子明白了！這位天仙般的美貌姐姐，原來是那個什麼包師兄的師妹……」

她稱呼包奪爲包師兄，自然就是包奪的師妹。

方寶玉又明白了另一件事：「她叫阿蓉，這名字很不錯，人更不錯……」

還有另一件事，方寶玉也漸漸明白了。

只見那個錦袍公子，對阿蓉甚是癡纏，既爲她擋開「飛鼻」，又用雪白的手帕爲她拭汗，但此時天氣並不如何炎熱，這拭汗之舉，頗有毛手毛脚之嫌。

論外貌，論排場，方寶玉只是個出身市井的小流氓，根本無法和這錦袍公子相比。再加上錦袍公子對阿蓉早已相識，而且瞧這兩人的神態，似乎甚爲親暱，說不定已訂下了山盟海誓，甚至業已成親，是一對年輕貌美、瀟灑風流的江湖俠侶。

方寶玉心中暗自盤算，忖道：「要是這兩口子早已雙雙對對，明媒正娶，老子那便一切免談，且待來生再說，但要是這小子尚未跟阿蓉姐姐成親拜堂，老子便未嘗沒有機會奪取美人芳心。」

他才初次遇上阿蓉，便已「胸懷大志」，倒算是難能可貴之至。

阿蓉的笑靨，竟似是火烙般深深印在他的心坎裏，若要他忘記乾乾淨淨，除非是把他的一顆心剜出來。

遺憾的是：阿蓉的笑靨甫在方少爺心中留下不可泯滅的印象，這絕色佳人身邊，立刻就出現了一個錦袍年輕公子。

方寶玉心中暗罵了百遍千遍「他奶奶的灰孫子」，心想：「這混蛋灰孫子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可惡的年輕公子到底是什麼來歷，什麼路數，非要徹底查個清楚不可。

情場如戰場，這一戰，方少爺顯然一開始就已落在下風，但無論如何，爲了勇奪美人歸，這一仗必定要硬拚到底，不拚盡最後一口氣，決不罷休。

在這時候，包奪已完全處於劣勢，不但鼻子早已給張三李四一刀削掉，連右耳、左手尾指都已先後不翼而飛，胸口更連連中拳，狼狽地不斷吐血。

但說也奇怪，士大夫幫的其餘幫衆，只是袖手旁觀，並未施予援手。

到後來，阿蓉再也忍不住了，她緊蹙着眉，對錦袍公子道：「瀚璉，包師兄眞的抵敵不住啦！」

她一開口，錦袍公子便道：「你說得不錯，這個張三李四，果然不是泛泛之輩。」隨即發號施令，命令士大夫幫幫衆傾力撲前，搶救包奪。

方寶玉倒袖了一口涼氣，忖道：「原來這灰孫子王八才是這夥盜賊的頭領，他媽的好不人强馬壯，老子目下大大不如。」以當前形勢而論，方寶玉處處比錦袍公子輸虧，那自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士大夫幫衆空羣而出，人人奮不顧身撲前搶救包奪的性命，但張三李四早已殺紅了眼，誓殺包奪爲妻子白也黑報仇雪恨，一把銀光四射的短刀舞得密不透風，士大夫幫衆雖然以多欺少，一時間竟未能成功地把包奪救出險境。

張三李四刀快如電，三招五式之間，已有數人被劃破咽喉要害倒

下，但其餘幫衆依舊奮勇湧前，再戰下去，張三李四形勢未許樂觀。

但也在此際，冷春花已加入戰圈。

冷春花雖然出手，但卻在出手之前嚴詞命令胖太歲：「本小姐出手援助張三李四，那是本小姐的事，你站在這裏好好看管方寶玉，要是他缺少了一根頭髮，在三年之內，休想本小姐跟你說上半句話！」

冷春花小姐此言一出，威力猶勝十萬河東獅齊齊大吼，胖太歲就算吃了豹膽熊心，也萬萬不敢違命，當下單掌護胸，但所護的並不是他自己的胸口，而是護着方寶玉這個無賴少爺。

方寶玉故意道：「胖掌櫃的，你最心愛的意中人正在跟敵人拚命，你不做護花使者，如何使得！」

胖太歲乾咳兩聲，道：「她並不是拚命，只是取敵人的性命。」

方寶玉連連搖頭：「刀槍無眼，惡賊無情，自古以來，莫不是兵凶戰危，冷小姐雖然武藝高强，但要是萬一有什麼閃失，給敵人用刀刀槍槍刺傷了丁點兒肌膚，那也不怎麼妙！」

胖太歲聽得不住點頭，但最後卻又大搖其肥頭，道：「她怎樣說，俺就怎麼辦，你這小滑頭休得胡言亂語，否則俺……」本想說：「割了你的舌頭！」但隨即想起冷春花的命令，別說是方寶玉少了一根舌頭，便是缺少了一根頭髮，自己的心上人也會三年不再理睬自己。是以急忙改口，說道：「你再胡說，俺就點了你的啞穴！」

方寶玉被武林高手點住啞穴的經驗相當豐富，知道這玩意難熬之極，唯有嘆一口氣，暫且不再說話，胖太歲也嘆息一聲，卻也不再說話。

張三李四苦纏包奪，誓殺此人爲白也黑報仇，但士大夫幫空羣而出，形勢頗爲不利，雖有冷春花這個肥大女英雄仗義助拳，但久戰下去，仍然難佔便宜。

未幾，那錦袍年輕公子也出手了，他爲了要討好阿蓉，決意先救了包奪再作道理。

要救包奪，得先殺張三李四，否則給這人沒命地苦纏住，終究碍手碍脚之至。

錦袍公子存心賣弄本領，竟以單掌挑戰張三李四。

張三李四可不管對方用單掌還是雙拳，一見此人存心廻護包奪，立時拚命進襲，刀刀狠辣不留絲毫餘地。

錦袍公子擅使小擒拿手，雖然只用單掌，但掌勢倏而化爪，倏而化指，倏而又化作纏絲手，端的變化萬千，教人瞧得眼花撩亂。

但張三李四既已殺紅了眼，也就全然不理會對方使的是什麼招數，任由錦袍公子出掌也好，化爪化指也好，總之揮刀便削，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還是九九八十一！

錦袍公子原本存心賣弄本領，卻未料到這藍袍大漢根本全不理會這些教人瞧得眼花撩亂的招數，就像是刺繡的姐兒遇上了挑糞的糞伕，就算繡刺功力再高明，也擋不住一桶糞溺淋將下來！

前後不到十招，這錦袍公子的左腕已給張三李四的短刀劃破了一道兩三寸長的口子，登時鮮血汨汨湧出！

方寶玉大爲舒暢，連胸口也涼浸浸的，心中大叫：「劈得好！張三壯士刀法如神，小白臉不死也暈。」

豈料心念未已，錦袍公子招式突變，不再賣弄花巧，改以威力陡增數倍的掌法直撼張三李四。

張三李四乍然遭遇對方威力强大的掌法，僅可回招自保，但也只是勉强招架了三四招，便已給對方的掌法扯得中門大開，登時胸前「砰」然中掌，狠狽地倒退了五步！

冷春花陡地沉聲叫道：「是少林派的『韋陀掌』！」

錦袍公子冷笑：「你倒識貨！」

方寶玉卻「哼」的一聲，道：「他又不是和尚，一定是偷學少林派的武功。」

胖太歲聞言，立刻沉聲道：「這倒不一定，少林派人材輩出，除了出家爲僧的和尚之外，也有不少俗家弟子深諳少林絕藝。」

方寶玉這才自知失言，但卻仍在咕噥着說道：「這小白臉不一定就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若然眞的不是，那麼他這一手『韋陀掌』還是偷學上手的！」

他在咕噥自語，驀地一條身影飛快而至，更在電光石火間以一根紫笛急點胖太歲右脅下的要穴。

這人輕功極是高明，倏地而來，竟在刹那間已疾攻胖太歲必救要害。

胖太歲矍然一驚，急急翻掌疾拍，出招自保，豈料這人一笛攻至，竟是虛招，不等胖太歲這一掌拍至，纖纖身影已如燕子翻飛，廻身向方寶玉左側飛去。

胖太歲終究是個老江湖，雖在頃俄之間，已知道上了敵人的大當，連忙借勢倒退五尺，以肘拳撞向敵人背後。

他變招已然極快，但對方竟似早已算準胖太歲有此一着，竟是身形一變再變，恍似穿花蝴蝶，從胖太歲和方寶玉中間直穿出去。

這一穿之勢，奇巧無比，也漂亮無比，胖太歲不禁從心底裏讚嘆

出來，喝采道：「好俊俏的身手！」但他語聲未落，方寶玉臉上已正正反反，結結實實地一連吃了五六記火辣辣的耳光！

吃耳光的人雖是方寶玉，但給嚇得魂飛魄散，一顆心差點沒跳出口腔外的人，卻是胖太歲谷瘦影。

冷春花曾對胖太歲有言在先：「你站在這裏好好看管方寶玉，要是他短少了一根髮，在三年之內，休想本小姐跟你說上半句話！」

這是冷小姐的恫嚇，也是冷小姐的命令！

對胖太歲來說，天下間只有兩個人的命令是非聽不可的。第一個是他的主人金劍人，而另一個，自然就是比他還要胖上三幾十斤的冷春花小姐。

金劍人是胖太歲的主子，甚至是他的再生父母，金老先生的命令，他自當遵守。但若說世間上有比金劍人命令更爲重要的命令，那自當非冷小姐的命令莫屬。

方寶玉若短少了一根頭髮，已經是天崩地塌的驚人大事，如今冷春花的命令言猶在耳，方寶玉的頭髮是否有所短少，可沒法計算清楚，但他竟在自己的身邊給敵人打得七葷八素，一塌糊塗，此事究竟有多嚴重，胖太歲可猜想不出來。

他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總算他定力不弱，雖已驚嚇得臉如土色，汗流浹背，但始終不曾給嚇得撒出一泡尿來。

方寶玉給人打了五六記耳光，兩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脹，但他卻沒有嚇得魂不附體，也並未發出什麼慘叫之聲，只是癡癡傻傻地望住連打自己五六下耳光的人，道：「好漂亮的武功。」

最難得的，是他這一句話並非冷言冷語，也不是另有他意，竟是由衷而發，態度摯誠地讚賞對方。

倏地而來，竟能在胖太歲護法之下，仍能輕易向方寶玉連打幾下耳光的人，正是那個美麗之至的阿蓉。

「你幹嘛打人？」這一句質問的話，卻並非出自方寶玉之口，而是胖太歲在驚怒之餘，顫聲喝問阿蓉的。

阿蓉冷冷一笑，用那根紫笛指向方寶玉：「他含血噴人，誣蔑陸公子盜練少林派的武功，自然該打。」

胖太歲鼓起了腮，叫道：「就算他含血噴人，也只是噴向那個陸公子，你幹嘛打人？」

阿蓉道：「要是我含血噴向你的意中人，你打不打我？」

胖太歲連連點頭：「當然打！一定重重的打！」說完這兩句話，陡地呆住，再也作聲不得。

方寶玉卻在心想：「那小白臉原來姓陸名瀚璉，老子操你祖奶奶的，咱們靑山綠水，後會有期，若不拚個明明白白，沒完沒了，老子就不姓方，跟你姓陸！」

他心中想得甚遠，竟似是在片刻之間，已和陸瀚璉結下了十冤九讎，但一雙癡癡呆呆的眼睛，卻還是牢牢地盯在阿蓉的臉龐上。

阿蓉給他瞧得心中發毛，忍不住罵道：「小賊種，你不准再看着我。」

方寶玉給她一罵，登時頭腦清醒了一大半，隨即嘻嘻一笑，道：「在下方寶玉，請問小姐貴姓？」

阿蓉怒道：「誰跟你這些賊種通姓道名！」

方寶玉又是一笑，道：「你不說姓什麼，也不打緊，只消知道你叫阿蓉，便已足夠之至。」一雙狐狸般狡獪的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阿蓉。

阿蓉氣得一跺脚，胖太歲以爲她又要出手打人，急急攔在方寶玉面前，叫道：「這小子打不得，你要打，便打俺好了！」

阿蓉「哼」一聲：「都是渾人！」不再理睬這一大一小，轉身便溜了開去。

此際，陸瀚璉把韋陀掌法施展得虎虎生威，張三李四早已陷入掌影幢幢之間，完全落在下風。

但冷春花全力廻護，在旁不斷牽制着陸瀚璉。陸瀚璉屢次欲痛下殺手招數，但由於對冷春花這個肥大得驚人的女人頗有顧忌，以致始終未能徹底擊敗張三李四。

包奪本已敗陣，但在陸瀚璉及士大夫幫幫衆大力支援下，得以喘息之機，不旋踵間又再兇巴巴地揮動摺扇，狂攻張三李四。

冷春花武功頗高，但卻在不久之前，與兄長「白眉太監」冷森嚴苦拚多招，雖然傷勢不算異常嚴重，但畢竟已虛耗大量內力，如今事隔數天，再戰士大夫幫一干賊寇，功力難免大受影響。

胖太歲也不是沒看出眼前的局勢，對張三李四甚至是冷春花小姐都頗爲不利，但冷小姐要他看顧着方寶玉，要是她不再發出新的命令，他可也不敢貿然行事，除非冷春花眞的遇上了極大危險，那才另當別論。

陸瀚璉以韋陀掌法把張三李四逼得險象環生，臉上的神情不禁越來越是得意。豈料就在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忽然聽見阿蓉發出了一下驚呼之聲。

繼阿蓉發出驚呼聲後，不到一眨眼間，又有另一人驚呼大叫，正是出神之至的方寶玉。

（未完・十）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上文提要：封流雲約了陶克在黃土坡决鬥，雙方說明獨鬥，不帶人手，屠萬山怕封流雲有詐，願同他齊往，遭婉拒，只好作罷。封流雲則帶了三水幫羅一冲等四人來，希望將陶克置之死地，一開始就用暗器鋼針，跟着羅一冲和李艮、王大剛、古月亮上前圍攻，陶克以一敵四，腿、背、脖子上都受傷，對方四人也不好過，都受了傷……

黑影潛入作惡　裸女被姦喪生

陶克雙目噴火，他沉聲道：「封流雲，你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蛋！」

封流雲似很得意的道：「你馬上知道這個混蛋的命比你活得長久！」

羅一冲道：「少主，你且在一邊看吧，我們馬上分他的屍！」

封流雲道：「那就辛苦總護法與古舵主幾位了！」

有一股不屈不撓的決心，便在陶克的體內燃燒起來了，他把棒子托掌力旋，似戰神般的偉岸而屹立不搖！

他相信，他至少可以刺殺兩個作爲墊背的！

雙方就要一觸即發了！

「大哥！」

「大哥呀！」

嚄！這時候，只見四條人影直往黃土崗上撲來了！

陶克一聽，便知道是冬瓜唐與常在山他們四個人，陶克幾乎不能自己！

他心中還以爲是不是他的幻覺！

人，在極度危難中，往往會這樣的，那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但當他看到四團人影那麼迅速的奔過來，他的雙目已見淚光，是的，他的好兄弟，好哥兒們全來了！

於是，他大笑了，笑中帶有淚光！

於是，封流雲五人怔住了！

封流雲罵：「眞不要臉，原來你還有這一招怪棋呀，可惡！」

陶克怒視過去，道：「天意，姓封的小子，你抬頭看看上面！」

封流雲道：「看甚麼？」

陶克道：「蒼天有眼啊！」

封流雲怪叫連連：「我要你死！」

羅一冲驚怒交加，「他娘的，全到了！」

古月亮道：「別管那麼多，咱們宰一個少一個，殺死兩個就少一雙！」

此時，冬瓜唐四人已把陶克圍起來！

冬瓜唐氣急敗壞的道：「天爺，你怎麼傷得如此淒慘啊，大哥！」

常在山全身發抖，臉皮幾乎繃裂，吼道：「他們五個人殺一個，大哥，你還在此逞甚麼好漢！」

陶克道：「我不打算逃走，兄弟，那不是大哥的作風！」

毛汾水把陶克脖子上的血擦着，道：「大哥，這一刀就是要你死呀！」

成石又咬牙欲碎的吼道：「哥兒們，我們還等甚麼，大哥的血不能白流啊！」

冬瓜唐道：「大哥，你一邊歇着，且看你幾位小兄弟殺光這幾個王八蛋！」

常在山已哇哇大叫着往羅一冲奔去！

「老子宰了你這個畜牲！」

羅一冲見常在山正殺來，大吼一聲揮刀迎上，他太狂了，身上淌着血，依然凶殘的揮刀殺，只不過他遇上常在山算他倒楣，因爲常在山是打柴的，野性不比羅一冲差！

常在山猛烈的一刀斜殺！

「噹！」常在山的刀被羅一冲雙手抱刀阻於中途，卻不料常在山一心肉搏，右腿猛旋暴踢，發出「噗」的一聲響，便也令羅一冲大叫一聲往一邊躲！

空中一片鮮血，常在山的左足也是血，他踢在羅一冲的腰上了，那地方剛受了刀傷，羅一冲的刀口鮮血，就好像一灘稀泥被踩中似的！

常在山大吼一聲再殺，羅一冲便只有招架之力了！

冬瓜唐奔向古月亮，那古月亮中了陶克一棒，先是被陶克打在他的背上，後又在他的臉皮上切一刀，在內外傷的痛苦中，他見這矮胖子往面前殺過來，便猛提一口氣，雙手舉着鐵槳狂吼着迎上去！

冬瓜唐見鐵槳打過來，雙肩往左晃，他把敵人的招式帶往左面，卻忽然又往右邊躍，古月亮鐵槳五十二斤半重量，想在中途變招，那是他未受傷的時候，如今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冬瓜唐便在古月亮的鐵槳打得地上一個坑，黃土飛起三尺高的時候，鋼刀已到了古月亮的頭上！

本能的，古月亮把頭一偏，便聞得「卡」！

「啊！」

冬瓜唐的刀砍在古月亮的左肩頭上了！

那一刀眞不輕，冬瓜唐自覺刀刃卡在古月亮的骨頭裡面了！

冬瓜唐如果再高一尺，古月亮就非死無疑！

古月亮一聲淒叫，冬瓜唐用力拔出自己的刀，古月亮右手拖着鐵槳橫着掃，有一股鮮血往外標，而冬瓜唐已拔出三丈外了！

冬瓜唐見古月亮拖着鐵槳往山坡下跌跌撞撞的樣子，以爲他死定了，回頭，只見那封流雲正悄悄的往陶克身邊移動！

冬瓜唐也發現陶克大哥半瞇着眼，斜着身子歪一邊，而封流雲的鐵骨扇也斜舉半空中，那模樣正打算一舉把陶克擊斃似的！

冬瓜唐大吼一聲騰身撲來：「好小子，你敢！」

封流雲見是當初跟踪他的冬瓜，心頭火大了，他雖然被陶克打得七葷八素，頭還在痛，但見這矮子殺來，鐵骨扇對準冬瓜唐猛一抖，一支鋼針射出來！

這是大白天，日頭正中間，冬瓜唐右手鋼刀舉在半天空，見一支鋼針射到，情急之下，右掌就去拍！

「噹！」

「唔！」

冬瓜唐沒拍中，鋼針已把他的左掌射透！

「王八蛋，這是你小子第二次拿鋼針射老子，殺！」

封流雲見刀來得狠，側身就往地上滾，冬瓜唐七刀均砍在封流雲的身邊一寸地，可也逼得封流雲不停的滾，直滾到黃土坡的斷崖邊，「忽通」一聲跌下去了！

冬瓜唐低下頭去看，斷崖只不過四丈深，封流雲已蹣跚的爬起來往荒林內逸去了。

冬瓜唐不追殺，他回過頭來瞧，嚄，那毛汾水與李艮，毛汾水已把個李艮砍得拖着一身血跑了，他發現羅一冲與常在山殺得凶殘，常在山的胸前在流血，便抱刀直奔羅一冲殺去！

冬瓜唐再看成石，「雙刀將」王大剛仍然有力量，成石好像也掛了彩，臉上的鮮血往下淌！

冬瓜唐大吼一聲：「小兄弟，我來了！」

正在與成石殺得難解難分的王大剛忽見側面一把鋼刀砍到，急忙用左手刀去擋！

王大剛只有一把刀，他的右腕在淌血，冬瓜唐這一刀很有份量，「噹」的一聲，幾乎把王大剛的刀砍落！

成石便在這時抱刀撲上，大動作變成小動作，王大剛的身上至少被他切了七刀之多！

王大剛一聲嗥叫撤腿就往外圍逃！

冬瓜唐也想不到，王大剛會逃得這麼快！

再看常在山與毛汾水兩人正舉刀往羅一冲砍去！

「啊！」

毛汾水的一刀也眞快，又砍上羅一冲那個受傷部位了！

眞是那地方的風水不太好，腰上原是挨了刀，又被常在山踢中了，如今再加上一刀，羅一冲也眞能忍受，一手按着傷口，便拔身往野林中逃了！

常在山就要騰身追，却被王汾水叫住，道：「二哥，別追了，大哥的傷要緊！」

常在山停下來，只見冬瓜唐成石已架起陶克，他也急忙奔過去！

哥兒幾個看了彼此一眼，還好，只有兩人受了點輕傷，陶克似乎很累的樣子，他還是衝着兄弟們

露齒一笑。

冬瓜唐的個子矮又胖，低頭架住陶克，他痛苦的道：「大哥呀，動刀動槍，怎不同兄弟們打個商量，自個兒赴湯蹈火，這萬一不幸，你叫我們四個怎麼辦？難道你不把我們四人擱在心裡？」

陶克道：「兄弟，事情原本不是這樣的，半夜裡封流雲那小子闖進『快活居』，同我遇上了，是他約我今天正午在這黃土坡決鬥，我大約的算了一下時辰，三水幫的總舵不在這一帶，我不相信他能在半日之內回到三水幫的總舵調兵遣將的前來對付我，所以我就答應他來了，唉，我還是把事情琢磨錯了。」

毛汾水道：「大哥，三水幫的勢力龐大，姓封的能在那麼短的時間把這些人找來，那並不爲奇，更說不上怪，因爲他一定明白他們的人在甚麼地方活動！」

陶克道：「當我發現封流雲那小子不要臉，把三水幫四大高手也帶來之後，就知道今天難全身而退！」

冬瓜唐道：「大哥，在那種情況之下，只有一途可爲，就是拍屁股走人！」

陶克道：「我沒想到逃！」

冬瓜唐道：「大哥，是姓封的不要臉吶！」

陶克淡淡的嘆氣！

他再看看四個可愛的好兄弟，才低聲的問：「你們是怎麼知道我在此的？」

常在山道：「大哥難道忘了？你曾對我們說，要來這黃土坡看嫂子的墳，叫我們同大師先回到劉家莊，嗨，等了你三天不見人，大師不放心，就叫我們來看看！」

冬瓜唐道：「本來是先進城的，我知道大哥常去『快活居』，所以就想先去瞧瞧，只是這時候早飯又過了，午飯還早，也許大哥又來此黃土坡，所以改道先來瞧瞧，嗨！」

毛汾水道：「如果先進城，咱們大伙這一輩子都痛苦，也算上天有眼了！」

哥五個一路進了桐城街，匆匆的拍開「快活居」的大門，開門的伙計看得一瞪眼！

冬瓜唐四人幾乎是把陶克抬進大門內！

屠萬山聞聲出來了！

紅紅姑娘也奔來了！

陶克有氣無力的看了屠萬山一眼，他苦笑道：「屠兄，被你猜中了！」

屠萬山搥胸頓足的道：「兄弟，你非逞英雄不可，我拿你沒辦法！」

他對伙計大吼：「還不快把丁大夫找來！」

伙計聞聲往外跑，紅紅的眼圈也紅了！

「陶爺，去……我屋吧！」

陶克再苦笑，「又要累妳了！」

冬瓜唐一聽眼一瞪：「又要……難道大哥你已經受過一次傷了？」

陶克不再苦笑了！

他臉皮一寒，帶着一臉的忿怒，道：「我救了一個我不該救的人，差一點死在可惡的女子手上！」

冬瓜唐幾人齊吃驚！

常在山把陶克架着，斜在一張椅子上，這光景，只等丁大夫來治傷了！

於是，陶克就把救封彩雲的事說了一遍！

唉，這一說氣壞了哥兒四個，那冬瓜唐跳起脚來罵！「操他先人祖奶奶，有恩不報還逞强，姓封的甚麼樣的臭女人，老子如果遇上她，先剝衣服後開膛！」

常在山只罵了一句：「娘的，好人難做呀！」

便在這時候，丁大夫匆匆的走來了！

紅紅姑娘迎上去，幫着大夫提藥箱，她把藥箱放在桌子上，淚眼汪汪的對丁大夫道：「大夫，你快治一治陶爺的傷，他這一回比上次更悽慘呀，人……嗚……」

紅紅說着便哭了，就好像陶克是她的丈夫！

丁大夫雙手袖子挽起來，匆匆的剝開陶克的衣裳，他可就開了腔！

「我說兄弟，髮膚受之父母，傷之不孝，你怎麼連這道理也忘了，三天兩頭你受傷，乾脆的給你一個人治傷就夠過日子了！」

陶克苦兮兮的道：「大夫，我……我無奈何呀，我沒有想挨刀的毛病，我還不打算去死！」

丁大夫道：「那你以後少動刀！」

那陶克的傷眞不少，足足叫丁大夫忙了兩個時辰！

常在山與冬爪唐身上的傷也敷上藥，丁大夫這才吁了一口氣，道：「至少七天你別下床！」

丁大夫交代完，便提着藥箱子走了！

屠萬山見陶克這四個兄弟夠義氣，同陶克一樣的血性漢子，便命灶上快備上一桌酒席！

那冬瓜唐與常在山、毛汾水與成石，四個人見陶克傷得重，再好的酒席也吃不多！

哥四個守在陶克身邊，誰也不想離開！

當天守到二更後，陶克迷迷糊糊的醒過來，紅紅姑娘立刻把煎的

藥餵陶克！

冬瓜唐一看，心中一動，這姑娘對大哥眞多情！

冬瓜唐四個人，可並不知道陶克紅紅之間的事情，就只是這幾天，陶克與紅紅兩人已有了情！

現在，屠萬山走進來了！

屠萬山先看看陶克的傷勢，又對紅紅道：「我把我陶老弟交在妳手裡了，往後吃住就在妳這裡，如果妳能得我陶老弟歡心，說不定他會娶了妳！」

陶克不好意思的道：「屠兄，言重了！」

紅紅姑娘已眞情流露的看着陶克嬌羞了！

一邊的四個兄弟怔住了！

却又聽得屠萬山道：「你們四位既然是我陶老弟的好哥兒們，沒得說，你們這就隨我來吧！」

常在山問道：「去那兒？」

屠萬山道：「放心，不會叫幾位老弟上刀山下油鍋，走吧，叫他們多休息！」

冬瓜唐先跟着屠萬山走出門！

那屠萬山站在院子裡雙手一拍，嚄，附近的房門拉開了，只見花蝴蝶也似的走出四位俏佳人！

常在山四人吃一驚，屠萬山却哈哈一聲笑，道：「你們四個就跟她們回屋裡吧，我免費招待吃住！」

他把冬瓜唐四人幾乎唬住了！

屠萬山却指着四個姑娘，又道：「翠翠、明明、小小、乖乖，妳們四個自己挑，喜歡肥的瘦的，高的矮的，隨你們自己吧！」

他話甫落，翠翠四人齊聲笑，翠翠伸手去拉常在山，明明去拖成石，小小走到冬瓜唐面前吃吃笑，乖乖已拉着毛汾水了！

北地胭脂帶剛性，做起事來最大方！

甚麼樣的大方？也就是不拘泥，很坦然！

只不過她們這麼樣的自然表現，反倒令常在山四人不習慣！

冬爪唐道：「喂，大掌櫃，你改行了？」

剛走出幾步的屠萬山，回過頭來笑一笑，道：「你說甚麼呀，兄弟！」

冬瓜唐道：「飯館烟攤收起來不做，改做酒家茶室的生意呀！」

屠萬山呵呵笑，道：「四位兄弟，以後別再叫我大掌櫃，從今起，甚麼生意也不做了，關上店門做好人，她們四個不是酒家女，她們都是我的人，今天我把她們送給你們每人一個當老婆，我親愛的小兄弟們，我是出自一片誠意呀！」

冬瓜唐看一看拉他的小小，道：「你把這麼標緻的姑娘送我們每人一個當老婆？」

屠萬山道：「怎麼樣，你難道不喜歡？」

冬瓜唐道：「我要是不喜歡，我就是他娘的大笨蛋！」

他頓了一下，又低聲的問：「屠……屠……老哥……該不會做我們的一夜夫妻吧？」

屠萬山道：「等你們將來有了銀子有了家，你們想帶她們去那兒都行，因爲，打從現在起，她們永遠跟着你們過日子了！」

他此話幾乎把常在山四人嚇傻！

天下還有這麼便宜的事呀！

冬瓜唐就在想，不對勁，姓屠的沒有神經錯亂，他爲甚麼把這麼美的姑娘送人！

毛汾水開口了！

他先指指身邊的成石，才對屠萬山道：「我說屠老哥，你這是海派作風呀，也還夠意思，只不過，你替我們想一想，我們四個拿甚麼養？」

屠萬山故意問：「養甚麼？」

「養她們過日子呀，你想想，有了老婆就是有了家，這每日裡，開門就是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哥哥，我連一件也拿不出來呀！」

他此言一出，屠萬山仰天哈哈笑了！

他笑，四個姑娘也笑，嚄，院子一邊的伙計三人也笑起來了！

冬瓜唐道：「屠老兄，過日子花費，這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的事情，有好笑嗎？」

屠萬山道：「你們四位聽我說，打從今天起，四位姑娘我替你們養着，不久等你們有了銀子，江邊上風景最美的地方，我爲你們造瓦屋，姑娘跟你們過日子，我還保証能給你們生幾個胖娃娃！」

越說越玄了，連生兒子也有了！

冬瓜唐看看毛汾水和成石，道：「他娘的，咱們不是在夢裡吧？」

他的話剛出口，立刻大叫一聲：「妳……怎麼捏我！」他的臉上肉一橫！

拉着他的是小小，小小的俏嘴往冬爪唐的耳邊一貼，道：「証明給你看呀！」

冬瓜唐道：「妳叫我看甚麼？」

小小吃吃笑道：「証明你不是在做夢，胖哥哥，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冬瓜唐道：「噢，妳捏得我好疼呀，妳太厲害了，我怕……我怕呀！」

小小俏嘴一嘟，道：「你說我厲害？」

冬瓜唐道：「妳再厲害也沒關係，我身上的肉厚皮又粗，倒是怕委屈你呀！」

小小扭腰直撒嬌。

常在山道：「屠大哥，你該不會平白無故的每人送我們一個老婆吧？」

屠萬山道：「兄弟，我不但每人送你們一個花不溜丟的老婆，我還要你們發財。」

「為什麼？」成石問着。

屠萬山道：「這也算是緣份吧，你四位是陶老弟的好兄弟，陶老弟又救過我的命，嗨，我這個人最怕背上恩情債，所以我告訴各位，我這是還債。」

冬瓜唐道：「屠大哥，我以為你大概有什麼地方用得着我們為你效勞吧？」

屠萬山哈哈大笑了。

他還眞的是這目的，他在拉攏陶克五人了，因為他發覺陶克五人的武功，正是他所想找的人物。

* * *

大响馬屠萬山何許人也，他能在這桐城縣開飯館兼搞大煙攤子，幹着侍候人的勾當，那是有目的，有企圖的，屠萬山幾年下來，確也存了點銀子，但那點銀子却看不上眼裡。

屠萬山這一夥人，早就認準了他們的目標，那正是三水幫的總庫房。

屠萬山早兩年就想下手，一方面他還不太有把握，另外他發覺三水幫內有矛盾，如果三水幫鬧內鬨，他為什麼不扮演漁翁——漁翁得利呀！

三水幫幫主「江上蒼龍」封大年，率領着近三千幫衆，把最富饒的三江地界水上買賣幾乎大半掌握在他手中，三十年來，三水幫由霸主幾乎變成一條大肥魚，便也引來道上不少人的覬覦。

屠萬山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屠萬山一心要拉攏陶克五人，目的就是陶克五人的武功，如果陶克五人忠心於他，屠萬山就樂了。

* * *

冬瓜唐懷中摟着小小，他發現二人還眞相稱，因為小小眞的小，那身子瘦瘦的，雖然不豐滿，却也另有一番情調與溫柔，兩個人一胖一瘦一搭配，冬瓜唐把小小放在他的粗腿上。

「妳叫小小？」

「你已經問第五遍了。」

「有件事情我想明白。」

小小把一杯酒餵在冬瓜唐口中，她吃吃笑着放下杯子，又在冬瓜唐的胖臉上香了一下。

「你還不明白呀！」

冬瓜唐道：「不是你愛不愛我的事情，我是想問你另一件事。」

「甚麼呀！」

「我是想知道，妳們的屠掌櫃為什麼如此大方？把妳們五人都配給我們，他總該有目的吧？」

小小道：「你不是聽過了，你們的大哥陶爺，救了我們屠爺的命，他也救了紅紅姐姐的命，這是回報呀！」

冬瓜唐道：「回報我大哥就可以了，我們四人又沒有施恩與他呀！」

小小道：「你是不是覺得受之有愧？」

冬瓜唐道：「我們無功不受祿呀！」

小小捧起冬瓜唐的面頰，重重的吻了幾下，笑哈哈的道：「那麼，你以後找個機會為屠爺辦件事情，不就可以心安了？」

冬瓜唐道：「辦件什麼事情？」

他就是要知道，屠萬山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江湖上不可能有這種便宜的事情，會有人給他們幾個哥們討老婆，而且是一個比一個漂亮，一個比一個美得仙女也似的。

另外，還管吃管住管用的，如果只為報恩，這未免也太過火了。

冬瓜唐抱着小小張口啃，這姑娘的臉蛋可眞嫩，三兩下便被冬瓜唐啃紅了。

小小吃吃笑，小白兔也似的坐在冬瓜唐的懷中扭又搖，她宛似坐在軟墊上一樣。

這二人關起房門在挑情，好像眞有那麼一回事一樣。

* * *

另一間房中，常在山與翠翠對坐，兩個人低酌小飲，翠翠偶爾伸手去搔搔常在山下巴上的黑鬍子。

常在山也同樣的問翠翠。

「姑娘，咱們今夜就成雙？」

「江湖兒女，只求相愛。」

回答得眞簡單，但常在山却以為有問題。

「姑娘，你不問問我是幹什麼的？」

「既相愛，我不必多問了。」

「妳應該問，如果妳關心妳的未來，就應該問。」

翠翠道：「我的未來就是你呀！」

「我是幹什麼的？」

「你如果願意告訴我，我當然會聽的。」

常在山道：「好，我告訴你，我在武當後山打柴打獵過日子。」

翠翠撫掌笑道：「好哇，你打獵我守家，咱們過日子一定很快樂。」

常在山在搔頭了。

翠翠道：「如果你不快樂，有了我以後你就會快樂了，因為我有本事叫你快樂。」

常在山道：「當妳困難沒銀子的時候，妳就不會快樂了，而且很

痛苦。」

翠翠一笑，抿抿嘴道：「常哥，我同你在一起，就不會缺銀子了，而且我們會有很多很多銀子。」

常在山道：「翠翠，妳心中一定想我有銀子，我却害怕要妳忍飢捱餓。」

「我說過，我們會有許多銀子的。」

「怎麼有？是偷我不幹，去搶我不來，正正當當賺銀子，我的頭腦不靈光，所以……」

翠翠眞大方，她走到常在山身邊，右臂圈住常在山的脖子，頭一低就送上一個吻。

常在山沒有反應，他以為自己在做夢。

等到翠翠的俏嘴從他的下巴順着那一溜黑茸茸的毛吻向他的胸口時候，他才醒過來。

常在山不是魯男子，立刻有了反應。

他的反應是粗獷的，一把抱住翠翠，頭一低，一張毛嘴便壓上那張濕潤的俏嘴上了。

這二人至少吻了一盞熱茶之久才分開。

常在山喘着氣道：「很清新。」

翠翠也道：「我也清新。」

「什麼意思？」

「平日裡，有煙客來，抽了大煙想吻我，我討厭他們嘴巴的煙味，你就不一樣，所以清新呀！」

常在山道：「以後你就不用侍候客人抽大煙了。」

翠翠道：「以後我只侍候你一人。」

常在山很愉快的笑笑。

「翠翠，妳可以告訴我嗎？」

「你想知道什麼？」

「妳說我同你在一起，將來不愁吃和穿，我想知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翠翠笑笑道：「你不偷、不搶，是嗎？」

「這話我剛說過。」

「那麼惡人的銀子搶不搶？」

「誰？」

「三水幫的銀子。」

常在山雙目一厲，沉聲道：「他奶的，三水幫的人我都殺，他們的銀子我……搶！」

翠翠哈哈笑開懷了。

「常哥哥，有一天咱們打開三水幫的庫房，咱們用蔴袋裝銀子，盡着扛，盡着背，你看怎麼樣？」

常在山道：「只要是三水幫的銀子，翠翠，別人的東西不能搶。」

翠翠道：「那當然。」

常在山呵呵一聲笑，嚄，翠翠已把衣衫脫光了。

常在山一看直瞪眼，心想，別是在做夢吧，便做夢也沒夢過這麼美的俏姑娘的呀！

他把指頭伸入口中，用力使勁咬一口，「哇」！還眞的痛，不是在做夢。

既然不是在做夢，何妨上床去風流。

於是……

翠翠的房中春光現了。

* * *

另外的房中，毛汾水比較愼重，只因為他在江面上討生活，他見的江湖人物各樣也多，不似陶克四人，心中那麼單純。

乖乖幾次往他懷中坐，毛汾水都會閃幾下，倒逗得乖乖哈哈笑了。

「毛哥，你不愛我嗎？」

「愛，打心眼裡愛得妳要命。」

「抱我嘛！」

「不太好吧！」

「這兒又沒別人，房門我關得緊。」

毛汾水道：「我不是這意思。」

乖乖眞乖，她貼着毛汾水的身邊斜目看，小嘴微微翹的問：「毛哥呀，那你是什麼意思呀！」

毛汾水道：「我是說，我不相信妳會眞的跟我去過苦日子。」

乖乖道：「你過去幹什麼的？」

「一條小破船，江面上討生活。」

「那一定是很苦吧。」

「掙小錢，受大累，風刮日晒，還很多時候忍飢挨餓什麼的。」

乖乖道：「你好苦喲！」

「所以我才不敢奢想妳會嫁給我。」

乖乖却笑道：「你越苦我越嫁給你。」

「妳瘋了？」

「我很清楚呀！」

毛汾水道：「乖乖，我便告訴你實情吧，我大哥陶克，與我們四人乃是同一人傳授武功，這位了無大師不收徒弟，只遇到有緣的人才傳授，十多年來，大伙都在這幾天不期而遇，這應該是喜氣一場吧，可眞令人氣惱。」

他重重的嘆口氣，又道：「我大哥自西北回來，發現他的妻子已死，他的女兒被人姦殺，為了替大哥找出兇手，兄弟們這才一同聯手，但等抓到那萬惡淫賊之後，我們兄弟也許又各奔西東了。」

他低頭笑了，苦笑的成份多。

「乖乖，我那時又回小破船，便給妳住的地方也沒有，我怎敢娶妳呀！」

乖乖哈哈笑開懷了。

毛汾水睜大了眼睛，道：「妳笑我貧了？」

乖乖道：「我笑你傻呀！」

毛汾水道：「但我不可憐。」

乖乖道：「毛哥，你不會可憐，你也不會再窮了。」

「妳說什麼?」

「我說你以後等過好日子了。」

「怎麼說?」

「我們會有一艘三桅大船，是新打造的，船艙分兩層，下面一層當客房，裡面擺設得富麗堂皇，地上舖的是最高貴的毛氈、玉石桌、翠玉屏，再找來名人畫上幾幅山水畫，上層的艙房當臥房，一共分成兩間住，一間咱們兩人的，另一間咱們的兒女住裡面，當然，裡面的裝設也要專人來設計，船尾再找幾個漢子伙計供使喚，僕婦也找來五六人，咱們在江面上找最美的地方住，三江遊玩再出海，五湖四海任遨遊，你看好不好?」

毛汾水哈哈笑道：「乖乖，妳可眞會說夢話。」

乖乖道：「這不是夢話，是快要實現的眞事呀!」

「眞事?」

「不錯呀!」

毛汾水道：「單就妳剛才說的，把這『快活居』連宅子賣了也不夠。」

乖乖道：「當然不夠，但你如果肯助屠爺，大計實現，就可變成實情了。」

毛汾水哈哈笑了。

他終於明白了。

「你笑什麼?」

毛汾水道：「我就知道嘛，屠爺一定有目的，哈，妳終於話入正題了。」

乖乖俏聲的道：「毛哥，我一開始就說的正經話呀!」

毛汾水道：「那好，妳就直說吧!」

乖乖道：「直說什麼?」

毛汾水道：「我們如何有銀子打造一艘漂亮的三桅大船去遨遊五湖四海?」

乖乖道：「銀子就放在江面上，毛哥，我便告訴你，屠爺派人前去查看過，那船的水綫一年比一年往水面下沉，這証明，銀子一年一年的往船上堆，你想想，那麼多的銀子誰堆的?」

毛汾水一怔，道：「三……水……幫……」

乖乖道：「不錯，正是三水幫。」

毛汾水驚訝的道：「原來屠爺是打三水幫的主意呀!」

乖乖道：「何止屠爺，打三水幫主意的人不少吶!」

毛汾水道：「三水幫的人馬有兩千呀!」

乖乖道：「他們總舵還不過六、七十吧!」

毛汾水吃一驚，道：「妳怎麼知道?」

乖乖哈哈大笑了。

毛汾水道：「不錯，搶了他們的銀子，咱們別說是一條兩層三桅的大船，十艘八艘也不成問題。」

乖乖道：「你同意了?」

毛汾水道：「我得琢磨琢磨。」

乖乖道：「我問你，你在江面討生活，三水幫對你又是怎麼樣?」

毛汾水道：「好事都被他們搶去了。」

乖乖道：「不就結了，欲有好日子過，就得把三水幫的根刨掉。」

毛汾水咬咬牙，道：「但不知我大哥他怎麼說?」

乖乖道：「陶爺已同紅紅姐姐好得成一個人了。」

毛汾水臉皮一鬆，道：「好，我跟我大哥走天下，他到東我就不會往西走。」

乖乖猛一摟，抱着毛汾水倒壓床上了。

這二人快樂得大床也笑了。大床當然不會笑，大床出的聲音吱吱叫好像笑。

* * *

至於成石，那就不用提了。

成石年紀小，今年不足十八整，明明的年紀二十歲，但明明却很嬌羞的爲成石「帶路」，至於閒話一堆，他二人早就「免談」了。

明明的身子白又細，成石身上沒有毛，二人楚河漢界分不清，糊里糊塗的便熱乎起來了。

成石初次登陽台，那滋味令他這一輩子也難忘，這時候如果明明姑娘叫他去跳火坑，成石也幹了。

明明當然不會叫成石跳火坑，她愛得成石不得了，原因是她嘗到了「童男眞品」的味道了。

* * *

可也妙，哥兒四個樂透了，外面太陽穿過窗，四個人還以爲在火焰山上沒下來呢!

當然，最高興的乃是屠萬山，有了陶克五人的協助，他以爲吃定了三水幫了。

* * *

陶克五人住在屠萬山這後院裡，那陶克過了三天才敢下床走動。

過午半個時辰，他把冬瓜唐四人叫進自己住的房間中，冬瓜唐幾人發覺陶克瘦了。

陶克伸伸雙臂，淡淡的一笑，道：「我的四位好哥兒們，咱們不能久住在此地。」

冬瓜唐道：「大哥，我們留在這裡保護你呀!」

笑笑，陶克道：「不用，屠大哥他們都有一身好功夫，倒是咱們答應劉家莊的事，總得等到劉莊主

把他聘的武師請進莊，咱們才能離開，何況了無大師還在那裡等着我們回去。」

常在山道：「大哥說得對，咱們離開四天了，應該回去看看。」

陶克道：「兄弟們，你們牢牢記住，如今江湖上又出現『巧手郎君』包太乙與『花毒娘子』段彩鳳二人，再加上『四山八怪』已來齊，劉家莊我眞替劉莊主擔心。」

冬瓜唐道：「大哥，我們馬上回劉家莊，大哥在此多保重了。」

門外面，屠萬山哈哈笑着走進來了。

他看哥兒五人都在，便笑笑，道：「知道你們四人要去劉家莊了，是嗎?」

陶克知道這是紅紅說的，便點點頭道：「屠大哥，已經答應劉家莊的事，不能失信。」

屠萬山道：「對，兄弟，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最喜歡這樣的人物。」

他指指門口，又道：「所以我命灶上弄了一桌上好的酒菜，一方面陶老弟可以下床走動，咱們大伙爲你慶一慶祝，再一方面也爲四位老弟送行，望你們早去早歸，休忘了這兒不但有你們陶大哥，也有你們的妻子呀，哈……」

眞會說話，字字擲進兄弟們的心窩裡了。

* * *

這頓酒菜吃得幾個人直叫好。

除了酒菜之外，紅紅五位更是殷勤無比，關懷備至，每個人使出混身解數，臨分手還會淌眼淚。

那紅紅一邊勸她的四小妹，她也有些眼圈紅，這光景還眞的動了眞感情。

冬瓜唐在小小的身邊細聲講。

「別哭了，我去個五七天就回來上妳的床……」

小小暗中捏一把，冬瓜唐痛得直發笑。

另外三對也細語，這光景看在屠萬山的眼裡，他可眞的笑開懷了，就彷彿他已看了像銀山般的大船上銀子了。

他與五個姑娘送走冬瓜唐四人，十分愉快的找陶克。

「兄弟，你這四個兄弟眞的惹人喜歡。」

「我們肝膽相照，義氣相投。」

屠萬山道：「你看到了的，他們更喜歡我送他們的姑娘，一切也算天意了。」

陶克道：「也是屠大哥抬愛。」

屠萬山道：「休再客氣，老弟，且等你的傷勢痊癒，機會來到，咱們大幹一場。」

陶克只想找那淫賊，什麼大幹一場，他一直沒放在心上，此刻兄弟們不在，他開口問了。

「屠兄，我想知道你心中的計劃。」

屠萬山哈哈笑了。

他伸手指指陶克，道：「傷輕了，你便也想到了，我爲什麼如此拉攏你兄弟五人，是嗎?」

陶克道：「我一直在思索。」

屠萬山道：「咱們閒着也是閒着，我便把計劃告訴你知道。」

他把椅子拉近，貼着陶克坐在一起，便一本正經的對陶克道：「原以爲紅紅已找機會對你提過，不料……」

陶克道：「紅紅很好，也許她以爲我重傷，不想叫我精神上再有負擔吧!」

屠萬山道：「兄弟，我不妨把話從頭對你說，只因爲那一年我坐船到君山，船老大告訴我三水幫有一條船，裡面堆的銀子像座山，當時我以爲他開玩笑，但船老大言之鑿鑿，於是，我從君山回來的時候，便很注意三水幫總舵，我在襄樊一共住了三個月，專門注意三水幫的那條藏金大船，嗨，老弟呀，正趕上秋後三水幫進帳，我發現那船越發的往水下沉，這証明上面那大艙中，又堆放了很多銀子在裡面。」

陶克淡淡的道：「原來屠兄在打三水幫主意了。」

屠萬山道：「這主意已經有年了。」

陶克道：「爲何等到今日還不動手?」

屠萬山道：「時機未成熟，情報還不夠，直到兩年前，我們才發現三水幫內有問題了。」

陶克道：「偌大的三水幫組合，當然會有問題出現。」

屠萬山道：「那不是小問題呀，兄弟!」

陶克道：「問題有多大?」

屠萬山道：「有人暗中在謀奪封大年的幫主寶座。」

陶克道：「爭權奪利?」

屠萬山道：「不錯，而且最近更明顯了。」

陶克道：「我明白了，屠兄按兵不動，是等着他們鷸蚌相爭，你漁人得利了。」

屠萬山哈哈一聲笑，道：「所以兄弟，我拉你們哥兒五人一齊上寶山吶。」

陶克道：「屠兄，我從沒打算發這種財。」

屠萬山道：「兄弟，你打算如何過以後的日子?」

陶克道：「找到那淫賊，爲我的妻女報仇，然後退出江湖，跳出是非之地。」

屠萬山道：「大丈夫，若不能叱咤風雲於殿堂之上，也要轟轟烈烈的幹一場，才不辜負來這陽世一

場，兄弟，你有領袖這風騷的大才，爲何縮頭縮腦？」

陶克道：「時也，命也，我認了。」

屠萬山道：「如果你那幾個兄弟願意領這風騷呢？」

陶克道：「人各有志，我爲他們祝福！」

屠萬山道：「好，你有這句話也夠了，不過，還有一件事情！」

屠萬山頓了一下，又道：「紅紅是跟定你了，她也是你的人了，今後你若走那裡，她跟你去那裡！」

陶克一怔，道：「噢，屠兄，你玩眞的呀！」

屠萬山道：「就算我這裡再偉大的計劃，我也不會叫紅紅參加了！」

陶克道：「紅紅她……」

屠萬山道：「紅紅很專情的，我是說她們五人都專情，兄弟，這一輩子她跟定你了！」

陶克道：「跟我吃苦呀！」

屠萬山道：「所以我希望你富起來，唔，參加我的計劃，便是發財的最佳捷徑，兄弟，別指望幹活兒會發財，常言道得好，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發外財不富，總得爲未來多想想……」

陶克笑笑，道：「再說吧！」

屠萬山道：「還有，陶老弟，如果有一天，三水幫的人找上你……」

他笑笑，又道：「事實上，三水幫的人一定會找你算帳，而且一旦找上，必又是一番狠殺，兄弟，到那時你又怎麼樣？」

陶克怔住了！

是的，如果三水幫的人再找來，雙方一定會卯上幹，那時候自己又該怎麼樣？

陶克在猶豫，屠萬山笑笑，道：「你若想過太平日子，就應該同我合作，咱們抄了三水幫總舵，然後……哈……」

陶克道：「然後怎樣？」

「然後咱們都發財，而且發大財，哈……」

陶克木然的笑了！

* * *

屠萬山用盡方法拉緊陶克，當然，紅紅姑娘是關鍵人物，雖然紅紅在陶克面前不提這件事，但她只需更細心的照顧着陶克就夠了！

因爲給予陶克以關愛，那比要求陶克更管用！

陶克是個血性漢子，這樣的人物最怕柔情磨，正就是柔能克剛！

紅紅姑娘的手段便是柔情萬種！

這兩人睡在一間屋子裡，紅紅姑娘爲了叫陶克養足元氣，她主動的睡在陶克一邊不挑逗，不調情！

兩個人睡在一起聊聊天，磨蹭着臉皮香香嘴！

其實，這樣子比眞刀眞槍的幹有意思！

大床上一樣的充滿了愉快和舒暢！

* * *

又三天過去了，算一算日子，陶克在紅紅這兒已經住了七天半，實在說來，他的傷也好得差不多了，當然，這應該歸功於紅紅姑娘的細心照顧！

陶克心中是充滿感激的，他眞的喜歡紅紅了！

但在紅紅的眼裡，她是不會忘記屠老大對她說過的一句話：「一切看妳的了！」

當然，在紅紅的心中，她每日就活在屠萬山的這句話之下，日子過得不太妙！

* * *

再過一天，陶克就打算回劉家莊去了，兄弟們還留在那裡等着他！

紅紅心中那份焦急，比甚麼都苦，但她又不好出口說，因爲十幾天的相處，她明白陶克的爲人！

陶克是正直的，心中更充滿了對紅紅的關懷，似這樣的人物，紅紅怎麼出口勉強陶克？

陶克也煩惱，如果紅紅對他說了，而又被他拒絕，也許在心理上他會好過一些，但偏就紅紅不開口，陶克又怎麼安慰紅紅？

於是，就在這月夜三更天，陶克起身走出房門外！

紅紅也未攔他，就那麼，陶克隨意的走到大街上了！

這時候，桐城縣城內大街上是寧靜的，如果有甚麼動靜，大概只有幾條野狗在扒食着甚麼。

陶克已經快半月未動他的傢伙了，他找了個暗處，拔出棒來，舞了幾招，又運氣走百骸，好像一切還順暢，這就令他心情好多了！

只是當他想到紅紅，他的心就是一沉！

陶克早幾天就在翠翠四位姑娘的口中得知，常在山他們四人有意參加屠萬山的「寶山計劃」，明明四人也很思念成石四人，這種動之以情的手法實在高明，陶克如今就爲情所苦。

就在陶克剛欲轉回去的時候，半空中一團黑影在閃動，陶克一看便知道那是夜行人！

那人的身法眞俐落，竄高走低如履平地，這情形陶克看得一怔，便不假思索的啣尾追去了！

陶克起身稍遲，那人的踪影已失，這令陶克心中發悶，他以爲此人非姦即盜，也許是自己要找的人！

機會似乎失之交臂了！

陶克已停在一座舊房子脊上觀看，灰暗中，他仍然不放棄，他相信這人一定還會再出現！

於是，陶克把身子匐伏在屋面，他要等……

他果然等到了，只見一條人影來自反方向，此人的身材不高不胖，動作十分矯健！

那影子只閃了三五次，便往城外飛掠，從城牆上躍過去，陶克看得很清楚！

於是，陶克也動了！

陶克以爲，只要出了城，跟踪一個人就比城內容易很多，桐城之外野林子並不多，小河道倒有六七條，這樣最容易追上要追的人！

此刻，陶克跳落在城外了！

抬頭看過去，果然有一條人影在前面半里遠處，奔行得宛如一頭野豹！

陶克拔身疾追，前面只不過五七里不到，出現個大莊院，這兒比之劉家莊還大一倍！

陶克舉目抬頭看，大莊院的樹木蒼鬱茂密，花徑小道穿插其間，把附近的屋子連接着，其中最大的一座院落，應該是正北面的三進大院了！

陶克閃身在大樹後，只見那影子已上了大莊院的圍牆上，腰肢一扭便進入莊內了！

陶克不知道這是甚麼莊，這時候那有時間多想！

陶克也翻入莊內了，他發現這座莊的三道院，都是平房沒有樓，三更天莊上的人早已經睡了！

然而，令陶克吃驚的，乃是後院的屋頂上爬了一個人，這人好像在等甚麼！

這一切看在陶克的眼裡，實在叫他費猜疑！

他以爲這人就是他追趕跟踪的人，這時候屋上那人不動，他就只有躲在圍牆下！

就這樣，一等就是半個時辰之久，那人不動，陶克心中乾着急！

雙方就在這夜闌人靜的大院內耗着！

陶克很想換個地方，又怕被居高臨下的屋上夜行人看到，如果不動，好像這兒會有人出來，這兒正是邊房的後窗下，附近是個茅坑貼住圍牆搭蓋的，這時候四更天了．怕是有人出來方便就糟了！

陶克正在發急，忽見自正屋中躍出一個人影出來，這人的身法更快，幾個起落便躍出莊外了！

陶克不知是該追人呢，還是守住屋上的人，他更急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屋上的人影一飛衝天，只幾個起落，便到了剛才躍出人來的那間大屋內。

這是機會，陶克立刻奔過去，他的身子剛穩住，忽見屋內發出「噗叱」聲，黑暗中他斜目看，那暗淡的燈光下，只見一個包着頭的女子，正在一張緞被上拭着兩把尖刀上的血跡。

陶克立刻就想到，這女子殺人了。

她爲什麼要殺人？

她殺的是什麼人？

忽然，屋內的女子又自窗口躍出來了。

那身法之快，就宛如狸貓一般，「颼」的一聲上了房，朝向莊外飛去。

陶克等女的不見，立刻躍入房中。

他心中沉沉的躍到羅帳開垂的大床前，嚄，這一看嚇了陶克一大跳。

陶克看得眥目欲裂，「畜牲啊！」

只見床上的屍體在扭曲，全身赤裸，是個大姑娘，被單一片鮮紅的血，雙腿之間好難看，最令陶克震怒的，乃是姑娘的奶子上面兩個血洞，那才是致命的所在。

陶克立刻以手擦拭姑娘雙峯上的鮮血，他察看上面的兩個刀口，不由得沉聲大怒：「是她呀，還有那個可惡的傢伙。」

於是，陶克拔身穿窗而出。

他決心去追那兩個惡人了。

陶克追出兩里地，忽聞得一片林子裡傳來爭吵聲，他立刻找個地方藏起來。

有一道小渠，渠內有水不深，爲了接近，陶克爬着渠邊慢慢的移動過去。

他移動得很小心，因爲他認爲自己找對人了，今夜絕不能放過他們。

* * *

「我已經告訴過妳多少次了，我不打算同妳結爲夫妻，我不想急於成家。」

「老幫主對我爹提過，他們都同意。」

「那是他們，不是我。」

「我却不想違背兩位老人家。」

「妳爲什麼一定要纏我？」

「我愛你呀！」

「如果妳眞的愛我，就別再插手壞我的事。」

「我若不插手，就不會纏你愛你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自從你練就打穴功夫，你的野性更野性，看到姑娘你就找人家，我也是姑娘呀！」

「妳是姑娘，但我若同妳一張床，我就失去安全感，我不想死在妳手，錢丹鳳，妳的醋味太重了。」

（未完・十三）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一笑善後局面　三箭阻止敵人

上文提要： 張三爹用「封神指」反攻，米蒼穹則以「朝天一棍」迎擊。溫寶剛殺了祥哥兒，他擔心「爹爹」應付不了，過來援手，以鬼頭刀硬接一棍，唐七味來不及援手，溫寶已倒地不起，唐七味改施爆炸暗器沒效果，再用「獨沽一味」發出了臭味，此時一棍向他打下，是他毒倒了他，還是他一棍先將他打死……

人人都難免會有憤怒的時候。

每人表達他憤怒的方式都不同。然而，張三爹却採用了這個方式。

他笑。

當然，他的笑竟充滿了悲憤，所以是一種：怒笑。

「好棍法！」

說完了這句話，張三爹便搖搖欲墜。

他的徒弟女兒何大憤、梁小悲、張一女全都竄了過來，扶住了他，只見他胸腹之間，血汨汨地流了出來，也只聽他衰弱地說了一句：「我是決鬥而死的，不必爲我報仇……不必結此强仇……」

血如泉湧。

張一女想用手去捂，一下子，手都浸得紅透了，手指也黏在一起，但血沒有止，反而湧得更多。

何大憤馬上在傷口撒上金創藥。

可是沒有用。

金創藥一下子就給血水弄濕了也冲走了。

梁小悲立即封了張三爹身上幾處穴道。

但也沒有效。

血照樣流着，且發出令人沙沙的聲響，滔滔不絕，像許多孩童的精靈聚在那兒愉悅的沐浴着。

彷彿非得血流成河，不止不休不可。

唐七味一看就知道：完了。

救不活了。

他更震訝的是：怎麼一個老人家能流那麼多那麼鮮那麼猛烈的血！

多得他從沒見過，也聽都沒聽說過。

那血浸透了張三爹的衣衫，染紅了張一女的玉手，又流過石板地，還像是一路歡騰狂奔似的流着，淌着，流竄過溫寶的屍體時，彷彿還有靈性，打了個轉，逕自流向正站立不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藍目蒼髮的米蒼穹，彷彿要血債血償似的，一路向他足部流淌過去，且帶着鮮活的艷色，和鮮明的軌迹。

那血折騰扭動，不像是一場死亡的代價，反而比較像是節日時酬神謝恩的慶賀。

也許，張三爹這一輩子幫的人太多了，救的命太多了，行的善太多了，所以他的血才會那麼多，那麼紅，那麼有活力吧？

唐七味只好爲眼前這名不可思議的形象作出了自我安慰的解說。

然而，這時，張三爹這時已溘然而逝。

他的臉上似還有笑容。

至少，那確是半個詭奇的笑意。

他的生命，彷彿不是消失的，

而是流逝的。

隨着那血，一路流去。

* * *

米蒼穹緩緩的收回了一指朝天、一指篤地的手。

他屹立在那兒。

髮色蒼黃。

他的眼已不那麼藍，但身子微顫，微微抖嗦着。

他接過了那四名小太監遞來的棍子。

他橫棍屹立在那裏，不大像一個剛殺了强仇大敵的嗜血野獸，反而像是一個面對洪荒猛獸迫近的老人。

一個沒有了、失去了退路的老人。

他殺了張三爹。

他等於同時：

一，得罪了所有的白道武林人物。

二，跟「天機」組織結了死仇。

三，與「風雨樓」及王小石結下不解之恨。

他不想這樣。

他也不要這樣。

他更不喜歡面對這局面。

他一向「老奸巨猾」，甚至當這四個字是對他這種老江湖、朝廷大老的一個最高讚美。

可是他犯上了。

不是他要殺的。

他知道是什麼「事物」造成他身陷於這局面的。

那「劍穗」要瞞過在場所有的人不難，但却仍是瞞不過他。

他知道是誰發的「暗器」。

他知道是誰把他今天迫入了這條路。

所以他生氣，憤怒。

他發出嘯聲，怒嘯。

* * *

他不服氣。

可是，「天機」的子弟更不服氣。

更加憤懣。

因爲這太監殺了他們的「龍頭」。

這老賊殺了他們的師父、恩人！

他們怒嘯、狂喚、咆哮，且一湧而上。

他們矢志要把這老閹賊亂刀分屍，才能洩心頭之忿。

* * *

米蒼穹的眼瞳又重新劇藍猛綠了起來。

他揮舞着棍子，竟發出了一種類近高山古寺咚咚的鐘聲，洪洪的響。

他已沒有退路。

他要殺人了。

已殺了這兩個人，等於是跟「金風細雨樓」、「老字號溫家」、「天機組」及所有的江湖豪傑結下深仇，沒辦法了，只好以殺止殺，以暴易暴。

該流淚的時候，不妨聲淚俱下，不惜老淚縱橫——只要還能打動得了人。

但到非流血不可的時候，那就讓他血流成河吧！

米蒼穹氣藍了的眼瞳裡，最先留意到的是方應看。

方小侯爺，手按他腰間赤紅色的小劍，居然笑着，微微笑着，吃吃地笑着。

就像他剛剛吃了一塊世間最好吃的豆腐，而且還是最美艷的小寡婦賣的、最好吃的一塊豆腐，而他還是把整塊都吞到肚子裡去。

並且沒有人知道。

* * *

但還是有人知道的。

至少米蒼穹現刻就知道了。

他已是給搭在弩上的箭，不管他願不願射出去他都只得射出去。

只是他不明白，不明白對方爲何要把他給搭在弩上？

他的棍子已不朝天，而是朝着人，衝來的人羣。

他忽然聞到一種氣味，腐朽的老人味，像潮水一般的向他湧來，快淹沒了他，連他自己也快變成一具腐蝕了，且只會發出臭味的屍首了。

* * *

就在這時，忽聽馬蹄急響，有人大吼：「住手！」

雙方不得不一時住手。

因爲下令停手的，除了蔡京的兒子蔡條之外，還有一個黑白兩道都十分尊敬的人：

四大名捕中的「冷血」：冷凌棄。

* * *

他們手上不僅有蔡京的手令，還有御賜的「平亂玦」。

官兵和「有橋集團」的人都立時不再打下去，但羣雄中「天機」和「老字號」的人復仇心切，却不肯罷手。

只要他們不肯收手，刼囚羣雄說什麼也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在白道武林而言，「不講義氣」、「臨危背棄」是罪大惡極的事，他們可不願爲，也不敢爲的。

這也許就是黑白二道最大不同之處：儘管都是武林人物，甚至也是不法組織，但白道中人（例如「金風細雨樓」的弟子、「連雲寨」徒衆、「毀諾城」的人、「小雷門」的子弟、「天機」殺手……）他們一不爲私利而動武，二不作不義不公之事，這兩項戒守，江湖上才分成了黑白二道……

誰說正邪之間毫無分界？

有的。

只不過，不是以別人（通常是掌握了權力的人士）分派好了的，不是自封自賜的，而是公道自在人心。

* * *

冷血知道「仇深似海」的心情，也知道「血債血償」的憤恨。

他知道自己不該擋住這些人。

但他也沒有選擇。

犧牲已經夠了，誰都不該再犧牲下去的了！

他是個捕快。

他本來的職責是幫好人將惡人繩之於法，除暴安良。

可是現在卻不是鋤强易暴的時候。

他現在更重要的是制止更大的殺戮、停止更多的流血、終止更可怕的犧牲。

一見那些紅着眼、亮着利刃、狂吼着、只不過稍稍一停衝殺上來的人羣，蔡條早已嚇得打馬退到丈七、丈八外去了。

唯冷血不能退。

他一退，羣豪就得面對米蒼穹。

這老太監是京城裡武功最高深莫測的一人。

羣豪縱使可格殺之，也一定會付出恐怖的代價。

這代價太大了。

這代價不該付。

這樣格殺下去，就白白浪費了王小石牽制蔡京於「別野別墅」之苦心了。

所以冷血不但不退，且長身攔於人前，長嘯道：「別過來！停止了！不要再殺下去了……」

可是羣豪正在極大的憤怒中。

此際在他們的眼裏，只要看到誰攔着不給他們手刃仇人的都是仇人，在他們這時的耳中，只要聽到誰叫大家不要報仇的都是仇家——

張三爹的血好像正在地上歡騰着它的蔓延不絕，迂廻曲折的路，他們的血液更因而沸騰得好像剛當上將軍的少年終於等到了他第一個號令。

他們會因而住手嗎？

不知道。

冷血只能「搏一搏」。

* * *

當年，諸葛先生一同訓練他和一羣大內高手、侍衛的膽色時，曾有過一個項目：赤足過火。

俗稱之爲：「火路」。

那是一條「路」，但都鋪滿了火紅熾熱的炭，大家都得要赤足步行過去。

那是可怕的經驗，而且十分駭人。

誰也不許以輕功飛越或運用內功抵禦，只能很快的步行過去。

大部份的人都不敢過，有的人脚軟，有的人心寒，有的人却退了下來。

冷血却不，他過了。

不爲什麼，只因爲他相信諸葛先生。

他堅信「世叔」不會讓他們無辜受到傷害的。

所以他赤足走了過去。

很多人都佩服他膽子大，但更多的人以爲他跟那些跳乩或拜祭龕禮中的神人一樣，得到神明的護佑。

其實不然。

「我在火堆中沒有做過手脚，也不是有神明特別護佑，凌棄過得了，完全是靠他自己的膽色和信心。」諸葛神侯曾向大家解釋道，「只要坦然面對，舒然步過，我們的脚底在接觸火炭的瞬間，便立會有汗水釋出，形成一層絕緣的保護體質，只要在那層汗膜尚未蒸發前提起脚再走第二步，汗水便會吸收了先前的熱量，變作蒸氣，脚掌因而不致灼傷。」

然後他作了總結：「任何制限，都是你給自己設定下來的，先說服得了自己的內心，才有制限。一個眞正的江湖人，誰都該走這條路，也誰都該去走一走這種路。」

冷血最明白諸葛所言。

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制限，都有所恐懼害怕做不到的事，那其實是一種「畫地自限」、「自築藩籬」。

冷血不要。

他要面對。

生命只有一次，你不面對他，便對不起這條命，也不算眞正的「生」過。

他決定面對。

所以他的劍法很狠。

因而他對敵一向只進不退。

可是今天卻不是對「敵」。

而是一羣好漢。

甚至是「自己人」。

如果這羣紅了眼豁出了性命的人，仍不肯罷手，他又如何面對？怎樣攔阻？如何解決？怎麼對付呢？

但他情知擋不住這一羣形同瘋狂的人，但他仍要去擋，就是擋一擋也好。

* * *

這時，那一羣衝殺上來的漢子們有好些人在其中大吼：「四大名捕，也是朝廷走狗！冷血是什麼東西，吃官家飯的都沒好貨色！我們先做了他，再殺閹狗！」

世上最勇敢的人必然也是最孤獨的人。

不過，世人最孤僻的人却不一定是最勇敢的人。

幸好，冷血現在還不是「最勇敢」的人。

他只是「勇敢」。

因爲還有人像他一般勇敢。

所以他仍不算是最孤獨的人。

* * *

另一個和他並肩在一起，大喝聲中阻截羣雄簇擁殺來的是唐七味。

他一手撕掉自己臉上的青巾。

這時候，他要站出來，而且還得要亮相。

不然，給熱血衝上了頭腦的羣豪，一定會懷疑他的目的，並且不會接受他的勸喩：

「住手！不到最後關頭，萬勿輕易犧牲，這還不是時候！是英雄的就該爲大局着想，馬上停手！」

他人很瘦，平時說話語音又輕又低，但而今一咆哮起來，却如尖錐刺入人耳！

問題是：他的話是不是能收服得了人心？

歷來是：要人聽見，易，使人聽從，難。

* * *

他站出來也是責無旁貸。

因爲他跟米蒼穹交過手。

他知道對方的實力。

羣雄縱能殺得了這個人，只怕也活不了一半的人。

況且，就算犧牲了一半的人，亦不見得就能殺得了這老太監。

更可怕的是：這兒另有「高手」暗中掠陣：

那「劍繐」！

肯發出那「劍繐」的人，武功、內力，高到出奇，只要這個人跟米有橋聯手，只怕這兒的人縱全都不要命，也不見得就能取對方之命！

他是「蜀中唐門」的人。

他幼受教誨：「英雄是給掌聲拍出來的」。

你給一個人掌聲，他便容易成爲英雄，縱使犧牲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你若只給他噓聲，他便會黯然得連狗熊不如。

所以他要立即站出來，不是給這一干急着要爲張三爹、溫寶報仇的人喝采，而是要澆冷水，要喝醒他們：「這時候，別當英雄，要人當流血的英雄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爲！」

* * *

好些人停下來了。

他們聽唐七味的命令，雖然未必心服口服。就算不聽唐七味的，也相信正氣喘咻咻趕過來的梁阿牛傳來的訊息。

但仍是有人不顧一切，衝殺上來，有人還大喊：「他倆殺了龍頭，他殺了我們的龍頭……不報此仇，還算是天機子弟麼？」

幸好這時候，又有一人挺身而出，與冷血、唐七味那兒一站，大喝道：「天機的子弟聽着：不許動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有『龍頭令』！統統住手！」

說話的人是梁小悲。

* * *

「大口飛耙」梁小悲只能算是張三爹的「半個徒弟」，他是「帶藝投師」的，同時也是「天機」的四當家。

他善於行軍佈陣，他本來就是宋軍的參謀經略使，他因得罪了蔡京、王黼黨人，一再被貶，一家發配充軍，家人路上受盡折磨，都死光了，他們給張三爹領「天機」的人救了出來，他一發火，殺光了押解的人，變成了「天機」組員，要殺朝中貪官汚吏。

他有一種特性，就是忽然「抽離」開來，觀情察勢。

這種「特點」，他倒是與生俱來。

小的時候，他在廟會時跟大家一起看酬神戲，鑼鼓喧天之際，人人都看得如痴如醉、如火如荼，他看得一半，忽然「置身事外」，覺得戲是戲，我是我，於是他反過來看人看戲的樣子，反自得別人不得之樂。

青年時候，他與人相罵，眼看罵得火紅火綠、臉紅耳赤之際，他忽然省悟：我們爭箇什麼？白雲蒼狗，須彌芥子，宇宙浩瀚，人生短促，我們爭那麼一豆點兒小事幹什麼？

所以，他反而不罵人，且任人罵去。

別人見他不反駁，也就罵不下去了。

因此，到他跟家人給發配充軍，受盡劫難之時，他在皮肉受苦、身繫枷鎖之際，也能以：「我身體雖受禁錮，但神思却仍無限自在」來個「自我安慰」。

甚至在他家人終抵受不住折磨受苦，一一逝去之時，他在別的家人號啕憤哭之中也突然憬悟：

傷心也無補於事。

人生在世，誰都要死，誰都得死，看誰死得早一些，遲一點罷了。

所以他反而不傷心了。

也不哭了。他反而保住了元氣。

而今的情形，也是近似。

張三爹慘遭殺害了！

大伙兒要掩殺過去爲他報仇！

但他却突然省悟到一件事。

報仇——務必要報得了仇，才算是報仇，否則，只是送死而已。

他看得出這還不是報仇的時候。

所以他立即站出來，以「天機」四當家的名義喝止了衝上來的弟

子。

只不過，由於梁小悲在組織裏，背後運計策劃的多，眞正負起責任打衝鋒擔大任的少，這干忠肝義膽而又悲憤塡膺的子弟，有一半都未必肯聽他的。

幸好還有另一人，在這時候立即表態支持了他的意見。

「不要過來，退下去！」

說話的人居然是張一女。

她是張三爹的獨生女兒。

她在喪父之痛的此際說了話，就如同是下了令。

「天機」弟子不敢不從。

* * *

張一女能在此時强忍悲怒憤哭，幫梁小悲撐腰，要大家退走，主要是因爲她爹爹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還在她耳邊說了一句：「阿女，天機的人若現在想爲我報仇，必全軍覆滅於敵手，妳一定要制止他們。」

爲了這句話，張一女才自悲慟中掙起，不許「天機」弟兄立報此仇。

* * *

於是，冷血、唐七味、梁小悲、張一女、梁阿牛等五人，一起也一齊阻止了劫囚羣豪向米蒼穹的人掩殺與反撲。

米蒼穹這才緩下了一口氣。

他身後四名小太監，本來手都伸入襟內，現在才又放鬆下來。

這四太監本來都在等。

只等米公公一聲號令。

號令一下，他們就立即把四色空花砲火放上半空，那時，已埋伏好一支二千三百人的禁軍和「有橋集團」裏九十七名精銳高手，都會一起出動，殲滅這干武林盜匪、亡命之徒。

官中兵衞的勢力畢竟不可忽視，「有橋集團」是各路王孫侯爵勢力的大結合，實力更不容忽視。這些宮廷派系和皇親國戚，爲了自保，不遭日漸坐大囂張之蔡京黨人的吞蝕，也紛紛把資貲、人材投注於「有橋集團」這兒，基礎早固，牢不可拔，已大可與蔡京黨人相埒了。

所以米蒼穹更不願先跟江湖俠道人物結仇，不讓蔡京離間得逞，且坐收漁人之利。

* * *

四大名捕各有他們的聯繫方法。

追命參與了制止破板門的斷鬥。

冷血趕上了勸止愁石齋前的血戰。

爭戰一開，不易止息。

但幸而還是能暫時停戰，就算和平是暫時的，也總勝却只有爭戰，沒有和平。

崔略商和冷凌棄即把他們的情報，用他們最特殊的方法，迅速傳遍了開來。

* * *

鐵手幾乎是馬上收到了這兩個消息。

他一旦收齊了兩項訊息，就立即進入了「別野別墅」。

沒有人敢攔截他。

因爲蔡京的命「似乎」還在王小石手裡。

用「似乎」二字是因爲：王小石那三箭一旦發出去，是不是就能要了蔡京的命，還是他自己就得立即血濺別野別墅，這點大家都很懷疑。

* * *

鐵游夏大步而入。

大家都望着他。

當中有不少是在朝在野在武林在江湖中名動天下的大人物：蔡京、王小石、天下第七、一爺、神油爺爺、詹別野、童貫、王黼（他剛與另兩名親信、高手趕至）、蔡攸……

他們就等他一句話。

這句話好像是有關於兩名欽犯的性命，但也同樣關乎堂堂當朝丞相的生死。

* * *

鐵手一進大廳，沉着臉，神目如火，逡視全場，然後長吸了一口氣，說：「唐寶牛、方恨少都沒死，且已釋放，劫囚者都在撤退中，官兵沒有追擊。」

鐵手說話，一向一言九鼎，重逾千鈞，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全都會聽信他的話。

當一個人平生過去都重言諾，甚至比法規條文的約束更爲有效。

鐵游夏顯然就是這種人。

* * *

蔡京暗地裏長舒了一口氣。

但又提起了一顆心。

王小石也是這樣。

甚至在別墅裡所有虎視眈眈的高手，都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 * *

蔡京哈哈一笑，故作瀟灑地道：「解決了，幸好你要的人都沒死，沒眞的釀成悲慘下場。我們這下大可化干戈爲玉帛，成爲朋友了吧？」

王小石笑了。

笑容有點苦澀。

「雖然停了手，人也救了出來，但犧牲只怕極鉅，」王小石苦笑道：「蔡元長，你們的孽還不夠深重嗎？你身爲宰相，普天之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爲善則名傳千古，萬民感戴，爲惡臭名遠播，民憤難平——你要爲善爲惡，且好自爲之吧！」

說着，忽把左右十指一扣，弩

本已拉得夠滿了，這一拉，居然又强自拉張了一半開來，更滿，且繃得死緊的，不斷弦就要迸濺了。

蔡京和一衆府內高手均大驚失色。

蔡京急嚷道：「慢著慢著，王小石，你你你們這可不能不守信諾，我可是什麼都答允了，也什麼都辦到了……你們可不能不守信用……」

王小石長嘆一聲，苦笑了一下，雙目一閉，即開，目綻神光，清澈動人。

「你會守信？」

「我當然守信……」蔡京說，「不守信不得好死……」

「好！」

王小石吆喝了一聲：「我放了你……」

話未說完，就射出了他的箭！

一弩三矢：

太陽神箭！

這三箭驟發，急射蔡京，衆皆失色，豈料射到半途，三箭分道折射，竟分三個方向射了出去：

一射天下第七！

一射黑光上人！

一射一爺！

* * *

驟變遽然來！

天下第七的手上本來是一個將解未解，要開未開的包袱。

突然間，他手上變得光芒萬丈！

就像十個太陽在手裡！

那一道箭芒，本如午陽當空飛射出來的金矢，一旦射入了天下第七手裡光芒中，就像消失了、不見了，既似同化了，也似是根本融化了。

黑光上人詹別野卻整個人好像變成一團黑氣。

妖氣。

他全身就像一條扭動的龍捲風，那光芒萬丈的神箭一旦射入這「黑色地帶」，立即就失去了原來的光芒，失去了原先的威風，也失去了力量。

一爺則不然。

他突然仰天打了一個噴嚏。

那一支瞬間射到，他突拔刀，刀長，那一把看來溫柔多於凌厲，媚力大於殺氣的刀，一刀就斬斷了箭。

箭一斷，就像是一個疾行的老虎霍然失去了頭，也就失去了生命，失却了力氣。

箭落於地，失却了殺傷力。

* * *

王小石發出三箭。

三箭都是射場中高手。

但三箭都落了空，傷不了人。

更殺不了人。

但王小石的目的，不是殺人傷人，而是阻人，阻止敵人截殺他！

發出三箭的王小石，遽然向天虎笑。

他的笑不再苦。

而是虎。

虎虎生風、虎嘯龍吟的虎。

他一掌擊飛別墅總管孫收皮，一脚撐開要搶攻佔便宜的托派領袖黎井塘，他虎笑聲把截着他去路的頂派老大屈完震退七八步後再意猶未足又退七八步，別的圍攻上來的人全給他手上太陽神弩迫退。

這時，童貫、王黼（及他兩名手下）立即護着驚魂未定的蔡京。

王小石立即就走。

黑光上師、天下第七、一爺正分別在應付那三支要命的改道折射的箭。

王小石忽爾急走。

要是他要突圍而去，他再怎麼厲害，輕功如何高明，都給這期間內至少調來三千侍衞和大內高手封死了、堵住了。

他斷然是走不掉的。

不過王小石不是往外走。

而是往內闖。

這是別野別墅。

也是蔡京的行宮。

他往內闖，闖入了也只是死路一條。

因爲那兒沒有路。

絕路。

可是王小石照闖不誤。

他似乎不要活了。

在這時際，他居然不是退，而是進。

進，且攻進蔡京大本營的中心與核心。

這一下，倒大大出乎蔡京和他黨羽的意料之外，一時沒攔得着他。

卻只有一人例外。

* * *

「神油爺爺」葉雲滅！

他恨死了王小石。

他一直盯住王小石的一舉一動，乃至目不轉睛。

他認準王小石是他前程的障碍石，要不是王小石，蔡京準已任用他爲高官要職了。

他認爲時機仍未失。

他認準了王小石，只要他抓了王小石，或殺了王小石，這天大的功勳，依然是他的，任何人都不能與他並比。

所以，王小石愈是耗去時間心力，愈是耗損蔡京心驚神竭，他便知道自己的功會立得愈大，日後地位更加不可忽視，故此他更聚精會神，全力只待必得必殺之一擊。

終於，他等到了。

王小石箭射一爺、詹別野、天下第七三大高手。

却獨遺漏了他。

所以他立即出手。

出手一拳。

一拳往王小石背門擂去！

＊　＊　＊

情況非常明顯，他要是能一拳把王小石打倒、打死，他就肯定蔡相面前立下不世之功績，要是不能，他只要能稍稍絆住王小石一下、一瞬、一陣子，那麼，王小石在衆多强敵聯手之下也絕逃不了命，這功勞他也少不了。

所以他一拳就飛了過去。

這蓄勢已久、待發甚疾的一拳，竟只像是一失手、一失足間便自然而然的打了出來。

這一拳，像沒什麼。

其實，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只像是「沒什麼」的，你隨便拿起地上一顆石子，它也沒什麼，只不過，如果你仔細研究、分析，其實，這樣一顆沒什麼的石子，通常都經過億年萬載地殼的演變、風霜的侵蝕、火山溶岩的淬煉，歷經過多少時代的演變，看盡多少人情世態、夢幻空花，今日，才能成爲你手上輕易拿着隨便拾起一顆看來「並沒有什麼」的小石頭！

葉雲滅自從練成了「失手拳」，他自己就是一把神兵，無須再倚仗利器。

他一直在等着要打這一拳。

現在他便打出了這一拳。

葉神油一向都認爲：每一次發憤努力的結果，通常都有加倍的補償。

所以他肯等。

等待着一施所長的時機。

所以他敢試。

嘗試各種不同的方式和招式，一次不成，再一次，直讓自己全盤獲得勝利爲止。

他也跟一般人一樣，大多數的時候，飽嘗着失敗的考驗和試煉。大家都嘲弄和訕笑他的失敗與挫折，而不是鼓勵與同情。他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在那種孤立無援而又得面對徹頭徹尾嚴峻考驗之際，他覺得是上天虧待了他。

他每次遇上這些重大挑戰，重要關頭之時，都想放棄，但最終都沒有放棄。

因爲在那時候，他總是在想：當年在武夷山之役，武林第一人燕狂徒遭江湖上黑白二道精英盡出、暗算圍攻，重創下依然不死，以一半功力換保一命，十五年後依然重出爭霸，叱咤江湖，仍舊囂狂如故。

燕狂徒以「不死」來通過了考驗。

昔年「權力幫」幫主「君臨天下」李沉舟，在開幫創業時，七名結拜兄弟全都犧牲了，但他依然一往無前，轉戰不休，終於跟柳隨風創立了「天下第一大幫」。

李沉舟以「天畏」通過了磨煉。

近日「天機」龍頭老大張三爹在壯年時曾一度給人打得一敗塗地，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天下雖大，幾無容身之所，他帶着幾個徒弟到處流亡，但終於仍能在絕境中重新屹立，且把「天機」組織得更壯大强盛。

張三爹是以「奮鬥」來抵抗失敗。

昨日的「金風細雨樓」總樓主蘇夢枕，一身患疾七十二，病得半死不活，而且還斷了一條腿子，更因對抗强敵「六分半堂」而分心，給親信手下白愁飛所趁，先中了毒，還着了埋伏，以致大權全失，但居然能隱忍潛伏，保住性命，一直到有一日能眼見目睹及一手造成仇人白愁飛敗亡之後，他才自盡而歿。

蘇夢枕乃以「不屈」來敗中求勝。

葉神油覺得在人生裡，在面對考驗的那一刻，自怨自艾、退縮畏懼，是毫無意義的。有的人能通過這些磨煉，有的人則不，有的人能克服各種困境，且以困境爲淬煉自己剛强鋭利的火焰，而有的人只能終日徬徨、絕望、沮喪、憤世而活。

他不管了。

他可不顧一切，掙扎到底，不死不屈，奮鬥無畏。

他堅信：只要能堅持最好的並且堅持到底，最後往往都能如願以償。

他一廂情願的堅信這個。

所以，他能忍耐、等待，用恆心和毅力，一種武功練不好，他改另一種，一樣絕招練不成，他改練另一樣。

他知道必經努力和磨煉，才能等到最好的。

所以他忍，他等，他等着忍着打這一拳。

＊　＊　＊

他這一拳的目的是要把王小石打下來。

他要打倒王小石。

要不是還有一個人和他的手掌，兀然的就夾在葉雲滅和王小石中間，神油爺爺說不定——誰也不知道眞正的結果——就眞的可以一拳把王小石打倒。

擋在他們之間的是名捕鐵手：鐵游夏。

鐵游夏看似也是要在此時搶攻並且進襲王小石。

他並且還發出一聲怒喝：「呔！王小石，你逃不了的！」之後一個虎步，跨前，一掌拍出！

他那一掌是拍向王小石背門。

這一掌之勢，足以山搖地動，

至少，他的掌一起，掌風已滿溢了整個大廳，而掌勁也充斥於別野別墅中，激盪迴衝，震驚不已。

以鐵游夏向來沉潛、謙抑的性子，他很少會發動那麼聲勢激蕩、氣功高昂的內功和掌功的。

可能，他今天是因爲恨絕了氣絕了王小石，所以才發那麼大的脾氣，發出那麼巨大的功力。

不過，王小石又沒有因爲他叫他不要走，他就眞的不走了。

他反而還「溜」得更快一些。

王小石原來「逃」的時候又比「追」來得更快一些，簡直像一枚給人大力擲出去的石子，勁，而且急速，還十分快。

鐵手一掌拍不著，不知怎的，卻迎上了葉神油的那一拳。

不，看去是神油爺爺那一掌正好打在他掌上，彷彿是要故意替王小石擋去這一擊似的！

轟的一聲，一掌一拳，擊在一起！

兩人一個身子一晃，一個退了一步。

都沒有事。

當天晚上，葉雲滅吃的喝的，全部吐了出來，甚麼都吃不下、喝不進胃裡去。

有一次嘔吐的時候，他還發現裡邊夾著一隻牙齒。

如是者三次。

他總共丟了三隻牙齒。

因爲那一掌。

他心裡明白：他不願意有鐵手這樣的敵人。

他一定要除去像鐵手那樣的敵人。

鐵手好像也沒有甚麼事。

但從那天晚上起，他的頭髮一天至少掉落一百根，一直延續了三個月。

那一段日子，他幾乎成爲半個禿子。

而且，那一夜開始，他只要閉上眼睛，卻在做噩夢：

夢見自己陷在浮沙裡。

沙很浮，他掙扎不得，漸往下沉……一連七夜……

一連七夜，都做這種夢。

所以他也心裡清楚：他也不想有像葉雲滅那樣的敵人。

他一定要克服像葉神油這樣的敵人和他的拳勁。

就在鐵游夏和葉雲滅對了這一拳和這一掌之際，王小石已迅速衝破了包圍。

衝進了內堂。

衝入了堂內第一間房子。

大房子。

他踢開了門，闖了進去。

這時，他的追兵：天下第七、一爺、黑光上師等人也追到了。

但誰都沒有立即衝進去。

因爲門只有一個。

王小石在裡頭。

盡管這六人武功高絕天下，但要作第一個人單獨去對付負隅頑抗的王小石，大衆都沒意思要首當其衝。

所以大家都望向蔡京，等他下令。

蔡京驚魂未定。

蔡京驚魂初定。

鐵手已向葉雲滅叱喝道：「咄！你怎麼擋開了我對王小石之一擊！」

葉神油正想回叱，但張口一甜，眞力激盪，元氣大傷，一時說不出話來。

童貫扶著蔡京，他是武官出身，皇帝趙佶是先寵愛他而復因他引介而寵信蔡京，所以更恃勢行凶，目中無人，故而向鐵手叱道：「你幹嗎放那廝逃命！你這小小衙差不要活了？」

鐵手索性一負雙手，淡然道：「你們可都看見了，是我出手對付王小石，沒他那一拳，王小石早就倒下了。」

童貫也眼見「實情」如此，所以更氣上頭來：「哼，嘿，諸葛老兒的走狗捕快也會追捕王小石？笑死我了！」

鐵手氣定神閒，道：「童將軍勿笑，更千萬莫要笑死，否則，童家軍一定會誣構在下多一罪狀，那就是將軍是遭在下點了笑穴而笑死的了。」

童貫氣煞，眼睛瞪若銅鈴，正要發作，王黼怕遭鐵手聲東擊西、移花接木，忙安慰道：「童將軍別惱！王小石走得入別野別墅，便插翅也難飛。他現在自投羅網，困死房中，如此更好，這兒銅牆鐵壁，咱們就來箇甕中捉鱉，他死定了，才犯不著跟些衙差雜役嘔心嘔氣！」

蔡京這回驚魂始定，忽喊：「不行！」

衆皆不明。

蔡京這時驚魂已定，道：「不能留他在房中！」

黑光上師詹別野第一個省悟，叱道：「對！這房裡有……」

話未說完，他身上黑光大作。

如一道黑雲，遮星掩月。

同其時，天下第七手上發出一道極其奪目眩眼的强光。

同一時間，一爺出刀。

長刀一揮。

那房間登時倒了，塌了。房門也沒了，檯椅也給震裂了。

沒了房門的房間，一切遮蔽傢具都給震碎、震倒，王小石這時難道還能不現形、現身麼？

可是勢必無所遁形的王小石却還是遁了形。（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惡水灘的路千里率二十人來到平陽集運糧，却慘敗在于阿坤手裡，其中有一個叫白面狠的大漢忽的想起于阿坤的來歷，是大皇莊的小少爺，白面狠等欲殺之，料想不是對手，便趕回惡水灘……于阿坤在平陽集等着仇人陶津，等了十多天沒等到，便騎着小川馬展開行動，行至途中，忽被埋伏的惡漢圍攻……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飛刀小祖宗

受困被狠欺　智計出生天

「老實對你言，爺們來自惡水灘！」

另一大漢接道：「也是專為侍候你小子上道前來的！」

于阿坤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甫落，于阿坤道：「哇呀！你們侍候我上路？本小祖宗實對你們說，你們一露個頭，小祖宗我便知道你們是那個狗洞裡鑽出來的狗雜碎了！」

他一頓，又道：「倒要請教各位，那姓陶的老東西怎麼不見人影，偏就派出你們這些飯桶來替死！」

大樹下的壯漢怪叱一聲，道：「住口，畜生！我警告你，如果你這張臭嘴再胡扯一通，當心我撕爛你的嘴！」

于阿坤冷冷道：「哇呀！我倒要看你是如何的撕爛我的嘴！」

隱隱的可見那壯漢額上青筋跳動，一雙銅鈴大眼睛瞪得幾乎冒出眼眶外，兩個鼻孔噏合不已，道：「小子，你學了少林的幾手把式，老夫已看得清楚了！」

于阿坤道：「你錯了，少林寺在那兒我都不知道，更違論學了少林武功，你休瞎猜！」

那壯漢捋捋鬍子，道：「飛龍掌，伏虎拳，最後你使出般若杖身法，你以為老子不知道？」

于阿坤道：「小祖宗我可不知道什麼飛龍伏虎又般若的，你們要想殺上來，小祖宗我就來個老鷹抓小雞，要不然就是母雞護小雞，眞要萬不得已，嗚呀呀，我就颳起一陣龍捲風，叫你們知道厲害！」

冷冷的緊起臉皮來，右面的壯漢道：「今天你走不掉了，小子呀，你還是放聰明些束手就縛，等到我們再出手，你的痲煩就大了！」

于阿坤雙手托着兩把柳葉飛刀，冷然一哂，道：「你是要我投降挨刀子？奶奶的，我手中這飛刀還不答應呢！」

大吼一聲，左面半百壯漢怒罵道：「我活剝了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狗操！」

吃吃一笑，于阿坤道：「要什麼人熊？我見得多了，經不得我一指頭戳！」

他的話聲猶在，一股銳風已到了于阿坤的後頸，他心頭一跳，閃電般橫移三尺！

「個雜種！」

于阿坤無法仔細看，他只罵了一聲，另一寒星閃向他的心窩……

又是那紅纓槍！

猝然暴旋，于阿坤眼皮下面看着槍尖自衣衫半分之處擦過去！

發一聲喊，于阿坤出手似流光奔雷，一口氣將圍攻的四名强敵逼退！

然而，那四人甫退，大樹下面兩個壯漢業已併肩殺來，這二人一經出手，于阿坤方才看清楚，二人分別握着一把二尺半長的寬刃鬼頭刀，右面的刀握右手，左面的刀握左手，光景是個左撇子！

彷彿浮雲般漂盪到面前來，于阿坤尚未及出手，一縷刃風罡氣業已「咻咻」而至……是那個半百握長刀的傢伙自後面動上手了！

以于阿坤的年紀、經驗、體力、功力，俱無法在這種狀況下有所作為，無奈他被這七個人圍緊，的確無法衝出重圍！

已是間不容髮，于阿坤一聲狂吼：「龍捲風！」

他的吼聲甫落，全身已旋飄在半空中，長刀自他的身邊一閃而過的同時，他仍未打出手中的柳葉飛刀。

而身軀的旋動却正是少林絕學「般若杖法」中的「悟空翻雲」！

于阿坤的旋翻閃過老者三尺半長的窄刀之後，挾着呼嘯之勢而往另兩個敵人旋去！

一左一右的兩把寬刃鬼頭刀分自兩個方向暴斬向衝擊過來的于阿坤，刀勢之猛烈，便一棵大樹也會齊中被斬斷！

凌空的身形有如滾球一樣急速翻滾飛旋，兩把寬刀交叉連續劈空，但刀勢仍然不給于阿坤有出手擲出飛刀的機會！

他不能浪擲這僅餘的兩把飛刀，因為他要一擊而中，必需有絕對的把握，否則，他寧願不出手！

也只是幾聲叮噹響，于阿坤剛剛一足點地，另外的兩把砍刀已席捲而來，于阿坤騰空，足踢刀挑生生逼退兩個偷襲者。

背後，那桿紅纓槍又自狂挑暴刺而來，逼得他一個空中倒翻又回到原地！

右手飛刀啣在口中，于阿坤落地之後，隨手摸到一塊石頭，他毫不遲疑的回身砸向手持紅纓槍追擊的大漢！

「咯！」

「啊！你奶奶的！」

于阿坤雖然一石頭砸在大漢的下巴下面，差三寸未中他的臉，但他仍在心中直叫可惜！

他也只是一念之間，半百持長刀老者又已撲至，長刀三劈落空，他暴怒的踢出一足，半空中響起一聲悶響，于阿坤的右拳正打在老者的足背上。

于阿坤又是暗暗叫了一聲「眞衰運！」

是的，如果柳葉飛刀不是啣在口中，這一次機會應該可以廢了老者一足！

然而就是這麼一拳，也把個老者打得足背腫脹，一聲怪叫！

于阿坤的右拳剛收，側面一拳打來，他以右拳變掌迎上去！

「呼……蓬！」

勁氣與勁風相撞，響起悶聲如雷！

襲擊者退了三步才站穩，原來是左手握刀的壯漢！

而于阿坤，却被震出一丈多遠，重重的摔跌在地上，摔得他兩眼發黑，腦袋隆隆响，便五臟六腑全像是一窩蜂也似的從嗓門往外面擠出來了，差一點就一口氣沒提上來，那骨節……好像散了一般！

兩個套繩圈又撲過來了！

于阿坤絕不甘束手被擒，猛一咬牙，倔强的一個挺立，可是他剛剛挺起，猛覺雙腿彎一痲，整個人又軟下來了，便是一點力氣也使不上了！

緊接着脖子一涼，一把二尺半的闊刃鬼頭刀已擱在他的咽喉，同時一聲沉喝：「要活的，綑起來！」

紅纓槍已點在于阿坤的後心上，若非壯漢一句話，他早就一個透心涼了！

兩個繩圈認得準，颯颯兩聲響，全套在于阿坤的身上，二人只一用力提，于阿坤嘴一咧，手中的兩把飛刀落在地面上。

再一次的心中叫可惜，竟然白白失去多殺兩個敵人的好機會！

兩個壯漢對望一眼。

右手握刀的壯漢，如釋重負的道：「他奶奶的，這小畜生比個鬼靈精還要鬼靈精，可也眞是不好對付！」

左手握刀的壯漢道：「難怪他們一個個中了刀失了魂的回到惡水灘，也只有這小雜種想得出這種絕子絕孫的坑人把戲！」

只見一個手持砍刀大漢走向兩個大漢面前，笑道：「二位商爺與車爺，你三位立了大功了！」

姓車的臉色寒寒的毫無得意之色，冷視着于阿坤道：「還提什麼大功？這種仗陣對付一個娃兒，我以為也夠我等丟人現眼了！」

兩個壯漢俱姓商，這二人與這位姓車的都是新近投入惡水灘的棘手人物！

兩位姓商的乃是江湖上有名的黑道梟霸，老大商不邪，老二商不悔，人稱宛西二怪，二人武功怪異，殺法殘忍，一經對上，總是二人聯手，對付一個敵人是如此，便十個敵人也如此。

只因為于阿坤的出現，宛西二怪覺得以他們的身份來對付一個少年，實在有失身份！

初時他二人並不出手，便遠從白山而來的「白山一刀」車載金，也是久久不願出手，直到……

直到于阿坤一連放倒六七個大漢，更把飛刀施展出來，他們三人

方才心有不甘的動上手！

此刻，那握砍刀大漢道：「車爺的話……這可是大功一件，你們除了當家的心腹之患了！」

商不邪看了姓車的一眼，道：「車老的話不錯，這小兒郎只是單人獨個，就將我們這許多人殺得人仰馬翻，雞毛子喊叫，而我們確實也掏出眞本事，才勉勉强强的將他拿住，這種場面，若是傳揚出去，你們可以想一想，我們是不是丟人丟到姥姥家了？」

那人怔了一下，道：「三位爺的話是不錯，但咱們惡水灘的人不講這些，但求目的，不擇手段，兄弟們幹上這一行，說起來是沒本生意，實則本錢可大着了！」

車載金窄刀杵地，道：「幹强梁有什麼本錢？」

那人似是個頭目人物，他咧咧嘴巴，道：「三位如果往深一層想，也就豁然貫通，坦然而悟了！」

他看了地上瞪眼的于阿坤一眼，又道：「表面上看來，我們攔路搶銀，打家劫舍，其實我等已把老命押在裡面。

「有一天霉運當頭，惡煞罩頂，被厲害的角色甚至官家捕去，必然難逃死罪，老命也跟着完蛋。

「這老命只有一條，三位試想，我們以老命做本錢，能說這本錢不夠大？天底下大概只有我們這一行的本錢大了！」

姓商的兄弟二人對望一眼，誰也不開口！

這眞是一篇歪道理，也只有幹上這一行的人同意此一說法！

于阿坤憤怒的吐了一口唾沫，罵道：「眞你媽的狗臭屁不通！」

「叭！」一個大嘴巴！

于阿坤立刻口吐鮮血……

姓車的道：「我們怎麼處置這小子？」

商不悔道：「拉回惡水灘，任由陶當家發落！」

于阿坤怒罵，道：「喂！你們……人熊哪……你們最好在這兒動手，小祖宗我今天認了，他媽的，來生咱們再大幹！」

姓車的半百壯漢道：「這小子我一看就知道他的鬼板眼多，以老夫的意思，我們不能叫他這麼痛快的死，更不宜押他回惡水灘，不如由老夫出個點子叫他慢慢的死，只要他死得凄慘，當家的必也出了氣！」

兩個姓商的點點頭。

商不邪問道：「車兄的意思……」

姓車的指着遠處一個山峯，道：「我們住的那座山峯山洞中，附近荒樹林子茂密，這幾日的夜裡就有不少狠羣出沒，老夫來自白山，知道野狼特性，不如……」

他捋着鬍子想了想，又道：「走，我們先回到石洞裡去，再看我的！」

兩個握砍刀的押在後面！

兩個套繩子的把于阿坤像綁粽子似的自肩頭到雙足纏了個結結實實的。

兩個人架起于阿坤便緊緊的跟上去！

經過澗邊往上游走了一里地，繞過山邊便是往對面山峯的道路，一條小小山徑。

原來惡水灘當家陶津，在見了吳不忌變得傻里八嘰的回到山寨之後，便派出四當家路千里率人找上平陽集。

不料路千里也同樣的變得傻呼呼的走了樣！

這時候，陶津方才向剛剛投效的宛西二怪商不邪商不悔與車載金三人商議，由三人合力率領兄弟十二人埋伏在平陽集到惡水灘的山道上！

陶津老謀深算，他決定不許再找上平陽集，要在半路上截擊于阿坤。

于阿坤的這次難關，壞在路千里一同回到惡水灘的十人之中，有一人曾去過大皇莊，這人便把于阿坤出沒在平陽集的消息報告給陶津。

陶津何許人也，他只一思量，馬上便知道這一連串的被殺，全是于阿坤在中間搗的鬼，此刻再去平陽集，難保不會又上這小傢伙的當。

於是，他叫人埋伏在半路上等，因爲他相信于阿坤在等不到惡水灘的人前去之後，必會悄悄的又找來惡水灘附近使壞！

果然，他派的人等到了于阿坤。

而且，也捉到了這個令人頭痛的小祖宗！

* * *

一行人奔行得快，轉眼到了那峯下面。

果然峯上一大片老荒林子陰森森，抬頭看，危岩千仞，怪石嶙峋，十幾二十丈處有個方口石洞。

那石洞垂直向下，四週光滑，十分險惡！

白山車載金當先登上一道半尺不到的山石小徑上，小心翼翼的繞着山壁往上面走！

商不邪還看看于阿坤，對兩個架起于阿坤的大漢吩咐：「小心這小子掙扎，他想一躍而下死在這兒，我們還費的什麼手脚整他？」

兩個大漢齊點頭，道：「這小雜種動不了啦，商爺盡放寬心！」

果然，于阿坤被兩人扛上山洞口，他用目往前看，不由得叫起冤

枉來！

原來坐在洞口望向平陽集方向，首先就能看到那個小小土地廟，如果從那兒來個人，這兒看得可清楚。

突然，聞得姓車的壯漢捋着灰色短鬍子道：「折騰老大半天了，我們且塡飽肚皮，養足了精神，看我慢慢的折騰這小鬼頭！」

于阿坤幾乎被繩索綁得喘不過氣，他怪叫道：「喂，你們就這麼把你家小祖宗這麼供奉着，操！」

商不邪沉聲道：「別操了，你等着慢慢吃生活吧，小鬼頭！」

于阿坤叫道：「吃你娘的生活，你們若不快動手，小祖宗我罵你們十八代老祖宗……」

紅纓槍銀星閃爍，一槍扎在于阿坤的屁股上，槍尖一挑，于阿坤哎呀一聲叫，道：「他媽的，扎歪了，怎不扎在小祖宗我的肚皮上？你瞎了狗眼？還是盲了心？來吧，最好扎在我心窩！」

使紅纓槍的瘦大漢冷冷道：「你若再亂叫，我九九八十一槍全扎在你的雙腿上，奶奶的！」

于阿坤一瞪眼，他不叫了！

是的，他若再叫罵，必吃眼前虧，那他就不叫于阿坤，而應該叫糊塗蛋！

七八個怒漢取出乾糧來，其中還有一袋酒！

兩個姓商的與姓車的坐一起！

使紅纓槍與兩個使砍刀的人坐在一起，兩個玩繩圈的人便守在于阿坤身邊大吃起來。

于阿坤被細得不能動，閉着眼睛思對策！

然而他左思右想沒辦法，看來眞是劫數難逃了！

一陣吃喝之後，幾個人圍在一起聽說故事般的圍上姓車的老者！

姓車的來自白山，人稱「白山一刀」，此人刀法犀利，一般對敵，只一刀就要人的命，想不到今日遇上于阿坤這娃娃，累了他大半天！

車載金斜視着地上的于阿坤，嘿嘿奸笑一聲，道：「你們聽仔細，今夜我們就在這石洞口玩釣金龜！」

商不悔道：「什麼叫釣金龜？」

車載金道：「顧名思義，就是把這小子掛在一根繩子上垂到離地一丈五六的地方，在他身上抹點血什麼的，誘那羣狠向他撲咬。各位，這種遊戲十分逗趣，等你們玩的時候也就知道了，哈……」

商家兄弟拍手道：「妙，妙呀，哈……」

車載金又道：「有個故事不知你們聽過？」

商不悔道：「閒着也是閒着，你車老兄快說，我兄弟最愛聽人說故事。」

車載金低頭看了于阿坤一眼，笑道：「你喜歡嗎？小孩子都喜歡聽故事的！」

于阿坤假裝不理睬，他心中可在罵這姓車的一百八十代老祖宗，你老奶奶的騷皮，比我于阿坤還缺德，拿你家小祖宗當魚餌呀！

他不回答，也少了挨苦頭，這時候他若開口再罵人，說不準招來幾下狠的挨上身，划不來！

姓車的一高興，遂又對另外幾人道：「故事是這樣的，從前有個殺豬的，天黑走回家，走在山邊忽然來了三頭惡狠。

「他一驚之下先把背的骨頭一根根的往地上丟，丟呀丟的，丟到最後，只有給老母留下的一塊肉了。

「他看看身後仍然有一頭老狠，他很想回身撲殺，又怕被狠咬，只得把那塊肉用鐵鉤掛在樹林一棵橫枝上面。

「殺豬的掛上肉便拚命的逃回家了！

「不料第二天殺豬的却發現一頭老狠掛在樹上，一看之下他方才明白，狠被鉤住了！」

姓車的話說完。

商不邪道：「我們又不要狠死，更無法鉤住野狠。」

姓車的笑道：「可是我們可以在上面欣賞野狠爭咬這小子身上的嫩肉呀，那是十分逗趣的事，哈……」

于阿坤仍然不開口，他咬緊牙關思對策，苦就苦在自己的雙手都無法動！

天漸漸的黑下來。

幾個人輪流的喝着一袋酒。

商家兄弟已靠在洞壁上閉目養神，光景準備夜來整于阿坤了！

玩紅纓槍的大漢顯然是惡水灘的頭目，看樣子其身份必然不低，這時候他開口了！

「商兄車兄，我還有個意見。」

車載金道：「你說！」

那人重重的看了于阿坤一眼，道：「來時當家的與郭二當家的都曾有所交代，只一遇上這小子，如是活捉，能送到惡水灘點天燈最好。三位也曾知道吧，惡水灘老龍潭正面有個尖峯，我們在峯上插根杆子，將這小子綁在上面，剝開他的頭皮，灌上桐油燈草來，約略估計，足也可以點上個十天八天的了！」

姓車的道：「還有一百多里地，我們未曾騎馬來，萬一路上出差錯，誰擔待？」

那人把紅纓槍一靠，又道：「當然，兩位當家的顧慮到這一層上，所以又交代我方大山，一定要把這小子的人頭割回去。

「當家的恨透這小傢伙了，他要把這小傢伙的人頭當球踢，山上每個兄弟都要踢上幾下子！」

車載金道：「這個好辦，明日一早我們上路的時候，你就把這小傢伙的人頭割走便是了。」

伸手入懷取出一把尖刀來，方大山道：「不如我先割下來，你們等等再玩釣金龜！」

他一把揪住于阿坤的頭髮就要殺下去！

姓車的吼道：「等等！」

方大山道：「等什麼？」

姓車的不悅道：「你若此時割下人頭，等於在掃我們大伙的興，弄個死人釣他娘什麼金龜？」

商不悔點頭道：「對對，味道就在人是活的方才有意思呀！」

姓車的道：「你們可以想像，狠在他的身上咬一口，他就大叫一聲，然後是一陣扭動，哈……」

收起尖刀，方大山道：「倒是忘了這回事了，哈……對不住，對不住！」

于阿坤已驚出一身汗水來，他仍然在動腦筋，他不想就此完命，他一定會想出法子來！

一輪明月上了峯，山坳裡一片銀白色。

姓車的不許山洞中起火，怕的是野狼不敢來！

他命一個大漢剁掉于阿坤的上衣，衣袋裡還有幾十兩銀子在，八十兩銀子他才用了十幾兩。

那人嘿嘿冷笑，道：「這小子身上還藏了不少銀子，怎麼剛才沒搜身！」

于阿坤心中暗自想：「其實長衫的暗處還藏着幾萬兩的銀票，他當然不會說出來。

他不說別人自然不知道，還以爲他就是那麼多的銀子了。

一根繩子套上于阿坤的脖子上，反背連在他的雙足踝，另一根長索攔腰綑，好嘛，于阿坤成了肉粽子！

于阿坤屁股上正流血……是方大山刺的一槍，另外，胯上的一刀封口了，褲子破了個洞！

另一個大漢本想解去他的鹿皮帶，可是皮帶上沒有飛刀，倒還可以把繩索與皮帶連起來，更牢固。

于阿坤想掙也掙不開。

姓車的上前檢查一遍，點點頭道：「光着上身，這小子的肌肉蠻硬的，不知比狼牙又如何？」

他伸頭看看灰濛濛的下面，看了半天看不到底，不由得笑笑，道：「你們慢慢的往下放！」

兩個大漢拉着繩一端，于阿坤不由怪叱道：「我操死你們老祖先，整人也不是這麼整的吧？」

姓方的一邊怒道：「你又忘了老子的警告？再罵人我扎你一個大窟窿！」

于阿坤反抗道：「小祖宗我除了罵，還能怎麼樣？他娘的，你連我罵一聲也發火呀！」

「通」的一聲，于阿坤的頭撞上岩壁，這時候他連躲閃也不能，這一碰幾乎把他碰暈過去，雙目直冒火星子！

「哎喲！是眞的痛啊！」

于阿坤不想叫也不行。

上面却傳來哈哈笑。

于阿坤心中明白，這時候罵也是白罵，倒不如任其自然，看自己的造化了。

于阿坤受的罪可大了。

上面拉繩子的人忽高忽低的試着往下放，直到于阿坤的身上碰上地底下，才聞得一個大漢道：「車兄，已經到底了。」

姓車的立刻吩咐：「丈量一丈五尺，就把這小子掛在那裏，大伙靜下來，一旦發現狼羣，再提着抖，哈……你們看吧，一口一口的咬下人肉來，加上這小子的慘叫聲，光景可逗人呢，哈……」

「哈……」

山洞內的人全笑起來了……

夜！

是個可怕的黑夜！

一輪明月剛升上天，一團團的雲彩也跟上去。

於是，雲托月在空中流動着！

于阿坤也似流雲一般被人用索子左右的晃呀晃，他也跟着在石壁上碰呀碰的頭上已冒出血來了。

山風吹來又吹去！

吹來的是清風徐徐，但吹去的却帶着一股子血腥味。

於是，鮮血的味道送到了四野的野狼鼻子裡。

有人說，狼鼻狗鼻聞千里，不過這話是有點過分的誇張，但聞個十里八里地是有的，尤其是在這山溝裡。

「嗚……」

野狼在嗥叫了，叫得洞中幾人精神大振！

也叫得于阿坤心驚肉跳，他幾乎又要大罵了！

于阿坤是個絕不低頭的人，他寧願死……他很想死，死了也好盡快去找爹媽。唔，這個令人討厭的世界，令人可恨的一羣人，我于阿坤如果有來生，必再想些絕招整你們這些王八蛋！

是的，這時候他除了想念爹娘，便只有恨，恨是發自他的內心，也是一種良知的另一反應。

他本來生活在大皇莊與世無爭，頂多只是同靑田莊小胖包太乾他們鬥一鬥，他們本就是自小在一起的玩伴，而今……

而今他却必需要面對邪惡！

一丈多高的地方，足以令他看

淸附近二十丈內的一切，有幾對綠慘慘的亮光在移動。

「狼！」

于阿坤很不自在的一陣掙扎！

不錯，正是幾隻似小牡牛般的灰色野狼！

于阿坤望望下面兩隻抬頭觀望的野狼，口中發出尖厲的大叫：「嗨！唬！」

兩頭老狼只是往外閃了一下，又站定下來！

于阿坤心中發毛，他眞想哭！

這種絕子絕孫的怪招，也虧個姓車的老小子想得出來，看樣子這姓車的年少時不比自己怪點子少。

便在這時候，忽聞洞上面傳來姓車的聲音，道：「提一提看看，要慢慢的提！」

果然，索子往上面提了一丈高。

于阿坤低頭看，不知何時下面已站了七八頭大野狼，一雙雙鬼火也似的眼睛直瞧着他！

他又是幾聲大叫，但野狼已不怕他的叫聲了，因爲他身上的鮮血，已令所有趕來的野狼垂涎欲滴。

如果這時候于阿坤一落到底，他必然會被羣狼撕食掉，但這並非上面幾人所願，因爲他們要慢慢的來，一塊一塊的叫于阿坤身上掉肉！

這是一齣設計得極完善的節目。

狼食人是畫面，狼嗥與于阿坤凄叫聲是音樂，在這荒涼的大山裡，這幕景象是多麼令人愉快！

洞上面的幾個人有的拍手哈哈笑起來！

于阿坤像粽子般的被一根繩子倒拴着，腦袋連着雙臂又連着雙足，另一根繩索攔腰接上他的鹿皮帶，一上一下的掛着他的腰身。

野狼開始發動了。

就在上面的人慢慢垂下于阿坤的身子，幾頭野狼已迫不及待的躍起來咬。

于阿坤一聲凄叫：「啊！」

洞上面立刻叫道：「快提高，別被一傢伙咬死！」

于阿坤拚命抬頭往上看，洞口似乎人影兒在移動，下面的野狼更多了！

繩索在提了兩丈多以後，又開始往下面垂。

於是，羣狼又是一窩蜂也似的躍起來咬！

就在于阿坤的吼叫中，繩索又被拉上去一段，緊接着便是一陣哈哈笑。

于阿坤眞的不想活了。

他想一頭撞死在岩壁上，然而他不甘心……

他就是不甘心任上面的人如此糟蹋，殘酷的擺佈！

有了仇恨的心理，他不再想死了！

但有一口氣在，娘的，非拚個結果不可！

于阿坤想起大皇莊時候自己練那竹上飛身術來，他決心試一試！此刻，任何能助他逃命的方法，他都要試！

上面的索子又開始往下面垂了！

就在垂下約兩丈的時候，羣狼又開始跳躍起來，于阿坤立刻一聲尖叫，那繩索又被拉了上去。

于阿坤的手臂被撕去一塊皮肉，但也撕得于阿坤心頭一亮，他有了主張！

反背綑綁的繩索他用力的扭轉身，生生將人頭攔阻住往下面垂，於是，他的雙手連足變成了向下一面！

于阿坤玩小命了，他咬緊牙關不吭聲，直待上面的索子又往下垂……

垂到距離地面丈五左右，便強忍着狠吻，讓野狼在他手臂足踝上面咬，可也咬斷了幾根纏繞的繩索。

他實在忍受不了狼咬，便又是一聲凄叫：「啊！」

「快拉上一段來！」

索子又提上一段，于阿坤試着想掙脫，不斷地掙了幾下子，仍然沒能掙開，而膝腿與雙手已被咬得痛徹心肺，光景眞的血糊淋漓了！

咬咬牙，于阿坤忍着痛苦。

而上面又傳來姓車的聲音，道：「大約三更天，這小子的四肢也該被咬得白骨森森露出來了。」

於是，又緩緩的往下面垂！

于阿坤又把背翻轉下面，他生生把手足送上狼口中，好一陣亂爭狂咬，于阿坤又吃不消了，他又是一聲凄厲的大叫聲！

於是，上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姓車的道：「快拉上一段來！」

于阿坤的雙臂鬆散多了。

他沿着石壁利用上拉的機會，把手足擋在一塊突出的尖石地方，上面的兩個大漢一陣猛拉，終於拉斷了手足之間的繩索。

于阿坤精神大振，他眞想苦中大叫大笑……

匆忙的脫出右手，那纏綁在腰上的索子又在往下滑動了，而于阿坤已快不可言喻的伸手往鹿皮帶一端，巧妙的抽出一把鋒利的柳葉尖刀來。

先挑斷雙足的餘索，使一個空中倒翻掛，雙足流着鮮血勾住往下垂的繩索，他已頭往下面垂去。

便在這時候，幾頭狼又跳咬上來，但見流電疾閃，迎面兩頭狼慘

嗥一聲死在地上。

突如其來的變化，令其餘的野狼向一邊閃躲！

狼本十分狡猾，還以為這是一種陷阱，一時間不敢再往上撲！

于阿坤忽然雙足下垂，拚命的挾起一頭死狼，他急急忙忙的把狼屍拴在綑綁自己腰上的繩索，然後是一聲淒厲的大叫聲。

洞口又傳來姓車的大叫，道：「快拉上一段來，姓于的小子吃不消了。」

那繩索果然又拉上三丈高。

而于阿坤已貼着山岩橫着走……他必須這麼走，因為下面不少野狼正虎視眈眈的看着他！

越過一道斷崖，于阿坤躍上一棵大樹，他不再停留了，黑夜中他曾練過樹躍樹的飛空功夫，有幾頭野狼見他手中明晃晃的刀子，跟了一段又退回來，如今變成了狼食狼了，因為繩索上掛的是一頭大野狼！

而洞口上面，姓車的幾個人還在一上一下的拉着繩索，玩那釣金龜的遊戲。

而于阿坤……

于阿坤死裡逃生，匆匆的飛躍在林子裡。

沒多久，他便又光着身子找到白天拚命的地方，天爺，正有十幾頭野狼在爭食着死屍的肉。

于阿坤忽然的到來，引起幾頭野狼不滿而露出森森的白齒欲撲噬！

于阿坤就地抓起一把砍刀，掄了一陣，道：「我親愛的『狼』呀，你們的同伴幫了我的大忙，咬斷了繩索放了我，我是不會殺你們的，各位，請繼續你們的大餐吧，我只不過撿回我的五把飛刀就走人！」

宛似聽懂他的話，羣狼又開始低頭撕吃起來。

于阿坤好不容易把五把飛刀撿拾回來。

附近，他看到他騎的那匹小川馬，眞淒慘，馬背馬腹中了暗器無數，還有一個槍眼在肚皮上！

「咯崩」咬着牙，于阿坤道：「狗操的，你們沒有整死我，且看我怎麼整你們幾個了！」

胯上的傷仍在撕裂的痛，屁股上挨的一槍也不輕，加上被野狼在腿上手臂上咬裂的傷口，于阿坤已琢磨到必須先離開這裡，萬一被姓商的幾人發現而追來，大概自己仍然逃不出他們的圍殺！

一念及此，于阿坤拔腿就走！

舉首望望若隱又現的月亮，灰濛濛中他辨清了往正東去的方向，便立刻往土地廟那邊嶺上走去。

于阿坤當然是去平陽集，平陽集的孟古大夫雖然視錢如命，但他的醫術還是不錯的……彷彿醫術高明的大夫，都是愛銀子的。

也許他們恃才傲「銀」吧，他們的心中以為，銀子難賺銀子貴，我的醫術更貴，唔！苦了窮命人了！

于阿坤光着上身走了一段路，不由得一怔，自己的紫衫之中尚藏了幾萬兩銀票，可不能輕易的丟掉，更何況那件紫衫乃是王家姑娘趕夜工替自己縫製的！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平陽集的孟古大夫，那老小子不見銀子不治病，不見兔子不撒鷹，銀子越多，他的醫術越高明，好的藥材也越會使用出來！於是……

于阿坤又回頭來了！

他不得不冒險再回來！

他總不能光着身子走入平陽集的大街上吧？

攀上一棵大樹，于阿坤一路又躍近野林子的深處。

他在大樹上沒下來，卻能隱約的看到對面那個山洞中，正有幾個人在移動，卻不知他們說些什麼話。

此刻……

那方形的山洞口，車載金問那兩個拉繩索的大漢道：「怎麼半天沒聞得那小傢伙的喊叫了？」

一個大漢回頭笑道：「八成是暈過去了！」

另一個大漢嘿嘿一聲，道：「我們把他提上拋下的幾十次，不被狼咬死也會暈頭轉向，大概昏過去了。」

姓車的道：「不聽喊叫多沒意思？乏味！」

商不悔道：「是呀，不聞慘呼，釣的什麼金龜？」

商不邪道：「拉上來吧，看看這小子被咬成什麼樣子，我們把他弄醒過來，讓他稍養精神再放下去！」

車載金點點頭，道：「正合我意，唔，野狼來得更多了，下面灰濛濛的不下數十隻吧！」

手持紅纓槍的大漢方大山冷冷道：「下面看不清楚，他奶奶的，今夜雲掩月！」

車載金道：「拉上來！」

兩個大漢聞得吼，立刻拉緊繩索，你提我拉，剎時間將另一端拉上洞口來！

「不好了呀！」

「怎麼這小子變成一頭狼了？」

好響的一個大嘴巴！

車載金怒罵道：「放你娘的屁，人怎麼會變成狼？」

洞口的人挨打捂着嘴巴，道：「明明綑着人，如今變成狼，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姓車的大怒道：「是你們兩個豬，明明被那小子逃了，你們還說變了狼，娘的，想推卸責任？」

另一套繩大漢叫起來，道：「不可能，那小子被綑得肉粽一般，他怎麼會逃得掉？何況下面還有那麼多野狼，他能逃嗎？」

此刻商不邪重重的道：「那小子太精了，八成被他使出分身法逃了！」

方大山厲吼一聲，道：「好不容易捉住那小子，竟然會被他逃掉，還不如當初一刀割下他的頭，安安穩穩的送到惡水灘！」

車載金一瞪眼，叱道：「姓方的，你這是在數說我的不是了？」

方大山冷冷道：「難道不是因為你的主見而令姓于的小東西逃掉？」

車載金嘿嘿一聲，道：「好哇，別仗着你是當家的老夥件，就想在車某面前擺威風，人逃了，你待怎樣？」

方大山齜牙咧嘴的道：「少不得當家面前實話實說！」

車載金冷冷道：「怕你不成？」

方大山大怒道：「你不要忘了，圍殺姓于的小子，一開始你們擺大牌，不屑於出手，而死的可是惡水灘的好兄弟，等到你們三位出手，兄弟們已死傷纍纍，如今，哼，可好，人跑了，我們兄弟算白死了！」

商不邪沉聲道：「姓方的，怎麼說話連我兄弟也扯進去了？沒道理！」

方大山道：「我是有一句說一句，三位要弄明白，幹上我們這一行，還他娘的講什麼江湖規矩。」

「總而言之，通而言之，說來說去一句話，你不殺人，人殺你，如今逃了于小子，不定又要冤死幾個人，這責任……」

姓車的怒吼道：「這責任由你來負！」

方大山怪叱一聲，道：「放屁，餿主意是你出的，老子負什麼責任？」

車載金冷冷道：「老夫與商家兩兄弟乃走江湖人物，惡水灘的作風我們不清楚，當家的沒機會說與我們聽，怎麼在路上你不說？你是老人嘛，不說誰知道？如今人跑了，你怪誰？」

商不悔拍手笑道：「說得好，說得妙，你們不說清楚誰會知道？人跑了，你應該負責！」

方大山氣得臉都脹青了，他一頓手中紅纓槍，吼道：「好個『白山一刀』，你休得在方某面前倚老賣老，我姓方的不含糊你！」

這是叫陣，等於挑戰，姓車的自然聽得出來！

一聲冷哼，順手抄起三尺半窄刃長刀，姓車的指着洞下方，道：「可要領教？」

方大山重重的道：「正有此意！」

商不邪看了兄弟商不悔一眼，二人誰也沒開口！

不但沒開口，更沒出手攔阻！

另一面，兩個拚砍刀的大漢與兩個套繩子的壯漢，他們的武功平平，更不敢在此時多口！

方大山鼻孔冷哼如猪聲，道：「走！」

車載金道：「聞得方頭目甚為當家的器重，許為惡水灘左翼頭目，想來武功必然了得，在下討教了！」

此刻，洞下面的野狼仰頭看，那套繩的兩個大漢已解開繩索，憤怒的把一頭被咬得血肉模糊的狼屍拋擲下去，立刻圍上一羣狼來一陣撕咬！

就在這時候，方大山已抖着紅纓槍躍下去，羣狼見他舞着紅纓槍，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便立刻往四下裡閃掠！

忽見又一人躍下來，雙方抱着窄刃厚背長刀，斜肩而舉，口中發出沉猛的吼聲，道：「方頭目，賜招吧！」

姓方的一咧嘴，紅纓槍一招靈蛇出洞，三朶槍花已品字形的扎過來！

「殺！」

長刀電閃，十幾刀分別暴劈狂殺，車載金似乎不願示弱，他出手就是狠招，砸、掃、碰、撞、上挑下翻、左劈右斬，在一片「咻」聲狂飆裡，發動一片流光迎擊上去！

紅纓槍挑斬伸縮，方大山吼喝不斷，二人只一碰上面，便各出奇招，各使看家本領，殺得附近沙石滾動，草木飛散，天昏地暗，好不慘烈！

倒是那羣搶食的狼羣，一隻隻反倒返坐在林子裡不即離去，反而成了觀衆，且不時的傳出一聲「嗚……」厲叫，光景連野狼也看不懂，這些人說殺就殺起來了！

十招已過，忽然傳出一聲厲叱，只見被車載金逼殺得四下閃避的方大山，竟然驀地轉換一個怪異之極的身法。

他先閃出三丈再廻旋，在車載金的窄刃長刀攻擊中忽又冒險撲進來，紅纓槍伸縮二十一次，溜溜的長刺近扎全指向車載金的心窩！

就在車載金的長刀廻殺力阻反而後躍的剎那間，正在節節逼進的方大山竟猛地騰躍半空，以無可比喻的速度抖出五朶槍花，猛然罩向車載金。那是取人命的狠招！

雙方的接觸迅速至猛，而變化更大！

就在紅纓槍的槍尖快要點上胸口的剎那間，姓車的左手突然暴伸，一把揪住那鋒利的槍尖，而他的人却一個觔斗自槍身上翻過去！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燕子飛此次去日本，雖然驚險重重，卻奪回了寒蟬，也逮住了石貴妃回朝，只要再將雙劍、玉駝鈴找回，整個案子便可了結，但因織田信長被部將所殺，天霸府犬養已死，五龍會的人逃匿無踪，未找到的寶物難以追查，羽柴又不知所踪，燕子飛等只好僱船回中原。在天津興隆客棧住宿，石貴妃又遭劫持，幸石磊將她救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太師威迫利誘　子飛不賣人情

丁玲道：「嚴總，燕兄弟，讓二位見笑了，實在不得已，大石頭野性難馴，不這樣是拴不住他的。」

領着大夥，翻過牆頭，走進巷底的一間五道廟，丁玲也看傻了眼，神像後面沒見石玉娘，原來放人的地方擺着一張墨跡未乾的字條，上書七字：「此地有銀六百兩！」

石磊逮住機會消遣丁玲道：「這可好，妳揩老子三百兩，人家要妳六百兩，賠本賠大了，我看我大石頭得賣老婆啦。」

燕子飛取過字紙來細加觀看，即刻認出了是何人筆跡，呼喊道：「青青！青青！青青！」

叫聲熱情洋溢，期盼的目光四下掃視。

柳青青就躲在廟後，走出未及三步，燕子飛滿腹的相思，化作一縷柔情，顧不得他人的訕笑，一把就將柳青青摟入懷中。

丁玲笑道：「子飛，青青，我看你倆趕快結婚吧，別再拖啦。」

大石頭的想法不同，粗聲大氣，慷慨激昂道：「不！燕子飛，你可千萬不能結婚，那是墳墓，是棺材，進去就出不來，一旦老婆討進門，你就完蛋啦，不回家睡覺不行，拈花惹草也不行，孩子吵翻天，銀子摸不着，處處受人控制，處處受人擺佈，比上刀山下油鍋還難過，我大石頭就是個活榜樣，千萬不要自投羅網。」

丁玲氣得臉色發青，手起掌落，給了石磊一巴掌，叱斥道：「死鬼，你在胡說些甚麼，小心青青撕爛你的嘴！」

柳青青熟知這一對歡喜寃家，一向口沒遮攔，胡說八道慣了，並沒放在心上，反倒是丁玲關心她的終身大事，罵個沒完沒了，也打個沒完沒了，石磊不敢還手，祇好躲躲藏藏，益增三分諧趣。

溫存片刻後，燕子飛道：「青青，妳怎麼來得這樣快？」

柳青青神秘兮兮的笑道：「事實上我始終不曾離開你。」

「不曾離開？妳是說那個……」

「不錯，那個人正是我的化身，難道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當然有感覺，音容鞭法不談，單是那份熱心就令人起疑，祇是嚴老哥說妳留在京師，故而未及深思，被妳騙過了，妳的化裝術還眞不含糊。」

「全是嚴總一手包辦的。」

「除嚴總之外，別人是否知曉？」

「他們都不知道！」

「大可光明正大的去，何必這樣？」

不準柳青青去扶桑，是如意的條件，青青信守承諾，不能實話實說，含糊其詞道：「這事是有原由，但我不希望你深入追究，追究我也不會說，總之，這件事已成過去，大家都別再提。」

走至廟後，解開石貴妃的穴道，當即結伴返回客棧。

客棧內已有人候在那裡，是太師府的總管錢通，手裡捧着一張大紅帖子，遞給燕子飛。

燕子飛見是石太師與天津縣令聯名，要在縣衙夜宴自己和嚴元伯，心知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以試探的語氣道：「石太師是幾時返國的？」

錢通望了石玉娘一眼，道：「昨天早上才到。」

「錢總管，請上覆老太師，說在下已用過晚餐，夜宴之事心領了。」

「燕大俠，據錢某所知，夜宴是名，主要是想跟你商量事情，幸勿推辭。」

「談甚麼事？」

「至縣衙老太師自會言講當面。」

與嚴元伯交換一道眼神，燕子飛道：「我看這樣吧，甫抵國門，大家都有不少事亟待料理，分身不易，等返回京師後，燕子飛再親赴太師府，當面請益。」

錢通的臉變了，聲音也提高許多：「老太師位極人臣，肯下帖子請二位，可謂給足了面子，盼再三思，準時赴宴，以免大家都下不了台，老爺子還特別交代，最好請貴妃娘娘也一起去。」

去字出口，掉頭就走，沒說半句告辭的話。

嚴元伯道：「錢總管請留步，嚴某還有幾句話想討教。」

錢通人已跨過門檻，聞言止步轉身道：「嚴大人有何見教？」

「在扶桑時，僅在天霸府見過閣下一面，以後再沒相見，錢兄的行踪可否賜告一二？」

「奉老太師之命，辦事去了。」

「辦甚麼事？」

「私事。」

「能否說出來聽聽？」

「你們無權過問。」

「假如事關朝廷安危，或者與竊案有關，燕大俠就有權查究。」

「哼，老夫祇是太師府的一個家臣，並非朝廷命官，任誰也管不着。」

話至此處，人已去遠，豪門家奴跋扈的嘴臉表露無遺。

不禁惹惱了一旁的大石頭，道：「媽的，甚麼東西，我去把他撕掉算了。」

燕子飛道：「讓他去吧，想教訓他也別急在一時，當務之急是咱們要不要赴石太師的夜宴？」

柳青青沉吟一下，道：「子飛，能不撕破臉還是不撕破好，依我之見，去一趟較妥，看看這個老狐狸會玩甚麼花樣出來？」

丁玲指着石玉娘道：「帶不帶這個娘們去？」

石貴妃不待燕子飛開口，便搶先嚷嚷道：「燕子飛，帶本宮去見我爹，你如果胆敢不聽老太師的話，他老人家絕不饒你！」

燕子飛沉聲道：「石貴妃，妳最好老實點，私赴扶桑，罪不在輕，冒名再嫁，令我朝蒙羞，妳的案子若再証實是自導自演，保証叫妳吃不了兜着走。」

事情至爲明顯，石太師邀宴的目的是爲了石玉娘，大家略作商議，定下一條釜底抽薪的妙計，請店家僱來兩輛馬車，一輛載運貢品，一輛載石貴妃主僕。

爲防意外，復將五女的痳、啞二穴制住，燕子飛對石磊夫婦道：「辛苦二位，立即北上，改在劉家集投宿，若有人尋釁滋事，一概格殺，夜宴一了，我們會從速趕去會合。」

大石頭拍着自己的胸脯道：「燕子飛，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有我老石在，絕對不會出岔！」

石玉娘主僕在前，貢品在後，兩輛車皆簾幔低垂，夫婦倆一人押一輛，匆匆駛離客棧。

* * *

天津縣衙。

大堂後面的花廳。

酒席已經擺好，却無人入座，因爲主客沒到。

天津縣令、錢通正小心翼翼地侍候着石家父子品茗、談心，石如山的臉色陰晴不定，心事重重。

忽聞門外有人宣道：「燕大俠、嚴大人、柳姑娘到！」

天津縣令忙不迭地出門相迎，石大勇也迎到門口去，彼此一陣言不由衷的寒暄，幾聲皮笑肉不笑的哈哈聲中，相繼入廳落座。

錢通仍站立一旁，天津縣令也祇能坐在下首作陪。

柳青青故意調侃道：「錢總管，坐呀，站着也不會長高啦。」

錢通知她存心譏誚，恨得牙癢癢地，但又不便發作，甚至表面上還不得不客客氣氣的回說：「那裡，有列位大人在，那有我錢通的位子。」

石如山目注門外道：「怎沒見小女玉娘？」

燕子飛道：「老太師，區區以爲此時此地石貴妃不宜公然現身。」

早有下人替大家斟滿了酒，石大勇頻頻敬酒如儀，燕子飛單刀直入道：「承老太師賜宴，子飛至感

榮寵，但不知有何吩咐？」

石大勇代言道：「燕兄別客氣，家父是想請燕大俠幫個小忙。」

「有事但說無妨，祇要合情合理，燕子飛一定從命。」

「這事在燕兄來說乃舉手之勞，可否將貴妃娘娘交給我們父子？」

燕子飛欲語未語，錢通先在一旁敲起邊鼓來：「當然，這麼大的忙不能白幫，有甚麼要求儘管說出來，老太師不會叫你吃虧的。」

石大勇補充道：「是啊，不論燕兄有何要求，家父定會設法滿足。」

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乃官場文化，不足爲奇，燕子飛却不吃這一套，斬釘截鐵的道：「抱歉，在下沒有條件，也不準備放人，一切公事公辦，歉難私相授受。」

石大勇道：「燕大俠別拒絕得太早，武將，家父可以保你一個將軍，文官，至少四品以上，至於錢財就更簡單了，你說個數字，我們照付就是。」

燕子飛正義凜然道：「石總，子飛出身草莽，過慣了與山林鳥獸爲伍的自在日子，不喜歡官場的烏煙瘴氣。區區若有出仕之心，也不勞太師金口保舉，聖上自會賞我一份差事，反倒是本俠一心想了結各案，以期及早遠離官場，常伴清風明月。」

「說了半天，你還是不肯放人？」

「不是不肯放，而是不能放。」

「舍妹究竟犯了甚麼法？」

「此時言之尚早，一旦確定之後，自當奏明陛下，昭告週知。」

「既然罪名難定，就不能亂抓人。」

「罪名雖然沒定，但她涉嫌重大。」

「請把話說清楚一點。」

「失踪一案，蹊蹺甚多，偷渡扶桑，疑雲重重，日後查明眞相，祇怕石大人也脫不了干係。」

石大勇聞言大怒，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吼道：「燕子飛，休得信口誣攀，偷渡之事我們毫不知情。」

柳青青冷笑道：「石總眞會說笑話，此去扶桑又不是三天二天的事，你們會不知情？」

「天地良心，的確全然不知。」

「別再演戲了，如果這是眞的，請問，她吃甚麼？喝甚麼？」

「這……」

「藏那裡？睡那裡？」

「這……」

「還有，堂堂大明皇妃，居然被一個小小的犬養王玩於股掌之上，當再嫁夫人，成何體統？你們石家丟得起這個人，大明皇朝，乃至大明子民，却丟不起這個人。關於此事不知石大人如何自圓其說？」

石大勇臉色泛白，冷汗直冒，態度也軟化不少，道：「貴妃下嫁幕府一事，並非我們父子兄妹之意，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嚴元伯道：「到底有何苦衷？」

「純屬私事，不足爲外人道。」

「事關朝廷顏面，怎能說是私事，還是實話實說好。」

「這……」

石大勇三度語塞，無詞以對，望着石太師，欲言又止。

石如山敬了燕、嚴、柳一杯酒，從容不迫的道：「貴妃赴扶桑之事，不但三位疑竇叢生，就是我這個做父親的也同樣如置身雲霧中，甚多費解之處。」

燕子飛愕然一楞，道：「聽老太師的口氣，石貴妃似乎不是你帶去扶桑的？」

「事實確是如此。」

「莫非另有人在暗中巧作安排？」

「老夫也是這樣想。」

「然而，在下親眼目睹，貴妃是從大木箱內跳出來的，不假吧？」

「事實如此，沒有否認的必要。」

「木箱內原來所裝何物？」

「古董、字畫。」

「老太師帶這許多字畫、古董去扶桑作甚？」

「打算送朋友。」

「送誰？可是犬養王與山本會長？」

「嗯，我們原是舊識。」

「結果變成石貴妃，原來的東西那兒去了？」

「去向不明。」

「如果子飛沒有估錯，在船上時，木箱是放在老太師艙房內的。」

「不錯。」

「箱子裡有個人老太師會不知道？」

「確實一無所知。」

「難不成她不吃？不喝？」

「這也正是老夫百思不解之處。」

柳青青道：「當面問一問不就結了。」

石如山搖頭道：「一直苦無機會。」

「這就奇了，你們父女常相左右，怎會沒有機會？」

「事實上她處處躲着老夫，偶而碰在一起，也往往顧左右而言他，對東渡之事一概避而不談。」

輕啜一口香茗，藉以潤一潤喉嚨，老太師又道：「老夫之所以急於要見玉娘，主要的目的正是想查

明此事，盼能玉成。」

燕子飛道：「這件事區區也會認眞追查的，一有結果自當面稟太師。」

石大勇道：「舍妹的脾氣石某最清楚，別人不可能問出個所以然來，如欲水落石出，非我父子親口查問不可。」

「這一點恐怕辦不到，石貴妃涉嫌重大，不能交予任何人。」

「燕兄，算起來我們也是老朋友了，總該講點私情吧？」

「國法之下，無私情可言。」

「這樣對你有百害而無一利，盼能三思。」

「我燕子飛做事，但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至於個人的利害得失，甚至生死成敗，從來不會放在心上。」

始終不曾開口的天津縣令，這時站起來大言不慚的道：「有列位大人在座，本來沒有下官說話的份兒，但心裡有幾句話，又覺得不吐不快。不論在朝爲官，或是仗義江湖，通權達變，廣結善緣，應是成功的不二法門。老太師列位三公，名滿天下，大家想巴結都怕找不到門路，放過石貴妃乃舉手之勞，燕大俠何樂而不爲？」

燕子飛的臉拉下來了，嘴角掛着一絲笑意，是冷笑，道：「好一個通權達變，廣結善緣，這八個字固爲官場登龍妙術，爲不少人謀得高官厚祿，却也不知顚倒了多少黑白，混淆了多少是非，寃屈了多少無辜的人，縱放了多少奸佞兇邪，子飛生性愚駑，不敢苟同！」

天津縣令自討沒趣，碰了一鼻子灰，沒敢再大放厥詞。

石大勇道：「說來說去，燕兄還是不肯通融？」

燕子飛道：「於私，子飛願致歉意，於公，絕無通融可能。」

「你有沒有考慮到後果？」

「燕某只問是非，不計後果。」

石如山聽到這裡，手中的酒杯往桌上猛一頓，道：「這麼說來，你燕子飛是存心與老夫爲敵了？」

柳青青黛眉一揚，就要發作，燕子飛朗聲道：「在下不想跟任何人爲敵，但也不怕跟任何人爲敵，區區孑然一身，無牽無掛，路死路葬，溝死溝埋，打從踏入江湖的第一天起，就隨時準備別人來提我的腦袋瓜。」

給嚴、柳使個眼色，又道：「假如老太師再無別的吩咐的話，燕子飛就此告辭！」

不待老太師首肯，便自拂袖而去。

石如山氣壞了，鬚髮怒張，目眥欲裂，望着三人的背影，拍桌大罵道：「好倔的臭小子，好囂張的黃口小兒，老夫即使拚着這頂烏紗帽不要，也務必要給你點顏色瞧瞧。」

一扭頭，又對錢通說道：「錢總管，即刻傳令下去，不論是誰，只要殺了燕子飛，賞黃金千兩，斷一肢者，賞金一百兩，絕不食言。」

「是！老爺！」

錢通躬身應是，轉身欲走，石大勇道：「外面佈置好了吧？」

「早已佈置就緒。」

「逍遙客他們可有消息？」

錢通未及開言，三煞正巧從側門進來，石大勇劈面就問：「怎麼樣？救貴妃回來沒有？」

逍遙客苦笑道：「別提了，我們三兄弟趕到時，早已人去屋空。」

石大勇大驚道：「怎麼會呢？燕子飛剛剛才走。」

白頭翁道：「石大人，你忘了錢總管曾說過，大石頭和丁玲也來啦，八成是被他們先行押走了，姓燕的比猴子還精，沒有巧安排他是不會輕易來赴宴的。」

* * *

離開天津縣衙後，燕、柳、嚴三人直奔劉家集，欲與石磊夫婦會合，不料，才奔出數里之遙，便被一羣來歷不明的武林人物給堵上。

來人好怪異的行徑，照面二話不說，就是一陣猛攻猛打，燕子飛見全部都是生面孔，心中好生納悶，大喝一聲，道：「住手，燕子飛從來不打濫仗，也不殺無名鼠輩，好歹也得先把話說清楚。」

那知，來人根本不上路，仍自搶攻不休，柳青青雌威大發，蛟皮鞭如風狂雨驟，掃落一劍二刀，將其中一人的衣裳抽得絲絲縷縷，在他腰部赫然露出一條黃色緞帶來。

腕上加力，狂掃猛抽，柳青青威風八面，一霎時便將來人逼退開去，嬌叱道：「姑娘柳青青，黃龍會長可在現場？請站出來答話。」

一個矮矮胖胖，留着兩撇八字鬍的中年人挺身而出道：「老夫曲德，正是黃龍會長，柳姑娘有何見教？」

柳青青抿嘴一笑，道：「曲德？這不像是扶桑名字吧？」

黃龍會長曲德哈哈一笑，道：「入境隨俗，是本會長的漢名。」

「犬養王已死，五龍會被砸，在扶桑混不下去了，想在中原興風作浪，幹缺德的事？」

「姑娘好利的一張口，天下又不是妳柳家的，老夫愛到那裡就到那裡。」

「我問你，在客棧時設下調虎離山之計，可是閣下的傑作？」

「既已被妳識破，又何必多此一問。」

「本姑娘想知道你企圖劫持石

貴妃的目的何在？」

「爲了錢。」

「有人收買了貴會？」

「可以這樣說。」

「是誰？可是石家父子？」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肯不肯交出石貴妃？」

「假如肯，你怎麽說？」

「掉頭就走，從此河水不犯井水。」

「若是不肯呢？」

「受人錢財，爲人消災，只好與三位周旋到底。」

柳青青玉面一寒，道：「曲德，我提醒你，聰明人不要做糊塗事，最好退錢走路，回老家去當個安份良民，異竟生命比錢財更重要！」

燕子飛又加了一句：「而且，走得愈快愈好，永不相見！」

倭人多詐，他印象深刻，恨意極濃，見字出口，便大步向前走去。

黃龍會所爲何來，曲德怎肯就此罷休，立即率衆堵住去路，道：「慢着，快說貴妃娘娘此刻何在？如有半句謊言，就休想離開。」

燕子飛臉色一沉，道：「哼，憑你還不配問！」

雙臂一抖，一式「旱地拔葱」，彈飛起三丈多，凌空蹈虛而去。

嚴、柳心意相同，不願和倭人窮泡，平空縱起，從他們頭頂掠過，與燕子飛首尾相接。

不是猛龍不過江，黃龍會的人個個身手不凡，立有二十餘人飛身攔截，在半空中佈下一道人牆。

「找死！」

柳青青鞭掃，燕、嚴掌劈，掌風呼嘯聲，刀劍落地聲，呼疼喊痛聲，交織成一首樂章，當三人身形再起時，能夠追得上的還剩下十個不到。

第三次僅餘五人。

第四次就只剩曲德一個了。

彼此並無仇隙，又急於趕去劉家集，在不會傷人的情形下，接連五個起落，便擺脫糾纏，從容離去。

* * *

劉家集。

五福客棧。

是京津線上必經必住的一家驛馬大店。

這日深夜來了兩位怪客，將車子趕進了店門，却不下車，一對男女就坐在車上乾耗着，店家幾次上前招呼，都被那個黑臉大漢給趕走了。

「他媽的，俺不吃飯不住店，就不可以停一下車嗎？你嘀咕甚麽，滾！再詢長問短老子就請你吃拳頭！」

大石頭一臉兇神惡煞相，硬將無理當有理，把店家罵得狗血淋頭，店家惹不起他，只好退走。

丁玲責備道：「死鬼，你的牛性又發了，亂咬亂踢，事實上人家也是一番好意，那有人三更半夜的坐在車上乾耗，不吃也不睡，莫怪人家會犯疑。」

石磊冷哼一聲，道：「哼，都是燕子飛害的，他在縣裔裡大吃二喝，咱們却在此地喝西北風，眞是豈有此理。我看那五個娘們也該歇一歇，撒泡尿，咱倆喝壺酒，叫碗麵，一邊吃喝一邊等。」

丁玲不答應，語冷如冰道：「你就曉得喝貓尿，不行，看這情形好像緊張得很，燕兄弟一到，說不定馬上就得走，你有力氣抱那幾個妞兒，老娘可嫌麻煩。」

夫妻倆意見不合，你一言，我一語，就在車上吵起來。

猛可間，夜空中有金鐵破空之聲傳來，定目一看，射來四點寒星。

別看大石頭外表粗枝大葉，實則心細如絲，機靈得很，七節連環棒一陣掃劈，四枚鐵彈珠立被掃落在地。

珠若桃核，入土三寸，勁道十分驚人。

若是被擊中腦袋，怕不頭破血流才怪。

「甚麽人？」

夫婦倆翻身下車，環目四顧，已作好迎戰的準備。

隨着一串陰冷的乾笑聲，錢通、逍遙客、白頭翁、鐵大錘從屋頂一瀉而落。

四人各站一方，目光凝注車上，怎奈帘幔低垂，並沒看見石貴妃主僕。

錢通掛着一臉奸笑，手捻着鬍子，笑呵呵地道：「大石頭，聽說你現在混得不大好，是嗎？」

石磊眼一瞪，吐字如刀：「老子混得好不好干你屁事，哼！」

錢通上前兩步，目注馬車，道：「眼前有一個發財的機會，想不想撈一票？」

「不想！」

「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又說人無横財不富，石朋友該不會將到手的錢財往門外推吧？」

「放你的狗臭屁，石某窮也窮得清白，不賺骯髒錢！」

錢通不死心，掏出一錠一百兩重的元寶來，在手裡掂來掂去，道：「別死心眼兒，世上只有金子銀子最實在，其它都是假，只要賢伉儷肯留下馬車走人，這錠元寶就是你們的了。」

大石頭心堅如鐵，不爲所動，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你他媽的死了這條心吧。」

「燕子飛給了你多少押運費？」

「一個蹦子兒也沒有。」

「這樣你豈不變成了寃大頭？」

「道義之交，不計代價。」

「如今有代價，而且還可以再加。」

「呸！老子就算窮死餓死，也不會要你的臭錢。」

「哼哼，只怕在窮死餓死之前，就已經被人揍死！」

「揍死？奶奶的，去唬別人吧。」

「敬酒不吃，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誰有這個狗胆？」

「你家鐵大爺就有！」

最後這一句話出自鐵大錘之口，兩隻大鐵錘掄得虎虎生風，兜頭蓋臉砸下去。

錘重，力大，好似泰山壓頂，只要一錘擊實，腦袋不爛也會扁。

大石頭好妙的身法，人影三閃，錘到人空，七節棒貼地橫掃，取他雙脚足踝，鐵大錘被迫跳高尺半，石磊的第二波攻勢已到。

砰！的一聲響，屁股被棒尾掃中，痛得鐵大錘慘叫如猪，眼淚直流，惡形惡狀道：「媽的，今天不砸爛你吃飯的傢伙，老子就不姓鐵。」

盛怒之下，招出如雨，立與石磊鬥在一起。

逍遙客與丁玲也沒閑着，與此同時，亦已大打出手，丁玲乃女中豪傑，功力深厚，面對逍遙客這等一流高手，依然攻守有序，懼意全無。

錢通是隻老狐狸，見時機業已成熟，給白頭翁丟個眼色，雙雙跳上車去，强迫車伕將車開走。

丁玲、石磊睹狀大急，猛一個縱躍，跳上車去，却被錢總管、白頭翁發掌震退，夫婦倆脚一着地，正準備長身再上時，早已被逍遙客、鐵大錘將進路封死。

「他媽的，老子跟你們拚了！」

大石頭大吼大叫，七節連環棒如刀、如劍、如鞭、如棍，施出了渾身解數，猛衝猛攻，可就是打不退鐵大錘，將馬車追回。

丁玲用的也是快攻猛打的戰法，欲儘快解決掉逍遙客，好去追錢通，奈何對方功力精純，經驗老到，你進他退，你退他進，死纏活纏，無法脫身。

馬車已趕出客棧，錢通在車上嚷嚷道：「老鐵，逍遙客，陪他們玩玩就可以了，別玩命，時辰一到就走人，老太師的賞格正等着三位去領哩！」

發話之初尚在牆外，說至最後一個字時，已模糊不清，錢通一疊聲的催呀催，車伕的鞭子不停的抽呀抽，片刻工夫便駛離劉家集，往天津的路上疾馳。

活該他倒楣，半路上與燕子飛、柳青青、嚴元伯狹路相逢，錢通嚇一跳，急忙拉高衣領，垂下了頭，冀圖矇混過關。

偏巧柳青青的眼尖，人車擦身而過時，看出了破綻，止步道：「咦，這不是我們僱的那兩輛馬車嗎？」

燕子飛定目細觀，果然不假，大喝一聲：「不要走！」人已回頭倒縱，伸手抓住了馬籠頭，馬兒受驚，後蹄亂踢，前蹄則紋風不動，在「希聿聿」的嘶鳴聲中，被燕子飛制住了。

燕子飛聲冷色厲道：「錢通，搶奪扶桑貢品，劫持欽命要犯，這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你大概是活膩了！」

錢總管有靠山，趾高氣揚道：「燕子飛，讓路，識時務者爲俊傑，與老太師爲敵，等於自討苦吃。」

「少拿鷄毛當令箭，燕某做事，只問誰是誰非，不管官大官小。」

「燕子飛，你簡直目中無人，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少廢話，下來！」

「錢某不下來你待怎地？」

「把你拖下來！」

跨步而上，伸手就拖，錢通不肯就範，發掌施襲，二人隨即大打出手。

從車上打到車下，燕子飛奇招迭出，毫不容情，儘管錢通乃黑龍會的九段高手，技深若海，依然不是燕子飛的對手，硬拚十餘合，便屈居下風，被震得連退七八步，差點栽倒。

「下來！」

是柳青青的聲音，目光怒視着白頭翁。

一交手錢通就吃了癟，白頭翁可不敢掉以輕心，隨手提起身旁的一個瓦罐子，道：「別動，誰要是敢再張牙舞爪，白爺爺就摔爛這個瓦罐子！」

罐內裝的是陶濤的骨灰，燕子飛既驚且怒道：「放下，馬上放回原處，如有半點破損，你今天就死定了！」

白頭翁並不知罐內所裝何物，經燕子飛這麽一說，自知得計，反而拿起蹻來，喝道：「滾開，誰要是擋住老夫的去路，斷了白爺爺的財路，就將這個破罐子砸成灰。」

立命車伕駕車續向南行。

燕子飛去勢如風，再度抓住馬籠頭，道：「白頭翁，我叫你放下，那是陶濤的骨灰，不許任何人侵犯我的好朋友。」

白頭翁要脅道：「想要骨灰就讓路。」

（未完・廿八）

龍吟鳳鳴天下山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同心協力助少主　力敵殺手救戰友

上文提要：丁梅同玄小龍告別，她要回太湖去求她的君大伯發動太湖幫的兄弟援助玄小龍，玄小龍感激送行，當快船將玄小龍與丁梅送上岸後，兩人剛要親吻，丁梅忽地推開玄小龍並喚王彩雲的名字，原來只是幻覺，這當然是王彩雲以玄術巧設局的作用了。「草上飛」卓飛騎馬來到河邊，向擺渡的孫子浩詢問錢舵主的下落……

孫子浩手指前面，笑道：「走，我帶卓爺去見他！」孫子浩拔腿往前奔，渡船上的老大在罵人！

「孫子王八蛋，你去那兒呀，開船了！」

孫子浩邊走邊回應：「開你們的船吧，孫大爺我不幹了，哈……」

船老大吼道：「可惡啊，孫子變大爺呀！操，伙計不夠咱再找，開船了！」

「嘩」，粗繩子拋開了，五支竹篙頂岸邊，剎時渡船往下游漂，只見黃浪掀船上，嚇得船上人們蹲在船中央一個個目瞪口呆！

* * *

孫子浩奔得快，他後面跟的是卓飛騎馬上。

這光景還眞應了那句話：人有精神馬又歡。要不然孫子浩爲甚麼比馬還奔得快！

沿着黃河岸往下游，前面，有一道石頭堆的石堤斜斜的延伸到河水中！

孫子浩奔到石堤上，不由的「噫」了一聲！

卓飛急問：「怎麼了？」

孫子浩道：「卓爺，錢舵主經常在這兒釣魚，怪了，怎麼今天沒有來！」

卓飛道：「錢舵主同俺一樣，早就不幹了，他人住甚麼地方，你可知道？」

孫子浩想了一下，道：「他可能……」

卓飛急了，道：「想清楚呀！」

孫子浩忽的一笑，道：「必是去老處女那兒了，哈……定是去了九道灣！」

卓飛道：「孫子浩，我遠從曲阜找到北邊黃河岸，娘的，開封我沒找到王貫伍，才想到了你，你可得盡快帶我找到錢和！」

孫子浩邊跑邊道：「錢舵主遠離曲阜，他說是眼不見爲淨，一心把自己隱在黃河岸，他呀，遇上人家老大姐了，哈……」

卓飛也笑了，他催馬往前馳，忘了叫孫子浩把一匹馬也騎上，那就快多了！

* * *

黃河岸邊九道灣，古道楊柳根相連！

這九道灣實際是一條小河，出河口直入黃河，就在第七道灣處，那兒地勢高，有個村落在斜坡邊！

孫子浩手指村莊對卓飛道：「卓爺，你瞧，就在那村頭第一家，兩間房子帶院子的！」

卓飛道：「你趕快跑去叫，我的時間不多！」

孫子浩道：「我得看他在不在，也許……」

卓飛大聲吼道：「他不在我剁你皮！」

他這話說得不講理，可也是急出的一句話！

孫子浩道：「他若是不在，那就是去找王舵主兩人燉上肥鯉吃酒去了！」

卓飛還眞的急，急得滿頭汗，想想這兩天，他一個也沒找到，時間上不能與少幫主配合上，失去了攻打淮上的機會！

那孫子浩不叫門，他躍過矮院牆已叫起來了！

「喂，錢爺呀，我來了！」

這兒兩間房，一明一暗，這時候從暗間傳來一聲吼：「是孫子呀，娘的，你不敲門呀！」

說着，暗房的小窗自裡面開一半，窗內掠出個大腦袋，那人雙目睜得圓，只一看已到窗前的孫子浩，他開口就罵：「孫子王八蛋，出去出去，娘的皮，早不來晚不來，你怎麼偏偏今天來，滾……」

孫子浩哈哈笑道：「糟，老處女變成破鑼了，這他娘的損失大，貞節牌坊也不要了！」

「滾！」

屋內正是錢和，他赤着上身，至於下半身是不是赤裸，看不見，不能亂說！

那孫子浩笑呵呵的道：「對不起，對不起，果然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哈……」

「你娘的，眞要我出去揍你呀！」

孫子浩道：「你揍不揍都得出來，你瞧！」

他手指牆外，道：「卓爺來找你了！」

小窗內的錢和抬頭看，他不但看見馬上的卓飛，還看到卓飛後面牽了兩匹馬！

卓飛已在門外吼了！

「錢兄，我來了！」

這光景，錢和只有心中罵，只因爲這幾個月泡在黃河岸，他也是發現了這九道灣住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老姑娘！

那個年頭啊，女人過了二十不嫁就急了，這女人三十六歲不在乎，初時引起錢和好奇，後來錢和越看越對上了眼，你就說是烏龜看綠豆吧！

錢和下功力，他送吃的，也送用的，君子之交三個月，直到今天他才有機會一親芳澤，卻不料事情一半就有人來攪和了！

這種事換上任何人也會發火！

錢和一肚子的火，他可以衝着孫子浩罵，因爲孫子浩當過他舵上伙計，但却不能對卓飛吼了！

「是卓兄呀，好久不見了，你等等，我馬上出來！」

錢和把頭又縮回去了！

內屋傳來悉悉嗦嗦穿衣聲，忽的傳出女子聲：「別出去，會驚風的呀！」

錢和已拉開了門走出來了！

「不會的，我說幾句話就回來！」

錢和不理哈哈笑的孫子浩，他心中在惱火，且等我打發走卓飛以後，非揍這孫子不可！娘的，早不來，晚不來，偏偏緊要的節骨眼他把人帶來！

那錢和剛跳出大門外，卓飛把一匹馬的韁繩拋過去！

「接着，上馬立刻走！」

一怔，錢和道：「走？到那兒？」

「當然是淮上呀！」

錢和冷傲的叱道：「去他的淮上，娘的，你是不是賣身投靠丘家父子呀？要是這樣，娘的，咱們劃地絕交，你走你的投降路，我過我的清閒日！」

卓飛道：「錢兄，我是你說的那號人物嗎，娘的，咱們撥雲見日了！」

「怎麼說？」

「少幫主出山，大海中救回失踪的兄弟們近百人，大海船也奪回四條！」

他越說越興奮！

錢和却越聽越吃驚！

「少幫主率人已把水上分舵奪回來了，這就要準備直搗淮上了，是我與張冠兄想到，陸上分舵絕不能叫水上分舵專美於前，才匆忙的找你們來了，娘的，你可好，泡上人家老姑娘了！」

忽的，錢和衝着屋內叫了：「于姑娘，妳聽着，妳是我錢和的老婆了，我今出門去打仗，妳在家中等新郎，等我打了勝仗回來，八抬大花轎，我把妳抬到俺曲阜家中拜花堂！」

他忽的躍上馬背，屋內的小窗掀起來，只見一位長髮斜披在白淨淨的肩上，俏媚可人的女人把頭伸出一半來！

「錢和啊，我等你，等你回來拜花堂，你可別王二！」

錢和大笑，道：「放百二十個心了，哈……」

他與卓飛拍馬走，那孫子浩大聲叫：「喂，等等我呀！」

他老兄拔腿就追，口中喃喃，你們拉不下我的！

「拉」在那地方人說的意思是拋不下！

* * *

錢和在馬上向卓飛道：「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們怎麼才知道！」

卓飛道：「咱們在內陸，人馬又分散，消息自然是不靈通！」

錢和道：「卓兄，丘泰來的武功高絕，少幫主遇他，你看會不會……」

一笑，卓飛道：「少幫主如果不行，也不會一路自海盜窩殺到睢寧了！」

「在睢寧呀，那老張呢？」

他口中的老張不是別人，乃是那「鐵血秀士」張冠是也！

卓飛道：「張冠去找邱永山與于致中兩人了！」

錢和興奮的大笑！

「操他舅爺老表妹子的，這一年多的日子不好過，差一點我跳黃河！」

卓飛道：「所以啦，我說咱們出頭見天日了呀，哈……」

他頓了一下，又問：「到甚麼地方去找王貫伍？」

錢和道：「跟我去找錯不了！」

卓飛十分相信錢和這話，他在馬上道：「錢兄，這一年多，你可知道王貫伍幹些甚麼？」

「同我差不多，辭了副舵主不幹，他天天找老和尚下棋，有時候小南門外吃幾杯，下了棋他哈哈笑，吃了酒會罵人，老王他是老開封，朋友多，地頭虎，可是失了勢也徒呼奈何！」

卓飛聽得一聲嘆息，道：「唉，人往高處爬，水向低處流，操他娘的，咱們是舵主呀，也算大龍幫一方大員呀！突然來個不相干的騎在爺們頭上頤指氣使，這口氣又有誰能嚥得下去呀！」

那錢和聽得臉色也青了！

那當然是聽了卓飛的話氣青的！

兩人三騎到了開封城小南門，只因為天已黑，北城的門已關，沙丘也飛揚得叫人難開眼！

錢和指指附近的小酒館，對錢和道：「老王常在那家酒館買醉，過去瞧瞧，若是在，咱們順便吃幾杯！」

卓飛已撥馬往酒館門口馳去！

酒館門楣上掛了一個招子「太白遺風」！

錢和見伙計迎出來，笑問：「喂，可是王貫伍在裡面吃酒？」

那伙計當然也認得錢和，他笑呵呵的道：「昨日來過，怎麼你昨日不來？」

錢和道：「你只告訴我，王貫伍他人在不在？」

「不在！」

錢和有些失望的看看卓飛！不料伙計又道：「不過我知道王先生以後不會再來了！」

他此言一出，錢和聽得一瞪眼，道：「你說甚麼？」

伙計上前笑笑，道：「昨晚王先生來吃酒，他吃了五斤多，只是一個人猛灌酒，問他甚麼也不說，吃到舌頭打轉，他才悠悠起來對咱們說：『打明兒起，出家了，當和尚去了，再也不吃酒了！』」

錢和笑笑道：「他常發酒瘋，他還會罵人！」

伙計却一本正經的道：「不，他是正經的，有人就傳來話，王先生跪在相國寺住持禪房門口已經很久了！」

錢和道：「他眞要出家呀，娘的，他不會玩眞的吧！」

卓飛已大叫：「快去相國寺！」

錢和大怒，破口大罵：「王貫伍呀，你出家我操你媽！」

兩人拍馬往城內奔，遠遠的已聽得鐘鼓齊鳴聲傳來，看方向，那不正是大相國寺傳來的！

卓飛急了，一邊還拉匹馬，他催錢和道：「別罵了，快去找老王，他怎麼搞的！」

錢和沉痛的道：「王貫伍出家我揍他！」

卓飛道：「想着過去，每年咱們陸上分舵好哥們，總是會聚碰幾次，大伙樂呀，如今……逼得人出家！」

錢和道：「還不都是丘家父子給咱們製造的！」

兩人轉過三條大街，前面已是相國寺！

相國寺內有鐘聲傳來，和尚們誦經嗡嗡！

錢和當先跳下馬，卓飛已把馬拴在石牌坊邊的石柱上！

這兩人併肩往相國寺內奔，前面的大殿上五十二名和尚分兩旁，一個個雙手合什在唸叨，神案前，五個身穿紅衣袈裟的老和尚也莊嚴的併排站，只見：哎呀，有位白眉老僧舉起手上剃刀在一個漢子頭上沙沙的一刀刮下去，便也刮下這第一撮頭髮來了！

「等一等！」

這一聲大吼，足可以嚇跑一羣狠，衆僧猛的一睜眼，殿門外走來兩個人！

是的，卓飛與錢和走進來了！

那錢和走到神案前，見地上端正的跪着一個人，這個人也正是他要找的人。

這個人正是大龍幫開封分舵的王貫伍！

王貫伍見是錢和，他口中一聲：「阿彌陀佛！」

錢和大怒，叱道：「去你的阿彌陀佛，你少來這一套，快起來！」

王貫伍長相斯文，他淡淡的道：「錢施主呀，貫伍已拋卻紅塵了，這就好不容易以赤子之心打動宏法大師收我入門下了，你看這三千煩惱絲已開始離我而去，你……」

錢和吼道：「少來，你看誰來了！」

這時候幾位紅衣大師臉色不悅的站在一邊，白眉大師的手中，那

把剃刀閃閃發光，等着再下刀！

王貫伍側頭看過去，一怔！

「是卓施主呀！」

錢和叱道：「甚麼施主不施主的，少來！」

卓飛淡淡的走到錢和與王貫伍兩人之間，他先衝着幾位大師一禮，道：「在下實在無禮，請各位大師包涵！」

他取出一錠銀子，又道：「香油銀子，不成敬意！」一怔，王貫伍道：「卓施主有事？」

卓飛對王貫伍道：「可否門口說話，只幾句話，說完了我們就走，至於你，你聽了以後如果堅持出家，咱們不攔你，咱們牽馬就走人！」

王貫伍回頭看看為他剃度的宏法大師，不料宏法老和尚衝着他點點頭！

錢和已拖住王貫伍道：「走，出去說話！」

王貫伍已跟着卓飛到了大殿門外！

「王兄，你為甚麼出家？」

王貫伍道：「我看破紅塵了！」

錢和已對王貫伍道：「先聽聽卓兄的話再說！」

卓飛道：「咱們大龍幫少幫主下天山，他已在大海上救回咱們失踪的好兄弟們了。」

卓飛匆匆的、簡單扼要的把情形對王貫伍說了一遍，只見王貫伍楞住了！

錢和對王貫伍道：「好了，情況你也聽了，你如果還要出家，娘的，快去叫老和尚給你理個免費頭髮吧！」

忽的，王貫伍回身衝着大殿內大聲道：「各位大師，眞是抱歉呀，我不出家了，再見，再見！」

「哈……」錢和笑得眼淚也出來了！

三個人騎上馬背，五個紅衣大師已併肩站在大殿門口，他們眞的尷尬！

是的，原本住持不答應為王貫伍剃度，可是王貫伍却苦苦哀求，且長跪大師禪房門口一天一夜，至到第二天天將黑才答應，怎麼也想不到剃刀才下了一刀，而且是正面頂門上方的一刀，王貫伍便拔身走了！

大殿上就有和尚不高興，這算甚麼嘛！

* * *

他們拍馬到了小南門，那家小酒館，卓飛命伙計快快包些吃的喝的送過來，光景是要連夜往南去了！

那伙計抬頭看看王貫伍，笑笑道：「怎麼的，王先生出家是假的呀，昨日你說的不算數，咱們老板還特別送你一斤老高粱，你……」

王貫伍把帽子拉下來，道：「誰說是騙人，你瞧，他兩位如果來晚一步，我就是和尚了！」

「哈……」

小二大笑着回酒館灶房了，很快地他包了兩大包吃的喝的送過來！

卓飛把銀子交在伙計手上，道：「你們老板的一斤老高粱也算上，夠了嗎？」

伙計用手掂一掂，道：「足夠了！」

那卓飛三人正要撥馬走，灰蒼蒼的自遠方來了那位渡船人叫孫子浩的！

孫子浩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道：「累死我了！」

卓飛道：「咱們無法帶你一齊走了，千里路等着咱們去行吶！」

說着，自袋中摸出十兩銀子，又道：「你有心為大龍幫出力氣，吶，銀子收下，你一路快奔淮上去！」

孫子浩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卓飛三人已拍馬走了！

這三人是連夜裡趕回淮上去的！

孫子浩也走了，他帶着乾糧自然也不怕肚子餓！

* * *

「鐵血秀士」張冠拍馬自大路轉往山路，那條山路是去華山的，華山鎮就在山腳下，別看這兒是個偏遠小山鎮，山貨這兒多，山藥幾十種，由此地轉道去長江也最方便，大龍幫在這兒有分舵！

張冠是來找「震三山」邱永山的，邱永山在此地是大龍幫分舵舵主，只不過這是年前的事了，如今的邱永山早就不在華山鎮上了！

張冠也知道邱永山不在華山鎮，所以他拉馬走山道，因為他知道老邱住在大山裡！

老邱有個兒子叫邱大鵬，是個孝順的老實青年，這年輕人尤其對他娘好得不得了！

張冠知道邱大鵬的過去，他有一回去華山鎮上公幹，帶了幾條烘乾的江魚送來，邱大鵬特別高興，說他娘又可以多吃幾碗粥了！

當時張冠就覺得老邱的這個兒子是孝子！

* * *

大山溝的半坡上，有一幢三間小房子，前面有個小場子，那是用石塊堆砌的，場子不大，五丈方圓！

房後面有幾株棗樹好像果實累累了！

此刻，場子上面有個小方桌，兩邊坐着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那男的雙手有青筋暴露出來，女的在一邊做針綫！

男的舉杯喝着茶，雙目遙看高山上！

「春花呀，妳看咱們兒子，一口氣到了山頂上了！」

女的抬頭一笑，道：「你爲他起個名字叫大鵬，他就像飛的一樣！」

男的，正是「震三山」邱永山，只聽他哈哈一笑，道：「昨日他獵的野兔眞不錯，改天我幫他去把那頭野豬捉住，今年可以過個好年了！」

「過年還早着，野猪不好惹，要小心吶！」

半晌，邱永山冷冷一笑，道：「我是再也不出山了，娘的，還是閒雲野鶴多自在，强似同那批賊子們勾心鬥角，過着爾虞我詐不是人的勾當！」

女的一笑，道：「我從不反對你的決定，永山呀，那個叫石濤的人，他眞的很厲害？」

男的道：「聽人說的！」

女的道：「咱們退出了，惹不起咱們躲得起，你就少往鎮上走動！」

這兩人正在閒話着，山溝裡忽然來了四騎，騎馬的馬鞍上與背上均帶着傢伙！

屋前的小場上，邱永山虓的站起來！

「這會是誰？」

那女的指着山頂，道：「看，兒子往山下奔來了！」

邱永山道：「必是兒子發覺來了人，他才急忙的奔回來了！」

漸漸的，只見來騎上有人傳來嘿嘿狂笑！

邱永山臉皮一緊，道：「石濤，個狗東西，他怎麼找上門來！」

女的也看見了，她很機警的反身回到屋子裡，兩根鐵棍取出來！

就在這時候，山坡前四騎已到了這片小廣場上了！

只見這四個怒漢只是衝着邱永山夫妻兩人嘿嘿笑，笑聲裡，中間的怒漢當先下了馬！

「邱副舵主……不，你已辭職了，咱們應該稱你一聲邱前副舵主了！」

他露出一個殘忍的笑道：「怎麼不見你那寶貝兒子呀？」

邱永山冷視着面前四人，咬咬牙，道：「好啊，原來你們聯手呀！」

另一人哈哈一笑，道：「姓邱的，本來嘛，你已辭去大龍幫華山分舵副舵主之位了，咱們也知道你一家在這山中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只不過……嘿嘿嘿……」

邱永山叫道：「秦和之，你趕走了于致中，當上太和分舵舵主，怎麼你今天找來是不是……」

他轉而對正面大漢叱道：「石濤，你們帶着殺手找到我家來，想怎樣？」

石濤看看秦和之，道：「秦舵主，還是你對他說吧！」

秦和之咧着嘴巴道：「大龍幫丘幫主仁義天下，對於玄劫的老人並未趕盡殺絕，只不過各降一級，爲的是十一條大海船失踪在大海上，大家均應擔負一定責任，才把主要幹部各降一級，娘的，是你們不幹嘛，並非不再錄用，不料江邊的幾處分舵造反，把咱們人也砍了，船也奪了，糧也搶了，如今又往淮上圍去，操他娘的，逼得咱們幫主只有往絕路上走，先殺你們這些狗操的，然後把力量往淮上集中，決心一舉消滅你們！」

石濤嘿嘿一笑，道：「邱永山，你就把秦舵主的話當成對你宣讀的罪狀吧！」

邱永山忽的仰天大笑！

「哈……老天開眼了！」

石濤叱道：「你愉快吧，只不過你已死到臨頭了，是我就笑不出來！」

邱永山忽對他女人道：「春花呀，今天是生是死，我自知已無助你、護妳的力量了，妳心中可得寬恕我這無用的丈夫了。」

那女人木然的道：「老伴，二十多年相處，咱們心中都明白，你少不了我，我也不放棄你，誰要想拆散咱們，那得有幾手絕活使出來。」

她忽的一頓，又道：「接着。」

那是一條鐵棍，她抛向丈夫那裡，這二人各抓一枝鐵棍，已聽那石濤道：「拆散？誰要拆散你們呀，咱們是來送你夫妻一同進入鬼門關的呀，娘的，你們不死，大龍幫永無寧日。」

秦和之道：「石兄，廢話已多，動手吧，咱們還得奔向總舵吶。」

鬼頭刀高舉，石濤對身後兩個殺手道：「你二人去找姓邱的兒子，那小子不定就在附近。」

這幾句話聽得邱永山大怒，他罵道：「畜牲，你們這是滅門呀！」

秦和之已抖着大砍刀直欺而上：「接招啦，娘的！」

邱永山的鐵棍當頭打，他接下了秦和之。

那面，石濤的鬼頭刀斜着削，口中冷笑：「老子在十招之內劈了妳之老女人。」

忽聽邱永山邊殺邊粗聲厲吼，聲震山岳。

「大鵬兒，快走開，此地不能來，快找地方躲起來，休忘了爲爹娘報仇呀！」

邱永山相信，他的話兒子必會聽得到，因爲山谷中有迴音傳過

來。

這時候邱永山的老婆春花也加上一句尖聲叫。

「大鵬兒，千萬別出來呀，千萬……」

春花只說了這一句，半山上已奔來年輕的邱大鵬。

邱大鵬的出現，幾乎令邱永山氣結。

邱大鵬一聲厲吼：「爹，娘！」

只見這年輕人舞動一枝鋼叉奔下來了，不料斜刺裏有兩個殺手迎上去。

這二人哈哈笑，道：「奶奶的，難怪屋內沒找到。」

這二人堵住邱大鵬，三人就在斜坡上幹起來了。

別以爲春花是女人，大山裡的女人力氣比男人毫不遜色，那石濤幾次未砍中春花，反被春花掄起的鐵棍打得連連閃退，哇哇怪叫。

再看那「震天山」邱永山與秦和之殺得凶殘，只因爲邱永山心中明白，今天如果失手，自己一家人便完了。

是以邱永山盡量壓制衝動，小心翼翼應付，偶爾還會看一看兒子的情況。

邱大鵬以一枝鋼叉與兩名分舵的殺手搏鬥，竟然也不見怯意，這就令邱永山心中稍安。

就在這時候，石濤已狂吼如虎，他雙手抱刀一路狂砍，口中厲吼：「殺！殺！殺！」

「噹」的一聲，春花的鐵棍被石濤的鬼頭刀砍落地上，石濤已抱刀往春花撞去。

生死關頭，春花急忙連閃中，身子滾地側翻，石濤十一刀連砍中，忽聽春花一聲「喲！」

邱永山急得掄着鐵棍逼退秦和之，立刻躍到春花身前，「噹」的一聲抵住石濤那要命的一刀。

於是，邱永山以一抵二，三人就在春花身前狂幹起來。

春花的肩頭一刀見骨，她的左臂已提不起來了。

那面，邱大鵬早流血了，只不過他小子皮粗肉厚又年輕，再加上他怕爹娘分心，咬着牙不喊叫。

現在，這父子二人以一抵二的在這屋前的小場子上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了。

肉在抛飛血在標，地上的春花右手抓起地上大鐵棍，她一骨碌奔到兒子身側。

「大鵬兒，娘來了。」

邱大鵬驚叫道：「娘，小心這兩人狠毒呀！」

兩個殺手一聲吼，其中一人反手一刀往春花砍過去，春花的棍子又被砍落地上。

這個殺手揮刀直往春花追過去，邱大鵬已舞動鋼叉狂追過去，「來吧，先把我放倒！」

他及時攔住那名殺手，兩個殺手果然又把邱大鵬再圍上了。

這光景很明顯，時間稍久，邱永山一家非完蛋不可。

邱永山心中也以爲今天是個黑皂日，惡鬼上門索命了。

就在這時候，山谷中出現個騎馬的人，不錯，正是那「鐵血秀士」張冠來了。

張冠還牽了兩匹馬，那是與卓飛一樣，準備接邱永山與于致中二位舵主回去睢寧的坐騎。

半山坡上刀光棍影拚得凶，金鐵撞擊聽得遠，馬上的張冠抬頭看，他吃一驚。

「鐵血秀士」張冠立刻夾馬疾馳，他已自馬鞍邊上拔出他的兩把怪刀來，那種刀也叫子母刀，在張冠的身邊已有二十年神交，刀適人意，十分稱手。

張冠拍馬到了屋前，立刻一聲驚呼。

「天爺，姓丘的已對咱們發動了。」

石濤見是張冠來了，他的心猛一沉。

石濤明白，張冠在陸上分舵的功夫最高，而且一旦出刀，必見血腥，所以才有鐵血秀士之稱。

邱永山見來了張冠，他舞着鐵棍大聲吼：「張兄，你的出現，就是上天有眼吶。」

秦和之厲笑：「只不過多來一個挨刀的。」

張冠大怒，雙手舉刀便撲擊而上。

他看上去是撲向石濤，但中途聽到秦和之的話，一個擰腰迴身間，冷焰暴長，秦和之一聲鬼嗥。

「啊！」

姓秦的抖着右臂洒熱血，蹬蹬蹬的連退三步，幾乎退跌在台階下。

邱永山順勢一棍子打過去。

「叭！」

「哎唷！」

「轟！」秦和之被一棍打在石階下，他坐在草叢中半天站不起來。

張冠已對邱永山道：「姓石的交給我，快去助你兒子一把。」

邱永山的目中見淚光：「張兄，謝謝！」

「殺！」

他大吼一聲舉鐵棍直奔那兩個殺手打去。

父子二人便與兩個殺手幹上了。

形勢上而言，這是突然之間的逆轉，實在叫人無法想像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

其實天底下盡多巧合事，你就說他是無巧不成書吧。

張冠逼向石濤，冷叱道：「小

小華山分舵，與我睢寧的比較，你差遠了。」

石濤叱道：「張冠，你他娘的鬼使神差呀，怎麼你也會此時趕來？」

張冠道：「趕來取兒狗命呀！」

石濤的鬼頭刀狂劈怒斬，咻咻之聲令人窒噎，這光景充份表現出他的野性來了。

石濤當年就幹海盜，殺人就如同喝口稀飯一般稀鬆又平常。

只不過今天他喝的稀飯燙嘴，張冠的子母刀挑刺切砍十分有致，石濤七刀甫完，突覺右膝一涼間，右腿立時不聽使喚了。

隨之傳來刺骨錐心的疼，石濤已知不妙。

姓石的也是老奸巨猾之人，立刻往一側閃退，口中大吼：「住手！」

兩個殺手正在拚命，他二人與邱家父子二人好像打了個平手，聽得石濤的叫喊，立刻抽腿後躍。

張冠大怒，叱道：「此時此刻能住手嗎？誰聽你的！」

石濤吼道：「姓張的，眼前是個平手局面，你怎不見那婆娘傷得起不來，姓邱的兒子一身血。」

張冠一看，邱永山正托住他的女人了。

石濤冷冷沉聲：「今日這一仗，只是小菜一道，咱們准上候教，那才是決定誰勝誰輸誰贏誰佔先的一戰。」

他轉而對兩個殺手又道：「扶起秦舵主，咱們上馬回總舵。」

張冠忿怒的道：「舵主，舵主，娘的，那是爺們的，卻被你們這批海盜陰謀奪權，爺們面前說得出口！」

石濤只是冷笑，他見秦和之已坐在馬上，臉色灰慘慘的直不起身子來，就知道傷得不輕。

石濤一個大翻身，道：「走！」

眞快，他躍上馬就往山下馳去，張冠已奔到邱永山面前，道：「嫂子的傷……」

邱永山目中有淚光，他抱起春花往屋子裡走。

「張兄，救命之恩不言謝啦。」

張冠去扶著邱大鵬，聞言叱道：「這是什麼話，咱們都是受害人呀！」

邱永山把妻子放在床上，急急的取出刀傷藥，那春花已緩過氣來了。

邱永山家中備有傷藥，便是邱大鵬也把傷口止住流血了。

春花對兒子大鵬道：「過去，給你張伯父叩個頭，這是大恩呀！」

張冠一聽忙阻止，他重重的道：「嫂子，別這樣，我來是有重要事情。」

邱永山道：「有什麼重要事情？難道大龍幫……」

張冠道：「你一家人住深山，許多事情不知道，如今少幫主已在大海上救回失蹤的兄弟們，水面六個分舵也收復回來，大伙組成大船隊，船隊停在睢寧河上，我這是與棗莊分舵舵主卓飛，分途來請另外四位陸上分舵舵主再出山。」

他在邱永山一邊聽得興奮中，一邊再仔細把知道的事情詳述了一遍。

邱永山聽得神彩飛揚，但當他再看到老婆兒子都受了傷，眉頭緊皺了。

那春花支起上身，對邱永山道：「阿山，去，這是生死大事，非去不可。」

兒子邱大鵬也接道：「爹，去吧，我會照顧娘的。」

邱永山道：「你二人的傷……」

春花道：「這點傷不礙事，去，去吧！」

張冠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擱在桌上，道：「來時少幫主送的，咱們都有一份，邱兄，還得去找散手生吶。」

散手生乃太和分舵舵主于致中，此人是個獨身主義者，一生不近女色，但有一手好功夫，尤其是掌法奇妙，與敵交手，寧捨兵刃而以一對肉掌搏殺，人稱散手生者，不僅他的掌法妙，而且喜交朋友，銀子在他看來如同糞土一般，有了銀子，但有人相求，必或多或少的佈捨，這才眞的稱做散手生了。

邱永山對兒子道：「大鵬，你娘由你照顧了，爹什麼話也不多說，一切由你處理。」

他也不聽聽兒子說些什麼，當即走出門外。

張冠把一匹馬交在邱永山的手中，道：「時間不多，咱們快去太和。」

邱永山乃提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只一騎上馬背，他連再回頭看一眼也沒有。

不看不一定不想，實際上他還眞的想著老伴的傷勢，還有兒子身上幾處刀傷。

只不過，這不能與大龍幫作比較，他的嘴巴閉得緊，是的，人在深山住，敵人還不放過他，這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太和城北門口內第一家，那是個小酒館，有個招子隨風飄，仔細瞧，上面只有一個字：「酒！」

其實一個字也就夠了，誰都會知道這兒有酒吃。

在這兒，大吃大喝是沒有的，小酌幾杯的人可不少。

屋子裡面靠向牆邊一張小桌子，桌子兩邊對坐著兩個漢子，這二人在太和有名聲，只因爲他二人

都有一套。

那個青臉瘦漢不是別人，太和縣衙門的捕頭就是他，太和人叫他一聲青面舅的人不少。

爲什麼叫捕頭大人青面舅？那地方的風俗，娘舅老大，青面舅掌管一方治安，他當然是老大。

關勇才是他的名。

關勇對面坐的壯漢有一張紅紅的大團臉，說出話來像打悶雷，叫人以爲他有兩根喉管。

這人正是那離開大龍幫才半年的「散手生」于致中。

姓于的在太和當分舵舵主有年，他當然結交不少人物。

關勇就同他的交情不錯。

這二人常在一起碰幾杯，今回當然不例外。

那關勇捧著酒杯，道：「兄弟，快了！」

于致中道：「快了？什麼快了？」

關勇道：「我在太爺面前大力推薦你，總得爲兄弟補個缺。」

一笑，于致中道：「吃糧當差呀？」

關勇道：「總比你沒事幹，坐吃山空好多了。」

哈哈一笑，于致中道：「我不愁，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大不了山上去砍柴，街上去叫賣，混個活口還不會有問題。」

關勇一笑，道：「那是你說的，眞要靠打柴生活，你就不會這麼瀟洒了。」

于致中卻正經八百的道：「打柴有什麼不好，怕人笑嗎？我不在乎，別看我在太和幹過多年舵主，四鄉八鎮人面廣，可是我是個有伸縮性的人物，關兄，常言道得好，能大能小是人雄，不大不小是條虫，我，哈……」

關勇道：「葛寡婦也不會答應的。」

「她？大哥，我他娘的又不欠她什麼。」

關勇一笑，道：「我看你好像不是三槍扎不透的虬筋料子吧，你都四十多了。」

于致中道：「又怎樣？我愛打光棍嘛！」

一笑，關勇道：「于兄，沒有兒子沒關係，別把孫子也誤了，哈……來，乾！」

這二人對飮一杯，忽聽關勇道：「你提醒我多注意那姓秦的傢伙，這些天暗中派人盯著，沒有異狀，只不過前天有人把姓秦的叫走了。」

于致中道：「娘的，我可不是因爲舵主寶座橫手送他而懷恨，娘的，他那一夥人，我一直覺得怪怪的。」

「哈……」關勇忽然笑了。

他指向酒館外，道：「于兄，葛寡婦派他女兒來找你了，吶，小姑娘過來了。」

于致中忙回頭，他臉帶微笑的招手道：「小玉，過來，想吃些什麼嗎？」

那是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人還長得挺秀氣，聽了于致中的話，走過去：「于叔，娘叫我來找你。」

「有事嗎？」

「娘說你最愛吃江鱸，清蒸的，等你回去吃。」

小姑娘還伸手拉于致中，引得關勇也笑了。

于致中有些尷尬的道：「關兄，我……」

關勇道：「去吧，葛……家嫂子對你沒話說。」

他本來要說葛寡婦三字，但見葛小玉在一邊，他收口了，天下人都明白，寡婦最討厭人家叫她寡婦。

小姑娘見于致中站起來，立刻又自袋中取了一塊銀子，她靈巧的走到櫃檯前。

「打酒！」

于致中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走過去拾起銀子，再對關勇點點頭，拉了小玉便往酒館外走去。

于致中與那小女孩回過身，只見關勇自櫃檯上提了一壺酒走過來。

「有魚無酒多乏味，拿去，代我問候大嫂一聲。」

于致中一笑，他接過酒壺便往後街走去。

小女孩跟在後面很靦覥，她怎知她娘的心意，葛寡婦對于致中是仰慕的。

就在于致中甫離開酒館不久，太和北城門來了兩位騎馬的人，不錯，張冠對邱永山道：「這一路下來百二十里，咱們進去吃幾杯，再請小二代咱們去找老于。」

邱永山當然沒意見，實際上他也早餓了。

二人把馬匹拴在酒館附近那棵桑樹下面，雙雙走入這家酒館來。

酒館小二帶到一張桌子邊，可眞巧，與那太和捕頭的桌子緊相鄰。

張冠對小二道：「一斤高粱，兩樣下酒炒菜，另外……」

他看看四週，又道：「小二，向你打聽個人，不知你可知道？」

小二在抹桌面，聞言笑笑道：「你要打聽的人，是不是太和城的名人？」

張冠淡淡的道：「不算名人，卻也並非無名小卒。」

小二身子一挺，道：「誰？」

張冠道：「這人曾在太和城大龍幫分舵幹過當家的，他叫于致中。」

小二立刻指著捕頭，笑道：「哈，是他呀，剛才還同關爺在此吃酒。」

關勇怔怔的道：「你們找于致中？」

張冠衝著青面舅抱拳，只因為他同于致中一起吃酒，那應該是于致中的朋友。

「兄台這身裝扮，必是官家爺們。」

小二笑道：「太和的捕頭大人呀，二位……」

一聽是捕頭大人，便邱永山也抱拳一禮。

關勇一笑，道：「坐坐，大家一起熱鬧。」

張冠與邱永山也不多謙讓，各自拉過椅子坐下來。

關勇提壺為張、邱二人把酒斟上，道：「二位是那于致中的什麼人呀？」

張冠道：「大人，過去，咱們同于兄乃是大龍幫的好兄弟，算日子也已十年以上了。」

關勇點頭一笑，道：「這次前來……」

「有事，淮上大龍幫總舵有事。」

關勇道：「這麼說，是大龍幫總舵派二位來找他了？」

張冠道：「不，咱們同于兄一樣，半年前已退出大龍幫，如今大伙又將東山再起了。」

他說得有些慷慨激昂，關勇是辦案的人，只一聽便明白這是幫派之事，他不便多問。

「小二，去後街葛寡婦家，把于先生找來，他有朋友來找他了。」

關勇舉杯，道：「二位，乾！」

邱永山與張冠二人也坦然，那張冠又叫了三樣菜，當先把一錠銀子交在小二手上，等候吃完多退少補。

關勇一瞧，反倒哈哈一笑。

他為什麼發笑，原因是他今天特別來請于致中吃酒，他明白于致中最近少喝酒，口袋無錢不敢橫行，于致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

于致中幹舵主的時候，朋友之多，只聽街上人人見了直叫于爺就知道。

如今已很難聽到有人叫他一聲于爺了。

可他娘的不就應了那句世故老人的話：「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呀！

* * *

「嘩郎郎」一陣響，青花紫杯酒已滿，葛寡婦那春葱一般的細手指，曼妙的提著酒壺，她雲髻斜垂，白晰的皮色美得發亮。

「于爺，你可以放心了吧！」

桌邊上坐的是于致中，于致中卻看向身邊的小姑娘。

「妳眞的不會討厭于大叔？」

小姑娘笑笑光搖頭。

葛寡婦道：「人嘛，獨身主義只能在年輕時候說說，人老了怎麼辦？誰來侍候喲。」

于致中一笑，道：「生不過活肉一堆，死不過臭肉一灘，若非這幾個月沒事幹，我怎有時間常到妳這兒，也更是想不到打算找個家。」

葛寡婦道：「小玉兒她爹死得早，葛家的人口單薄，宗祠方面也都說你的為人不錯，他們鼓勵我接納你，你今年已四十出頭了，我也乾耗三十五，你看，小玉兒也喜歡你，過幾天請一請街坊好友吃杯酒，這兒便是你的家了。」

于致中聽得心頭一熱。

他想着，自己是窮光蛋，人家還有座屋子住，如今這光景眞可憐，等於靠寡婦過日子。

于致中有英雄末路之感。

他舉起杯來，對葛寡婦道：「妳既然對我不嫌棄，我還有什麼好說的，依你說的，我設法請個客。」

葛寡婦笑了。

不料小院門被人搥得咚咚響。

「于爺，于爺，有人找你了。」

開門的是小玉兒，她看是酒館伙計，便指著屋內道：「于大叔在吃酒。」

于致中也站在門下了：「伙計，誰找我？」

那伙計道：「兩個外地來的，他們還騎了馬，說是你們共過十多年的好兄弟，青面舅叫我來找你快去吶。」

青面舅是捕頭關勇在太和城的外號，這伙計當面是不敢這麼叫的。

于致中對伙計道：「你先走，我這就過去瞧瞧。」

伙計還衝著小玉兒擠眉眼，小玉兒當然不懂伙計擠眉眼是什麼意思。

小玉兒如果十八歲，她就會明白了。

于致中對葛寡婦道：「大妹子，我去去就會來，妳別等我，同小玉兒先吃。」

葛寡婦伸手拉住于致中。「致中，我們這是說定了。」

于致中道：「是，咱們說定了，我這個人別的長處沒有，一言總是九鼎。」

葛寡婦猛的一個吻，于致中沒閃開，妳像肥肉到嘴邊，香香的眞好受。

于致中匆匆的奔到酒館裡，迎面的關勇哈哈一笑，對于致中道：「他二位來找你，我衙門還有事，先走一步，你們好生的聊

聊。」

這就是光棍，幹捕頭的見多識廣，既知人家遠地找來，又是大龍幫中事，他何必留下來叫人不方便。

關勇見張冠先付酒錢，他的心中就明白。

于致中見是張冠與邱永山二人，不由大喜道：「嘖呀，什麼妖風把二位吹來了。」

張冠大笑，道：「不是妖風，是和風，快坐下來說話。」

他見于致中坐下來，邱永山為于致中斟酒，便對于致中道：「哈，吃飽了上路。」

「上路？去那兒？」

張冠道：「兄弟們翻身的日子到了。」

邱永山已嘿嘿笑了。

「來，咱們先乾這一杯。」

于致中有些丈二和尚的道：「究竟什麼急事？」

他的心中有葛寡婦的影子。

張冠把他來的目的，再一次的對于致中仔細的說了一遍，那邱永山也把他在山中被這裡太和分舵的秦和之與石濤二人帶了兩名殺手，幾乎全家不保的事，說了一遍。

于致中一怔，道：「這麼說來，姓秦的早已離開太和城了？」

張冠道：「必然如此，他們奔向淮上去了，想是要把力量集中，對付少幫主了。」

于致中咬咬牙，道：「兩位，太和這裡分舵，仍然有幾個我的老部屬，要不要找來問一問？」

張冠道：「時間來不及了，大戰就在這兩三天，咱們的快馬在外面，吃了就上馬。」

于致中道：「立刻走？」

張冠道：「不錯。」

于致中道：「好，咱們也不要浪費時間在吃喝上，這就走。」

他當先往門外走，張冠與邱永山二人緊跟上。

張冠指著桑樹下，「鞍已備妥。」

三人上了馬，于致中忽的臉色一厲，道：「不對！」

邱永山道：「什麼不對？」

張冠冷冷道：「難道……你……」

于致中道：「張兄，你別把我于某人看成孬種，好不好？」

他指著後街，又道：「後街我留下兩句話，咱們立刻拍馬去睢寧。」

邱永山與張冠二人無話說，只好拍馬跟上去了。

馬蹄聲在後街響得地也動了，于致中不下馬，他彎腰推開小院門。

「大妹子，妳過來！」

葛寡婦還等于致中回來繼續吃酒吶，聞言與女兒小玉兒忙奔出門來。

葛寡婦見于致中騎上馬，又見兩個漢子在一邊，不由心中一怔。

于致中道：「大妹子，咱們的事得往後排排了。」

葛寡婦雙目一暗，想哭了。

「你……反悔了？」

于致中搖頭道：「大妹子，你忘了我說的話了？于致中是說話算話的人。」

他彎腰摸摸小玉的頭，又道：「大龍幫被一羣海盜霸佔了，咱這是去出力收復大龍幫基業，一旦成功，咱們再成親，妳我的臉上都有光。」

葛寡婦道：「去同海盜們拚命呀？」

于致中一笑，道：「江山總是用血肉打下來的。」

不料葛寡婦道：「我們等你回來。」

她對小玉又道：「玉兒，給你爹叩三個頭，叫他一聲爹。」

小玉兒就在于致中楞然中，跪在門下就是三個頭叩下去，她口中喊了一聲「爹！」

這光景于致中流下英雄淚了。

張冠一邊看得清楚，急忙對于致中道：「快，送小妹妹見面禮呀，你白叫她喊妳一聲爹爹！」

于致中拍拍衣袋，道：「我……我他娘的阮囊羞澀呀，張兄！」

哈哈一笑，張冠下馬，白馬鞍中取出兩錠銀子，對于致中道：「吶，這是你的一份，你支配。」

于致中也不客氣，接過來便下馬走到小玉兒面前。

「拿著，不能叫我女兒受罪，爹會很快回來。」

小玉兒看看她娘，葛寡婦拭淚點點頭。

于致中把銀子塞在一雙小手上，他立刻躍上馬，仰頭一聲厲笑，拍馬就走。

那門下面，葛寡婦卻擁著女兒小玉哭了。

* * *

不論你這人是去徐州或是睢寧城，烈山都是個必經之地，烈山有山山不高，只不過這兒的荒林也最多。

正午時分，從南北兩個方面奔來兩批騎馬的人，雙方在山前林子照上面。

雙方也是一場哈哈笑，開懷的大聲笑。

原來這兩批人不是別人，正是由卓飛找來的曲阜與開封兩個分舵的舵主王貫伍與錢和二人。

另三人乃是張冠找來的邱永山與于致中二人。

（未完・卅）

上文提要：正當錢起脅迫錢珮蘭之際，錢珮蘭失踪多年的丈夫康杰忽幪面出現，救出了妻子，但錢珮蘭却堅持要康杰除下面罩方可承認他的身份，康杰擔心被毀的面容會驚嚇嬌妻而拒之……秦杏在墓地與傳說死掉了的丈夫林莽約會，但來人却隱起面孔欲殺之，幸虧康杰及時出現救了她一命……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秘密隱居爲療養　妙手回春復舊觀

「尊駕和秦杏約在此處見面？」

「閣下何必管別人的閑事？」

康杰道：「秦杏乃黑道巨擘林莽之妻，和洪門有何關連？」

「還是那句話，閣下少管閑事！」

康杰劍招一緊，百招左右，踩了此人一脚。再過七八招，此人不能不棄鞭，因爲不棄就會斷手。

內八堂的人物被逼棄鞭，傳出去太丟人了，遂道：「閣下爲何不殺？須知這等於殺了在下一樣。」

康杰道：「在下只是適逢其會遇上這件事，爲甚麼要殺人？」

「既是適逢其會爲甚麼要助她？」

「難道要眼看着閣下殺人而不出手？」

「別人的恩怨，自有其原因，旁人何必多事？」

康杰道：「請閣下說說看，你們爲何在此火併？」

這人道：「你都看到了，問也沒有用！」

「林莽在何處？他沒有死？」

「閣下不要多管閑事，你管不了的。」

「如果在下非問個水落石出呢？」

這人道：「那你只有問一個死人！」他伸直了脖子。

「你不是林莽？」

「我當然不是，你要把我當作林莽也成。」

康杰要用劍去挑他的面罩，此人道：「別動！」

「爲甚麼？」

「面罩一挑下，在下就自絕。」

康杰此刻實在不必聽他的，但人命關天，不是他的仇人，他何必使一個人死在當場，他爲難地向小松望去。

小松一直不出聲，因爲她一出聲，此人必能聽出口音來。

一旦聽出她的口音，也就不難猜出康杰的身份了。

小松知道是徵求她的意見。

小松輕輕地搖搖手，表示算了。

康杰收回長劍，而且入鞘，道：「至少閣下可以告訴在下，這兒雖是林莽之墓，而林莽却沒死吧？」

此人道：「不殺之恩，必當回報，此事仍難奉告。」說畢撿起長鞭，兜頭一揖出墓園而去。

＊　＊　＊

錢珮蘭踽踽獨行，她目前有點心神不屬。

這可能是由於康杰的出現之故。

以前總以爲他死了。儘管人前她總是表示希望人還活着，但心底却不是這麼回事。而現在，她要作抉擇。

丈夫、女兒和另一個人，要丈夫就有女兒。

要另一個人就必須失去丈夫和女兒。

這也是十年守寡所造成的結局，一個年輕女人要通過人類大慾的關隘是十分艱苦困難的，有時不去尋覓它也會自來。

丈夫，八成面目全非，她無法面對一個醜惡如鬼的人。

深夜，山道上一輛極大而又豪華的馬車迎面駛來。

她知道是誰的馬車，也知道這馬車來幹甚麼。

此刻她心亂如蔴，却知道這是必須抉擇的關頭了。

但是，她沒有動，如果她作了決定，走上正途，只要往路邊林中或草中一躲，馬車就過去了，但她沒有。

她似乎已無法抗拒此人的誘惑。

還有，她和此人的事連錢起都知道了。

即使目前毅然倒向康杰這邊，說不定錢起或別人也會露出口風，到那時候，仍是身敗名裂，兩頭落難。

現在倒向這邊，她還能勉强抓住一個理由，她無法和一個惡鬼似的男人在一起，這工夫馬車在她面前停下來。

車門打開，一個錦衣中年人向她招手。

錢珮蘭猶豫一下進入車子，馬車又向前馳去。

這中年人約在四旬光景，應該不到五十歲。

他就是鍾華之師，「嵊泗居士」翁仲。

嵊泗列島星羅棋佈於東海邊，身爲島主，權大勢大，而且漁獲收入加上抽稅，年收入也能有上億兩銀子。

一個人一旦有了太多的錢，飽暖思淫慾，就會玩這個。

以此人的財勢，找黃花大閨女不是車載斗量？何要招惹一個寡婦？況且目前還不能証明她是寡婦。

這種事就很難說，有很多人在這方面的興趣特別。

有些男人特別喜歡比他年紀大一大把的女人。

也有些男人都已半百了，却喜歡找十來歲的嫩芽兒。

正是所謂：豆腐青菜，各人所愛。

啃嫩草固非正常，啃老梆子也有點變態。

翁仲先是握住了她的手。然後攬住了她的腰，車在山道上搖晃顛簸着，兩人的接觸就十分自然而不必規避了。

「翁仲，康杰沒有死。」

「沒死？妳見過？」翁仲顯然十分驚異。

「我見過，但幪了面。」

「一直沒看過他的眞面目？」

「沒有，我就是以不看到其面目，就不和他團圓爲威脅，他也不會改變，結果不歡而散，他走了！」

翁仲道：「八成是面目全非了！」

「翁仲，我這幾天徬徨無依。」

「不要如此，他不會把你如何的。」

「翁仲，雖然我選擇了你，但却不許你動他。」

「動他？我會去動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情敵？」

「翁仲，我是怕你一時衝動殺了他。」

「不會的！但妳要放開點！」

「翁仲，我只不過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你隨便找個年輕姑娘都比我好，你爲什麼非我不可？」

「妳該知道，有所謂：道德如河流，越深越無聲。」

這形容當然是極不適合的，只不過錢佩蘭喜歡這種奉承，而且對自己的魅力也頗有自信。

要不，錢起不會垂涎三尺。

只不過她似乎忘了父親錢大經是武林名宿，也是幫會中的領導人物，他不僅僅是個幫會頭子而已。

翁仲道：「妳可以永遠不再看到他，我送妳去嵊泗列島，那兒不是妳現在所能想像的樣子。」

「我聽人說過。」

「妳聽人說的，也不過是掛一漏萬，我把主要的大島建設得有如天堂，妳去了之後就是那兒的女神了。」

「翁仲，我眞拿不定主意。」

「珮蘭，此時此刻不談這個好不好？」他拉開車內抽屜，裡面有名酒還有些小菜如醺魚，烤鷄滷鴨等等，就對酌了起來。

由於車廂奇大，非但可臥可坐，放下床舖睡覺也十分寬敞。酒後，他們就在這個搖籃似的床上圓那高唐之夢。

四十多歲的人，居然能使一個三十多歲，狼虎之年的婦人服服貼貼，這可能也是錢珮蘭連丈夫和女兒都可不要的原因。

翁仲是浪道人的知交。

昔年浪道人每每會到嵊泗列島去盤桓數月。

由他耳提面命，悉心教導，翁仲在「房中術」方面，比錢起可就高明多了。

食髓知味的婦人，沒有幾個能抗拒會「房中術」的男人。

根據最早發明「房中術」的先哲的說法，每個男人本來就該如此，也就是就該像學過房中術一樣，任意控制，使雙方都能達到圓滿的境界。

只不過由於男人的一種征服慾的心理，在作那事時患得患失，反而增加心理負擔，而使原來具備的本能日漸消失。

因而遇上這樣一個男人，就會當作寶貝。

馬車馳出約十餘里外，速度頗慢。

也許他們就是要這樣享受在車行中進行燕好的異趣。

中年人的情慾是很可怕的，也可以說中年人是極縱慾的。

這工夫車內的旖旋風光也是很夠瞧的。

男的勇猛，女的輕狂，那知就在這時，忽然錢珮蘭尖叫了一聲。翁仲道：「珮蘭，怎麼哩？」

「好像我身上有東西在蠕動。」

「不會的，車子裡怎麼會……」

翁仲揮手一掃，把腰上的蠕動物掃出，但他又覺得腿上、胸前、頸上及背上都有，甚至既痛又癢。

這工夫錢珮蘭又尖叫起來，東揮一下西掃一下。

翁仲亮起火摺子一照，不由毛骨悚然。

怎麼會有這種事？

只見他們身上及車內活動床板上，到處都是一些長約半寸，身上生了彩色長毛的毒蟲，於是錢珮蘭又尖嘶起來。

這種一身彩色毛的毒蟲是生存於樹木上的。

由初夏到深秋都有，不要說身體碰上牠會局部紅腫，奇癢而痛，就是在樹下被牠身上脫落的毒毛落在皮膚上，也會紅腫奇痛而又奇癢。

翁仲也怕這種小毛蟲，但他不能在女人面前示弱，立刻用鞋底拍打，一個個都被拍爛，汁液四濺。

大概不少於三五十隻，全部拍死。

二人身上也東一塊西一塊的紅腫起來，不抓會癢，抓了會痛。

「珮蘭，不對，有人弄鬼。」

「誰會弄鬼？」

「這車廂密封起來，只有頂上有個小通氣孔，外人不會知道，而車把式又是我的忠僕，他絕不會。」

「那會是什麼人？」

「不知道，反正絕對有人弄鬼，快把衣衫穿上捉鬼。」

二人穿上上衣，不由大吃一驚，却發現褲子不見了。

而且就在這時，馬車好像陷在坑中翻了過來。

車把式在外面道：「島主，小的想不通車子爲何會翻了過來，不知島主有沒有受傷？」

「沒……沒有，劉七，你看看附近有沒有衣服。」

「衣服？什麼衣服？」

「不管什麼衣服，快看看！」

劉七是他的忠僕，也不知道找衣服是什麼意思，猜想是由於翻車衣服掉到車外去了，立刻到附近尋找。

「啓稟島主，沒有看到什麼衣服。」

翁仲氣得發抖，道：「劉七，最近的市鎮有多遠。」

劉七想了一下，道：「大約七、八里光景。」

「好，就去最近的市鎮！」

「是！」劉七上了車轅，揚鞭驅車上路。

只不過在通過林中小徑時，馬車又翻了過來。

這一次由於車行較快，翻滾就很嚴重。

車廂破裂，車輪也掉了一個，自然更不能再用了。

劉七道：「島主，今夜可眞是邪門，小的無能，使島主受驚，就請島主到車外來吧！」

「怎麼出去？渾帳！」

劉七心想，莫非島主和這位夫人在內受了傷？

這是不大可能的，島主和夫人都是身手極高之人，尤其島主，身份之高，估計比龍頭錢起高出甚多。

他們怎麼會受傷？

再說車子要翻未翻時，以他們的身手，應可脫出車外。

爲何兩次翻車都沒有出來？

這當然是劉七所無法想像的事，他被罵了聲「渾帳」，不敢再出聲，這工夫車內的翁仲又道：「劉七，你還在嗎？」

「在，島主！」

「你馬上到最近的鎮上去買兩套衣衫，一男一女的。」

劉七以爲自己也許聽錯了，道：「啓稟島主，沒有衣服。」

「渾帳！到鎮上會買不到衣衫？」

「到……到鎮上去買？好，小的這就去。」

「如果買不到上衣，有褲子也成了。」

「褲子？小的不懂島主的話。」

「渾帳，還不速去！」

「是，小的這就前去，但不知要什麼款式的？」

「渾帳王八旦！還不快去！」

「是！」劉七走後，翁仲道：「珮蘭，不知是什麼人捉弄我們，一旦被我找到，不剝他的皮才怪！」

錢珮蘭道：「這人能捉弄我們，八成也看到了我們！」

翁仲道：「應該不會的，我馬上陪妳回東海。」

錢珮蘭道：「翁仲，你不是說過，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驚天動地的大事？噢……對了！我當然要幹！」翁仲道：「老實說，放眼武林，也只有我有資格幹這件大事。」

錢珮蘭道：「那就暫時不要回東海。」

「不，還是要回一趟，預作準備與規劃！」

突然，車內滴滴答答，落下水來，錢珮蘭道：「下起雨來了！這可怎麼辦？又不能出去找地方避雨。」

翁仲低吼了一聲，道：「不是下雨，八成是尿！」

的確，此刻有五個人正蹲在車上方便。

那是小龍、柳談、林琴，范通和李靜芝。

年輕人在一起，甚麼離譜的事都能作出來。

他們知道車中的人沒穿褲子，不敢出來，才會放心大膽地撒尿。車廂很多破裂之處，尿水在車內泛濫。

翁仲的身份幾乎和錢大經差不多，此刻却是無用武之地，氣得鬚髮皆張，五內如焚，他何曾受過此等耍弄？

小龍留下一張紙條，帶着衆人走了，當然把他們的褲子留下了。

本來還想放火燒車，把他們逼出來獻醜，但看在小松份上，饒了他們。

衆小走後，翁仲再也無法躭在車中，探頭向車外察看。

破車廂上到處是尿，剛才有的尿會滴入口中。

趁月色餘暉，發現車轅處掛了一張紙條。

上寫：翁仲緣何作仲翁。

十年窗下少夫功。

從此不許爲通判，

貶落東海作判通。

這本是一個典故，一個通判於奏摺中，誤將翁仲寫成仲翁，被皇上看到，甚是不悅，不久詔書下來，竟寫了上面這首詩。

原來這首詩每句最後二字都顚倒了。

第一句應是翁仲顚倒爲仲翁。

第二句應是功夫顚倒爲夫功。

最後一句應爲「通判」(官職名)，却顚倒爲判通。

最後一句原爲「貶落通州作判通」，小龍改爲「東海」，自然是爲了符合翁仲的身份罷了。

翁仲氣得臉都發紫了。

他讀過詩書，知道是在諷刺他。

錢珮蘭道：「翁仲，那是甚麼？」

翁仲尚未看到左邊另有一行字：「妳何以面對丈夫康杰和女兒小松？」當然這字條被撕得粉碎。

這幾句話本應產生警惕作用，但對此刻的錢珮蘭却恰恰相反，一不作二不休，她要和翁仲大幹一場。

在數里外的小龍和衆小，正在邊走邊談這檔子事。

柳談道：「眞便宜了這兩個狗男女。」

林琴道：「小龍，你知道他們說的大事是甚麼？」

小龍道：「我也猜不透。」

林琴低聲道：「我以爲，很可能是指在洪幫內造反。」

「他們有那麼大的膽子？」

「膽子是有，實力也不差，雖不能與洪幫比，但『嵊泗居士』在列島上的實力也不可忽視。」

小龍道：「有此可能，阿琴，妳的傷勢如何？」

「好多了！還沒有復原。」

小龍道：「回去我爲妳療治。」

「不必了，小龍，這點傷算不了甚麼，內心的傷却很重。」

「我知道妳是指妳們母女之間的衝突。」

「我娘不要我了！」

「我以爲也許她眞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甚麼苦衷不能告訴女兒？」

這工夫忽見前面小路上有個少女踽踽獨行。

「是小松……」林琴奔過去拉住小松的手。

小松道：「琴姐，我不想見別人，只想和妳談談。」

「小龍妳也不見嗎？」

「不見。」

「小松妹子，不要這樣。」

「琴姐，有件事我求妳幫個忙，當然，妳能幫我很感激，不能我也不會怪妳，我找妳就是爲了此事。」

「怎麼？老朋友都不要了？」

「不是，小妹自慚形垢不敢再高攀了！琴姐，請妳叫他們暫時別過來，我不要見他們……」

小龍遠遠地道：「小松，妳怎麼哩？」

「小龍哥，我還好，請別過來，我要和琴姐談些體己話兒。」

小龍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小松道：「請不要過來就是了。」

林琴道：「小松，妳變了！」

「我是變了！身體變了！心也變了。」

「我眞不懂……」

「妳不必懂！琴姐，求妳一件事，妳一定要盡力。」

「當然。」

「請妳求白倫白前輩爲一個人整容改型。」

「誰?」

「我爹康杰!」

「康前輩出現了?」

「是的,但由於昔年火併,嚴重地毀了容,所以他很自卑,以致見了家母他都不敢揭下面罩來……」

林琴心道:「只怕揭下來更糟,揭不揭都是一樣。」

小松道:「琴姐,這個忙妳能不能幫?」

林琴道:「我是絕對幫,而且不遺餘力,但不知康前輩的面孔毀壞到甚麼程度,我也好報告義父。」

小松喟然道:「我也沒見過。」

「怎麼?到目前爲止,妳還沒見到令尊的臉是甚麼樣子?」

「是的,我要看,他不讓我看。」

「他總不能一輩子都不讓你看吧?」

「如不能改容整型,他就永遠也不給我看他的臉。」

「康前輩又何必如此?又不是外人。」

「連我娘他都不給她看,以致不歡而散。」

林琴很想告訴她有關她的母親和翁仲的事。

但這是不是太殘酷了?小松聽了這事會造成她多大的傷害?

林琴還是不敢說。道:「我馬上去找義父。」

「琴姐,如能使家父取下面罩見人,小妹粉身碎骨也要報此大恩……」說着竟跪了下去。

林琴急忙拉她起來,道:「小松,妳太見外了。」

小松流淚道:「我是個苦命人,我失去了小龍,只能怨天而不尤人,但我不能再失去我的父親。」

似乎,她對父母的親疏距離,已可隱隱分出來了。

林琴也替她悲傷,她本該是一個快樂的女孩,如她知道自己的母親竟然如此下流又該如何?

林琴道:「小松,我這就和義父連絡,不過他說這次以三個月爲期,一定要找到爲小龍治痾的藥物才回來。」

小松道:「我估計也差不多了吧?」

林琴道:「小松,『嵊泗居士』翁仲的身手如何?」

「翁仲?」

「是的,他和洪幫的關係應該是很密切的。」

小松道:「身手很高,雄踞嵊泗列島,手下徒衆不下千人,應該是洪門以外最有實力的人物。」

林琴道:「小松,康前輩呢?」

「在某處等我。」

「找到義父,我怎麼和妳聯絡?」

小松道:「可否請琴姐留下暗記?」

林琴道:「就這麼辦,我們會在活動的範圍內留下一些三環相連的暗號,記住!是三連環。」

小松含淚道:「琴姐,我要走了!」

林琴捏緊小松的手,道:「小松,我們都希望妳回來,包括小龍在內。」這話使小松十分感激。

小松走後,小龍道:「甚麼事?」

林琴道:「是爲了康杰前輩的事……」

柳談道:「這太好了,至少我們這邊不再孤立了!」

小龍道:「柳談,這還言之過早。」

范通道:「夫妻之間又何必如此?」

小龍道:「也不能這麼說,康前輩本來人品出衆,風度翩翩,如果面目全非,醜陋不堪,也的確鼓不起勇氣取下面罩。」

柳談道:「他的老婆要是個賢慧的女人,就不該逼他非看眞面目不可了。」

范通道:「我們不是已經知道她不是個好女人了嗎?」

* * *

白倫當然會爲康杰整容的。

白倫愛聽義女的歌和吃她作的菜餚,簡直着迷。

現在白倫和康杰單獨相處於這幢民宅內間之中。

「白大國手能幫忙,康杰會有恩同再造的……」

白倫搖搖頭道:「康杰,我不可能把你變成一個小白臉,誰也不成。」

「我知道,只要不使人把我當作一個鬼或妖怪就成了。」

白倫道:「是不是鬼或妖怪的定義也很難定。」

康杰道:「在目前來說,白大國手看到我的臉,只怕也有形同鬼魅的感覺。」

「好吧!就請你自己取下來……」

在外間當然可以聽到二人在內間的交談,柳談聽偷,被小龍阻止,且指指坐在一邊發楞的小松。

小龍知道小松的心情。

他受過數重打擊,第一是自以爲已失身於鍾華已是殘花敗柳,其次是母不認父,不能享天倫之樂,第三當然是失去了小龍。

林琴吸吸嘴,小龍走近,道:「小松……」

「小龍哥……」有點侷促不安。

「小松,妳過去可不是這個樣子。」

「是的,小龍哥。」

「爲甚麼?」

「小龍哥,反正我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林琴把其餘的人都趕了出去。

李靜芝道:「林琴,妳可眞能算是世界上心最好最不會吃醋的女人了。」

范通道:「繼室愛前子,慈心世少有。大婦愛小妾,賢名天下聞,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

林琴道:「因爲小松是個好女孩,而且和小龍有婚約,雖然那只是他們的母親當年的一句閑話。」

柳談道:「正因爲如此,妳更偉大。」

「哎呀!應該這樣的嘛!」

此刻小龍吻了她一下,小松急忙閃開,道:「小龍哥,千千萬萬不要這樣,我的身子早已不潔了!」

「我不在乎……」一臂攬腰,一手伸入衣內。

小松大力掙開,道:「小龍哥,你壞。」

「小松,我們以前不也有……」

「以前是以前。」小松道:「我既然對你說了我的身子已不潔,你就不該再碰我,因爲我怕汚染了你!」

「不會的,小松。」

「如你還要碰我,你連妓女也敢碰!」

小龍心頭一驚,童貞之得失,對她居然如此重要。要是小松眞的失去了童貞該怎麼辦?

小龍在她耳邊低聲道:「妳沒有破身。」

「我有沒有我自己知道。」

「可是妳自己並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知道?」

「對!因爲妳身上的體香還是那麼清純,還是那麼雋永……」他又被小松推開了,而且用力很大。

她越是如此,小龍就越是敬佩喜歡。

「小松,我知道,你是被人騙了!」

「被誰騙了?」

「被妳母親和鍾華騙了!」

「不,不……那是千眞萬確的事。」

「不是的,妳娘爲了拆散我們,就和鍾華定計,使妳以爲是酒後亂性,而且還用了點昏迷之藥物,且說是妳主動,才會使妳無話可說。」

「你……你這是聽誰說的?」

「我親自聽到你娘和錢起交談的,不久前妳娘落入錢起手中,我在暗中聽到錢起拆穿此事。」

「眞有這回事?」

「眞的。」

「可是我還不信,我娘怎麼會……」

小龍道:「小松,我是不會騙妳的,事實上妳……」他還是不便說出那件事,儘管遲早非揭開不可。

「小龍,我娘只是堅持要看我爹的面孔,這一點雖不對,我也不能批評她,你更不能說她的壞話!」

小龍嘆口氣,道:「小松,我只希望妳能細心地去觀察這件事,不要總是從表面去看。」

「甚麼是不從表面去看?」

小龍道:「小松,妳能信任我對妳的情感嗎?」

「能!」

「不論我說出甚麼話妳都能沉得住氣嗎?」

「是甚麼事這麼嚴重呀!」

「小松,說嚴重確是很嚴重,但若能看得開,就算不了甚麼,上一代的事我們又能如何呢?」

小松吶吶道:「小龍,聽得你口氣,好像我娘她……」

小龍知道這會對小松造成震撼和傷害的。

但是,這樣的母親,早已失去被女兒朝思暮想敬慕尊崇的資格了,如不說出來,也實在對不起小松。

「小松,妳能答應我,沉住氣嗎?」

「我能!」

「小松,照妳現在的表現,妳是辦不到的。」

「小龍哥,告訴我!我娘她怎麼哩?是不是作過見不得人的事了?」

「小松,妳似乎是多此一問,妳娘能和一個並不是很熟的晚輩計謀來賺自己的女兒,雖然並沒眞的發生那件事,但長輩的立場和尊嚴已蕩然無存了。」

小松不能不點頭,她實在不能再强調母親的偉大,道:「不過,我總是以爲已經失身於……」

「如果眞的失了身,有許多跡象可以看出來的。」

「小龍,我娘到底作了甚麼事?」

小龍在她耳邊說了一陣子,小松在他的懷中發抖。

當然小龍沒說在車上撒尿的事,却說了看到他們在車內苟且的事,小松只是顫抖,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松,妳答應過我,妳會沉住氣的。」

小松不出聲,甚至越抖越厲害了。

「小松，妳怎麼哩？」

小松突然大叫着蹦出小龍的懷中尖嘶着道：「小龍……我不信……我絕對不信我娘是那種人。」

小龍吃了一驚。

但是，他仍然不後悔告訴她這件醜聞。

道理十分簡單，他不願這女人仍是小松心目中的慈母。

這對「慈母」二字是一種侮辱，她太不配了。

小龍道：「小松，妳不信算了，別這麼大聲嚷嚷。」

「我不信，絕對不信！爲甚麼我有這樣的母親，你們却沒有？」

小龍道：「如果妳相信妳並沒失身的事，也該相信我剛才說的一切，妳知道，我不會傷害妳的。」

「不，我娘不是那種女人……」

「匡郎」一聲，內間的門敞開了。

只見白倫和康杰站在門內，小松悲呼一聲，撲入康杰懷中，道：「爹……我娘是好人對不對？」

康杰不出聲，但面罩立刻濕了一大片。

「爹，您說，我娘她會是……」

康杰冷峻而悲愴地道：「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壞女人！」

小松猛震一下，吶吶道：「爹，你也罵我娘？」

「小松，妳以爲爹是隨便罵人的人嗎？」

「是不是由於娘一定要你取下面罩，爹就恨娘了？」

「爹要是那種人，還能在武林中混嗎？」

「爹如何証明我娘是個……」

白倫肅然道：「小松，我今天才知道妳是個好孩子……」

「不，白老頭，我是個壞孩子……」

「妳是個好姑娘，到目前爲止，妳還是冰清玉潔，一塵未染的，在老夫面前，假的眞不了，眞的也假不了！」

「白老頭，你不用哄我，我已經……」

「丫頭，過來！」

小松好像不敢抗拒白倫的召喚，而且又見康杰也向她微微點頭，於是小松怯怯地走到白倫面前。

白倫道：「丫頭，揚起頭來！」

小松沒抬頭，她沒有信心。她很怕在白倫的法眼之下看出她不是處女。

白倫沉聲道：「揚起頭來！」

小松只好揚起臉。

白倫打量一會，道：「妳和阿琴一樣的清白純潔，一塵不染，如果妳連老夫的話都不信，妳就太愚蠢了！」

康杰道：「小松，拜下！」

「爹，爲甚麼要……」

「因爲白大國手一句話，等於把妳從水火中拯救出來，反之，試問妳心底的結何時能解開？就是妳娘有一天告訴妳並沒發生那件事，只怕妳也會疑信參半吧？」

這話眞是一針見血。

能爲她解此大惑的人，眞是恩同再造。

小松拜了下去，白倫並沒阻止，她拜了三拜，但她並沒起來，仍跪在地上道：「白前輩，您對我娘……」

白倫道：「妳要聽我說眞話？」

「只要是眞話，我當然要聽！」

「她不配爲人之母。」

「白前輩有何証據？」

「老夫不止一次看到她和『嵊泗居士』翁仲在一起，有些話老夫只能說到此處，不信可問幾個年輕人，他們都是親眼目睹的人，妳現在還不信嗎？」

小松哭倒在地。白倫道：「丫頭，人生總會有些不如意的事，不必自餒，妳以爲別人就很美滿嗎？阿琴的娘也不是個東西……」

林琴在門外道：「義父怎麼連我娘也罵上了？義父對於罵人好像有癮似的……」

衆小發出一陣低笑。

白倫道：「秦杏也是個老渾帳！近來老在洪幫附近晃盪，心懷鬼胎，連她的女兒都打傷了！」

「怎麼？琴姐，妳娘把妳打傷了？」

林琴站在門口，兩人淚眼相望，忽然抱在一起。

這些人當中，除了白倫，無人見過康杰的眞面目。

但林琴私下問過白倫：「義父，康前輩是甚麼樣子？」

「很不好看，妳們姑娘家看了可能會驚叫起來！甚至夜晚作噩夢。」

「有那麼可怖？」

「要不，康杰又不是很重視外貌的娘娘腔，爲何不讓他的妻子和女兒看他的臉，無非是爲她們留個好印象。」

「義父有幾成把握？」

「這應該說能爲他恢復到幾成原來面貌？」

「幾成？」

「六至七成，這已經很不錯了！因爲他的額骨、顴骨、鼻骨都斷了，那簡直不像一張臉。」

林琴不寒而慄，道：「義丈，康前輩有沒有說是甚麼人把他弄成那樣子的？」

「他說和龍玉拚過，但把他弄殘的却不像龍玉，是誰還不太清楚，錢起的可能性很大。」

「一個錢起有那麼大的勢力？」

「阿琴，妳問得很好，可以舉一反三地去猜答案。」

* * *

爲康杰整容優先，爲小龍療病延後。

由午後申時初開始，直到深夜子時未完畢。由他的藥童作助手，林琴在一邊觀看，別人則不准進入。

白倫很疲累，人畢竟是老了。

「義父，您老人家一口氣工作了近八個時辰，年輕人都受不了！來，你坐下來我來給你搥背。」

不由分說，把白倫按坐床上就動起手來。

會武功的人推拿及搥背是不一樣的。

不但很舒服，且使血脈流暢，能恢復疲勞。

「丫頭，這麼一來，一個時辰之後，老夫可以爲小龍治病了。丫頭，有個女兒眞不錯。將來抱孫子的滋味可能更不錯。」

「義父，您不必急在一時，待會就去睡覺，明天再說。」

治療小龍的沉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難事。

爲了預防危險，由林琴及小松在一邊準備。

必要時她們可以及時相助。

白倫要她們兩人作這件事是有深意的。兩個丫頭把小龍當作第二生命，如要救人，根本不會考慮自身的利害。

如此救人才能產生決定性的效果。

救小龍的手術比爲康杰整容更加繁複。有幾次小龍的心脈不絕如縷，行將切斷，都因白倫急救得法而渡過。

當然，兩女以「雙陰抱陽」之法救援，也功不可沒。

小龍很虛弱。

他的確是被人在經脈上動了手脚。這手法很毒，若非白倫這等名醫加上罕見名貴藥材，那是無救的。

當初作手脚的人也不打算讓他活得太久。

這兩個病人在手術後都要靜養半月以上。

白倫特別叮囑，要小心防守，儘量不要外出，以免被人發現。萬一有大敵前來干擾，兼顧兩個病人是很難的。

康杰有女兒細心照料，感到無比幸福。

十天後，兩個病人都有很大的進展，可以說再有五七天都可以康復了。

年輕人十來天不出門，彆得難過，這天柳談和李靜芝走到鎮上去逛也沒打招呼，柳談對李靜芝很有興趣。

李靜芝對小柳也不討厭。兩人在飯館中吃了晚飯，逛了一會街，漫步回程。

由鎮上回到住處大約六七十里路，兩人攜手邊走邊談。

李靜芝道：「柳談，你對水月庵的尼姑有信心嗎？」

「對別人沒有，對妳有！」

李靜芝道：「只因爲我沒和他們同流合污？」

「主要爲此，因爲在那環境中幾乎無法衆濁獨清，但妳做到了。」

李靜芝道：「我總以爲，並不是洪幫不敢動我們。」

柳談道：「也不是他們動不了我們。」

「那是爲甚麼？」

「猜想必有他們的想法。」

「甚麼想法？」

「或許要在我們身上獲得一些他們想知道的事。」

李靜芝道：「小松的母親眞是太不像話了。」

柳談道：「那個女人並不僅是不貞，還很狡詐，她的身份早就令人捉摸不定了。比喻說，她最早裝病，以後又和龍頭夫人（錢起之妻錢佩珊）明裡有仇，暗中來往甚密，以及和林琴混入洪幫，且進入重地『洪閣』中，我以爲都好像另有陰謀。」

「什麼陰謀？」

「我也說不出來。」柳談道：「如果她是洪幫忠實部下，可以裝病刺探敵對者（衆小）的消息。但混入洪幫，潛入『洪閣』中就無法解釋了。」

「是啊！如說她看穿了洪幫要倒戈，到白道這邊來，又爲何與她的丈夫不睦？」

柳談道：「總之，這女人很難捉摸。」

這工夫後面有轡鈴聲，只見兩匹毛驢背上，各斜坐着一個中年以上的婦人，其中一人很黑也很醜。

另一個有點駝背。

兩小向路邊一讓，駝背老嫗道：「小哥，柏村在什麼地方？」

李靜芝道：「就在前面。」

柳談要阻止她已是不及。

另一黑膚婦人道：「兩位小友就是去柏村的吧？」

柳談道：「不是，我們是去柏村附近的黃村。」

駝婦道：「謝哩！小友！」騎驢緩緩行去。

李靜芝道：「柳談，你是不是以爲這兩個婦人……」

「對，絕對不是鄉婦，她們斜坐在無鞍的驢背上，穩如泰山，故意精氣內斂，偶爾却仍可看出。」

「是什麼路數？」

「誰知道。」

「總不會是衝着我們來的吧？」

「很難說！」柳談道：「咱們繞個圈子回村，別讓人家踩上線，引鬼上門，那可就太危險了。」

兩小的警覺性不謂不高，但和老油子比還是差得多。

他們只以爲二婦是騎驢的，遠遠可聽到鑾鈴聲。

豈不知她們也可以不騎驢而步行。

所以兩小剛回去，兩婦就出現了一個，她叫開了門。

開門的是范通，道：「這位大娘找誰？」

這正是那個駝背的婦人，道：「表姐在不在家？」

「表姐？誰是妳的表姐？」

「就是秋菊表姐。」

「這兒沒有個秋菊表姐，大娘，妳走錯門了。」

范通要關門，駝婦插進一腿，范通怕弄傷了她的腿，道：「大娘這是幹什麼？沒有這麼一個人難道是假的？」

駝婦道：「秋菊表姐明明住在這兒，怎麼說不在？」

范通道：「大娘，妳別胡攪蠻纏好不好？沒有就是沒有！」

駝婦大聲道：「你是秋菊表姐的什麼人？是不是瞧不起我這駝婦？」

林琴等人聽到「嚷嚷」聲，都出來察看。

林琴道：「是怎麼回事？」

范通說了，林琴道：「大娘，這兒眞的沒有一位秋菊表姐。」

「妳又是秋菊姐的什麼人？是秋菊姐教你們這麼沒有禮貌嗎？」

柳談和李靜芝一看，居然就是在路上遇見的二婦之一，心知有異。

李靜芝道：「大娘，妳怎麼不講理？」

駝婦道：「妳不是在路上遇見的姑娘嗎？丫頭，妳可眞會說謊，你們不是去黃村的嗎？爲什麼會來柏村？可見你們都在說謊！」

柳談道：「大娘，妳這是找碴，這兒根本沒有一位秋菊姐。」

小松道：「是啊！再說這兒年紀最大的女人也沒超過二十歲。」

「我不信，去年我還來過，我要進去看看。」

駝婦往內院一衝，衆小就攔住了她。

首當其衝的就是柳談，被她一掌掃出三四步。

李靜芝持劍撲上，未出五招被她奪下劍丟在地上。

正好白倫不在家，取藥去了。衆小大驚，這駝婦居然是一個高手，只好全亮傢伙攔住她。

駝婦雖厲害，以一對六，却佔不到上風。

雙方相持不下，駝婦要往內院衝，衆小就擋住了她。

小松打了一會，突然心頭一驚。

她聽柳談及李靜芝二人回來談及兩個婦人問路之事，似是武林中人，如今兩婦來了一個，另一個爲何不見了？

小松急忙奔回屋中，林琴跟進。

當她發現床上的康杰已不見，再奔到小龍房中，小龍也不見了時，她發出一聲悲嘶，柳談此刻也想到了這一點，一掠入屋。

他一看床上空空如也，連問也不必問，知道這兩個怪女人是聲東擊西，一個明裡找人糾纏不清，另一個暗中劫人。

柳談大叫，院中的李靜芝和白倫的小童也大叫「跑了！」

駝婦跑了，衆小窮追。

但林琴一想不妙，這駝婦往南跑，劫人的絕不會往南。

於是她和小松往北，叫柳、范加上李靜芝等往南追駝婦。白倫的小童留守。

結果兩撥人都沒有追上。

大約一個半時辰後都返回原處，小松泣然道：「家丈和小龍，都快要痊癒了，落入這兩個婦人手中，會不會前功盡棄？」

林琴道：「先不要哭，我們不能亂了陣脚。」

小松道：「她們是有預謀的。」

林琴道：「對，他們至少事先已知義父在爲二人治病，我猜想這兩個婦人必是『三姑』『六婆』中人。」

小松道：「駝背那個必是『六婆』中的『駝婆』！」

林琴道：「另一個八成是『三姑』中的『鳩面姑』。」

柳談道：「只怪我和李靜芝引狼入室。」

林琴道：「大家先不要抱怨，我們要研究他們爲何要來這一手？是私人恩怨還是爲別人跑腿的。」

小松道：「琴姐是說他們會爲洪幫效勞？」

「有此可能！小松妹子，妳聽說過令尊和『三姑』『六婆』中人有仇麼？」

「我想不出，也沒聽說過。」

傍晚白倫回來了，聽到這消息，臉色一變，嘆口氣道：「我還特別叮囑過你們，此刻是最緊要關頭，不能出了紕漏，怎麼？不上街就會彆出毛病來嗎？」

柳談道：「白大俠，是我渾蛋該死。」

白倫想了一下，道：「我去打聽一下，不久即回。」

林琴道：「義父打聽什麼？向誰打聽？」

（未完・十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魯班故事完結篇「挪移乾坤」。魯班被妖妃蘇妲己狡計所陷，結果父子二人均被困，幸得偃雲彩釀製了「神仙酒」獻上楚王……十年後，魯班兄妹重逢，不料魯英因妬忌雲彩搶走了哥哥的心，因妬成恨，便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要支走雲彩……故事圍繞魯英智計百出爲難魯班與雲彩，遂引出了雲彩爺爺偃八手與魯班比賽造橋技藝，內容詼諧風趣，情節高潮迭起，人物描寫栩栩如生，令人閱來會心而笑，獻給你欣賞。

*　　*　　*

本期續刊銀劍金匕傳奇之二「冷面金匕」，以饗讀友渴望，尚有「綠林宴」短篇，一併獻給讀友欣賞。

好消息：臥龍生之貴體已康復，「一代天嬌」將於下期繼續刊出，以饗讀友的殷殷期盼。

*　　*　　*

下期將刊登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反戈一擊」，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3期
(總號18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挪移乾坤

天機聖手魯班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爲救義兄

夕陽，七彩斑斕，正斜掛於楚都郢城西面城廓。五光十色的霞光，把半個天空染成一幅赤紅錦緞。漸而斜斜西沉，在片片雲霧中晃盪，化爲金紅的光彩，閃爍不定罩於城廓上空，如把偌大的楚都燃燒著了，變得一片火焰似的金紅。

偃雲彩此時仍留在城中那間飯館內，她瞥一眼店外的夕陽奇景，不由微歎口氣，心道：今晚的夕陽紅如火焰，如此怪異，未知主甚異兆？可惜魯班哥哥闖楚王府未回，若他在此，便必有一番奇妙評說啦……未知魯班哥哥此時如何呢？是否已救出他的父親魯牛？至今未回，莫非有甚兇險麼？

想起魯班哥哥的處境，偃雲彩便連欣賞夕陽奇景的興趣也失去了，只在心中東一搭西一搭的胡亂猜測。

釀酒獻王

「小姐，妳在此一呆便是一整天，敝店已供應了你早、午、晚一日三餐，你進門時說的『神仙水』炮製妙法，是否該奉獻出來呢？」此時飯館的老掌櫃走了過來，臉上雖然堆著笑容，但笑臉後的神色卻緊張極了，顯然，他已被那「神仙水」的妙處引得神魂顛倒了。

原來偃雲彩跟隨魯班，進了郢城，魯班爲救父闖楚王府，留下偃雲彩一人，她爲尋個地方落腳等候魯班，便走進飯館。到此時她才猛地醒悟，自己身無分文，若吃了人家的東西，拿甚麼去付賬？偃雲彩雖無江湖閱歷，但她聰明絕頂，略一思忖，便以她學自「四臉怪人」造父「炮製神仙水」妙法，誘得老掌櫃動心，一日三餐殷勤侍候……不料正當偃雲彩爲魯班焦急之際，老掌櫃眼見天時已晚，按捺不住，走過來追索了。

偃雲彩心中不由微怒，她狠狠的瞪了老掌櫃一眼，咬牙恨道：「哼哼！甚麼神仙水炮製之法？若我的魯班哥哥有甚不測，你等楚地之人，便是我的大仇家，我怎會授你如此美妙之物！哼，不但不授，我還要把你楚地鬧個天翻地覆呢！」

老掌櫃被偃雲彩沒頭沒腦的一輪尖吼，不由弄懵了，他哭笑難分的陪著笑臉道：「我的小姐姑娘，老朽可沒半分開罪妳啊！妳爲甚向老朽怒氣衝衝的？」

偃雲彩回過神來，見老掌櫃古怪的神態，不由也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老掌櫃一直小心翼翼、殷勤侍候自己，雖然是爲了得到那「炮製神仙水」的妙法，卻果然並沒得罪自己半分，自己剛才向他發洩，倒顯得自己無理取鬧了。

偃雲彩雖然任性刁蠻，但也絕非橫蠻無理的少女，她回心一想，便頓感歉意，正欲向老掌櫃解釋幾句。不料此時飯館外面，又走進兩名身穿武士服裝的人客。兩名武士走進來時，仍一路竊竊低語，偃雲彩內力已甚見根基，兩名武士的低語，逃不過她的耳力，因此欲向老掌櫃的解釋，便猛地頓住了。

只聽武士甲剛坐下，飯菜尚未及上檯，便壓低聲音，緊張的對另一名武士道：「快吃快回……府中守衛加强，人手不足，原來輪三更的，要輪二更呢！」

又聽武士乙道：「楚王府歷來均是三更輪換守衛，爲甚要改爲輪二更？如此下來，我等每日要守足六個時辰啦！就連吃飯的時光也沒有了！」

武士甲道：「小心說話！你知道麼？輪三更改作輪二更，是楚王妃旋波美人的令旨，如今楚王爺對旋波妃言聽計從，她說一不二，這等抱怨之言，被她知悉，你還有命麼？」

武士乙吐吐舌，又低聲道：「我曉得，但未知爲甚旋波妃如此緊張加强守衛呢？」

武士甲向四下瞧瞧，見店中人客均沒留意，這才悄聲道：「聽百夫長說，現今王府內，因禁了一位大能人的父親，這是逼這位大能人爲楚國效勞的活寶貝，萬萬不容有失呢！」

武士乙道：「那位大能人眞的如此厲害嗎？但爲甚於王府比試，他卻不敵旋波妃呢？如今他已身受重創，落在楚國熊氏四勇士手上，還怕被他逃走麼？」

武士甲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之所以敗於旋波妃手上，並非武功之失，而是他因其父在旋波妃手上，有所忌憚，更猝不及防，誤中旋波妃的法術，才身受重創罷了！他於武功上又與熊氏四勇士鬥成平手，又怎會不敵旋波妃？他的武功神通，聽說連楚王爺亦十分佩服，甚至不惜以『楚國統兵大元帥』，欲留他在楚國，可惜卻被他一口拒絕！哎，這大能人落得階下囚的地步，也算是他咎由自取吧！」

兩名武士的低語，一字不漏，鑽入偃雲彩的耳中，聽到此處，她再也按捺不住，一步搶過去，劈頭便問道：「喂！你快說！這位大能人是否姓魯？」

兩名武士猛地抬起頭來，吃驚道：「妳……妳怎會聽到我等之語？」

偃雲彩尖聲道：「你不要管！先回答我的話啊！」

武士甲驚疑的盯了偃雲彩一眼，但見她俏麗如仙，說甚麼也不象奸惡之人，這才暗鬆口氣，但仍狐疑未消道：「妳……妳問來幹麼？莫非妳是那大能人的朋友

麼？」

偃雲彩沒好氣道：「是又怎樣？不是又如何？」

武士甲道：「我等好生佩服那大能人的神通，就連吾楚國的熊氏四勇士，亦十分感佩他的仁勇呢……他不肯爲楚國效力，才不幸成了階下囚，但我等皆不希望世上失了這位曠世奇材。因此若姑娘妳是他的朋友，我等倒願向楚王爺引介，讓妳勸勸他回心轉意，免白白送了生命。」

偃雲彩心中不由一動，但又不動聲色，笑笑道：「若不是呢？」

武士乙忍不住插口道：「若然不是，妳問這幹甚麼！知否楚王府虎穴龍潭，哪容妳好奇亂闖？」

偃雲彩微微一笑，忽地點點頭道：「若這位大能人姓魯，那我便是他的朋友呢！」

武士甲一聽，大喜道：「很好的朋友嗎？」

偃雲彩心思被觸，不由猛地衝口而出的嚷道：「當然啦！不但很好，更生死不離、此生不渝……但這又如何？與你等有何干連？」偃雲彩情急之下，失口嚷了一句私語，醒悟時不由俏臉一紅，連忙嗔怒的掩飾。

兩武士並不知這等女兒家心思，見偃雲彩說得好好的忽然作怒，不由均吃了一驚，暗道：這姑娘既然是那大能人的好朋友，她的神通也必定非同小可，就拿她隔了數丈，竟可聽聞我等的低語，便足證她的本事了，因此萬萬開罪不得，不然她待會在楚王爺面前告我等一狀，豈非自討沒趣麼？

因此武士甲連忙道：「姑娘不必多疑，我等實出於一番好意，只要妳能勸服姓魯的大能人，爲吾楚國效勞，我等敢保證，楚王爺不但不傷妳和姓魯的大能人一根汗毛，反而讓妳等榮華富貴享之不盡呢！」

偃雲彩笑道：「甚麼叫榮華富貴？」

武士甲怔了怔，道：「榮華富貴？榮華富貴我也是聽人說的，我也不知到底是甚麼？反正是做大官、住大屋、吃好東西的意思吧！姑娘，說到底妳是否願意勸勸那位姓魯的大能人呢？」

偃雲彩俏眼一轉，忽地點點頭，道：「好吧，我便隨你等走一趟楚王府吧！」

武士甲一聽，大喜道：「好啊！姑娘肯去勸服姓魯的大能人，不但姑娘可享榮華富貴，連我等也爲楚王爺立一大功，叨光獲賜一點好處呢！姑娘，事不宜遲，這便請隨我等去吧！」

武士甲說時，已一躍而起，連晚飯也忘記吃了。偃雲彩見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就連普通的一位武士，對魯班哥哥亦如此看重，足證他在楚王爺眼中是大有份量了！既然如此，魯班哥哥的生命，暫時當可保無礙，但如何於龍潭虎穴中救他父子脫險呢？須知連魯班哥哥亦被那「旋波妃」敗了，顯然那「旋波妃」必厲害之極，我孤身一人，若然力敵，必敗無疑，屆時便無人可救魯班哥哥父子了！

偃雲彩聰明絕頂，她心思乍轉，忽然便有了主意。只見她忽地格格一笑，對兩名武士道：「兩位大哥，請稍待一會。」

說罷，偃雲彩走到老掌櫃身前，很認眞的道：「老掌櫃，你是否極欲得那『神仙水』的炮製之法呢？」

老掌櫃剛才聽偃雲彩和武士的對話，知偃雲彩大有來頭，連楚王府的武士亦對她十分客氣，心道：這女娃兒原來本事驚人，又怎會瞧得起老夫這區區飯店呢？那「神仙水」的炮製妙法，看來必定無望矣！不料偃雲彩卻不忘承諾，反而主動向他提起，不由大喜過望，連忙猛地點頭道：「當然！當然！若姑娘肯教授一二，老夫日後必生意興隆，均乃叨姑娘之洪福啊！」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老掌櫃不必客氣，你只要依我吩咐而行，便可兩相互利了！」接而，偃雲彩對老掌櫃悄語了幾句，末了道：「就這樣吧！你明白了麼？」

老掌櫃連連點頭答應道：「姑娘放心！但有姓姬的人吩咐下來，老夫保證辦得妥妥當當便了！」

偃雲彩也不再多言，向兩名武士道：「走啊！這便隨你等走一遭楚王府吧！」

兩名武士見大功在即，大喜，連忙在前引路，把偃雲彩一路引入楚王府中來。有他二人引領，進入楚王府便方便多了。楚王熊繹，聞說有女子自稱是魯班的好朋友，願意勸服魯班爲楚國效勞，不由大喜。

熊繹也毫不懷疑，立刻便傳旨，在偏殿接見偃雲彩。武士引領偃雲彩走進偏殿，熊繹見她俏麗如仙，心中先就一陣喜悅，他對兩名武士道：「好啊！寡人正爲魯班固執不從煩惱，若這位姑娘眞的能勸服魯班回心轉意，你二人便算替楚國立一大功，寡人必重重有賞！」

兩名武士一聽，連忙拜謝楚王恩典，然後便退出偏殿去了。

此時偏殿中，除了守衛的八名勇士，便只有楚王熊繹和偃雲彩了。殿上一片肅穆，八名勇士形如泥塑木雕，執劍挺槍，動也不動。

偃雲彩自小便跟隨偃八手過活，野漫慣了，幾時見過這等古怪肅穆的王家場面？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

失聲向楚王熊繹嚷道：「大王啊！你殿上執劍挺槍者，到底是否活人呢？」

熊繹見偃雲彩在他面前，不但不跪拜，反而無禮的胡叫亂嚷，不由大感有趣，他也不生氣，反而呵呵笑道：「彼等自然是人，不然，怎會執刀挺槍守衛呢？」

偃雲彩笑道：「也不一定，例如我見過有等人造的機人，便比彼等活潑有趣多了！它們不但會叫會跳，還會唱歌哩！」

熊繹一聽，大感興趣道：「噢？姑娘從何處得見這等活寶貝？」

偃雲彩格格笑道：「這有甚稀奇？我還坐過會飛的大機鳥呢！」

熊繹忙道：「姑娘所坐的會飛機鳥，乃由誰製造？」

偃雲彩聰明絕頂，一聽便知她故意撒野，已誘引楚王熊繹進入她預伏的機關。於是便毫不猶豫，格格笑道：「這會飛的大機鳥，可了不得呢！據我所知，當世會製造的，亦僅兩人而已。」

熊繹果然大急道：「是哪兩人？姑娘快告知寡人！」

偃雲彩道：「其中一人，大王想必已知，便是被大王囚禁於王府內的魯班呢！」

熊繹微吃一驚道：「姑娘妳怎會知悉？」

偃雲彩笑道：「這魯班小子是我的好朋友，那大機鳥我親眼目睹他製造，我怎會不知道？」

熊繹一聽，這才露出笑容，又道：「噢？原來如此。那另外一人又是誰？」

偃雲彩笑道：「我爺爺啊！實話說吧，我爺爺會製造大機鳥時，那魯班小子還是尚未成年的娃娃兒呢！」

熊繹一聽，不由越發感興趣了，他目灼灼的盯著偃雲彩，緊張的道：「噢？姑娘的爺爺是誰？」

偃雲彩坦然道：「我爺爺便是機聖後人偃八手啊！」

熊繹聳然動容道：「偃八手的名頭，寡人早就聽說過了，他又是與『四臉聖手造父』齊名的大能人啊！姑娘原來是偃八手的孫女，有幸降臨於楚地，此乃寡人之大福緣也！」

偃雲彩眼見已挑起熊繹強烈興趣，卻適時的一鬆，故作不明道：「爲甚麼？大王。」

熊繹道：「實不相瞞，姑娘的好友魯班的本事，寡人已親眼見識過了，他果然是當世一等一的大能人啊！寡人對他佩服之至，欲留他在楚國，富貴榮華任他索取，可惜卻被他拒絕！寡人無奈，才把他暫時羈留府中，但寡人亦絕不許傷他一根汗毛，由吾楚國四大勇士親自保護，魯班的生命安全極了！只要姑娘勸服魯班，同爲吾楚國效力，吾楚國必可大振國威，令中原諸侯刮目相看！」

偃雲彩一聽，便明白魯班爲甚不肯答應爲楚國效力了，她在心中暗笑道：「楚王爺呀楚王爺，你可知魯班的師訓三大要旨，其中一條便是『濟世救人，爲天下蒼生福祉效力』？你欲振楚國聲威，必有攻伐別國之心，攻伐便必引發蒼生死難，我那魯班哥哥又怎會答應相助呢？看來還是你愛材之心令他感動，不然他只怕早已出手對付制止你的大野心了！」這是偃雲彩心中忖念，但她深知，此時此刻是決不可說出來的。

只見偃雲彩微微一笑，故作迷惑的道：「大王啊，若我勸服魯班爲楚國效力，未知有甚好處呢？」

楚王熊繹連忙道：「若姑娘果然有此能耐，勸服魯班回心轉意，寡人答應，但凡楚國境內所有的，任姑娘隨心所欲便了！至於魯班，只要他願意，寡人立刻下旨，拜他爲楚國的兵馬大元帥！」

偃雲彩見熊繹意態眞誠，不由微歎口氣，心道：你果然愛材若渴，眞心誠意，令人感動，可惜我那魯班哥哥心堅如鋼，師命難違，又怎能勸他爲你的「攻伐大計」效力呢？看來你是白費心機啦！

偃雲彩心中轉念，正欲答應勸魯班，以便尋機救他脫險。不料偃雲彩尚未及開口，偏殿外已掠進一位華服女郎，人未到，聲音已疾射而至：「王爺！千萬別上這小女娃兒的惡當啊！」聲未落，人已到，向熊繹盈盈道：「臣妾千月，拜見王爺。」

熊繹正滿懷希望偃雲彩能勸服魯班，爲楚國效力，被千月玉姬如此一嚷，不禁一怔道：「噢？千月美人，此話怎說？」

偃雲彩與千月玉姬初一睹面，心中便不由突突一跳，暗道：這女子的美艷，與「造父所塑太祖母形貌」竟不相伯仲，由此可見此女的艷麗。不過卻流於妖媚，而且深藏不露，憑她的外表，竟難窺測她的年歲。同時她的武功也非同小可，目力亦驚人之極，她竟一口便揭破了我偃雲彩的暗中計算。

偃雲彩尚在思忖如何應對，千月玉姬已微微冷笑道：「王爺，魯班當日與旋波姐姐比試，不敵受創之際，他寧肯自盡，也不願爲王爺的大計效勞，由此足見魯班心性固執堅硬如頑石也，試問他又怎會因這女娃兒一席話而改變心意？這女娃兒來歷不明，甚有可能藉機救魯班脫險，王爺若讓他二人見面，便必中其奸計矣！」

熊繹猶豫不決道：「雖然，但

魯班的父親在吾等手中，魯班乃至孝之人，他怎會置生父的安危不顧，獨自逃生？千月美人是否多慮了呢？」

千月玉姬冷笑道：「世事多變，大難臨頭，夫妻亦如林中鳥各自飛，父子之情又怎及得自家生命重要？尚望王爺三思……」

千月玉姬話音未落，楚王熊繹也尚未及有所表示，殿外又匆匆掠進一位美人，原來竟是旋波妲己親臨偏殿，只見旋波妲己掠近熊繹身邊，附耳低言了幾句，熊繹臉色虎地一變，尖聲道：「這……這……姓魯的老漢竟如此壯烈？卻如何是好？」

旋波妲己話聲極輕微，她也並不以偃雲彩在場爲意，大概以爲這等小女娃兒，成得甚麼氣候了？不料偃雲彩的功力，自跟隨「四臉怪人造父」三年，已脫胎換骨，不可同日而言了，旋波妲己的悄語，竟被她聽得一清二楚，她分明是向熊繹報道：「王爺！不好了，魯班的父親魯牛，不但拒絕勸降魯班，更爲了免被吾等拿他要脅魯班，竟悄悄咬舌自盡而亡了！若魯班知悉乃父死訊，必對吾楚國恨之入骨，只怕不但不降順，反而與吾楚國爲敵矣！」

熊繹果然大吃一驚，失口嚷了一句，及後醒悟偃雲彩在場，才猛地頓住，接而又忍不住驚急道：「怎會弄到如此可怕之局？旋波美人，爲今之計，當如何是好？」

旋波妲己不答，卻目注偃雲彩一眼，沉聲道：「王爺，這女娃兒是誰？」

熊繹正爲魯班父親魯牛之死驚怒，他一聽便生氣的道：「這位姑娘，乃偃八手的孫女，又是魯班的伙伴兒，她本來已答應勸服魯班爲吾楚國效勞，不料卻被汝等弄糟了！哼哼，寡人留魯班爲己用的大計，豈非落空了嗎？」熊繹說時，恨恨不已。

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雖然得寵，但亦料魯班在熊繹心中的份量如此重，不但捨不得殺他，甚至千方百計亦要留爲己用。此刻他正惱怒之際，二人再也不敢再觸怒他了。

偃雲彩察言觀色，已知那旋波美人所言不虛，她心中不由一陣悲痛，暗道：義父尋女心切，才弄出這番災劫，雖然魯莽，但亦情有可原；不料他竟如此壯烈，爲了兒子不受人要脅，竟咬舌自盡，以補償自己的錯失！義父之死，雖然是他自己決定，但楚國這兩位妖妃，必定另有所圖，說不定義父是被她二人逼得自斷呢！哼哼，義父既死，你楚國與魯班哥哥便有殺父之仇，他又怎會爲你楚國效勞！

偃雲彩轉念又暗道：魯班哥哥既然決不肯降順楚國，楚王熊繹雖然極看重魯班哥哥，但愛之深亦恨之切，楚國又怎會容魯班哥哥存於世上？就如一塊美玉，假如自己得不到，也必定把它毀滅，以免美玉落到別人手上，如此一來，魯班的處境便兇險極了！嘿嘿，幸虧被我聽到這可怕訊息，不然魯班哥哥便死了也蒙在鼓裡呢！

偃雲彩心念電轉，很快便打定主意了。只見她詐作毫不知情，向楚王熊繹笑道：「大王啊，你眞的想那魯班小子爲楚國效勞麼？」

熊繹一聽，不由怔了怔，心道：若魯班的父親未死，他或許尚有可能爲吾效力，但如今他與吾楚國有殺父之仇，還怎會答應？這簡直是痴心妄想也！熊繹心中煩躁，不由狠狠的瞪了偃雲彩一眼，沉聲道：「不錯！但寡人費盡心思，尚難達到，小姑娘妳又有甚麼法子？」

偃雲彩微微一笑道：「大王，假如有一種東西，喝了可令人興奮、熱血沸騰，更可令人雄心萬丈，欲享天下榮華富貴，那是否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心意呢？」

熊繹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若有如此妙用，當然可令人化怯弱爲强悍也！但普天下哪來這等神妙的東西？」

偃雲彩笑道：「大王若想得到，爲甚不求求我這小女娃？只要大王求我，且全力配合，欲得此神妙之水也並不太難。」

熊繹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霍地挺起身來，目灼灼的盯著偃雲彩，急道：「偃姑娘！妳是否有辦法弄到？若有辦法，寡人必視之爲吾楚國的國寶，求妳又何妨！」

偃雲彩道：「當然啦，大王忘了我是偃八手的孫女兒了嗎？」

熊繹一聽，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妳爺爺是偃八手，妳是他的孫女，自然也曉得些神妙法寶也！好，寡人這便求妳弄來，且答應全力助妳成事便了！」熊繹心癢難煞的道。

此時不但楚王熊繹心癢難煞，連曾爲商紂王寵妃的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不由亦大感驚奇。原來在「四臉怪人——造父」所創的「製酒法」面世之前，世間貴如王者宮室，所飲用的「酒」，亦僅是一種略爲發酵的帶甜酸的水而已，哪有偃雲彩所鼓吹的妙處？因此也就引得楚王熊繹心思大動，急欲一嚐爲快了。

當下只見偃雲彩格格一笑，毫不猶豫，便對楚王熊繹道：「大王，欲得此神妙之物，須依我三大條件。」

熊繹想也不想，便立刻道：「是甚條件？妳快說！」

偃雲彩笑道：「此物乃天上有

地下無，一出必令世間哄動，甚或引起紛爭動亂，因此須秘密製作，授權我一切有關調遣之便；其二須撥一密室我應用，派兵把守，無干之人，一律不得內進偷窺；其三製出之物，只可留在大王宮中，供大王最看重的人飲用，絕不可外洩出去。就這三個條件，大王是否答應？」

熊繹一聽，心道：第一、第二兩個條件不難，但第三個條件卻有吊人胃口之難處，因爲若製出之物果然美妙，數量太少，豈非不能盡興？更不能長久享用？轉念又暗道：這也難不倒寡人，屆時只要把妳和魯班一道羈留於楚國，還怕妳不乖乖就範麼？熊繹這般轉念，便呵呵一笑道：「好吧！偃姑娘，寡人答應妳這三大條件罷了！」熊繹說罷，果然傳召宮中監事官進來，向他下旨道：「但凡偃姑娘所需一切人力、物力，皆須全力協助，不得有誤！」

楚王令旨既下，宮中監事官連忙道：「是！謹遵王爺令旨，一切聽從偃姑娘吩咐。」

此事就連旋波妲己、千月玉姬二人亦沒作任何異議，因爲她二人也極欲一嚐這等「天上有、地下無」的神妙之物。

很快，宮中的監事官，便替偃雲彩安排了一間密室，又遵照偃雲彩的指示，派兵嚴密把守，任何人未經傳召，一律不許內進，就連楚王熊繹本人，欲進密室，亦非先行求請偃雲彩答允不可。

偃雲彩又把在飯館中結識的武士甲、乙調來，供她差遣。這兩名武士眼見大功將成，屆時楚王必有重賞，倒也十分樂意，更不辭勞苦奔波，恨不得偃雲彩早日製出這等神妙之物。

當天晚上，偃雲彩便把武士甲召進密室，把一封密函交到他手上，令他速把密函送去那飯館的老掌櫃處，不許多問，亦不許多說。

武士甲不敢怠慢，接了密函，立刻便趕到飯館中來了。他把密函交給老掌櫃，果然一言不發便告辭走了。老掌櫃心中大爲驚疑，他把密函拆開，迅速閱了一遍，臉上不由驚喜交集。

原來偃雲彩在密函中寫道：「老掌櫃！欲得『神仙水』製法，便依本姑娘吩咐行事可也！」接著，又吩咐老掌櫃如何、如何，末了道：「此物不日將成，切記只可飲用前半部份，後半部份乃楚王宮中專用，切勿偷嚐，否則後果自負也！」

老掌櫃閱罷，不由驚喜參半，心道：那女娃兒果然甚有本事，竟連楚王亦對她言聽計從，王府的武士亦供她差遣，顯然她所述「神仙水製法」不虛也！

於是，老掌櫃也毫不猶豫，連日常的生意也不做了，在門口貼了「東主有喜，停業數日」的告示。然後召集店中的伙記，按偃雲彩的吩咐，行事起來。

老掌櫃先是親自買回一隻大甕，又親自買備上等的高粱、稻子等穀物，齊集飯館的廚房，依法炮製起來，他指揮伙記，把高粱和稻子等穀物浸泡、蒸煮，他用的是潔淨的井水，蒸煮的鍋也選用最乾淨的，更親自掌握火候，一絲不苟，依法炮製。老掌櫃深知，只要炮製出「神仙水」，那他這間飯館，立刻便是楚國的「神仙館」了，獨一無二，顧客必定盈門，生意必定興隆之極！因此他又豈會怠慢大意？

楚王宮中，偃雲彩一連三日，留在密室中毫無動靜。楚王熊繹派人來查詢，不得要領；熊繹自己親臨求見，也被偃雲彩拒絕。熊繹心中不由又驚又疑。

到第四天的早上，監事官忽然來報，說偃雲彩欲離宮出城上山，是否放行，請楚王示下。熊繹想了想，便斷然道：「任她行事，不必阻攔！她的友伴魯班在吾手中，還怕她一去不返麼。」

偃雲彩果然離宮出城而去，途中毫無阻攔，誰也不知她欲上何處。

偃雲彩出了城外，周遭一望，便認準十里外的一處地方奔去。那兒隱隱傳來羊兒的叫聲，雖隔了十里，但偃雲彩耳力驚人，羊兒的叫聲清晰鑽入耳中。

偃雲彩展開輕身功夫，不消片刻，便掠行了十里路，只見一座平坦碧綠的大山，聳立在眼前，山上的羊兒叫聲更響亮了。

偃雲彩毫不猶豫，縱身便向山上掠去。上了山頂，放眼一看，原來是一座寬闊龐大的草原。草原中閃躍團團白影，原來是一羣羊兒在吃草嬉戲。在一塊巨石上，端坐著一位白鬍子老人，他手執一條長鞭，每有羊兒不聽話跑遠，他的長鞭便甩動一下，聲如脆雷，頑皮的羊兒立刻便乖乖的跑回來了。

偃雲彩一見，不由大感有趣，她格格的笑著，人已騰空而起，輕靈如燕，向那巨石上掠去。偃雲彩掠上巨石時，那白鬍子老人渾似不覺，甚至連眼皮也眨動一下。

「喂，白鬍子伯伯，你這條鞭子很好玩啊！」偃雲彩見白鬍子老人不理睬她，也不生氣，掠到他身邊格格笑道。

白鬍子老人回頭瞪了偃雲彩一眼，道：「老夫這條鞭子是用來幹活，有甚好玩不好玩的？女娃兒，看妳一身美服，哪知道人間的百般苦處？此地除了羊便是草，妳上此